



## 女儿楼

作者： 熊沐

---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楔子

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

水灵灵、水气、眼含秋水、媚儿似的水汪汪的一双杏眼，都说的是女人。

女人是水，柔情似水。

男人喜欢女人，喜欢水一般柔媚的女人。

很少有人谈女人的血性。

李寄宰蛇，说的是女人的血性。

某处有毒蛇，为害乡邻，无人敢惹。

偏有好事的巫覡进言，说是每年进贡与这毒蛇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女去，便可以保得乡邻再也不受这毒蛇的滋扰。

于是，从乡邻直至县衙，把这进贡童贞女儿给毒蛇做为每年端午节日的要务。

为了避开丧女之祸，县境内的大户人家都举家迁居，客寓他乡。

这一年又正赶上端午节，又该给这毒蛇送童女了，就选中了一个叫李寄的女孩儿。

李寄见了县官，向县官要一些糯米团子，在团子里掺些雄黄、毒酒之类，她携剑提筐，直去蛇窟。

远远来到这蛇窟之外，便嗅到一股股令人欲呕的腥毒臭气。

臭气阵阵逼人，使她一阵阵头晕，但她仍向前行，直至洞口，见这洞黝黑幽深，一眼却望不见底。

洞象鼠穴，径直向内，黝黝入地下去了。

洞口边有那毒蛇吞噬残剩的人头白骨。

李寄见这些死人尸骨，却也不害怕，只是把这些糯米团子一一抛进洞中，给那毒蛇吞吃。

过了好久，就听得洞内劈劈啪啪一阵大响，就从洞口卷起一阵阵狂风，便有一条长长的花蟒蛇带雾冲出。

这蛇长十余丈，腰身却有水桶般粗细，它恶狠狠扑出，见李寄站在洞外，扑头就吐蛇信，向她喷一阵毒雾。

李寄闪身让过，再待它扑来。

它再扑向李寄时，因吞吃了那些有雄黄、毒酒的糯米团子，心性自然有些焦躁，又因这毒性在躯体内一阵阵发作，这蛇便更加焦躁、凶猛。

它又张大了口，要吞吃李寄。

这时，李寄就提剑而刺，一刺刺中毒蛇要害，待它劈头击来蛇尾，又一剑挥去，把毒蛇的蛇尾砍断，让它血如喷涌。

这时，毒蛇也知斗不过李寄了，便想回头逃入洞去。

李寄怎肯让它逃脱？她身子一纵，剑如飞虹，人去似箭，这一剑便刺在毒蛇的七寸之上。

毒蛇死了。

李寄看着那洞口边的几具骷髅，心中哀叹。这都是些好人家的女儿，却活活被毒蛇吃掉了。她轻轻叹道：“真是可怜，你们这些女儿家，为什么不喜欢流汗，却偏偏喜欢流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正因为它真实，所以在明清以来的稗史野话之中频频被人写过，记过，赞过。也正因为它真实，所有的正史都不予记载。

野史记载它，因为男人们也喜欢女儿的血性。

正史不记载它，因为那些位尊人贵的男人不喜欢女儿的血性，他们愿意女人象猫，肥腴的可人的猫。那样他们才更可以放荡些，他们才可以更恣意地凌辱女人。

女儿血性，毕竟不同于一般。

## 第一章 花屏上的花儿你随意采

风吼如刀，雪嘶似剑。

北国大地，一片银白世界。

江南文人咏雪，心向往之，就用些词彩，闹点儿绮丽，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为这也算咏雪。却不知这北国冬日一待雪飘，便千山万润一齐洁白，满世界皆是一片银色，尽是玉世界。

在漫漫雪国之中，房屋楼舍都戴上了厚厚的雪笠，直如伫立雪中的颀翁，不动不行，也十分壮观。冰封的江面上，马爬犁驱驰如风，鹿雪橇疾行若箭，人着一色白裘，也如雪般清爽。

这便是北人。

北人中也有人乐写雪景，最有趣的该是大宋朝的无名氏所作的《雪景》一诗，这诗端得是写得好：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飞进芦花都不见。”

这诗写得傻，就把景、物、人都写“凝”了，凝便是静，静中看雪，飘飘摇摇，挥

挥洒洒直落下来，却没有丁点儿声音可听得到。这傻让人看明了雪洒、雪飘、雪嘶这几种乐趣。

这雪飘飘洒洒便下了一日一夜。

冬日苦雪，人便不大愿意去冰天雪地里行走，常常是几个人一聚，喝酒聊闲，挨这时光。雅趣些的使用暖炉熏手，焚香抚琴，也让琴韵同这飘飘洒洒的雪景相伴。粗鄙些的，便热酒熟肉，热汤卤菜，一边饮酒，一边行拳，也能十分畅快。

冬日男人的乐趣之地，是女儿楼。

女儿楼是一座酒楼。

但女儿楼决不单单只是一座酒楼。

这座楼确是同别的地方不一样。

这是大宋时，北国独一无二的一座女儿楼。

说它独一无二，是因为这座楼中的女人，大都是江湖中飘乎焉东西的神秘女人。这些女人自幼便被卖至女儿楼，在女儿楼里做一个小小的使唤丫头。直至总角之时，这女孩始终是“学丫儿”。这“学丫儿”的名称也只是女儿楼中才有的，它是指那些在学针黹、学烧火做饭、学琴棋书画的未成年的女孩儿。及至长成，便由成年姑娘帮她重新梳头。这在古时称“及笄”。本来及笄之年的女孩儿，便可与男人订婚姻嫁娶，安排终身大事了，但在女儿楼的女孩儿却没有这一说，她们到了及笄之年，便要在女儿楼上举行一次庆典。由十数个已成年的姑娘为她沐浴，净身，且给她吃一次“痴药”，从此这女孩便是女儿楼上的艺妓了。

痴药是定性药，女孩儿吃了这药，便不敢再思念男人。

女儿楼的女孩儿一个比一个漂亮，但女儿楼的女孩儿从不与男人狎浪，她们是女儿，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儿。

女儿楼是酒楼，女儿楼也是情人楼。

酒是男人饮的，只是由女儿的纤纤素手来斟。情人也是虚的，假凤虚凰。你可以搂住一个女儿楼的女人，但你永远近不了她的身，为她是冰清玉洁的女儿。

也有垂涎女儿楼女人姿色的，想做一次良宵璧人，但一见女儿楼的女人，这美梦也只好打消。女儿楼的女人看上去那么袅袅娜娜的，一动起手来，却个个身手非凡。

于是，到女儿楼来的男人都一面心中痴生妄想，一面也只好望梅止渴，看着美人却规规矩矩。他们明白，如果在这里生事，只能使自己难堪。

女儿楼是北方一绝。

冰天雪地，男人去哪里？

女儿楼。

百无聊赖，男人去哪里？

女儿楼。

心中愁闷，郁郁不乐，男人去哪里？

女儿楼。

女儿楼是男人最好的去处。

远远雪地上，摇摇晃晃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走得极快。他们进了女儿楼。

女儿楼一进门便是一个大大的花厅，花厅之中，有面大大墙壁，墙壁上有块贴墙花屏。花屏用珠贝镶嵌，是一块极大的百花图。这百花图姹紫嫣红，极是鲜艳。就好像四时鲜花又都接到了痴狂女皇武则天的开花之令，一夜尽放。杜鹃与春桃齐开，秋菊与冬梅竞放。这些花卉开得奇巧，有含苞欲放的花蕾，有正在怒放的鲜花，有几朵最是引人注目，远远望去，像是插在那雕屏上的鲜花，让人疑心它真在飘香溢暖，给这大厅增添了无限生机。

女儿楼这花厅很大，除了墙壁上那一块花屏外，旁边还有副对联。对联对得不算工巧，笔力也弱些，不很雅致。冷冷望去，让男人们不以为然。但细细一琢磨，也大致可

揣摩出女人的用心。

这对联是：

“做女儿冰清玉洁  
有菡萏四季飘香”

这对联是金底凸字，写得十分清秀，显然是女人的手笔。

女儿楼花厅中没有大桌大椅，只有许多绣墩，成星状围在一个个小小圆几旁边。这些绣墩明明是女人用的，却摆在这里待客，就添了几分雅气，也让男人入楼之后心神为之一爽。

这三个男人进了楼，入了花厅，落了座。

他们细细瞧这花厅。

雕花窗扇没什么希罕之处，哪儿都可以见到，绣墩虽然极为洁净，蒙上了绣饰，但也不怎么气派。独有这一面长可三丈、高及两丈的大大花屏，让这三个男人呆看了许久。

从花屏旁边，袅袅走出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生得好。

她眼儿不大，且眯得很细，细得好像只剩了一条缝儿，她的面颊消瘦，象极了那流泪悲秋的才女薛涛。她身材高挑，双腿很细，人袅袅走到三个人面前。

女人笑了笑：“我叫兰花。”

三个男人略欠了欠身子。男人懂得在女人面前要矜持，要装作对一切都司空见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

兰花看了看三个男人。

这三个男人与众不同。

这坐在上首的一个，样子很邋遢，很瘦，身子细细的，尖嘴猴腮，说话时也象哭，又声音呀呀噫噫象只鸭子。这人穿一身黑衣，连手里摇的那柄扇子也是黑的。



这人在江湖上十分有名，他叫黑无常常思笑。

第二个人脸色极严肃，从来不笑，象脸上有一部分肌肉僵坏，一笑起来就很怕人，所以他从来不笑，只是漠然板着脸儿。他穿一身白衣服，从头到脚是一身白。他的袍子同黑无常一样，只是薄薄的夹衣，没穿什么厚裘毛皮。在这冰天雪地之中踏雪而来，只穿这么一件薄衫，足见他功夫不弱。

这名叫白无常江思白。

第三个人很胖，又很矮，他总是笑，一进屋就咯咯咯地笑。这人笑时也极有怪异之处。如果笑出了声儿，就是因为他笑得轻，一笑得厉害了，而没一点动静了，干脆就只大张着嘴，没一丁点儿声响。这人笑时，满面慈眉笑目，极和气的样子。

这个人叫笑无常曲思笑。

这三个人是北方江湖上的恶鬼，人称“夺命三无常”的黑无常、白无常、笑无常。

黑无常摇着扇子，好像这严寒北国还不够凉快似的，他对兰花笑道：“听说女儿楼很可以消闲解闷儿，咱们哥仨儿就来了。姑娘能不能告诉咱们，哪一个地方能让咱兄弟们有个可心的玩儿处？”

兰花姑娘看看这三个人，也知决不是平常的豪绅阔客，就嫣然一笑：“不知三位知不知道女儿楼的规矩？”

白无常冷冷道：“好，正要知道这个规矩。”

兰花道：“女儿楼都是些冰清玉洁的女儿家，她们早早就来到这里，虽说这也算是卖笑生涯，却从不同客人狎浪，也不留客人宿夜，只是陪客人品琴弈棋的亲近。如果客官要弄琴，要弈棋，要说诗填曲儿，要领略风雅，在这女儿楼可以尽得其趣。如果客官想豪赌，想痛饮，也自有女孩儿陪伴。只要客官不与女孩儿狎昵就成了。”

笑无常冷笑道：“好，好，越说越像是那么一回事了。二哥、大哥，为什么不在这里好好玩一玩？”

黑无常就哑着嗓子道：“好，玩儿。”

兰花一笑道：“女儿楼的规矩，就是你放下三十两银子，去那花屏采摘一朵鲜花，那一朵鲜花就是一个女孩儿。你如果找到她，就可以好好玩了。”

白无常漠然道：“这方法很好。大哥，我先去了。”

他身子平平一趁，人便滑出了五、六步，站在了那墙前花屏边。

近前一看，花屏更艳，方才知道这所有的花朵都是一朵一朵插在花屏之上的，每一朵花都可以随意摘下。

白无常看了看，他想找牡丹，因为牡丹是花中之王，是富贵之花，他要找这花王，要找这富贵。但他仔细寻找，花屏之上，却没有牡丹。

白无常找到了芍药。

没有牡丹，芍药也罢。

他就选了一朵芍药，把它拿在手里。

一待白无常把这朵芍药从花屏上摘下来，花厅的角门就慢慢打开了，从角门走出来个头披面纱的女人。她袅袅而来，对白无常轻轻施了一礼，说：“客官，请随我来！”

黑无常笑也当哭，那神色分外难看。他心中想道：江湖上盛传这女儿楼的厉害，有些传说几乎通神。天幸今日让我兄弟来到这里，好好领略一番，看看我们兄弟是不是有时机，躲过灾厄.....

他放下三十两银子，一步步走近花屏。

黑无常摘了一朵夜荷。

他摘这夜荷，自然有他的心思，他是一个丑陋的男人，就摘这夜荷，入夜人不丑嘛。但这夜荷是个温柔可人的女孩儿，还是一个性情暴烈的女人？

他不知道。

正因为你进女儿楼之前什么也不知道，这才引起你的乐趣。正因为你一点儿也不清

楚你要见到的女人是什么模样，这才使你心中忐忑，有些迫不及待。

黑无常一摘下这朵夜荷，厅门就开了，又走进一个头戴面纱的女孩，她也照样对黑无常轻轻施了一礼，说道：“客官，请！”

黑无常与笑无常都明白，这个女人决不是刚才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孩儿。看来她们都很神秘，不以面目示人。

为什么不愿以真面目示人？

黑无常摇着黑扇，随那蒙纱女子身后，摇摇摆摆地进去了。

只剩下了笑无常。

他在嘿嘿笑着。

他也把三十两银子放在几上。

他再掏出三十两银子，又放在几上。

兰花一笑道：“客官，三十两银子已经足够，何必又加上三十两？”

笑无常道：“这银子是送与姑娘的。”

兰花道：“客官不知道这女儿楼的规矩，银子当收的，一文也少不得。不该要的，一文也不多要。客官好意送我三十两银子，反倒叫我为难了。”

笑无常笑道：“银子已经放在这里了，难道姑娘要我一个大男人再把它收回来不成？”

兰花道：“如果客官不收回去，这银子只好由我把它扔掉，那时还望客官不要生气才好。”

笑无常更笑得厉害了，他张大了嘴笑，笑得没一点儿声响：“好，好姑娘愿意扔就扔。只要姑娘喜欢，怎么做还不是随你的意么？”

兰花果然抓起了这锭大银。

她把这一锭银子握在了手里。

笑无常在笑，他笑得很开心。

兰花慢慢张开了手，笑无常不笑了。

如果他再笑下去，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了。

——握在兰花手里的银子成了一块银砣砣。

这是少林大力金刚指力。

练大力金刚指力的多是男人，至今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女人练会了这功夫。

可眼前是事实，不由得你不信。这个兰花竟能用手指这么轻轻一握，就把这一锭大银握成了银块块。

笑无常静静凝视着这个兰花。

女儿楼中竟然有这么奇异的女人？她们中是不是只有这个出来接纳四方豪客的兰花最有功夫？她能出来为女儿楼延揽宾客，自然身手不凡，说不准她就是女儿楼的楼主。

笑无常不笑了，不笑的笑无常更阴森。

“我就要姑娘陪我一次，好不好？”

兰花又淡然一笑道：“客官忘了这女儿楼的规矩么？”她这是指要在这花屏上采摘下一朵花来，才会由那朵花的主人来陪他。

曲思笑明白了，他心中一乐，这有何难？只要在这花屏上找到兰花，把这朵兰花摘下来就是了。

他慢慢走向花屏。

他的眼睛很尖。

他马上找到了兰花。那块奇石之下，丛丛花草之中，不是开着一朵小小的兰花么？他伸出手去。但他又停住了，因为他在花屏上又见到了另一朵兰花。这一朵与前一朵不一样，这一朵花朵硕大，那一朵极是小巧。

曲思笑缓缓放下手臂：“请问姑娘，兰花一共有多少种？”

身后的兰花一叹道：“客官聪明，也知有这一问。世上兰花有多少种，我可说不上来了。只怕在这女儿楼，你也可以找出二、三十种来。”

既然有二、三十种兰花，他哪能又一下子就拈中了眼前这个淡淡的、文雅的兰花？

曲思笑犹豫着，再三思忖，才从这花屏上摘下一朵兰花。

这一朵兰花很香。

这是真正的兰花。

曲思笑摘下了这朵花，他急忙转身，看兰花的面孔。

兰花冲他一笑，摇了摇头。

他选错了，他选中的兰花并不是眼前的这一个兰花。

走来了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她向曲思笑一礼，说道：“客官，请！”

曲思笑望一望兰花，转身随那女人走去。

他心想：不知能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兰花？

她是不是象眼前这个兰花那样身怀上乘武功？如果女儿楼有几个象兰花这样的高手，它在江湖上的势力一定不小。

## 第二章 名花总是没有主

最先走入女儿楼去的是那个白无常江思白。

一边向里走，一边心中暗自心惊：这女儿楼回旋曲绕，幽径更深，他一步一步走向深处。他不知道这楼有多少栋，也不知道那一栋挨一栋的房间都是做什么的。但他明白，从前面看，几栋高楼把后面的房屋掩住了，人从外面看，自然无法知道女儿楼有这么多

气派的小小楼群。楼群由一道道回廊连接，弯来绕去，不知所终。

女人把白无常引到一间房屋前，开了门，顺楼梯而下，直入地下一间幽雅的房屋里。

这屋里坐着一个女人。领白无常来的女人转身回头，关上门，走了出去。

这女人穿一身红衣服。

女人笑吟吟地看着白无常：“我叫芍药。”

白无常知道她叫芍药，他的手里正拿着一枝芍药。

女人轻轻启唇一笑，她脸色绯红，一身衣服又红，只有牙齿洁白。芍药笑着，伸出一只手来：“把那朵花儿给我。”

白无常把这一枝芍药递与她。芍药把这朵花儿很小心地插在瓶子里，然后转身请白无常坐。

江思白坐下了。

他找这女人做什么？

通常男人在冰天雪地里去找女人，就只为一件事。

他不为那件事而来。

他不擅赌，他也不雅好诗文，他又不会讨女人喜欢，还不很能喝酒。他找女人做什么？

他找到了一个绝色女人，这女人姿色极佳。

他能跟这女人讲什么？

“听说，女儿楼在江湖上的名气很大？”

女人一笑：“是么？”

她决不会不知道，但这一笑让男人没了怒气。

“有人告诉我，江湖人有了什么疑难都可以来找女儿楼？”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不错。”

白无常道：“我是白无常江思白。”

芍药道：“我知道。”

既然人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我们三个人遇上了麻烦。”

“人人都可能遇上麻烦。”

“有人想杀我们……”

“谁？”

“大侠林渊。”

芍药停了一会儿，她垂下了眉。她的睫毛很长，长得要掩住她绯红的面颊。

她轻轻说道：“没有办法。”

白无常一笑。她当然没有办法。既然没有办法，就只好听之任之了。芍药说没有办法，江湖上的人都说没有办法，他又有什么指望？

江思白轻轻一叹道：“我又何尝不知道没有办法？只是心存侥幸就是了。既然来到了这天下闻名的女儿楼，为什么不好好快活一下？”

他提起精神，但依然神色漠然。

芍药看着他，有些怜悯。她那神色，象看一个濒于死亡的人。

大侠林渊如果要杀人，谁又能制止他？大侠林渊要杀谁，这人不死也快了。

白无常江思白要好好玩乐一回。

“芍药，芍药，你会做什么？”

芍药一笑：“你想做什么？”

“你为我抚琴，唱上一曲，好不好？”

芍药一笑答应。

就抚琴，就唱。

曲子是白无常江思白点的。这一曲正是南朝乐府《懊侬歌》：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路途迢迢，余日更多于今日，让人如何不心焦？

江思白闭目凝神，听琴韵悠扬，知他自己虽去日无多，但从前的日子很是遥远，就心中一阵阵悲哀。

芍药款款轻语：“人生一世，难得心境平和，此时是冰雪严寒，人在这暖暖楼屋之中，有美酒煨炉，有玉人抚琴，客官为什么不快快活活的乐此一日呢？”

江思白一笑道：“何必要乐？我这半生乐事太多。要愁，你今日为我抚琴，要的是一个愁字才行。”

芍药道：“好。”就又抚一曲。

这是唐朝元稹的七言绝句《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首诗从芍药的琴中奏来，凄风苦雨，冷雪严霜，都一齐从琴中泻出，让人生无限苦楚。

芍药停琴不奏了，白无常的眼里噙着泪水。

她静静地看着白无常江思白。

“你怕死了？”

江思白点点头。

他确实是怕死，因为他与大侠林渊一旦相遇，肯定会一死。任何得罪大侠林渊的人



都不得不怕死。

芍药道：“据我所知，夺命三无常也不好得罪，他们的功夫在天下也是一流的。”

江思白神色黯然：“对这个林渊，什么人也没用。”

芍药知他心境，就缓缓弹琴，一点点儿抚奏，让琴音与他那忧郁心音相谐。

黑无常坐在了绣墩上。

他手里仍拿着这一朵夜荷。夜荷未开，花蕾隐隐可见，花瓣半张半合，就有一股清新香气，从这菡萏之中隐隐透出。

对面这个女人也象夜荷，她穿一件长裙，下摆是淡淡的粉红，上面却是纯洁的白色，又披了一条白丝生巾，就透着几分清爽。

夜荷在笑：“为什么不把这荷花给我？”

黑无常笑一笑，他那笑实在不如不笑：“我还想把玩，因为这荷很有清香味儿。”

夜荷正色道：“你还是把她还给我的好。”

黑无常见她变了脸，想索性涎脸不给她。但又一思忖：来女儿楼可不是为了寻衅，不是要来找一点儿乐子么，何必惹这个夜荷不高兴？

他就把夜荷递与女人。

女人笑盈盈一谢，把这夜荷插入花瓶里。

说也奇怪，花瓶中只有那一瓶水，夜荷插入瓶中，竟然有气泡从花瓶中滋滋作响。不一会儿，就见夜荷缓缓张开了，绽成了好一朵荷花！

黑无常很吃惊，一时竟忘了这仍是在大白天。

这花一入水即开，更透出几分诡异来。

夜荷对黑无常笑：“客官要做什么？你到女儿楼来，大概不是为了只呆呆地看这一枝荷吧？”

黑无常长吁了一口气：“不错。我来这里，是为了同女儿楼主一晤。”

黑无常居三鬼之首，自然当以这要事为先。他想晤女儿楼楼主，也是因为江湖上屡有传闻，说这女儿楼楼主神通极广，或许他可以求女儿楼楼主，从他那里讨一个万全之策，以应付大侠林渊。

夜荷笑道：“谁是楼主，我又怎么知道？也许就是夜荷，也许是山菊，还可能是牡丹。牡丹是百花之王，是不是？但我在女儿楼呆了一十六年，还从来不知道谁是女儿楼楼主。”

黑无常沉默了。他不知道女儿楼有这么复杂。

夜荷笑：“不过你只要说出了你的心愿，楼主她一定听得到。你为什么不好好玩一玩，放松放松你自己？”

黑无常一叹道：“为什么不？反正是非死不可，为什么不趁活着时好好乐一乐？”

夜荷凝视着他：“不知道你想玩什么？”

黑无常道：“喝酒。喝得烂醉，我想请姑娘陪我饮酒。”

夜荷点点头：“好。”

两个人默默地喝酒，身边已放了六只酒坛子。

黑无常是千杯不醉，天生的酒量。可这个夜荷把酒喝到哪里去了？她为什么一杯一杯地喝，也没一点儿醉意？她只是盯着黑无常，双眼发亮。

黑无常道：“喝这闷酒，人便容易醉，为什么不来豁拳？”

夜荷斜着醉眼看他：“豁什么拳？”

黑无常道：“江湖上的兵器拳，你会是不会？”

夜荷点点头，她当然会。

就划拳，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同一个醉醺醺的女人划拳。

“一柄剑哪，走四方，  
两把刀，是鸳鸯。

三节棍，能克敌，  
四尺木棒兵器王。  
五尺长矛六尺鞭，  
七寸匕首是鱼肠。  
八把飞矢是暗器，  
九子连锁勾连枪。”

……

先数一遍这兵器诀，然后就豁拳了，两人呼五吆六，倒也痛快。

笑无常曲思笑仍是笑咪咪的，他这个人大概死时也还是笑。

他面前坐了一个女人，这也是一个兰花，她长得比刚才那个有奇异武功、有七成大力金刚指力的兰花还要秀颀。

“我是兰花。”她不笑，眼睛很清亮，看着他。

“不知道有几个兰花？”

“谁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兰花。”

这女孩很窈窕，长得很端庄，且又不苟言笑。

“你为什么一笑？”

兰花道：“我为什么要笑？客官总是在笑，大概是有什么喜事。我总也不笑，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喜事。”

笑无常当然要笑，笑无常不笑还叫什么笑无常？

兰花道：“你想做什么？我可以陪你。”

笑无常道：“你会不会赌？”

兰花当然会赌。

“赌什么？”

笑无常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来，这是一沓子银票。

笑无常一叹：“人如没了命在，银票又有什么用？”

笑无常想与兰花赌银子。

兰花道：“我没有银子。”

笑无常道：“何必认真？分你些好了。”

就有人接言道：“我有银子，我来和你赌，好不好？”

叭地打开了窗子，从窗外跳进一个人来。

这人浑身白色衣衫，他的衣衫却怪，薄而亮，却不象平常的衣服。

一见这人进来，笑无常的脸色一变，变成死一样的苍白。

这人是大侠林渊。

笑无常盯住林渊，他知道三无常今日没命了。但他毕竟是江湖好手，宁死也不会向林渊跪下，他看着林渊，说道：“林大侠，你想怎么样？就说好了。”

林渊一笑：“久闻女儿楼有趣，今日来了，自然要好好玩玩，早听说夺命三无常中的笑无常曲思笑是赌中好手，今日一会，机会怎能错过？”

笑无常声音嘶哑：“林大侠是真的要赌，还是想消遣我？”

林渊道：“你不相信我？”

谁敢不相信林渊？

笑无常冷冷道：“既然林大侠有此雅兴，我一定奉陪。不知林大侠想赌什么？”

林渊轻轻一叹道：“自然是赌命。”

林渊道：“我如果输了，命归你。你如果输了，我要杀死你！”

笑无常嘶声而笑：“好，好，笑无常有一条命，能送与林大侠，这一生也不枉了。”

就赌，由笑无常随便赌法，林渊奉陪。

笑无常刚才也想赌，但那赌与这赌不一样了，如今是赌命，刚才是消遣。银票再多，

也是身外之物，人命却只有一条。

笑无常决定用骰子，好赌的人大都喜欢用骰子。

他抓起了骰子，刚刚要掷，忽听有人喊道：“且慢！”

走进来了两个人，是黑无常常思黑与白无常江思白。

黑无常冷冷一笑：“多谢林大侠想着我们三兄弟，林大侠既然来了，三无常自当奉陪。林大侠要赌，咱兄弟三人陪林大侠好了。”

三人站成鼎足之势，都静静地看着林渊。如果林渊一动手，三人就决心拚死一战。他们同林渊动手，当然不会取胜，但他们也决不会怯战，束手就擒。

林渊道：“山西宁氏一十四口被杀，是不是你们干的？”

黑无常冷哼一声：“不错”。

林渊道：“长白山赶山人曲亮是不是你们杀的？”

白无常漠然道：“林大侠这回算找对人了。”

林渊朗声大笑：“好，果然爽快。既然三无常认账，就不怕欠账不还了。”

他抓起骰子，道声：“我先掷，好不好？”

就有人应声：“林大侠，林大侠，你就是江湖上的第一高手，到了女儿楼，也不该无视女儿楼的规矩。”

说这话的是兰花，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兰花。

林渊是大侠，但他犯了个错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不该在女儿楼与人争竞，与人动手。

女儿楼有女儿楼的规矩，只要你进了女儿楼，就得依女儿楼的规矩行事，否则女儿楼必然会插手。

### 第三章 女人当家人不护花，花护人

林渊冷冷一笑，他自然不会把这一个小小的兰花放在眼里，他是大侠，是纵横江湖的第一高手，怎么会在乎这一个弱女人？

兰花虽然站在他的面前，拦着他。但大侠林渊要杀人，谁又拦得住？就是站上三人五人、十人八人，林渊一旦动手，在众人之中取一人首级，也是探囊取物一般。

门又一响，闪出几个身影，这是几个女人，几个女儿楼的女人，她们动作极快，全站在了三无常的前面，静静地看着林渊。

芍药道：“这是女儿楼，林大侠还是不要破坏女儿楼的规矩才好。否则大家没趣，林大侠的面子也不好看。”

林渊心道：就这几个女人，也想挡我林渊杀人？这真让人好笑了。

如果这几个女人就能拦住林渊，林渊还叫什么天下第一高手？

“闪开！”

女人不动。

林渊却动了。林渊动得很快，他身子一闪，人便在这几个女人身外游动，人影极快，看也看不清。

林渊停住了。

他点了三个女人的穴道。

但他没法儿点住所有女人的穴道。

芍药嘿嘿冷笑：“林大侠，你还是不要动手；的好，你如果再动手，我就自尽给你看。”

她嗖地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指向自己的咽喉，双眼逼视林渊。

林渊在沉吟，他不知芍药这举动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他当然不能再动手；如果是

假，他又怎能退步？

苟药聪明，就猜中了他的心思，她刀尖不离咽喉，慢慢说道：“既然林大侠有些不信，为什么不试一试？”

林渊心道：虽说女儿楼有这些规矩，但女儿楼一向与夺命三无常并无交往，难道她们真会为三无常拼命不成？

他决心要杀死三无常。

夺命三无常杀死的山西宁氏是大侠林渊的好友，又是名闻天下的红旗镖局的局主；长白山赶山人曲亮是林渊的酒友，是须臾不离的知交。

大侠林渊不为他们报仇，谁为他们报仇？

林渊决心动手。

却有人轻轻一叹：“大侠林渊既是大侠，自该高风亮节，怎么真心想动手？岂不知你一动手，这好好的几个女人，转眼之间便会香消玉殒？

知道的人知道是大侠林渊行侠仗义，误伤人命，不知道的就偏偏要说你滥杀无辜，性情凉薄了。这对林大侠岂不是很不妙？”

这话说得很是委婉，却也十分狠辣。

说这话的是一个女人，一个站在林渊身后的女人。

这女人不同一般，她站在林渊身后，不动不行，却让林渊明白，这女人是个劲敌，她身上发出一股逼人的内力，逼向林渊。

这女人比所有的人都可怕。

她是谁？

女人见林渊沉吟，知他心中踌躇，便柔声而笑：“林大侠是不是看在女儿楼的面子上，今日不与三无常动手？”

林渊是何等样人，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可偏偏眼前这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却让

他心中犹豫，他想不出他该怎样做。他是不听这女人的话，干脆就在这里杀死三无常，还是且让过今日，给这女人一个面子？

女人伶俐，一见林渊沉吟，便知他心中所思，悄然一笑道：“看来林大侠要答应了，是不是？”

林渊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朗声大笑：“好，好，好一张巧嘴！林渊佩服……”

林渊身子一退，也不知是怎么转的，人一绕一转，在人前都绕行了一次，又疾忙一退，人便退至门外。转瞬之间，人便去远，但朗朗笑声仍然清晰如故。

这女人仍低头沉吟，她是不是仍在想着大侠林渊？

夺命三无常忙施大礼，谢女人救命之恩。女人却也不谦逊，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一句话也不讲，转身走出门外。

女儿楼的夜，是沉沉的夜。在夜色之中，见不到一点儿人影，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女儿楼是不是睡了，沉沉地入梦了？

从一栋小楼前，走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夺命三无常。他们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直走入花径之中。他们像是三个鬼影儿，一眨眼便沉入了地底。

他们沿着地下甬道走，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一扇门前。

这是一扇厚厚的石门，门前站了两个女人。见三无常来到面前，就为他们打开石门，让他们走进去。

里面是一间大大的石室。石室之中，燃点着一支支火把，火把插在墙上，滋滋滴油，却把石室照得通亮。石室正中，几级台阶之上，有一大椅，大椅上坐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三无常。她身边站着五、六个漂亮女人。

三无常认得，站在这女人身边的有芍药、兰花、夜荷。

坐在中间的一定是女儿楼的楼主了。



三无常忙向上施礼，感谢女儿楼的救命之恩。

他们明白，女儿楼太有面子了，如果不是在女儿楼，他们三人今日肯定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愿为女儿楼效犬马之力。

芍药道：“夺命三无常人在江湖，也闯下了不小的名头，但你们得罪了大侠林渊，情形就不怎么妙了。不知三位今后做何打算？”

三无常面面相觑，不知他们怎么办才好。

坐在上面的女人说话了：“你们为什么不归顺女儿楼？”

三无常大喜过望，忙跪下叩头。

人都聚在大厅里，这女儿楼楼主坐在正中，让夺命三无常坐在一边。

照女儿楼的规矩，凡有入盟女儿楼的男人，都要在这里举行入盟女儿楼的入盟仪式。男人要先服用女儿楼的毒药，然后再在女儿楼的女人之中选择一人，做为他们的妻子，从此与她同食同宿，同止同行。夺命三无常知道他们一旦服下女儿楼的毒药，就得从此为女儿楼死心塌地卖命。夺命三无常在江湖上闯下过不小的名头，自然不甘心做女儿楼的奴才，但势已至此，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

早知如此，他们又何必去灭山西宁氏的红旗镖局？他们又何必杀死长白山赶山人曲亮？

黑无常心想：虽说是势急无奈，不得不投这女儿楼，但这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你投靠了这江湖上极有势力的女儿楼，未来的日子就有靠了。

但不知会选中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黑无常一入女儿楼，只细细地看过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是一入女儿楼见到的那个兰花，还有那个陪他喝酒豁拳的夜荷。如果要他任意选人，他会毫不犹豫地选那个有七成大力金刚指力的兰花。

但这些女人都头蒙面纱，他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兰花。

有琴声从厅外隐隐传来，这像是天外仙音，飘飘袅袅，在大厅中回绕，盘旋。一个个美女姿态万方，在三鬼面前走过。

有人在唱：

“漂亮可爱的女孩儿啊，

你在那城脚下等着我……

你等了那么老半天，

也没等来我这个冤家，

急得你弄乱一头秀发，

急得你来回溜达。

漂亮娇美的女孩儿啊，

你送我红色的萸草……

这萸草红艳艳多好看，

上面还有光泽，

我喜欢这红色的萸草，

它这样子象你那么美。

漂亮动人的女孩儿啊，

从放牧牛羊的地方带来香茅，

香茅实在是太漂亮了，

让我爱不释手，

不是这香茅漂亮啊，

因为它是美人亲手递给我的。”

美人歌且舞，美人不醉。男人却心旌摇摇，醉了。

对歌对舞，让男人忘了江湖，忘了要杀死他们的大侠林渊，忘了他们已经吃下了女儿楼的毒药。

黑无常选中了一个女孩儿，这是一个身穿荷色衣衫的清秀女儿。白无常十分腼腆，自知自己形象不雅，便慌慌忙忙选了一个。笑无常曲思笑却坐在那里，双眼凝视着这花团锦簇的一群女人，一言不发。

女儿楼楼主道：“笑无常，你为什么不动？莫非这许多女孩儿都不能中你的心意么？”

笑无常道：“楼主美意，让在下十分感激。但曲思笑也有一心愿，愿楼主成全。”

女儿楼楼主颇感意外，她沉吟道：“不知你有什么心愿，只要不破坏女儿楼的规矩，依你便是了。”

众女孩儿都十分意外，她们都静静地望着笑无常。

笑无常有什么心愿？

笑无常慢慢走下了台阶。

他已经站在了众女孩儿面前。

“承蒙楼主错爱，让我自己挑选妻子，虽说天下花卉尽多，但人人却各有所爱。我这人没什么能为，但为自己挑选妻子，却情愿自己作主。

我也知道天下有兰花几十种，但我能不能挑到一个又会赌又很窈窕又不爱笑的兰花姑娘？”

众女孩儿都沉默不语。

还是女儿楼楼主说话了：“既然笑无常有这美意，兰花你就去吧！”

于是，从众人之中走出一个女人，她默默地站在笑无常面前。

这就是那个陪过他的兰花。

焚起香来，为的是郑重。

众女儿为这三个女人簪花，梳妆。

也唱：

“春天的太阳多明亮啊，

照着女儿来梳妆。

秀丽的脸颊多漂亮，

送亲的亲人闹嚷嚷。

春天的河水哗哗淌啊，

陪伴女儿梳妆忙。

绯红的面颊多漂亮，

闹房的朋友吵呛呛。

洞房里的被褥绣鸳鸯啊，

流泪的喜烛照新郎。

酡红的醉颜冲里墙，

千呼万唤没声响。”

从厅堂里走出一个个女人，她们吵嚷着，簇拥着，把喜绸交与新人，让他与她一起牵入洞房。

黑无常、白无常、笑无常三人就分别进了洞房。

## 第四章 洞房之夜女羞女

女儿楼中也有洞房，洞房中也有洞房之夜。

静谧的洞房之夜，再也没了闲人的吵扰。静谧就使人心中那一点点快活都变成了嘆

噗的心跳。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犬吠，犬吠声使女儿楼更幽更深，让女儿楼有了静静的梦。

女儿梦中有什么，有没有情意缠绵，有没有爱心缱绻？

女儿梦中，是不是幽怨更深，还是情思隽永？

女儿楼中，也有女儿做新娘。

黑无常也觉荒唐，他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你做了新郎，成了一对璧人，却不知道你的新娘是谁，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模样，你说这事儿荒唐不荒唐？

恍惚如梦。

灯下看璧人，确实是越看越美。

却不知她是谁，是不是认得。

黑无常也见过不少女人，但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他看着锦衣绣装的新人，一时也是心慌，不知该如何温存一番。他轻轻说道：“娘子，你是不是让我挑去头上面纱，让我知道你是谁才好？”

这女人竟慢慢自己用纤纤素手轻轻挑开面纱。

黑无常一惊一喜。

他惊的是，原来新人是故人，这女孩儿是那个见过面的夜荷。

喜的也是，原来新人是故人，这女孩儿正是他见过面的夜荷。

见过面，又一起喝过酒，就算很有交情了。在这一个人也不认得的女儿楼，有一个熟人，你怎么会不又惊又喜？

黑无常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夜荷颤声道：“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你是不是喜欢上了女儿楼中别的女孩儿？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向楼主去说，告诉她你想要谁，楼主多半会答应你……”

夜荷说这话时，声音颤抖，她心里是不是害怕黑无常嫌弃她？

黑无常心中满是温馨，如果不是大侠林渊追杀他们，他怎么会来到女儿楼，他不来到女儿楼，又怎么会想到娶妻？他有过女人，但从来没想到要娶妻生子，他是不是该感谢大侠林渊？

他柔声道：“夜荷，夜荷，如果你不嫌弃我，我就十分快活了，我又怎么会嫌弃你？”

男人也会温柔，他动作轻轻，把夜荷揽在怀中。

丑男人也会温柔。

白无常江思白坐着，看着眼前的女人。他那样子很呆，一点儿也不象个佳期良宵的璧人。他漠然瞠视着眼前的女人，不动声色。

夜很长，人又默然无语，便使夜更长。

女人在等，等白无常为她挑开盖头。

但白无常不动。

女人等得太久了，就只好自己轻轻揭开盖头，把它放在床上。

白无常冷冷地说道：“原来是你.....”

这女人是芍药，是那个为他弹琴，让他流泪的芍药。

芍药笑笑：“你以为是谁？”

白无常心想：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她看见了我的男人泪，就是她看见了我怕死，她知道我怕死.....

芍药知他心思，便轻轻走近，抚着他的肩，悄声说道：“你与我既是夫妻，又有什么话不能讲，又有什么心思不能明言呢？”

白无常仍然不讲话，他的心像是冷漠似铁，他是不是被江湖的腥风血雨弄得没了性情，只知打打杀杀，全没有一丁点儿的温柔？

女儿思情，到了喜日佳期，却得不到男人的温存。

芍药心中暗暗哀叹：红颜命薄，我以为此生不再会有男人了，也就断了这痴念，谁

知道偏偏又有了这么个丈夫，他做人如此冷漠，看来我此生真要受罪了。

红烛高烧，照着这默默静坐的两人。

三人之中，只有这笑无常曲思笑明白他娶的女人是谁。

洞房之夜，就比别人来得格外温柔。

两人相对，男人就轻轻把女人搂在怀中。

“你为什么要我？”

男人莞尔一笑：“我为什么不要你？在这个偌大的女儿楼，我只认得你，偏偏又得这么急，着着忙忙娶老婆，我不找你，又去找谁？”

“你要多认得点女儿楼的女孩儿就好了，她们中有许多又温柔又美貌又有本事，你为什么不找她们？如果你向楼主请求，她准会答应的。”

笑无常却嘻嘻而笑，不作一语。

他心中对自己很满意，他可不象老大、老二，糊胡涂涂就找了个老婆，入洞房之前，连自己的老婆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他一入洞房，就知道他娶的是那个人长得很端庄、很窈窕，又不苟言笑的兰花。

他没讲话，但眼里有话，眼里的话很多很多。

他明白，他喜欢这个女人。他喜欢女人的方式与别人不一样，别人也许会甜言蜜语，会信誓旦旦，会向女人大献殷勤，百般温柔，可他不会，他只会嘻嘻而笑。因为他是笑无常。

男人与女人总有在一起的那一个时刻。人们把这一个时刻叫做“合卺”。

这在男人与女人，都是一个极认真的时刻。

女儿楼，女儿楼，从此也就有了不是女儿的女人。

女儿楼外，远远有一堆篝火。

这儿，默默坐着一个人。

这人是大侠林渊。

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衣衫，独自凄冷地静坐。

远远从女儿楼里传来一阵阵悠扬的琴声，琴声时断时续，时隐时现，似乎是女儿楼在大宴宾客。琴声一消，更显得这夜十分冷清。

整个世界离林渊都极为遥远。

他一向极为孤独，就是在江湖上匆匆行走了这许多年，他也没有交下几个朋友。他很少有朋友。山西宁氏红旗镖局局主宁致远是他的好朋友，但宁致远被三无常给杀死了，全家大大小小一十四口人被三无常给杀个干干净净，连一个孩子也没留下。长白山赶山人曲亮是一个豪爽汉子，喝起酒来谈笑风生，何等爽快，也被这夺命三无常给用毒害死。

宁老头子和曲亮一死，林渊活在这世界上就更孤单了。

他在等，在等夺命三无常走出来，他们决不会永远不走出女儿楼，一旦走出女儿楼，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了。

他有足够的耐心等。

这时，暗暗的黑夜之中有人踢踢踏踏地走来了。

这人走得很慢，像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但等了一会儿，等这人走至眼前，却让林渊吓了一跳。原来这人并不是什么颀颀老人，她只是一个很俊很俊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却是奇怪，她慢慢吞吞走过来，看也不看林渊，自顾自地去坐在篝火旁，一见火堆支架上有一只刚刚烤好的山兔，也不讲话，抓来就吃。

她吃东西时那吃相极馋，脸上那神色很是郑重，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她吃得很慢，一点点儿啃骨头，把骨头啃得干干净净，一块块都放在面前。

她终于把这只小小的山兔都吃光了。

她叹了一口气，像是在感慨食物的精美，又像是在喟叹这美味不再。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为什么不回家，半夜三更的在这外面闲逛？”

她撇撇嘴：“你算是什么，是我爹呀还是我娘？你干嘛管这么宽？”

林渊一笑，也就不再讲话了。

他心想：这个女孩儿又调皮又任性，一定是哪一个武林世家的娇小姐，不然就是哪一个镖局局主的女儿，在家里养尊处优，娇横任性，偷偷从家中跑出来，在外面闲逛的。

女孩儿果然嘟嘴说道：“看来你是个好人……”

林渊心暗暗好笑，江湖之上，人人都说大侠林渊是个好人，这也没什么奇怪，但这话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儿家口中道出，却让他心中好笑。

女孩却不知林渊心中正在笑她，在一边嘟嘟囔囔说：“我奶奶说，江湖之中人心险恶，逢人只可说上半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可是弄不明白了，见人只说半句话，那人家怎么会听得懂？……”

果然不错。

林渊见她那精灵模样，噗哧一笑，顿时心中很是轻松，孤寂之心轻快不少。

“你叫什么名字？”

“馨儿。”

“心儿……？心儿……人心难测啊，你怎知人心？”

“我可不叫那个心儿，那一个心难猜死了，你只知你心，我只知我心，别人的心，恐怕你一辈子也摸不着。我不叫那个心，我叫温馨的馨。

馨儿，温馨的馨儿，就是有一阵阵香气的女孩儿。你要不要闻一闻？你来闻一闻我是不是很香？”

她竟然把头伸了过来，让林渊去闻。

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去闻人家女孩儿的头？但她既把头伸了过来，愣等他闻，他再做忸怩状，就显得不那么坦荡了，所以他也只好凑趣去闻，敷衍道：“香，香，

果然是很香。”

夜色很深，夜露也很浓，静夜之中，人更思睡。

馨儿疲倦极了，她嘟嘟囔囔道：“你睡不睡？你要是不睡，我可要先睡了。如果实在困了，你就叫我一声。千万不能两个人都睡着了，我奶奶说，那可危险。……”

这个叫馨儿的女孩儿就睡着了。

林渊仍然是坐在火堆旁，他不能入睡，他看着这个女孩儿。

如今，他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 第五章 男人和女孩也能交朋友

天渐渐亮了。从这儿已经能够看见女儿楼的模糊楼影，那一片巨大的楼影都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渐渐地呈现出女儿楼的身姿。

林渊只是呆呆地看着它。

馨儿醒了，她忽闪着大大的眼睛，在朦朦胧胧中柔声说道：“天是不是要亮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叫醒我？你一夜未么？”

林渊点点头。

他一夜未睡，但仍然精神奕奕，他看着女孩儿，说道：“你该回家了，你如果不回家，家里人会惦念你的。”

女孩儿笑着，仍是一脸惺忪睡意，她懒懒道：“好了好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唠唠叨叨的有多烦人？你知不知道你象谁？你呀，活象我家那个八十岁的老奶奶。她呀，一天从早到晚冲我耳边絮叨，可烦死人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逃了出来？她要我绣花，一天从早到晚绣啊绣的，都把人腻死了。我告诉她，如果她再逼我，我可就要逃

了。她嘴里嘟嘟囔囔的说我早早晚晚要嫁人，那时人家就要看我是不是会做这针黹，她要一说可就麻烦了，她说男人都喜欢女人会做针线活儿，男人一看见女人坐在那儿绣啊绣的，心里就快活得不得了，喜欢得不得了。你是男人，你喜不喜欢那些玩艺儿？”林渊仔细想一想，还是老老实实答道：“喜欢，我也喜欢。”

她象个极有阅历的人，击掌一叹道：“果然，果然，世上的男人都这个样子，要是男人都这样，我只好不嫁人了。你说，我不嫁人好不好？”

人如果都象你这样，还算是个好人，如果象江湖上的那些坏蛋，嫁给他，还不如死了的好。你说对不对？”

林渊觉得好笑，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儿，竟然大言不惭地讲什么嫁人嫁人，她知道什么是嫁人？一个小小的毛丫头……

她瞪眼望着林渊：“你敢笑话我？”

林渊忙说：“没有没有，我可没笑话你。”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谅你也不敢笑话我。”

她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我还是要嫁人的，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既然奶奶说得对，我早早晚晚得嫁人，那就只好嫁了。对了，我嫁给你好不好？这样呢，我就可以和你一起走江湖了，这样我也不用再去听奶奶唠叨了。你看，这个主意好是不好？”

大侠林渊在江湖上极有名头，他的声名在江湖上如日在中天，有多少女孩儿想着他，想得夜不能寐，想得茶饭不思，为他容颜憔悴。但那些女儿家却没有一个敢在林渊面前说话的，她们到了林渊面前，只是木木讷讷，呆呆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哪里象这个小小姑娘，一来便张口要嫁给他？他除了惊奇之外，还在心中有了一股温暖。你是一个男人，偏偏又是一个人人渴望得到的男人，你就很可能既没有自己的意中人，也不会有一个女人专心等待你。说起来很惨，这样的男人象一座高高的山峰，别人渴望攀登，却常常是望而却步，不敢去攀。

但这女孩儿却一张口就说出来了，她要嫁给他。

如果她知道了他是谁，她还会不会要执意嫁给他？那时她会不会也同那些忸忸怩怩的女孩儿一样，揪着衣襟，羞羞涩涩地说不出话来？

幸亏她不知道他是谁。

她见他好半天没讲话，就问：“喂，你说话呀，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也决没有人会勉强你。你别以为你这个人有多好，其实呢，我之所以要和你好，是因为你这个人心眼儿不坏。你以为我真的看上你了？那可是痴心妄想。你知道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看上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可以马马虎虎地喜欢他。”

林渊一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两个幸运儿能得到你的青睐？”

她叹了一口气，好像喜欢这两个人，也极大地委屈了她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名闻天下的大侠林渊。他这个人哪，听说是很骄傲的，一般的女孩儿呢，他连瞧也不瞧。好还好在我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女孩儿，他一定会好好地瞧我的，这好像没什么难的。我还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叫曲亮，是长白山里的赶山人，他那个人可好了，人品好，人心眼儿也好。他来过我家，对我好极了，他陪我玩，还给我讲长白山那些好有意思好有意思的传说。他把我给讲入迷了，就昏昏沉沉睡在他怀里，就那么睡了一夜。我可以告诉你，他那个人哪，长得可英俊了，是天下第一的美男子。我仔细想过了，如果我要去选一个男人，我一定要选这个赶山人曲亮，不选那个什么大侠林渊。”

林渊哈哈大笑起来。

他实在是开心得很。

“你不回家？”

“不。”

“你要去哪儿？”

“这还不好办？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带我闯江湖，好不好？”

林渊一笑，他实在不知道他要怎么办，这个女孩儿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在江湖上闯荡，江湖风波险恶，一旦遇上了坏人，她的性命就不保了。他虽然不想带她走，但他又不能不带她走。

林渊一笑：“我可以带你走，但你一定得听我的话。不然，你只好自己走了。”

女孩儿见他肯答应，不由得喜出望外，大声道：“好，好，只要你肯答应，听你的就听你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

林渊见她那样子很是天真，就不由得心中也是一乐，她活脱就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如果在江湖上行走，有她这么一个伴儿，便会不再寂寞，会添许多乐趣。

林渊道：“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的去向告诉家里人，以免他们挂念。”

女孩儿大叫：“你是不是想害我啊，我一告诉家里，我还会有机会溜出来么？”

林渊道：“你干不干？你要是不干，我可就要走了……”

话刚说完，林渊身子一扭，人便不见了。

女孩儿大叫：“行了行了，我答应你还不行么？你快回来，不然我可要自尽啦！”

林渊抓住了她的手，喝道：“别胡来！”

她嫣然一笑：“你以为我会自杀？你可别那么傻，以为女人说什么就会做什么。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谁？是女人。你懂不懂？”

林渊笑上一笑，再也不讲话了。

他和她一起去她的家，说好了的，她进门去告诉家里人一声，然后他们一起走。

她领他走过一座山坡，山坡中有一片房屋。

她和他远远就望见那房屋烧起了冲天大火。

她尖叫了一声，就向那火中冲去。

但她没有林渊快，世上很少有人比林渊快。

林渊冲到了屋前，他在院内巡视了一圈，马上明白了，这儿已被血洗过了，地上都

是死人，手中都握有兵器，死相都极惨，东倒西卧，血流满地，人人怒目圆睁。显然在死前人人都经过浴血搏斗。

馨儿哪里经过这阵势？她一见这满院尸体，马上就被吓呆了。她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一会儿，她才大声尖叫着，冲进屋去。

她吼喊着：“爹！娘！奶奶！”

她进了屋，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吼着叫着，四处寻觅。她想找到她的亲人，但她一个人也看不见。

林渊只是站在院子里，看着痛不欲生的女孩儿。他明白，这个女孩也遭受了灭门之祸。她从今日起，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她晕倒在地上。

等她再苏醒过来，已经躺在一张大大的床上了。

她向四外看，这是一间很宽大的房间，房间里很简朴，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张大床，几把椅子，还有悬挂在墙上的一把剑。除此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

这是什么地方？

她想爬起来，有人扶住了她。

扶她的人是林渊。

他的眼里满是笑意，他轻轻地说：“馨儿，你昏过去了，我把你带回了家。”

一说到家，她的眼里马上满是泪水。

她还有家么？她从前有一个十分温暖的家，在那个家里，她是亲人们的宝贝，奶奶总喊她馨儿馨儿，一天到晚不离口。娘只是笑咪咪地看着她，心疼她，爹是庄主，一天到晚忙啊忙的，但一到了晚上，爹就笑着说：心儿，我的心儿，要依我的主意，就叫你心儿了，可你奶奶不愿意，她非要叫你馨儿不可。她说这是一个丫头，一定得叫出一点女孩儿气不可。所以你就叫个馨儿，一个有香味儿的丫头……爹说完这些话非哈哈大笑

笑不可。

.....

林渊话语轻轻：“馨儿，馨儿，你不必难受，你没了家，不是还有我这个朋友么？你不是说你要嫁给我么？咱们可以一齐闯荡江湖，一齐去玩名山大川，一齐去江湖上杀那些恶徒。你看那样好不好？等你长大了，咱们再看看，你能不能嫁给我？如果你还愿意，就嫁。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那时我再送你出嫁，好不好？”

她流着泪，点头，很用劲地点头。

她用劲地搂住他，她这么用劲，几乎要把他搂得喘不过气来。林渊知道她失去了亲人的痛苦，就由她这样搂着，一动不动。

她语声呜咽：“你真的肯和我在一起，你真的肯帮我，你是可怜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如果你单单只是可怜我，你走好了，我不要你可怜，可怜有什么用？大家都可怜小猫小狗，那小猫小狗也用不着人可怜它！你以为你可怜人家你就是好人？说不定正是你这样的人多了，这个世界才这么坏呢。”

林渊看她那赌气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凶狠狠的样子还想让人可怜？只要你可怜可怜别人，对他不那么凶狠，那个人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他还敢向你說什麼可怜？”

馨儿一想也是，他这话说得也极有道理，便噗哧一笑，低下了头，再也不说话了。好半天没声语。

她说：“你真的能对我好？能象对.....对你自己的老朋友，象对你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他仍在笑，眼里满是笑意，像是在哄一个调皮任性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我当然能，一定能！”

她轻轻地叹口气，幽幽说道：“好，好，如果是这样，我可就放心了。”

她说的放心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如释重负？

## 第六章 女人当家一探女儿楼

馨儿好起来了，她一天比一天心境好。

她也能向林渊笑了，虽然有时那笑十分勉强，但她总算是在笑。

她那柔柔弱弱的样子，让林渊十分担心。

她脸色苍白，但仍然向着林渊笑：“我虽然年纪比你小，但我可知道，男人是最没有耐心的，我一定不能让你讨厌我，是不是？”

她那病恹恹的样子，也实在使林渊担心。

她这病在心。

林渊问：“馨儿，我要出去一次，去办一件事儿。你在家中等我，好不好？”

“不好。”她答得很痛快。

他望着她，她会不会成为一个小小的跟屁虫？

她莞尔一笑：“你在讨厌我，你在心中想，这小丫头准会成为一只小跟屁虫。对不对？”

林渊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你可真聪明，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思。我这会儿可是正想着你象一只小小的跟屁虫呢。”

她噗哧一笑，说道：“你这人倒老实，心中想了，也就敢说。不象有些人，心里正打着鬼算盘，嘴上却不说。这种人比你可就更坏了。”

林渊道：“我有一点儿事要办，我要去女儿楼等人，等三个人，这三个人杀死了我的朋友，我决不会饶过他们。”



馨儿马上来了精神，一跃下地：“好，好，走，走，我也要去女儿楼，你一个人去，万一有了什么闪失，让我上哪儿去找你？不行不行，我可是一定要跟你去……”

林渊沉吟了一下，心道：她这几日心境不佳，就让她跟去好了，反正没什么危险，让她散散心也好。当下就说道：“那也好，如果你愿去，就跟我去好了，但有一条，你可不能乱跑。”

馨儿见他答应了，心中很是高兴，忙不迭地答应。

女儿楼外，大侠林渊和馨儿在等人他们在等待夺命三无常走出女儿楼。

但他们不知道夺命三无常什么时候会走出来。

女儿楼倒是每日总有人出出进进的，但这都是一些女儿家，是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儿。她们出出进进的，也都很忙碌，人从林渊面前匆匆走过，也不抬头看他们一眼，好像眼前并没有这两个人一样。

夺命三无常反倒从不曾走出。

馨儿着急了，她嘟着嘴，说道：“总这么等，什么时候能等来人？不如我们一齐进去，抓住那三个坏蛋，把他们一个个全杀了，那有多痛快？省得象一个傻瓜似的，天天在人家门口等。”

林渊沉声道：“我已经答应了女儿楼楼主，在女儿楼内决不动手。

一言既出，该决不食言才是。”

馨儿噗哧一笑道：“说你这个人不开窍，你还不服，世上哪有你这样的傻瓜？人家不出门，你就在门外等。这不和那守株待兔差不多了么？

你还自以为是，象你这样的人，人家女儿楼根本就不屑一顾。你呀，一个纯粹的大傻瓜！”

林渊一笑：“照你说该怎么办？”

馨儿道：“进去呀，入庄去，如果找到了那三个短命鬼，就把他们一杀，再不就

他们弄出来，弄出来之后，要杀要砍就由你了。”

林渊道：“好，这主意不错，就这么办好了。”

一入夜，两人就一齐入庄去探。

女儿楼昏昏冥冥，没一丁点儿声息。暝色之中，黑沉沉的楼群在暗夜里象蹲伏的巨兽，凝然不动。

两个人飞身而入，一直走入到女儿楼深处去。

楼群里，有些隐隐约约的灯光。灯光之下，大概就是女儿楼里不寐的女人。

林渊让馨儿随他身后，隐入一座小楼。

这里是几个女孩儿的住处。

几个女孩儿在咯咯笑，一边笑，一边吵闹。

“你看，你看，春儿这丫头想男人了，你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她还梦话呢，说的都是男人的事儿。那话呀，听了都让人脸红……”

“尽胡扯，尽胡扯，哪有这样的事儿？都是你这个小蹄子想男人了，就来编派人，看我不收拾你！”

就撕扯，就吵闹，好半天没有平息。就有人说：“别吵了，别吵了，听说那个大侠林渊在咱们女儿楼外等，等着杀三无常呢。这可不是闹笑话的，弄不好，咱们的三个新郎官的命就没了，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楼主要咱们仔细些，一会儿春儿、红串儿、还有苏花儿你们三人再去外面看看，别有什么动静，出了什么事儿，楼主怪罪下来，谁担当得起？”

就有三个女孩儿从楼里走出来，她们一边走一边唠叨。

“这可倒好，人家芍药、夜荷，还有兰花三个都在那里好好的快活，过人家的甜蜜日子，暖暖和和的，不用担惊受怕，不用风风雨雨的。哪象咱们，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唉，可倒了霉啦……”

有人在窃窃而笑：“这还不容易？你下一次在楼主心情好时就去求她老人家一回。说不准她老人家就会答应你。从那时起，你就再也不用风风雨雨了。那有多好？……”

“你再扯，你再扯？你要再说我可就要动手了？”

三个女人一边走，一边说笑，直走到一座楼前。

她们站在这儿，都不再动了。

夜风很冷，嘶吼着的寒风把人的身子都吹透了。

她们都静静地站在寒风里。

这楼上一定是三无常的新屋。

林渊向馨儿做了一个手势，告诉她，他要进楼去了。他看见她点了点头，就身子一跃，冲入楼去。

楼内，点着灯，林渊一冲入楼，便知不妙。楼上空空，不见一人，锦被仍温，玉枕并摆，像是刚刚还有一对新人在这里缠绵依偎，转眼之间人就不见了。

是不是这里从来就没有人？

林渊神色一肃，他身后有人！

而且这人一定是一个高手。

他慢慢转身过来。

这是一个女人，是那个戴着面纱的女儿楼楼主。

她在笑，笑得很得意。

“久闻林大侠是一个信人，说过的话一句是一句，当真是千金不易。所以我才相信林大侠那一句话，以为三无常只要不出女儿楼，一切事儿都好办了。谁知林大侠却在半夜三更进了女儿楼，不知林大侠要做什么？是不是要来这儿杀人？”

林渊木讷，说不出一句话。

旁边有人悄然一笑道：“女儿楼楼主，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我与林大侠来女儿楼，

是想要暖和暖和，你想，外面这么冷，人站在那里，都快要冻僵了，不好好暖和暖和，怎么行？再说，我们在你这儿，总算是客人，你是不是该好好招待一下？”

女儿楼楼主噗哧一笑，说道：“好一张巧嘴，说得好！就依你的话，咱们来好好招待林大侠。”

女儿楼不愧是女儿楼。转眼之间，便摆出了一桌上好的酒席。

女儿楼楼主举杯相邀道：“多承林大侠和这位小妹妹的关照，让我女儿楼有与林大侠举杯相邀的时机，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才好。”

馨儿娇笑道：“何必如此客气？咱们也不过就是在这女儿楼盘桓片刻就是了，你也不必太认真。你如果太认真了，叫林大侠将来怎么杀你的那三个鬼？”

女儿楼楼主只是一笑，并不辩言。

她也许明白，她的对手并不是这个刁钻古怪的小姑娘。

酒喝得也不十分痛快，因为彼此并没有许多的话要说。

女儿楼楼主笑道：“林大侠，我这女儿楼也有许多时新的玩艺儿，可以佐酒的。如果林大侠不在意的话，我可以让她们献上来。”

林渊也已经酒至半酣，自然浑不在意，他点点头，说道：“好，好，有什么在意之处？你有一些什么新鲜玩意儿，就让她们弄上来好了。”

就有三个女儿袅袅娜娜走上来，向林渊和馨儿一礼，然后就曼曼起舞，一点点儿跳了起来。

她们这舞姿十分美妙，曼曼而舞，款倚顾盼，有无限妖娆。

馨儿一见这舞姿，就脸色通红，心中暗暗骂道：不要脸，连这样儿的玩艺儿也能拿出来。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从没见过这个，就十分羞涩，脸红心跳，恨不能低下头去，一头钻入地底。

林渊却看得津津有味儿。

馨儿在心中恨恨道：这是什么好东西也罢，看得这么津津有味儿。可见男人这东西没什么好玩艺儿。就连这一个林大侠，见了女人妖娆，也止不住他那一点儿邪心，更何况别人？

她恨不能上去咬林渊一口。

女儿楼楼主嘿嘿冷笑道：“林大侠，女儿温柔，想必林大侠已经有过体会，如今林大侠如能和我女儿楼一力合作，林大侠在江湖上就会更有威风，一定会无往而不胜。不知林大侠意下如何？”

林渊也笑，让人觉得高深莫测：“是么？这可是一个好主意，你看，我是不是要试一试？”

馨儿在一边很是着急，她大声道：“试，试，试个屁！”

女儿楼楼主何等样人？她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小姑娘的心思，她咯咯笑道：“小妹妹，你何必着急？这又不是你的事儿，这只是林大侠的个人私事儿，与你本无关系，你何必跟着瞎着急呢？”

馨儿撇嘴道：“他愿意不愿意，又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是想人家是大侠，自然不会同你们沆瀣一气，你这是不是在白费力气？”

女儿楼楼主大笑：“我费不费力气倒在其次，关键是小姑娘的心思大了，要想占住这林大侠的心，你可得好好下一番气力。我告诉你，这个林渊是一个名闻天下的人物，天下的那些痴情女儿惦念他的人可不少呢……”

馨儿头一低，不再讲话了。

她是不是真的有这心思，是不是她真的喜欢上了大侠林渊？

女儿楼的女儿千娇百媚，女儿楼的女儿国色天香。她们且歌且舞，把女儿的一片柔情都化入这轻歌曼舞中去了。她们那柔媚、那妖娆，都足以令男人血脉贲张，足以让男人失魂丧魄。

大侠林渊也是男人，他自然也就沉浸入这歌舞之中了。他不由得脸上有了沉迷之意，人也随着这靡靡之音摇晃，不知他自己身处何处。

女儿楼楼主大喜，她慢慢说道：“林渊，林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又何必执迷，总是想为别人争什么道义？你自己一生箪门蓬户，筭路蓝缕，又何必为他人忙碌作嫁？”

林渊似乎心有所动，他缓缓说道：“依你之言，却又该怎么样？”

女儿楼楼主大笑道：“自然有一条光明大道在林大侠眼前，不然我何必同林大侠说这么多废话？”

林渊话语中，竟然一点儿也不动声色，他慢慢问道：“不知这一条光明大道在哪里，请楼主指示，让林渊也明白。”

女儿楼楼主笑道：“林大侠自是明白人，何必要我多说？我要是再说下去，就是画蛇添足了。”

林渊突然哈哈大笑道：“你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的确令人钦佩，可惜你碰上了我这个顽冥不化的家伙，饶是生出一片如簧之舌，又有什么用处？”

女儿楼楼主叹道：“林渊，林渊，你如果答应了我，你可就此生一世，都处在女儿温柔之中，自在逍遥，欢欢乐乐的，永无苦恼。那该有多好？”

林渊语气一沉，冷冷说道：“你好自为之，别让你的三个娇客碰上我，否则我决不会客气。”

林渊转身走出女儿楼。

馨儿跟在他的身后。

馨儿一走出女儿楼，马上就又是那一个调皮弄鬼的馨儿了。

她咕咕哝哝着说道：“好好的一间暖和屋子不好好呆，非跑出来喝这西北风不可，看来你这个人真是一个傻瓜，一个道地道地的傻瓜。她讲她的，你听你的，她又没让你

一定要听，你要是不想听，就把耳朵堵上，不就听不见了？那样，至少还可以在那儿好好暖和一下。现在可好了，又得去那冰天雪地里呆着。西北风这么硬，人怎么受得了？你这个人哪，可是傻透了，要多傻就有多傻……”

林渊最不愿意听别人唠叨，但如今只好听她的这一番絮叨。

他不愿与这个小姑娘争吵。

## 第七章 嫉妒女儿心

馨儿就天天呆在林渊的家中。她觉得无聊时就出去散散心，在外面走一走。她知道，林渊之所以对她好，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她，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很不幸的孤儿。

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她决心不给林渊添烦，人家既然不喜欢你，你又何必给人家添烦？

她在林渊家的花园里闲走。

花园很大，花园里有许多花草，这些奇异的花草在暖房中竞放。

她在闲走，一个人走，象到了沉思默想的年纪。

花园里竟然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生得很漂亮，脸色很白，她坐在花园里，象在想心事。

“你是谁？”馨儿问。

那女人一惊，马上回头，看见了馨儿。她脸上那惊讶神色并不比馨儿差。她盯住馨儿，上上下下地看了一遍，越看脸色越不好，她冷冷一笑，问道：“你是谁？”

馨儿自然要答话：“我是馨儿。”

她说完这一句，就再也不讲话了。好像她这个馨儿就应该谁都认得，她就是这里的

主人似的。

她这话果然使那女人很反感，她眄斜着眼，望着馨儿，说道：“你说这话时，就好像你是这里的主人似的。”

馨儿一愣，她不明白这女人和林渊是什么关系，所以就打了一个眼儿，慢吞吞地说：“你何必问我，我当然是林大侠的好朋友了，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

那女人更是吃惊了，她凝视着馨儿，好一会儿才说：“嗯，像是那么一回事，你这样子，长得还不算丑。”

馨儿噗哧一笑，乐道：“我这人长得丑是不丑，又干你什么事儿？”

那女人淡然一笑：“林渊找丫头也该找你这样子的，才配得上他这大侠名头。”

馨儿一见这女人开口便称赞她，心中也美滋滋的，但又听下去，就听出不是滋味的来了，敢情人家把她当成了丫头。

她冷哼一声道：“你说谁是丫头？”

那女人更觉诧异，眉毛一挑，又问：“你不是他新收的丫头，你又是谁？”

她懒懒说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叫馨儿，我就叫馨儿。我可不是林渊的丫头，他做我的听差还差不多。”

这个女人是天下一剑吴帆。

她是一个心性孤傲的女人。

她喜欢林渊，但她从来不说她喜欢林渊，她是一个高傲的女人，只有别人在她面前哀求，向她献媚讨好，可从来也没有人可以见到天下一剑吴帆向人讨饶，向人家乞求什么。她就是这么一种性情。

她喜欢林渊。

但她从来没向林渊说过。

如今她暗暗吃惊，林渊从什么地方找来了这个小丫头？这小丫头看上去虽然小，但



她可是一个十足的美人胚子，长得好，是那种越看越招人喜欢的女孩儿。她那脸色很红，象初绽的花朵一样，她那一双眼睛太大了，水汪汪的，象含着一湖秋水。她那一双眼里不光有机智，还有狡黠，更有心机，滴溜溜在闪。

这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儿。

吴帆道：“你是什么时候来这儿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馨儿也一笑：“我可也没见过你。”

吴帆道：“我是林渊的朋友，我叫吴帆。”

馨儿心想：果然不错，林渊的朋友，都说是林渊的朋友，谁知道哪一个是真朋友，哪一个假朋友？交朋友多有什么好处，你交多了朋友，准会有一些假朋友。这个吴帆是个女人，女人和男人交什么朋友？她肯定不是好人。

有什么好朋友？馨儿心中突然想起了一个恶作剧，如果她对这个女人说：她馨儿就是林渊的女人，那好不好？如果她那样说，这个吴帆会不会生气？她如果生气，拂袖而去的话，那一定很好玩。

她决心一试。

她虽是一个小小丫头，却也能做出一种女儿羞涩模样来。

她羞羞怯怯地对吴帆道：“你说，这个林渊是不是一个好人？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还答应说以后一定要娶我。我这个人心最软，当时真是寻死觅活的，连一天也不想多活下去了。他劝我说：人要活下去，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到了以后，我当然可以娶你。但现在不行，现在你要好好养好你自己的身体，以后才好给你爹娘报仇。他这么苦口婆心地劝我，我也只好听他的了，大姐，你也是女人，你说，我这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吴帆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儿，她心道：吴帆，吴帆，你可差一点儿就闹了个大笑话。武林中人都知道你吴帆，都敬你吴帆算一个人物。你可是差那么一点点就闹了一个大笑话。如果真的闹出了笑话，你吴帆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日子？你还怎么面对那

些江湖朋友？

她这里心中寻思，脸上就有了恍恍惚惚的神情。

馨儿一见她这模样，便也心中大大吃惊，知道这一下子是猜中了她的心事，但又心中有那么一点点儿怕，怕这一回弄得她又羞又怒，从此拂袖而去，那一来便把祸惹大了，恐怕林渊也饶她不过。可又一想，反正把话都讲出去了，再说什么也晚了，索性就一说到底，看她会怎么样？

吴帆也是一时情急，就无暇分辨真假，她心中一阵阵凄楚，一阵阵悲凉。她在心中哀叹：人之无缘，大抵如此，她与大侠林渊说来已是相识十年有余了，她一直认为她与林渊是心中都有，嘴上皆无的知心，是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最亲近的人。谁知道又会有这么一个小丫头？她这么轻而易举，三言五语的就把她十数年的心血都弄没了。

她一时变得心灰意冷。

“好，好，你同林渊在一起，那可是再好也不过了。我认得他好久，知道他这个人是好人。你如果能和他在一起，当然不会错。”

馨儿拍手道：“好，你真是说得好，有你这一番话，我这心也就放下了。我说句实话，我对他这人还有那么一点儿不放心呢。”

吴帆认为她应该了解这个女孩儿。这女孩儿是什么人，她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到林渊这里？她会不会武功？她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林渊？

吴帆就和这个女孩儿谈了好半天。

一谈起话来，吴帆就暗暗吃惊，看上去这个女孩儿很天真，其实她很聪明，她很能体味人情，又很善解人意，你只要说出你的话头，就不难被她猜中你的话尾。

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孩儿。

不知她是不是会一点儿武功？

吴帆冷丁一出手，两指疾忙向她胸前点去。

如果她会一点儿武功的话，她一定要回手。她若是不出手，吴帆这一击，就会把她一击而毙。

这一击直击向馨儿的前胸上的斩命、归阴、游魂三大要穴。

如果馨儿不还手，这一击必然致命。

但馨儿浑然不觉，只是憨憨地看着吴帆。她如果不是真的不会一点儿武功，就是她这个人是个大智大勇之人，她宁肯死在天下一剑吴帆的手里，也不愿让她知道她会武功。

但看来不象，她那憨厚的样儿，怎么也不像是一个会武功的人。

吴帆看定了她：“你真的是林渊的朋友？”

馨儿点点头：“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又不认识你.....”

吴帆心想：她确实不会骗我，她确实也用不着骗我。我同她素昧平生，她自然犯不上来骗我，骗我又有什么用？

吴帆一叹，转身慢慢走了出去。

如今，这凄风冷雪的花园之中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

她久久地在风中伫立。

她远远地看着吴帆，看着她那很孤单的背影，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

她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过份了？

## 第八章 女人当家，男人纠缠女儿羞

女儿楼在江湖上的势力极大。

她们在江湖上做事，一向不留什么痕迹，无论是杀人还是劫货，都做得不留痕迹，

江湖上的各大门派也只是猜疑这女儿楼，却从来没拿到什么凭据。

女儿楼在江湖上一帆风顺。

这一天，是长白山雪衣门掌门人楚白衣的六十寿辰。

楚府从一大清早就喜气洋洋，人来人往的，忙忙碌碌的人们走来走去，为楚老爷子做寿。人们太忙碌了，忙得不可开交。

祝寿的人很多，这些人大多是江湖白道上的朋友，除了各派派来的祝寿人之外，就是楚老爷子的知交朋友，来祝寿的人很多，济济一堂，都等着楚老爷子登堂。

天已大亮，日上三竿。

可楚老爷子还是没有出来。

雪衣门的掌门人楚老爷子的大弟子楚平向身边的一个雪衣派弟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弟子就转身向后堂走去。

众人知道，他这是派人去敦促楚老爷子，告诉他，客人已经毕至，要楚老爷子马上来前厅，寿诞之礼马上就要举行。

众人仍在说说笑笑，在等待楚老爷子出来。

好一会儿，不见人影。

众人正在疑惑，却见刚刚进去相请楚老爷子的那个雪衣派弟子匆匆而入，脸色惊惶，他急急走进来，匆匆俯身在这雪衣派大弟子楚平耳边轻轻耳语几句。不知道他说的是什麼，只见楚平脸色大变，十分难看。

他匆匆向四外看看，又低头沉吟了一会儿，才慢慢对那个弟子说了几句话。那弟子领命而去。

这楚平就向众人一揖道：“家师寿诞，多谢各大门派、江湖白道上的各位朋友前来祝寿，弟子在这里代家师向各位致谢了……”

这来祝寿的人大多是江湖上的场面人物，对江湖场面上的礼节甚是熟稔，便有那豪

爽之人当场就说：“嗨，楚平，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今天是老爷子的六十大寿，是大喜的日子，他是寿星佬，他不出台，别人怎么给他祝寿？”

“是呀，是呀，依我看，这寿星佬一定得好好喝上那么千杯百盏的才行啊……”

这雪衣派的大弟子楚平却是十分尴尬，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只是说他师父这会儿不在庄内，出去做一件大事儿去了，还望众位多多捧场，多多体谅才是。

众人之中，便马上有人表示不满，雪衣派掌门人做寿，是何等的大事，他自己不在场，却要别人为他做寿，这未免太小看人了，对人也是怠慢之极。这让人如何不生气？

楚平见众人已经有些怒气，知道今天不说明白，就必然不能渡过这难关，于是他轻轻一叹道：“家师诞辰，又是六十大寿，他老人家自己也自是不能不在，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该放上一放。但这件事实是在非同小可，家师刚刚接到信儿，说是家师的独子，我师弟白面狐君楚傲被人劫去，如果在两日之内不马上去取人，就难保我师弟性命。所以家师就只好匆匆而去。他不敢打扰大家，匆匆而去，要弟子照顾好大家，请各派、各位吃好喝好，改日待家师归来，再来向各派、各位致谢……”

众人中，有的便马上应声道：“不妨，不妨，谁还没有个紧急之事儿？楚老爷子不在，不是还有酒在么？咱们要吃要喝就自己随便好了，咱们自己好吃好喝就行了，就有了给楚老爷子拜寿的心思了。”

也有人暗暗在心中疑惑：这个白面狐楚傲在江湖上一向名声不太好，他这一次又是犯在的谁的手里，让这个雪衣门的掌门人连寿也不敢做了，匆匆忙忙赶去搭救？

楚白衣匆匆来到北方酒楼。

他如约而来，也不知约他来的人是谁。

他只好在北方酒楼上等。

他等得很是心焦。

究竟是谁把他的儿子白面狐君楚傲弄走了？他们既然弄走了楚傲，又为什么来通

知他？看来对方根本就不把他雪衣派看在眼里，也不把他这个雪衣派的掌门人看在眼里。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走楚傲，他们抓走楚傲之后又来告诉他，是为了要同雪衣派结交，还是要同雪衣派为敌？

他不明白这些，心中忐忑不安。

这时，从楼下走上来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她一入酒楼，便惹得酒楼上众人的目光都朝她看。她心中明白众人是心羡她那丰仪神采，就俏然一笑，也不讲话，竟自来到楚老爷子面前。

“请问，这一位是雪衣派的楚老爷子么？”

楚白衣知道来人便是那劫持白面狐楚傲的人，就沉声道：“不错。在下正是雪衣门楚白衣。”

那女孩儿抿嘴一乐道：“我看老爷子威风凛凛，就猜知你一定是雪衣门的楚老爷子，果然不假，正是老爷子您亲自来了。请老爷子同我一起走，去看您老人家的那个宝贝儿子白面狐君楚傲，好不好？”

雪衣门的掌门人楚白衣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冰天雪地中奔波，跑到这里来，心里就憋了一肚子的闷气，如今偏偏又碰上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一上来便是满面春风，一脸笑容，让他满肚子的火气没地方发泄。他只是冷冷地盯住这个笑吟吟的女孩儿，问道：“楚傲在哪里？”

女孩儿笑道：“老爷子何必这么性急？您只要到了这里，想必不久就可以见到您的大公子，您又何必这么着急呢？”

楚老爷子不再讲话了。

他一看到这个女孩儿，便心中又惊又怕。他明白，这女孩一来，多半是白面狐君楚傲落到了女儿楼的手中了，女儿楼目今在江湖上声势极盛，怕她们不会同雪衣门轻易干休。

女孩儿道：“楚老爷子远道而来，还是喝上两杯酒，解解寒气，然后再走，好不好？”

说罢，便也不待楚老爷子说话，就上来为他斟酒。

楚老爷子只好喝酒。

三杯下肚，酒热人躁，楚老爷子便不再喝，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女孩儿。

“你叫什么名字？”

“红串儿。”

红串儿是一种很好养活的花儿。如果你把它栽在地上，它不用你总是管顾，自己就长成了一丛一丛的了，它们会长得很茂盛，火红火红的。

这是一种很低贱的花儿。

红串儿在笑，笑得很亲切：“楚老爷子如果喝好了，咱们就上路。您看好不好？”楚老爷子朗声大笑道：“好，好，怎么不好。”

话一落地，人已经冲出门去，在门外雪地之中了。

女孩儿仍是吟吟而笑，她慢慢起身，付过了酒账，就也走出这北方酒楼。

楚老爷子走进了女儿楼。

他也象刚刚走入女儿楼的大侠林渊一样，心中暗暗吃惊，吃惊这女儿楼的庞大，吃惊这女儿楼的威严。他好似漫不经心，其实心中正在细细地琢磨这女儿楼的出入之径。他越看心中越是吃惊，他明白，江湖人都说女儿楼势力庞大，但很少有人真正来这女儿楼来过，如果他们真的来过女儿楼，他们便更明白女儿楼的威势了。

女儿楼实在是非同小可。

楚老爷子走进了大厅。

厅堂之上，坐着一个头披面纱的女人。

她缓缓起身，请楚老爷子落了座，然后才轻轻说道：“女儿楼与雪衣门一向无甚瓜葛，这一次，是楚老爷子的令郎犯了我女儿楼的规矩，杀死了我女儿楼的女儿。这可不

是小事儿，所以我特地派人去找楚老爷子，麻烦楚老爷子大驾出门，来这里处理这件事。如果楚老爷子有法儿办理，这件事就可以办好。如果楚老爷子也没办法，那可就只好依我们女儿楼的规矩去办了。”

楚老爷子问道：“不知道犬子在女儿楼惹下了什么祸？”

女儿楼楼主冷冷道：“楚老爷子为什么不去问令郎？”

楚老爷子走进了女儿楼的牢房。

这里很潮湿，很阴暗，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呆在这里的人一定会萎靡不振。

楚老爷子的爱子白面狐君楚傲就萎靡在这牢房的一角里。

楚老爷子一见儿子，就禁不住一阵酸楚：这个孽障，就在这里偎着，象一只狗。他犯下了什么过失，让女儿楼把他象只狗一样关了起来？

楚傲看见了老爷子。

他心中酸楚，哽咽着喊了一句：“爹！”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楚老爷子也是父子情深，他看着儿子，口中无言，心中酸楚。

“爹，爹，你来了……”

楚老爷子点点头，不讲话。

“爹，爹，她们一心要杀我。她们说要给这个女孩儿报仇，就一定要杀死我！”

原来，这个白面狐君楚傲在江湖上走动时，遇上了一个很是漂亮的女孩儿。

这女孩儿显然也是江湖中人。

白面狐君楚傲是一见钟情，就紧追不舍，天天跟在那女孩儿的身后。

如果那女孩儿不给他好颜色看，那他也只好罢了，但不然，那女孩儿竟能走出很远，也噗哧一笑，回头向他嫣然一笑，回眸笑顾，确有余韵。这让他扑扑心跳不止。

他决心追这个女孩儿。



白面狐君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貌比潘安、才似子建的人，他要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人，还怕那女人不看中他？

女人开始时是躲着他，不跟他讲话。

他很有耐心，天天跟在这个女孩儿身后。

他不怕女孩儿不讲话。

这天，天上飘着雪花，他跟在她的身后，走进了一家酒店。

她刚刚坐下，他就进来了，也不打招呼，就也坐在她的身边。

店伙计走来，问：“二位要一点儿什么？”

他不等她说话，就抢先说道：“来一桌上好的菜，不用问，问什么？只管上来就是了。”

伙计不敢怠慢，马上去弄菜。他心中也直是打鼓，怕这女孩儿转身就走，那样岂不是大煞风景？但好在那女孩儿只是笑着，手里玩弄着那两根木筷，不讲话。

楚傲心中很是快活。

酒好人也好，自然就易醉。

他和她都已半酣。

他借酒壮胆，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眄斜着眼，斜眼看他：“你跟了人家老半天，怎么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字？”

楚傲笑道：“我只是心仪姑娘的美貌，就不知不觉被姑娘迷住了，哪里还有时间去打听姑娘的名字？”

女孩儿就抿嘴一笑：“你这人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就追人家，可真有点儿不害羞了。”

楚傲也笑：“你大概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咱们还不是彼此彼此？”

女孩儿撇嘴道：“谁不认得你？你不是大名鼎鼎的白面狐君楚傲么？你这个人在江

湖上名声不小，谁又不认得你？”

楚傲大笑：“好，好。咱们可是熟人了，人家说，见面莫如闻名，又说，闻名胜似见面。咱们名也闻了，面也见了，可不就是熟人了么？”

姑娘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吱声，在下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女孩儿只是粲然一笑，不讲话。

她是不是也很喜欢楚傲？

酒醉之人都变得极为豪爽。

他说道：“走，走，一起走，世上之人尽是狗，只有你我不同求。

你是君子我是人，你我同走亦同游。”

她也眼抿如线，人晃如醉，同他如依如偎，晃晃而去。

他同她来到了一家客店里。

他把她扶至床上。

天色已经很晚了。

她仍在醉酒，她醉得人事不省。

他也醉意酩酊，他看着这个躺在床上的女人，口中念叨道：“吊铃儿，吊铃儿，你是一个好女人，是不是？”

他朦朦胧胧之中，觉得这吊铃儿像是在对他招手，他趑趄趑趄走过去，口中还念念叨叨：“吊铃儿，你听我给你念一首诗，你听，你听着啊，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你说，我是不是没喝醉？对不对……”

## 第九章 娇娇女儿会杀人

楚傲仍在向酒醉的女孩儿唠叨，他的酒也未醒。

他慢慢说道：“其实呢，我早就喜欢上你了，你说对不对？你呢，早也就喜欢上我了，但我敢说，你就不敢说。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敢说呢？你也可以象我一样，有话就讲，那该有多好？”

女孩儿不讲话，昏昏沉沉地在睡。

楚傲见这吊铃儿正在昏睡，就越看越爱看。他自己念叨着：“吊铃儿，吊铃儿，真是一个好名字……”

楚傲就解衣上床，成其好事。

他昏昏沉沉入睡，睡梦之中，觉出有人在哭泣。他睁开眼，是这美丽的女孩儿在哭。

他上去抚摸她。

她厉声吼道：“别动我！”

她哭个不停，哭得他心中也很是酸楚。

他轻轻地抱住她，她的身子颤抖，抖得象一片树叶。

他问：“你怎么啦？”

她不回答，只是轻轻抽泣。

他心想：这女孩儿很可能是怕羞，不好意思，就心中委屈，有些憋闷，不好说，就只好哭泣。他就尽力温柔，想让她心中平静。他这样做很有效，她终于不哭了，紧紧地抱住了他。

她在用全身心爱他。

她一边爱他，一边流泪，她哭泣着说道：“你为什么要喜欢我？为什么？你不知道女儿楼的女人不可以随便与男人在一起么？你这是毁了我，你这是毁了我啊……”

楚傲以为她是在说她做女儿楼女儿家那贞洁，就不断地用手去安抚她。她一开始还十分羞涩，但慢慢地就变得比他还疯狂了，她变得十分渴欲，变得象一只疯狂的野兽。她象没有了明日，没有了今后，只是疯狂地渴饮这爱泉。

楚傲也沉浸在这爱欲之中。

天马上就要亮了。

他还要与她欢娱，但她止住了他。

她让他坐下，坐在她的怀里。

他的手仍然不闲着。

她神色悲凄，看着他：“我是女儿楼的女儿，你也许听说过女儿楼，但你恐怕不知道女儿楼中的规矩，我要告诉你。女儿楼中的女孩儿一到了年纪，就可以在江湖上走动了，但她们一入江湖，就必须先服下一种痴药，这痴药使女儿不敢动情，一入江湖，她如果动情，便会毒发身死。有了这种痴药，女儿楼的女儿们才会守身如玉。如果她们动了情，就一定会在当夜毒发，她们连第二天的太阳也看不到……”

楚傲惊呆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他再做什么才好。

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他扑过去，抱住失声痛哭的吊铃儿，喊道：“吊铃儿，吊铃儿，这么说是我害死了你，是我害死了你呀……”

吊铃儿凄然一笑：“楚郎，楚郎，我也是喜欢你，我也是喜欢你呀……”

她紧紧地抱住他，象要再也看不到他了。

直至天明，她再也不能与他聚首。

他和她一样，中心欲焚。

他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么？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救出你来，我一定去做，我一定去，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

她凄然一笑，摇摇头道：“这就很好了，你抱着我，让我死在你的怀里，你不知道

我有多快活。我总是在想，我这个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会有人喜欢，如果没有人喜欢我，我是不是白白地生了这么一副容貌？天幸让你喜欢上了我。你不知道，你缠着我时，我的心扑扑乱跳着，在心里怕你碰我，又怕你不来碰我。怕你碰我，是想：千万别让这个男人碰，如果被他碰了，这一辈子就活到了头。但心中又想：碰就碰吧，有这么一个男人碰我，我这一辈子就是死了也值得。就这么我是又怕又盼，怕你又盼你。你明白我的心思么？”

他也流下了热泪。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与吊铃儿这是一夕欢娱，可也是一朝永诀。

他心中哀痛，就热泪长流，他哽咽着，流着泪，抚摸着吊铃儿。他喜欢她，真的很喜欢她。这一夕欢娱，岂不是太短了么？

天真的要大亮了。

他说：“吊铃儿，你等等我，你等我去找女儿楼楼主，她一定要开恩，要救你活下去。你等等我……好不好？”

吊铃儿哭了，她流着泪说道：“楚郎，楚郎，你怎么这样糊涂？

我是你的女人，我已经去日无多，你又何必要浪费时间，不好好对我温存一番？”

楚傲一边流泪，一边同吊铃儿亲热。

这不是亲热，这只是生离死别。

天就亮了。

女孩儿偎依在他的怀里。

她话语轻柔：“楚郎，楚郎，天已经亮了么？”

他眼里噙着泪水，轻轻说道：“天还没亮呢。你好好躺着，听我给你唱一支歌儿，好不好？”

她轻轻地一笑，这笑笑在他的心底。

他就唱：

“天要亮了，

牛羊要出圈了，

你没看见启明星么？

它一点儿一点儿淡了。

这时你见没见到一个女人，

她披散着头发去水井打水。

她那襟怀不掩的样子，

可真叫男人动心啊。

天要亮了，

剑客要出征了，

他那剑上缠了太密的绦穗，

这是女人的丝丝长发啊。……”

女人很舒服地躺在楚傲的怀里。

她愿意这样躺着，虽死无憾。

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上的血好像被人吸干了。她身子哆嗦着，不能自己。

“天亮了么？是不是天要大亮了？”

她声音很弱，除非他俯身去聆听，否则决听不出来。

她已经气息奄奄了。

楚老爷子没讲话，他不知道他说什么才好。

儿子荒唐，但儿子也认真。如果他是一个血性少年，他是不是也会这么做？

关键是他得罪了女儿楼，女儿楼可是不好得罪的。

楚老爷子一言不发，他缓缓地一步一步走出牢房。

他来到女儿楼楼主面前。

女儿楼楼主对他一笑，说道：“不是我对老爷子不敬，而是有些事实在难以说得明白。只好麻烦老爷子自己亲自去牢房一趟，这比什么法儿都好。如今老爷子什么都见到了，也明白了这其中的过节，还是请老爷子自己说说，这件事怎么办才好。”

楚老爷子一叹：“这件事既然已出，就实在没法儿躲过，依楼主看来，这件事该如何办才好？”

女儿楼楼主冷然道：“如要我来说，自然要依我女儿楼的规矩来办，女儿楼的规矩，就是：伤我女儿者伤，死我女儿者死！”

楚老爷子心中一震，他明白这件事实在关系重大，女儿楼楼主这么一说，好像是没有一点转圜的余地，这让他暗暗心惊。

楚老爷子说道：“既是楼主这么说，难道就一点儿余地也没有了么？我想，无论如何，楼主总会卖一点儿面子给雪衣门的。”

女儿楼楼主俏然一笑，说道：“楚老爷子，你想错了，你以为女儿楼是谁？你以为女儿楼会轻易死人而不追究？女儿楼没有别的东西值钱，只有这么几个人。你想让女儿楼白白死人，这恐怕办不到。”

楚白衣傲然道：“你想怎么样，你说好了。”

女儿楼楼主冷冷道：“只要一条，你用你的儿子抵我吊铃儿一命，这样大家两相抵过，便彼此无事。”

楚老爷子大惊，他虽然心中早已思忖过，知道这件事极为棘手，但从未料到会肯定以儿子的一条性命去抵吊铃儿一命。他不由得心中沮丧，他就问道：“依楼主所言，岂不是再也无望了么？”

女儿楼楼主凛然道：“当然，如果楚老爷子实在要保住儿子的命，也不是没有办法的，但想来那样做，也真是委屈了老爷子和你们雪衣派，所以只好不提那法儿，只能以

你公子的命抵我吊铃儿一命了。”

楚老爷子道：“不知楼主那一条计是什么？”

楼主道：“那也容易，只要雪衣派从此归于我女儿楼，这你我就是一家了，吊铃儿之死，我们从此自不再追究。楚老爷子以为如何？”

楚白衣突然哈哈大笑，他傲然道：“好，好，也真就露出了你的狐狸尾巴。说来道去，也不过就是要吞并我们雪衣派。这胃口可真是不小啊。可是不知你这野心是不是能实现，你这美梦是不是能做成？”

女儿楼楼主道：“楚白衣，你以为女儿楼希罕你那个雪衣派？这可是大错而特错了。我们女儿楼在江湖上的地位，你也不是没听说过，我们也不想傲睨江湖，又不想吞并天下的各大门派，之所以跟你楚白衣说这件事，无非是想给你拿一个主意。你不依从，我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楚老爷子一想，儿子尚在人手，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火，他就又坐下，冷冷一问：“如果我同意并入女儿楼，那又如何？”

女儿楼楼主笑道：“为今之计，自然是将雪衣派并入女儿楼为最好。

这样就彼此成为一家，不用再打打杀杀的。如果楚老爷子想明白了这事儿，岂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要怎么办？”

“只要楚老爷子吃下这一丸药，马上就放人。”

女儿楼楼主的手中有一粒大大的药丸。

楚白衣明白，这粒药如果吃下去，今生今世就只好听从这女儿楼摆布了。

他不去接这丸药。

他决心与女儿楼一拚。

女儿楼的动作好快。



转眼之间，女儿楼的人就在大厅中聚集一堂。

她们都怒目而视，看着楚白衣。

楼主一声吐口道：“把那个白面狐狸带上来！”

就带上了白面狐狸楚傲。

楚傲一见老爷子那神气，便知道事儿不妥，他也是江湖之人，明白一旦遇事，躲它不过，就莫如迎上去，怕也是祸，不怕也是祸，莫不如就是一个不怕了。他嘿嘿冷笑道：

“女儿楼，好一个女儿楼，说来好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戕害女孩儿的地狱罢了！你以为是我对吊铃儿用强，却不知是她真心喜欢我！她说别动，就这么抱着我，一直抱着她，我直抱到天亮。她虽然死了，但她很快活，她虽死无憾。哪象你们所说的那样，是我白面狐狸对她用强……”

楚傲侃侃而谈，他说到情急之处，不禁泪流满面。

但女儿楼楼主却不动声色。

她是不是心已冷酷，她是不是对杀人已经司空见惯？

女儿楼决心杀人！

上来了三个女人。

她们手中都握着薄薄的刀。

楚傲冷冷注视着这刀。

楚老爷子一见这阵势，马上飞身而起，直冲向女儿楼楼主。

他想：擒贼先擒王，这是上策。他身子纵飞过去，直扑向女儿楼楼主。

楚白衣明白，女儿楼不好惹，但事已至此，不由他不动手了。

他想：如果他能够把这个女儿楼楼主拿住，就可以把儿子救出来。

但他马上被两个女人当头截住。

楚老爷子知道事儿紧急，所以一上手就用上了狠招。他一出手，就是他在江湖一直

赖以成名的那“雪衣十八沾”。

这“雪衣十八沾”是极为厉害的武功招式，楚老爷子一使出来，更是十分老辣，掌下呼呼风生，人影也飞得极快，使女儿楼中的女人们都无暇关顾。

女儿楼楼主道：“结女儿阵！”

就见这些女儿们进退有据，一个个都有进有退，转眼之间，阵已结成。

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闻名丧胆的女儿阵。

女儿曼吟，女儿吟声不断，也实在动人心魄。

女儿吟声，又柔又暖：

“清清女儿，

无近无亲，

男人要近，

女儿断魂。

为我女儿，

痴迷万分，

心也念情，

无贪无嗔。

女儿心柔，

男儿断肠，

不思不念，

枉生一场。

更有洞房，

为我醉觞，

从此女儿，

不再独往。”

楚老爷子是一个大行家，他马上明白他已经陷入一个极为厉害的阵势之中了。他左突右冲，都没有冲出阵外，他只是处处见到女人，处处见到女人，这女儿楼的女人太多了。

但她们又马上住手了，她们都闪身让开，让楚老爷子走出去。

楚老爷子慢慢走出，他看见了一具尸体。

这是他的儿子的尸体，是白面狐狸楚傲的尸体！

## 第十章 白衣溅血血牵肠

楚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女儿楼会这样不留情面，一出手就杀人，连一点儿情面也不讲。

他看着儿子的尸体，惊呆了，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楚老爷子哽咽道：“女儿楼，女儿楼，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狠心？你们为什么一出手就杀人？为什么？为什么？”

女儿楼楼主粲然一笑道：“楚老爷子何必伤心？我早已告诉过你了，只有你听从女儿楼的差遣，你儿子才会留一条活命。你却不听，我又有什么办法？”

楚老爷子伤心欲绝，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上去抱住儿子的尸体，慢慢走出了女儿楼。

他恍恍惚惚，不知道他走到了哪里。

一匹快马飞向了雪衣门。

雪衣门上上下下都一齐服丧，楚府里里外外一片雪白。

两天后，雪衣门的人都三五一拨儿，从楚府出来，向女儿楼进发了。

楚平带着这些雪衣门弟子，先去拜见楚老爷子，当场又是一场大哭。楚老爷子等众弟子哭罢，就劝他们道：“平儿，你们都起来吧，傲儿一死，不独是她女儿楼轻视我楚白衣，也是她们看不起我们雪衣派。这一口气我们也咽不下去。我想，拚上一个雪衣派全军覆没，也要同这女儿楼争上一个高低……”

楚平哽咽道：“师父的话有理，这回咱们一定同她女儿楼血战到底，决不能让师弟白白死去……”

雪衣派原来就是一身雪白的衣衫，如今又素衣丧服，就更是哀军之征了。

当下决定，由楚平带一些人先出手，然后是老爷子楚白衣带几个人随后，这两批人杀向女儿楼，向女儿楼讨还血债。

女儿楼仍无甚动静，楼前静悄悄的，没什么人在守护。

楚平一振臂，叭地一声就把门震飞了。

这一行人走进了女儿楼。

女儿楼中也有人在，几个女人静静地站在院内。

她们都冷笑着看着楚平这些人。

一个身穿紫色衣衫的女人嘿嘿冷笑：“果然来了，是不是你们雪衣派活得不耐烦了？敢来我们女儿楼讨野火吃，你们的胆子也真是不小。”

楚平冷冷道：“你们女儿楼有什么能为，竟然说杀就杀，杀起人来象割草？这一回你们的好日子到了，你们杀死了我的师弟，我一定要你们偿还血债！”

说罢，他唰地拔剑，一剑刺向这个女人。

紫衣女人却也不慢，她身子一飘，人就向后退了几步。

楚平又仗剑而上。

女人一声冷哼，道：“我好心让你一招，你就该知难而退，你这样咄咄逼人，岂不

是犯了兵家大忌？”

楚平一声长啸，更不说话，仗剑便刺。

女人身子飘忽，在楚平身边来来回回，楚平也摸不到她的武功招数，只好更加小心，一招一式，都绵密细致，不敢托大。

旁边，这几个雪衣派弟子也不甘示弱，都一齐出手，同女儿楼的女人们动起手来。

这是一场好杀！

日上三竿，女儿楼院里变得很宁静。

没了男人的嘶吼，也没了女人的喝斥，这里倒下的是一堆堆尸体。

只剩下了满地的尸体。

楚平遍体鳞伤，他仍牢牢地站着。

他对面是女儿楼的几个女人。

她们的脸上是冷酷的快意。

雪衣派的人都倒在地上，他们的衣服再也不是雪白的衣衫，都染成为一件件血衣。

楚平静静地看着这几个女人。

她们的功夫太好了，雪衣派在她们的手下，只好染血，只好丧命。

就只剩下了一个楚平。

女人的声音很冷漠：“楚平，你还是好好活着，回去告诉你们楚老爷子，就说你们那个雪衣派实在不堪一击，让他早早收拾一下，快点儿滚蛋！要不然，女儿楼说不准哪一天高兴了，打上门去，天下哪还会有一个雪衣派在？”

楚平挣扎着，慢慢挺着，走向这几个女人。

他的声音很艰难：“你以为……女儿楼……会……会……横行一世……这……是……是做梦……”

紫衣女人很是冷酷，她把手中的剑一伸，剑尖慢慢地刺进楚平的胸膛。

楚平怒目圆睁，恨恨地瞪着这紫衫女人。

他嘴角流血，终于坚持不住，身子咚地一声僵仆在地。

从大门外直走进来了一个老人，这老人是雪衣派的掌门人楚白衣。

他一步一步走向这几个女人。

他对眼前的这些尸体竟视而不见，他的步子不大，但一步一步迈得很稳，他双眼不去看地上的尸体，只是注视着这几个女人。

身后是他的另外几个弟子。

他走到了这几个女人面前。

“我要见你们楼主！”

女人嫣然笑道：“楚老爷子，你现在要见我们楼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儿？再说我们楼主那么忙，这会儿咋有功夫见你老人家呢？”

我看你还是别费这心思了，就在这里和我们姐妹几个叙谈叙谈，好不好？”

楚老爷子惨然而笑：“好，好，说得好，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动手？”

女人们傲然道：“楚老爷子还是先动手的好。不然一会儿，老爷子也就没了动手的机会，那岂不是很可惜？”

楚老爷子道：“好！”

这一声好字刚刚吐口，楚白衣便冲了上去。

他的动作极快，不待这几个女人动手，他就递出了几掌，这几掌力道极重，叭叭两声响，便见两个女人身子象纸鹞一样飞了出去。

这两个女人显见是不活了。

楚老爷子心中悲愤，就手下一丝儿也不留情面，他施起“雪衣十八沾”，双掌舞动如飞，却也让这几个女人近身不得。

就从院里又飞出几个女人来。

她们身子飘忽，动作极快，马上站在了楚白衣的面前。

楚老爷子杀得性起，就扬声一啸，吼道：“来吧，来吧，让你们女儿楼的所有人都来，来同我决一死战！”

女人之中，便有人轻轻一叹：“楚老爷子，你这又是何必呢？”

这女人站在楚老爷子面前。

楚老爷子知道，她就是女儿楼楼主。

他凄然道：“我一个好好的雪衣派，转眼之间，就被你杀成这个样子。我同你们女儿楼有不共戴天之仇！”

女儿楼楼主冷哼一声：“那又怎么样？”

楚白衣道：“我要杀了你！”

他竭力一扑，扑向这个女儿楼楼主。

楚白衣这一扑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但他这一击不能成功。

有几个女人挡在了女儿楼楼主面前。

这几个女人又结成了女儿阵。

江湖上人人闻名丧胆的女儿阵。

女人且舞且歌，女人曼吟曼舞：

“清清女儿，

无近无亲，

男人要近，

女儿断魂。

为我女儿，

痴迷万分，

心也念情，  
无贪无嗔。  
女儿心柔，  
男儿断肠，  
不思不念，  
枉生一场。  
更有洞房，  
为我醉觞，  
从此女儿，  
独来独往。”

女儿心柔，便歌吟如水，歌吟如风，让男人痴迷，让男人心醉，让男人恍惚不知身处何地，让男人以为飘飘然恍若仙境。

楚老爷子明白这女儿阵的厉害，就当下运出内力，稳定心神，慢慢运起“雪衣十八沾”，凝神对付这女儿阵。

但他已经步履蹒跚，已经是内力不继。

他左冲右突，也无法冲出阵来。

这时，那几个守在阵外的弟子一见师父危急，便不顾一切，冲入阵来。

但这几个弟子功力太差，不等入阵，便非死即伤。

楚老爷子一个闪失，身子一软，人跌倒在地。

他心中浩然长叹：这一次雪衣门完了，要全军覆没在这里了。

他闭上了双眼，等死。

这时，他听到了女儿楼的女人向女儿楼楼主请示：“楼主，这个楚白衣是杀还是把他监禁起来？”



女儿楼楼主的声音冰冷：“为什么要监禁他？杀死他岂不是更好？”

他听见了剑声，他触到了冰冷的剑尖，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 第十一章 素昧平生的朋友

楚白衣以为他这一次必死。

他并不畏惧死亡。

他在心中哀叹道：可怜一个好好的雪衣派，转眼之间便烟消云散，所有的弟子连同他这个掌门人一起，都被女儿楼杀绝，连一个能留下来报仇雪耻的人也没有。但势已如此，他又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也无回天之力。

他低头受死。

蓦然，只听得一声长啸，就见一个人冲进这女儿阵，他在这阵中如入无人之境，左突右冲，身形极快，转眼间人已经来到了楚白衣的面前。

众女人自然不会容他如此轻易冲入阵中，便有几个女人持剑喝斥道：“什么人，敢擅自闯入我女儿阵中？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这人却朗声大笑道：“好一个女儿阵！真叫人以为好笑了，井底之蛙，却也夸大，真不知道的，却也罢了，如果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群痴狂女人在胡闹，岂不让人笑掉了大牙？”

是什么人，他竟敢如此轻视女儿楼，如此诋毁这女儿阵？

这人是大侠林渊。

众女人都看着林渊，却都不作一语。

如是别人却也是吹牛，这话出自林渊之口，谁又敢不信？

林渊向楚白衣笑，他这笑十分温暖，让楚白衣这一个铮铮硬汉也不禁潸然泪下。

楚白衣凄然道：“你是大侠林渊？”

林渊道：“我是林渊。”

楚白衣心中凄冷，心中一阵阵隐隐作痛，他总想遇大侠林渊，他总想向大侠林渊请教，如今他还真就碰上了林渊，可现在他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了。他能跟大侠林渊说什么？他的家已经破败，他的弟子们也死的死，亡的亡，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却也活得没什么趣味，他只在心中盼着一死，别的念头什么也没有。

楚白衣心中凄苦，就看也不看林渊，闭上了眼睛。

女儿楼楼主见林渊突然出现，心中也是大吃一惊，她在心中忖量道：如果没有林渊出现，要杀死楚白衣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儿了。

可这林渊一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俏笑着说：“不知道这个雪衣派与林大侠有什么关系？也许林大侠又是多管了闲事，是不是？”

她的声音听起来如莺啼鸟啭，十分委婉，让林渊听去，也觉得心中十分受用。

林渊冷冷笑道：“你狂妄杀人，我看不下眼去，有什么不好？”

女儿楼主道：“如果我记得不错，林大侠是来为你那两个朋友报仇的，那两个朋友不是雪衣派的，也不是这个楚白衣……”

林渊沉声道：“不错。”

女儿楼楼主嫣然一笑：“那么一来，林大侠岂不是多管了闲事？”

林大侠自己的事也很多，让林大侠疲于奔波，再分心去管这些杂事，岂不是要使林大侠劳累万分？”

林渊知她是在讥讽自己，在讥讽自己多管闲事，但他心中坦然，就一笑道：“林某的事再多，这一件事也要管，而且是拿定了主意，管定了！”

女儿楼楼主一叹：“林渊，林渊，你就不怕得罪了女儿楼，你就不怕得罪了女儿楼

楼主？”

林渊一愣，她不就是女儿楼楼主么？她为什么要说这话？她是要提醒林渊么？她同林渊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怕处？他同女儿楼楼主也是素昧平生，又有什么顾忌可言？

他沉声道：“你们快快闪开，不然可休怪我得罪了……”

他抱起了楚白衣。

他要做什么，他想抱着这个心神交瘁的楚白衣冲出这天下闻名的女儿阵么？

女儿阵外，又聚集起一群女儿楼的女人们。

她们静静地等待着。只要林渊一动，只要女儿楼楼主一声喝令，她们就会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去阻挡林渊，哪怕她们最后全都躺在地上。

林渊不动，双眼只是凝视着天空。

他在等，他在等待这些女人闪开，等这些女人为他闪出一条路来。

众人不动。

林渊走了。他一步一步走向那些女人，他的步子很慢，但他仍然在走，走得很稳。

女人的剑尖都指着她，一柄柄锋利的宝剑都直逼他身上。

但他仍在走，对这些宝剑视而不见。

女人们不动了，她们被逼得退后了好几步。她们喝斥道：“林渊，别动！你如果再动，身上就是十几个窟窿！”

林渊冷笑，他不为所动，他仍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如果他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有一场血腥之战？

这时，那女儿楼楼主突然大笑：“好，好，果然是好定力，林大侠，女儿楼敬你是一条汉子，这一回就让你了。走！”

女儿楼的女人们都一下子退向一旁，都收起了剑。

林渊无语。他双眼平视前方，抱着楚老爷子，慢慢走出了女儿楼。

日已西沉，象洗褪了一腔英雄热血。

林渊抱着楚白衣，回到了他自己的家。

他身后跟着那几个楚白衣的弟子。他们自从林渊把楚白衣抱在怀里，就紧紧追随其后，却一句话也不讲，只是跟着他走。

林渊就也象没有看见他们一样，只是迈开大步，一直走到他的家中。

他对馨儿一笑，也不说什么，就把楚白衣放在床上。

楚白衣刚刚经受过一场大灾大难，心力交瘁，这会儿正在昏迷之中。

林渊看着他，心中似有万千感慨，他的脸色极是严肃，静静地看着楚白衣。

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在感慨江湖上这日甚一日的嗜杀？他是不是在为雪衣派的血劫而哀伤？

馨儿也知气氛严肃，她悄悄地问：“他受伤了么？伤得重不重？他会不会死？”

她大概从来还没经受过死亡，所以心中畏惧，脸上不由得变了神色，抓住林渊的那一只手也是颤抖不已。

林渊一叹，他哪里能够向馨儿说得明白，雪衣派的掌门人的伤势虽然不重，但他的哀伤并不在他身上，而是在他的心里。

楚白衣缓缓醒来。他看了看林渊，眼光仍然很亮，他在向林渊笑。这笑很是凄伤，是一种让人悲伤欲绝的笑。

他说话了：“你是林渊？”

林渊点了点头。

人人都认得大侠林渊，大侠林渊却不认得他们。

楚白衣应该是一个极爱干净的人，但现在他的长衫上沾满了鲜血和污泥，样子很是狼狈。他是从血水之中爬出来的，拣回了一条命。

楚白衣看着林渊：“你其实用不着救我.....”

林渊明白他的心意，他不说话，也不点头，只是看着楚白衣。

好半天，他才轻轻问了一句：“她们为什么要杀你？”

楚白衣明白，林渊是想知道这件事的原委，想要插手这件事，他摇了摇头，他不愿意让林渊插手这件事，他情愿让雪衣派这深仇大恨埋在心底。

林渊一叹，他明白楚白衣的心思，就不再说什么了。

楚老爷子对林渊道：“林大侠，我们雪衣门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这也怨不得别人，只怪我们的功夫不行，被人杀得血流成河。惨啊，真惨.....”楚老爷子一念至此，便泪水止也止不住，哗哗流淌。他的牙咬得格格响，眼睛瞪得很大，他是不是死也不会瞑目？

林渊看着他，楚老爷子是雪衣派的掌门人，雪衣派在江湖上是一个大门派，转眼之间，就被女儿楼给杀得烟消云散，这也实在是一个悲哀。

楚老爷子就不思念着报仇之事了么？

楚老爷子看着林渊，他说道：“林大侠，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想说什么？江湖上的人一言九鼎，如果楚白衣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儿，那也一定是一件极难办到的大事，他就会办得到么？他就会应允么？

林渊看着楚老爷子，却点了点头。

他答应了。

楚老爷子一叹道：“林渊，林渊，你果然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侠，我一求你，还来不及讲出求你什么事儿，你便一口应允，你难道不怕我以一件强人所难之事去难为你么？”

林渊摇了摇头。

楚老爷子凄然一笑：“我只想请林大侠为我做一件事，我死之后，众弟子无力报仇，却决不会轻易罢手，他们如果去找女儿楼，只不过是白白送命罢了。如果林大侠肯答应

我，在我死后能管束我这些弟子们，不要他们同女儿楼交手，以免白白送死，我就可以放心而去了。”

林渊道：“我当然可以答应你，只是你的伤并不重，完全可以养好的。我虽没有什么本事，但定可以治好楚掌门的病。”

楚白衣笑着摇头。

他不再同林渊讲话了，只是向门外看。

林渊明白他的心思。

为楚老爷子唤来了他那几个弟子。

几个弟子都跪在他的床前。

楚老爷子一见这几个弟子，心中就不由得又是一阵悲楚，他的泪水就又流了出来。

他慢慢说道：“我雪衣派与女儿楼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我仍活着，一定要报这仇。但我活不长了，你们又都功夫平平，如若去找女儿楼，不但报不了仇，反而只会白白送掉了性命。所以我要你们发誓，从今以后，不去找女儿楼报仇，只是专心习武。如果你们谁不答应我，便是背叛师门……”

几个弟子泪流满面，伏地叩头，不愿如此做，他们叩头不止，直至叩出血来。

他们要报仇，师门仇恨不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楚白衣不答应。

他们沉默了。

他们向楚白衣叩头，然后一个跟一个走了出来。

林渊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馨儿的一张小嘴却不愿闲着，她一个劲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为什么要报仇？他们能报得了仇么？女儿楼是不是天下最厉害的？她们为什么要杀雪衣派的人？

林渊道：她们喜欢杀人，喜欢杀那些不听她们话的人，她们愿意天下的人都听她

们的话，那样她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时她们才会心满意足。

馨儿噗哧一笑：那怎么会？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她们哪里会那么如意？

林渊一叹：不如意时，她们便杀人。

馨儿心在抖，她是不是想不明白这些女人为什么要这样杀人？她是不是很憎恶这种屠杀？

他与馨儿看到了那几个弟子，他们从屋内鱼贯而出。

他们之中的一个弟子向林渊行礼：“林大侠，师父有请。”

林渊点点头，他走了进去。

楚老爷子的面色极是平静，他看着林渊，微微一笑：“林大侠一表人才，如果不是逢此大难，真该同林大侠好好叙谈叙谈……”

林渊知他还有话说，就等他吐口。

楚老爷子喘了一口气，说道：“林大侠，我已经不愿再偷生在世了，活着也累，我如今要图一个轻闲，不再理这人间俗事了……”

他语气平和，没有一丝儿激动。

“只有一事儿拜托，就是这几个弟子，麻烦林大侠照顾他们了。”

林渊点头答应。

天已至晚。

只能依稀见到那房舍的影子。

林渊从屋中走出。他慢慢走到这几个弟子面前，轻轻说道：“你们进去吧。”

几个弟子便轻轻走入屋内，不一会儿，屋里便传来了一阵阵哭声。

楚老爷子死了。

林渊坐在石凳上，他凝如石塑。

馨儿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死？”

“因为他太累，人有时活得太累，就不堪其负。”

“他为什么不想报仇？”

“他明白，他报不了仇，他与他的这几个弟子根本斗不过女儿楼的，所以他不让弟子去报仇……”

几个弟子又都慢慢走来。

他们都站在林渊面前。

一个弟子说话了：“林大侠，我们不想累你。我们只想知道，林大侠是不是一定要为长白山赶山人曲亮报仇？是不是一定要为红旗镖局局主宁老先生报仇？”

林渊沉声道：“当然。”

那个弟子道：“好。如果林大侠为这两位报了仇，我雪衣派的深仇大恨也就报了，这也是天假林大侠之手，为我们雪衣派报仇。我在这里代先师谢过林大侠了。”

他一跪在地，另外几个弟子也都跪倒尘埃。他们一齐向林渊施以大礼。

林渊一叹：“你们快起来！”

他上前去扶，但这几个雪衣派弟子已经身子发软，慢慢倒在地上。

他们全都死了！

## 第十二章 女人的心思真难猜

林渊望着雪衣门弟子的尸体，他沉默不语。

他能说些什么？无话可说。

馨儿怯怯地扯着他的衣襟，低声道：“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地活下



去？”

林渊一叹，他明白，这几个弟子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为楚老爷子报仇，根本无法替雪衣派复仇才死去的。但他能和馨儿讲什么，馨儿不会明白这些江湖争杀的，她怎么会懂得这些血腥风波，她怎么会明白江湖险恶？

馨儿流下了热泪。

她喃喃念叨着：“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人和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相处？”

她那善良的心思大概永远也弄不明白江湖上的这些风风雨雨。

林渊和馨儿一起，把楚白衣同他弟子的尸体都埋了，为他们在林中营造了一个大大的坟茔，中间那一座大坟是楚老爷子的，旁边的那几座小小坟茔正是他的弟子们，众弟子象众星拱月一般地护卫着他。

林渊道：“这样，楚老爷子就不会寂寞了……”

他言语之间，似透无限凄伤。

馨儿道：“你为什么这么伤感？如果不愿意在江湖上奔走，你就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对不对？你如果去做点别的，也一定可以做得好，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不可？”

林渊看定她，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这样的话，大侠林渊的声誉如日在中天，谁见了他不肃然起敬，谁见了他不仰慕三分？有谁会向他提起退隐林泉，有谁会劝他放下宝剑，让他成为一个世外之人呢？

如果是别人劝他，就显得那人十分可笑了，这就像是劝天下第一的能工巧匠鲁班放弃他的斧锯。可这话在馨儿的口中说出，却透着十二分的质朴与天真。

林渊无奈地一笑，他已人在江湖，怎么能够退隐林泉，他恐怕这一生一世都得手提三尺怒剑，狂飙直扫奸邪了。

他和她一起往回走。

他神情有些恍惚，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楚白衣的雪衣派一朝覆没，引起了他的无限伤感？

馨儿见他神色不对，就紧紧地拉着他。

这会儿，从林子里传来了一个人的叹息声。

“谁？”一声喝问，马上冲出去了林渊。

眼前有人，这是一个女人。

她是那个吴帆，那个在林渊家中和馨儿见过面的吴帆。

她冷冷地看着林渊：“你.....这几天还好吧？”

她声音冰冷，心中似乎很是凄苦。

吴帆刚刚见到林渊同馨儿亲近，她亲眼见她和他偎依在一起，紧紧地靠着，似有无限甜密，那神情是她与林渊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她心中顿时痛如刀绞，脸色都变了，但依然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看着林渊，极力想掩饰她自己的心境。她笑着，笑得极是快意。

林渊一见这人是吴帆，就没了警戒之心，他冲吴帆笑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你。”

月华之下，更见美人皎容。

馨儿一见吴帆，就心中咚咚乱跳，她想起了那一次她与吴帆在后花园中的对话，心知这一回要糟，如果林渊与吴帆真的谈起那一次，她说的谎话岂不是要被揭穿？如果他和她一同揭穿了她的哪些谎话，他一定会生气。那时，她也就只好自己走开，让吴帆和林渊在一起了。

但吴帆没讲这件事。

她只是向馨儿点了点头，又对林渊说道：“这位姑娘好漂亮啊，你的好朋友么？”

林渊不知女人问话时颇有心机，便答道：“不错，她是我的一個好朋友，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来，你们认识认识，她是吴帆，是天下一剑，人家都这么称她，是因为她的

剑很快，她一出剑，风驰电掣，石破天惊，所以江湖上的人送了她这样一个绰号。”

馨儿一见他这么随意顺便就介绍起吴帆来，便知他二人之间原本就情深谊厚，所以心中就更是打鼓：如果他知道了她对吴帆的那一番胡说，他会不会激怒？

偏偏吴帆就要提这话头，她向林渊说道：“我上一回就见了你的这个小朋友，我早知道她是你的心上人了，好漂亮的女孩子……”

林渊一愣：“什么心上人？”

他还不明白吴帆这话的意思。

吴帆的眼中却汪着一泓清水，她眼中有怅惘，也有怨尤，轻轻一叹道：“你又何必隐瞒？好在这小妹妹已经告诉我了，不然，恐怕我到你们婚仪之时，还不知道，匆匆忙忙的，连贺礼也来不及准备，那可就辜负了你我十几年的交情了。”

她这话语说得极是委婉，好像她是在为林渊与馨儿着想，她一点儿也没有怨尤，也没有失意。

林渊愣了，他大吃一惊。

“谁告诉你的，我要同馨儿……”

吴帆只是看看他，她在笑，笑得很甜，却不知是笑在心里还是笑在脸上。

馨儿心在跳，跳得很厉害，她知道她那谎话被揭穿了，她不知道林渊会怎么样，但心里明白不妙，就抢着说道：“咦，这就怪了。想当初那天我寻死觅活的，不是你劝阻了我，说你可以娶我么？”

林渊惊呆了，他是讲过这句话，但她只是一个孩子，他说那话时只是想劝她好好活下去，并没想到她真会认真。

他轻轻一叹：“馨儿，那一句话，你也当真了么？”

馨儿却一脸天真：“为什么不当真？天下人谁能嫁给大侠林渊，谁不得快活死了，为什么不当真？谁又不知道，林大侠是天下第一信人，从来就是说话算数，一言九鼎的

人，我不相信林大侠，再去相信谁去？”

林渊心中愕然，他只以为馨儿尚小，所以才说出那么一句来，谁知道她竟然把这一句话当了真？

他说道：“馨儿，别胡闹，你还小，怎么能嫁人？”

馨儿却脸皮不薄，她老着脸皮，竟能一笑：“林渊，我就要嫁你了，这件事我想来想去，就只好嫁你了，如今这世上没几个好男人，你好歹算是一个大侠，总比别人强那么一点点儿，所以我只好嫁你了。

吴姐姐，你看我嫁给他好不好？”

吴帆道：“好，好，怎么不好？”

林渊看定馨儿，象看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

馨儿却老着脸皮，向林渊笑：“其实，我也不小了，你说是不是啊？你可以再好好看看我，你看看我，看仔细些，你就会明白，我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她风情万种地在林渊面前转了一圈儿。

她竟然也会向林渊递眼神，那神情，象她是林渊多年的老朋友。

林渊除了吃惊，还会有什么表示？

她又盈盈而笑：“其实呢，女孩子小还是不小，可根本不能从年纪上看的，这一点哪，恐怕说了你也不懂……我妈妈嫁给我爹那时，她只有十五岁。”

吴帆突然问道：“不知道你今年几岁了？”

馨儿蓦地一脸羞涩，她象一个忸怩的大姑娘，低头去揉衣角：“我今年已经十六岁了。”

吴帆看着馨儿，慢慢说道：“果然不小了，不用馨儿你自己说，谁也看得出你已经不小了。”

她慢慢转身走去。

林渊虽说是个男人，却不明白这些女孩儿家的心事，他见吴帆不告而别，心中吃惊，就要追上去，但馨儿恰恰在这时扯住了他的衣角，使他慢了一步。及至他赶到林边，吴帆已经是人影杳然。

林渊很是生气，他气这个馨儿，她为什么要这么胡说八道？她是存心要气他？还是要把吴帆逼走？

他回来，正见馨儿坐在椅子上喝茶。她鼓足了腮，用劲儿吹，想让那滚烫的茶凉一凉。

她那样子像是行若无事。

林渊很是生气，除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还有谁能管得了他林渊的闲事？

馨儿脸上笑靥如花，她嘻嘻笑着说：“林大哥，你快来喝茶吧，我刚刚给你沏好的……”

林渊如果不是刚刚被她气得要命，自然要快快活活地过来同她一起喝茶，但这会儿林渊正在气头上，就理也不理她，走到一边去坐。

她却心中明镜地知道他是在生她的气，却假作不知，走上来，递与他那一杯茶，说道：“说了半天话，渴也渴坏了。”

林渊不接她这茶，只是看着她：“你为什么要对她说谎话？你对人说谎是为了什么？她是我多年的朋友，你这么一说，她与我再不来往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馨儿惊讶道：“不对吧？她既然你多年的好朋友，可决不会为了我这几句玩笑话就不同你交朋友了。能这么轻易就绝交，还算什么好朋友？再说呢，你是大侠林渊，一般人与你也交不上朋友，能与你交朋友的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这么容易就舍你而去，将来危难之时她又会对你怎么样？”

她侃侃而谈，又讲得象颇有道理。

林渊语塞了，他被这个小丫头讲得无话可说。

林渊叹了一口气。他决心不同这个小丫头讲这些伤脑筋的事儿。

但他想不讲，这个小丫头却非讲不可。

她笑嘻嘻地凑近林渊：“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如果你真的喜欢上她了呢，你也就别不好意思。你要是不好意思去说呢，就由我去说。

我保管为你把这件事办好，你看好不好？”

林渊看着她，不知道她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么说，你不要嫁给我了？”

她装模作样地叹气：“为什么不嫁你？我要嫁给你这件事你再也不用提了，这件事已经成了定局，不用老是说它了。现在要说的是这个吴帆，这个象你一样又有功夫又有才貌的天下一剑，你如果喜欢上她了，就同我讲一声，我可不是嫉妒的人，我去同她说，你看好不好？”

她那神气很是正经，像是在同林渊商量大事。

林渊气坏了。

“你别再胡扯了好不好？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你才是一个小丫头片子，一个不足十六岁的小丫头片子，你怎么说起结婚的事儿来竟一点儿也不脸红？你胡扯些什么？”

她也竟然生气了：“你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那一点鬼心眼儿，你当初冒充大侠，说你要娶我，你以为我是六十岁的老太婆，耳聋眼花了，没听见你当时胡说了些什么？你说你要娶我，对不对？你……你……你救了我，可你也碰了我……”

她在流泪，她的泪水也快。

林渊道：“馨儿，我救了你，但我只是把你抱回了我的家，我没碰你……”

她仍在流泪：“你抱也抱了，你救也救了，为什么还说你没碰人家？你那不算是碰，还怎么算是碰了……”

林渊突然明白，他同这个小姑娘讲不清楚。

他看着馨儿：“馨儿，馨儿，你为什么要跟我？”

馨儿的眼光突然亮了起来，她睁圆了眼睛，瞪瞪看林渊：“我就是看中你了，你又想怎么样？你想不要我么？”

林渊笑了，他笑，他终于碰上了一个硬丫头，看她那样儿好像要把他活活吞吃了。他这笑十足是苦笑。

## 第十三章 热血复仇人

林渊不讲话。

他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虽然有馨儿在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但他就只是不讲话，不同馨儿说一句话。

他只是看着远处，那儿是女儿楼所在。

他的神情很是忧郁。

馨儿也不敢同他说话，怕的是没头没脑的就挨他一顿训斥，闹上个灰头戡脸的，岂不是自找没趣？

他这一天终于讲话了，他不看馨儿，只是说道：“我要去外面一趟，你自己在家里，等我。多则三天五天，少则一天两天，我就会回来的。你要是闷了，就去外面走一走。好在我很快就会回来，你也不必担忧。”

他可能是心里仍然有气，就讲话时瞧也不瞧馨儿，只是看着眼前窗外那飘飘飞雪。

馨儿怯怯地问：“你要去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她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耳语。

林渊道：“我去办我的事，这事儿与你无关，你就不必知道了。”

馨儿低下了头，咬紧了嘴唇，她像是要哭，但又不敢哭出声来，就只好赶紧低头，

绯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

她连连点头。

林渊就慢慢走出门去。

北国好大雪！

漫漫飘絮，洋洋洒洒铺一地银白，到处是冰雪世界。

林渊走出家门，迎头吹来一阵阵凛冽寒风，吹得他心神为之一爽，他走在雪地里，情不自禁运起轻功，踏雪无痕，疾飞如隼。

他直直在雪面上滑，人如一片飘絮，飘飘摇摇，在雪地上根本就不着一痕迹。

“好轻功！”

有人地他身后赞了一句。

那人也是一身好俊功夫，人在他身后疾走，却一步也拉他不下，而且那人身子飘忽，跟随在他身后，却没有一丁点儿声音。

林渊心中也自赞叹，他竟也有了好胜之心，要与这个陌生人当场较量一番，他猛然一声长啸，身子轻轻一转，在雪地上打了一个旋儿后，就疾速而飞，人去似箭。

他耳边呼呼风生，象掠飞而去的大鸟，不知身子还有没有重量了。

他已经来到了女儿楼外。

他猛然一趁，人就停在了女儿楼楼外。

他这时才回头去找那个同他竞较轻功的人。那人当然不能同大侠林渊较量，他已经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那人飘飘摇摇，踏雪而来。

他竟然惊呆了，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女人，一个很瘦很瘦的艳丽女人。

林渊十分敬佩这个身怀奇异武功的女人。

她年纪也不大，眉头紧锁，双眉却淡，象含远山，她身穿一身雪白衣服，佩一柄古



鞘长剑，她婷婷玉立，人十分俊逸潇洒，站在林渊面前。

她是谁？

她冷冷看着林渊，突然一叹：“人家都说大侠林渊功夫极佳，尤其是轻功更好。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闻名啊。”

林渊一愣，他自出道江湖，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当面贬斥过。

他心中虽是惊诧，却也不好说什么，他不能为他自己辩解，也不能说这女孩儿话语尖刻，他只好微微一笑，置之不理。

这女孩儿本以为他会讲话，但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出声，心中以为他十分倨傲，对她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就冷笑了一声，不再管顾他，一个人昂然走向女儿楼。

她是一个女人，她去女儿楼做什么？

林渊不知她想做什么，他正好也要去女儿楼，就紧随其后，同这女孩儿一起，进了女儿楼内。

女儿楼永远是那么热闹，有这样的享乐之处，男人们怎么会不来？

有男人在搂着女孩儿，一点点喂她杯中的酒。她呢喃俏笑，就着男人的手去渴饮，男人们心早就化了，化在这女儿楼的女人身上，已经软绵绵，轻飘飘，不知今宵何处了。

还有的男人也会附庸风雅，摇头晃脑，象在吟诗，但他不同于人家那名家风度，多半是吟些半通不通的狗屁文字，却摇头晃脑，自以为是呢。

也有人在静静地聆琴，但也看得出，他那醉翁之意不在琴，而在人家女儿那纤纤素手上，在人家女儿那柔软酥胸上。

林渊在这女孩儿身后，进了女儿楼的花厅。

仍然是那个大大的有一面墙壁的花厅。

就又有一个人笑吟吟的女孩儿从内室走出来，站在他两个人面前。

她就是那个黑无常想选她做自己的老婆的有七成大力金刚指功夫的兰花姑娘。

兰花俏然一笑：“不知两位要怎样玩？吩咐一下，我自然会叫人来服侍二位。”

她笑语嫣然，对二人极是和气。

她大概从来没见过女人也来这女儿楼找乐子的，她本该对这个女孩儿来女儿楼十分惊异，但她却不动声色，象这件事极为平常，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她不是见多识广，就是有极深的定力。

林渊还没讲话，这女孩儿就冷冷道：“我要见你们女儿楼的楼主。”

这兰花笑道：“姑娘要什么，尽管吩咐就是了，我让人依姑娘的主意去办，一定可以办好，让姑娘满意。楼主身子不爽，这阵子不能见客，还望姑娘见谅才好。”

女孩儿脸色一沉，说道：“如果楼主不出来，可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她手一抖，这柄剑就从剑鞘中跳了出来。

她拔剑的速度很快。

她凝视着这柄剑，剑尖闪光，却又闪烁不定，象要泻一地银白，这的确是一柄好剑。

兰花笑了，显然她并不畏惧这姑娘的宝剑，她自忖有七成大力金刚指的功夫，在江湖上自然是少有敌手，她为什么要怕这个狂妄的女孩儿？

她讥讽地笑道：“哎哟，怎么姑娘在这里弄起剑来了？姑娘不知道么，来这里的多是男人，他们来这里，多半是为了寻找开心与快活的，他们本来有气，可一进了女儿楼，那些郁闷可全都烟消云散了。谁在这儿找不自在？这儿可从来没人耍刀弄剑的，姑娘别弄这玩艺儿了，别弄得我心跳不止啊……”

她这话儿惊慌，可她这人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惊慌。

姑娘把剑抵在兰花的脖颈上。

“说！楼主在哪里？”

兰花死在须臾，她却没有任何一丁点儿的畏惧，她凝视着姑娘，慢慢说道：“我可以再告诉你一遍，楼主她身子不爽，不会出来见你的。”

兰花的神色很是平静，象根本就没看到眼前这柄可以使她马上毙命的宝剑。

这姑娘也不是凡人，她见这兰花对眼前的宝剑竟能熟视无睹，心中便明白她遇上了高手，她说道：“果然厉害，怪不得女儿楼气势这么大，原来还有你这样的人物……”

兰花竟然一笑置之。

姑娘的剑却也不收回，她冷冷说道：“不管你女儿楼有多大本事，我只是要见你们楼主，如果我数到三，她还不出来，我就杀死你！”

她高声数道：“一……二……三！”

兰花不动，她是不是根本就不畏惧她脖颈上的这一柄冷冰冰的宝剑？

姑娘却不手软，她念完这个三，马上出手！

兰花仍然不动。她是不是在等死？

姑娘的剑没刺出去。

是大侠林渊伸出了手。

他只递出了两根手指。

这两根手指挟住了姑娘的剑。

姑娘想挣脱，这剑却象深深地刺进了石壁之中，兀然不动。

姑娘的脸挣得通红，她气得眼泪在眼中闪，她大声吼道：“林渊，你马上放手，不然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林渊只是看着她，笑一笑，说道：“姑娘要找女儿楼主，就找楼主好了，又何必乱杀无辜？”

姑娘拚命挣脱，也挣不开，她脸色绯红，人也怒极了，她对林渊吼道：“林渊，你放手……”

兰花却冰雪聪明，她见林渊为自己出手，就感激地冲他一笑，轻轻向后一退，人已经闪至一边。

林渊就放开了手。

姑娘这一番受辱不小，她的泪水在眼眶里转，她的声音哽咽着，她心中似有无限委屈。

“你……你……你算是女儿楼的什么人？你……你为什么要帮她们？她们在江湖上杀人如麻，肆虐猖獗，你为什么还要帮她们？你莫不是看中了她们女儿楼的女人？你是不是看上了她们的楼主，想做人家的东床快婿？”

她这一番话说得气极败坏，好像不是从她口中说出，而是厉声吼喊出来的。

“做东床快婿有什么不好？”

这声音既温柔又亲切，让人以为是一个极和蔼可亲的人在轻轻絮语。

林渊不用回头，他知道来人是谁了。

姑娘却很吃惊，她不知来人已经站在她的身后，显见来人的功夫比她要高出许多。

她马上回头。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被女人百般挑剔也找不出什么毛病的女人。

但她仍蒙着面纱。

蒙着面纱的女人比别的女人更可能漂亮。因为你无论怎样看，她的身材，她的风韵，她的举止都是无可挑剔的。

姑娘道：“你就是这女儿楼的楼主？”

“不错。你是谁，你来女儿楼做什么？你是不是听说过，女儿楼只是男人的快乐窝？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女孩儿到这里来可不那么好玩……”

姑娘紧咬着银牙，双眼瞪着女儿楼楼主，她恨不能把这个女人吞吃进她的肚里去。她的声音冰冷：“我是楚瑶。”

楚瑶？她是雪衣派的什么人，她与雪衣派的掌门人楚白衣有什么关系？

女儿楼楼主道：“对了，久听楚白衣有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原来就是你？你来女

儿楼做什么？如果你现在转身走开，还来得及，不然一会儿想走也走不了啦。”

楚瑶凄声道：“女儿楼，女儿楼，你们杀我父兄，害我雪衣派一门覆灭，今天不还我一个公道，小心你女儿楼溅血！”

女儿楼楼主冷冷道：“好，女儿楼在江湖上真是越混越不济了，竟然连你这么一个小女孩儿也能打上门来寻衅。不让你见识见识女儿楼的绝世武功，你怎么会死心？”

女儿楼楼主身后的女人走了出来，这是那个在大厅上接待来去宾客的兰花姑娘。

兰花姑娘不动声色，她只是慢慢走到姑娘面前，她静静看着姑娘，不讲话，等她出手。

姑娘手却不怯，她怒声一叱，剑随人出，直扑向兰花。

兰花不动，她等姑娘的宝剑来到眼前，就轻轻出手去拿，手疾眼快，直抓她这一柄剑。

姑娘也知道她如此出手，必然有仗恃之处，就不敢托大，这一柄剑走得轻，走得急，却一丝一毫也不敢大意。她让剑走中宫，出剑极疾，使兰花无从抓握，这样与兰花斗上了三十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负。

楚瑶与兰花边斗边是吃惊，她原以为她一入女儿楼，就会快意恩仇，与她们有一场好杀，就是拚得个一死，也会闹她一个鱼死网破的。但谁知她来这里，连与女儿楼楼主交手的机会都没有，只是一个小小的丫头，就足以能够对付她了，这让她不由得又是气沮，又是伤心。

她决心拚得一死，父兄已死，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了无生趣，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她一剑狠似一剑，剑剑要与兰花拚命。

林渊在一边看她与兰花鏖战，心中在叹，如果不是有这么一股狠劲，她早已经落败了。

女儿楼楼主却突然长啸一声。

这是女人的清啸，绵软但悠长。这一声长啸甫出，更让楚瑶心惊不已，她明白她是想错了，单凭她自己的功力，无论如何，她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她今天在这里同女儿楼交手，情形十分险恶。

听得女儿楼楼主一声清啸，兰花脸上马上变了颜色，她身子一闪，人向旁侧一飘，便飘飞起来，在空中无凭无依，向楚瑶进击。

兰花的动作很快。

林渊知道，楚瑶马上就要遇险了，他突然长身而起，人飞飘入阵中。

他已经站在了楚瑶的面前。

他对楚瑶道：“姑娘请走开，让我来同这位女儿楼的好手斗上一斗。”

他本以为楚瑶在情急之中，会十分高兴他的出手，会因为他与她并肩而立感到高兴，但不料她突然向他出手，一抬手，就把他一掌击出阵外。

恰恰在这时，兰花出手了！

她的手很快，一掌就印在了楚瑶的前胸上。

楚瑶象一只纸鸢一样飞出了阵外。

林渊马上接住了她。

她嘴角流血，人已经被打成重伤。

她手中的剑已经要握不住了，但她仍挣扎着要起身，要再去同女儿楼的女人们斗。

林渊道：“楚姑娘，你已经不能再与她们交手了，你的伤挺重，我们走吧。”

但他与她也许再也走不出去了，因为女儿楼的女人们都静静地站在他面前，人人手中皆有刀剑，都凝视着林渊，等待着。

只要楼主一声号令，她们会粉身碎骨也毫不犹豫，一个个拚死也要截下林渊。

林渊如果是一个人，真就会象李白那首《侠客行》所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他如今是抱着一个已经受了重伤的女人又处于这些柔弱女子之中，他怎么能出手杀

人，怎么能象割草一般杀这些女人？

他心中有一点儿迟疑。

女儿楼主象已经窥知了他的心事，便冷冷道：“林大侠是侠义中人，自然是以苍生为重，不肯妄杀无辜，这是一些粉装玉琢的女儿家，想林大侠一定会怜香惜玉，不舍得杀她们的。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林渊一叹：“我从不轻易杀人，但你要我不杀别人，等着让别人杀我，林某可就不能那么呆傻了。人只有这一条命，我的这条命还要留着做些事儿，总不能就扔在这里。”

他慢慢走向这些女人。

女儿楼的女人们虽然手中有刀有剑，但她们心里却一点把握也没有，她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名闻天下的天下第一高手大侠林渊。

林渊的眼睛眯得很细，他的眼睛一眯起来，就是他要看见血腥，他要动手制成血腥。

## 第十四章 药毒不死人

女儿楼的女人们决心同林渊拚死一战。

她们没一个人肯做一步退让，全都一齐向前走。她们的步子很慢，因为她们明白，只要走近大侠林渊，就是走近了死亡。

她们没有一个人畏惧死亡。

林渊看着她们。如果势不得已，他只好出手，那时他也不知道他会杀死几个女人，他也不明白他会怎么做。

但他决不能让这些女人们杀死楚瑶。他决心不让她们把这个楚家的最后一个人杀死，即使她们杀死他林渊，也无法轻易伤害楚瑶。

他决心已定。

林渊突然曼声长吟，他随口吟诵的是杜牧的那一首小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他每逢吟咏小杜这一首诗，心中便生出无限感慨，悲叹人生之逝，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便已经是十年百载。人之一生，也如蜉蝣，瞬间便一切皆去。每念及此，他杀人时还可稍稍豁达，不至于太是痛苦。否则，他动手杀人时，竟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样杀下去，不用别人来杀他，他自己也会狂乱，经受不住这血腥。

他慢慢走向女儿楼楼主。他要一击成功，一出手就要制住这个女儿楼楼主，否则必然会变得十分被动。

这将是一场恶战！

兰花站在林渊的面前。他一点也不小视这个女孩儿。她擅使大力金刚指，是一个武功十分厉害的人，他面前的这些纤弱女子很可能一个个都身怀绝世奇功。

他要对兰花出手了！

女儿楼恐怕从来还没对任何一个对手这般重视，她们走出三五十人，都静静地等待着，等着与林渊决一死战。

看这架势，他不杀尽这些倔强女人，她们决不会罢休。

林渊在心中浩然长叹：这些女人偏偏要同男人舞刀弄剑，她们难道真就不畏死么？她们难道就真那么情愿去死？

林渊的手慢慢伸了出去。

他这一只手没什么古怪之处，手伸出去，似向兰花打一下招呼，但兰花也是识家，



她对着林渊这一只手，愣了一愣，明白了林渊的功夫确是深不可测。他只是这样漫不经心地伸出手去，就藏有许许多多的变化，好像兰花无论如何出手，都在他的掌力之下，兰花一迟疑，只好向后生生地退了几步。

兰花这一退，也就退出来她的好胜之心，她又一用力，身子向前疾飞，直扑向林渊。

林渊不动，他的那一只手已经变势，变成了一根食指点向兰花。

兰花的脸色一变，她知道这一指的厉害。

江湖上人传：不怕林渊发怒，就怕林渊眯眼；不怕林渊出剑，就怕食指轻点。林渊这是指剑，这是指刀，也可能就是一股极强的内力逼向对方，让对方不能抵挡。

兰花只犹豫了一瞬，但这一瞬已经足以致命。

女儿楼的女人们已经发出一阵尖叫。

兰花必死！

蓦然，有一个人冲来，一出手，将兰花甩至一边。

林渊定睛一看，这人是那个女儿楼楼主。

她突然神色也变了，人变得十分和气，也冲林渊嘻嘻而笑：“我告诉你，我突然改了主意了，不想让你死。天下就你这么个有趣点儿的男人，你要是死了，这世上该有多么寂寞？我改了主意，不想让你死，就是为的这世上总还得有一个好男人是不是？没了一个好男人，女人还怎么能可爱？女人都不可爱了，这世界是不是就再也没救了？林渊，你走吧，好好保重，千万别让女人对你失望才好。”

林渊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改变主意，他只知道，如果她今日乘机发难，恐怕他与楚瑶都得死在这里。

林渊一笑，说道：“好，好，难得女儿楼楼主慈心，那林渊也该真心做一个磊落男儿，好不令楼主失望才是。”

楼主也嫣然而笑：“我失望倒是没有什么，林大侠千万别让别人失望才行。”

林渊一愣，不知她意中是指谁，但人处这重围之中，就也没机会去想那许多。他向女儿楼楼主一揖道：“告辞！”

林渊慢慢走出女儿阵。

馨儿是在客房里等他的，一见他从外边回来，就满面笑容，迎上前来，她那眼神中有依偎，有盼望，也有话语。她急急地走上来，说道：“你咋去了这么长时间哪，人家都足足数了几千个数了，也不见你回来，可真是急死人了。”

她突然不讲话了，她看见了林渊怀里抱着的楚瑶。

“她是谁？”

“她就是雪衣派的掌门人楚老爷子的女儿，她叫楚瑶。”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她望着林渊：“你从哪儿把她拣来的？”

他看了她一眼，心中也怪她说话阴阳怪气的，就没理她。

她嘟嘟囔囔道：“怪不得哟，我以为大侠林渊一大早匆匆忙忙就出门去了，是做什么去了呢？原来是忙着行侠仗义，做这好事去了，也不知道这世上会有多少个姑娘有急难，需要大侠仗义去救？可惜呀可惜，这世上有那么多姑娘等着人去救，可大侠只有一个，你忙来忙去的，岂不是要累也累得吐血？这不好，这可不好，要想一个好办法出来，让大侠既不累，又能把这些漂亮姑娘救出来，这才行……”

她独一个人坐在那里，念念叨叨的，一个劲地自言自语。

林渊不理她，他心中也是有气，她为什么不来帮他，却坐在一边说风凉话？

他把楚瑶放在了床上。

楚瑶仍是昏迷，她嘴角流血，人昏迷不醒。

林渊知道，她中兰花那一掌颇有力道，如不马上救治，她肯定有生命之忧。

但他是男人，他无法去为楚瑶解衣治伤。

他就对馨儿说道：“馨儿，你别唠叨了好不好？你能不能帮帮我，替我为楚瑶治治

伤，行不行？”

馨儿嘟着嘴，心中显然是不大情愿，但她见林渊张口求她，那神色又是极为焦急，就答应了。

她的手很是熟练，她解开楚瑶的上衣，也不由得吃了一惊：她胸前乳下，已经有一片淤血，而且这淤血之处有一点点变色，发黑，又有一点发亮，显然兰花那一掌不光是内力精湛，而且有毒。

她说道：“她中的是毒掌，怎么办？”

林渊远远站着，不知道楚瑶的伤势究竟怎样，他就问：“伤得厉害么？”

馨儿懒懒地说：“你尽管放心，她不会死的。你好不容易把她从女儿楼救回来，她怎么会死？她要是死了，岂不是白白费了你林大侠的一片心思？”

馨儿告诉林渊，她虽然武功不行，但她自幼就跟奶奶学了些医道，想来救治这个楚姑娘大约没什么问题，让林渊尽管放心好了。果然她很是熟练，很快就为楚瑶包扎好伤，又为她服下了解药。她做完了这些，就拍拍手道：“好了，如今她已经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了。待一会儿她如果醒了，你就可以对她温存一番了。”

她这话让林渊听来觉得很是刺耳，但他又不好向馨儿发作，只好狠狠地瞪她一眼，转身走了出去。

晚上，楚瑶醒了。

她四外看看，不知这是哪里，这不像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屋里很是洁净，但没有什么装饰，只在墙上挂了一柄剑。地上有一桌一椅，还有一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株怒放的寒梅。

这是哪里？

有人说话了，说话的是一个女孩儿，她盈盈笑着：“你醒了？好了，你可又活过来了。看你刚才那样子，咬牙切齿的，好像还在跟谁拚命呢。”

这是哪里，这个女孩儿又是谁？

女孩儿像是正在恰好心境的时候，她打扮得很是经心，那样子也象春日浴荷，十分清爽。她的头发梳成了一个高髻，把她那细细的脖颈、长而清秀的脸儿都衬得十分显明，显见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楚瑶声音还是很无力，她轻轻问道：“这是哪里？”

她抿嘴一笑：“这是大侠林渊的家。他救了你，你不知道大侠林渊是专门爱救人急难的大好人么？他尤其喜欢救女孩子。”

楚瑶不明白这个女孩儿是谁，听她这口气，她是林渊的最亲近的人了，如果不是林渊的姐姐，就是林渊的妹妹。她同她的哥哥楚傲说话时就是这样大大咧咧，毫不在乎的。

她一定是林渊的妹妹。

她想起了她的剑。她四外寻找，她的剑在哪儿，她决不能丢了她的那一柄宝剑。

馨儿却鬼一般聪明，她说道：“你是不是在找你的剑？我把它放在床头了。你一伸手就可以抓到。”

楚瑶摸到的她的剑。

她仍觉得浑身无力，她闭上了眼睛，轻轻说：“谢谢你，小妹妹，谢谢你救了我。”

林渊走了进来。

馨儿一见他进来，便心中不是滋味，她笑着说道：“你是不是很惦记着楚姑娘啊，这么一会儿一趟的？”

林渊却知道她的脾气，不答理她，只是冲楚瑶笑一笑，问道：

“楚姑娘好些了么？”

楚瑶见他笑着问她，就低下了头，轻轻说道：“多谢你救了我……”

林渊笑了一笑，没讲话。

他一回头，不见了馨儿。

馨儿去哪儿去了？

他与楚瑶两个人默然相对，两个人无话可说。

楚瑶自幼就是一个极腼腆的女孩儿，如今面对一个男人，就更是连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林渊虽说很是潇洒，但一则这女孩儿是生人，再则又有馨儿那酸酸叽叽的闲话在一边总是扯着，他就不由得与楚瑶很是生疏。

两个人无话，林渊只好告退，走出这屋子。

他看见了馨儿，她正坐在那里生气。

林渊凑上去同馨儿讲话：“馨儿，你在这里做什么？”

馨儿的话语冷冰冰：“我有什么好干的呀？哪象人家，有人关心，嘘寒问暖的，多快活？楚姑娘好些了么？你听听，说得多亲热啊，再近便也没有了。对不对？楚姑娘长，楚姑娘短的，真叫人肉麻……”

林渊厉声一喝：“馨儿，你别胡说！”

她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跑：“好，好，去关心你的楚姑娘吧，你何必来惹我？”

馨儿跑了。

林渊是大侠，他自从与馨儿在一起之后，觉得人生也有乐趣，馨儿脾气颇有些古怪，又很是任性，他事事处处让她，有时吵吵嚷嚷，一会儿又是笑又是歌，一会儿又是生气又是落泪，这日子也颇不寂寞。

可他有时也颇烦恼，一个调皮任性的女孩子，一旦发作，他拿她没有一点儿办法。

连治了十几天，本来楚瑶的病已经该好了，但她仍然是卧床不起，而且颇有些病势更重的样子。

林渊无奈，只好亲自来为楚瑶看病。

他替楚瑶一把脉，不由得大吃一惊。

楚瑶不仅没好，她身中的毒反而更加重了。

他为楚瑶弄好了药，亲手服侍她吃下去，然后让她躺下，告诉她道：如果今后不是他来喂她吃药，她千万不要吃。

楚瑶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只是忽闪着大眼睛，点了点头。

她那意思也明白，她一切都听林渊的。

馨儿站在外边，她立在风中，看雪。

林渊走到了她身边。

“你为什么要给她下毒？”

馨儿看着他，她用力抿着嘴：“你管不着。你心疼了是不是？你心疼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给她弄药？你可以亲手喂她，可以为她做一切事呀，你可以在夜半三更为她好好掖掖被子，你可以为她洗衣服，为她梳头，替她消愁解闷儿，给她讲讲笑话什么的，日久天长，何愁好事不谐？”

她已经是一阵哽咽。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她悲伤难抑。

她哭着，跑了。

只剩下了林渊一个人。

他本来很是气愤，想找馨儿好好斥责她一顿，她太能胡闹了，竟然把人命当成儿戏，这是大事，怎么可以这样胡闹？但他一找到了馨儿，就是这么一顿吵，又是一个不欢而散。他又有什么办法？

## 第十五章 馨儿走了

林渊天天照顾楚瑶，很是细心，为她弄药，为她端水弄饭。

楚瑶只是不言语，她默默地看着林渊，让他照料她。

馨儿有时只是在一边看着，她看着楚瑶时那目光很是特别。

她是不是很生气？她是不是很嫉妒楚瑶？

林渊不理她，他怕她再生气，再来纠缠他。

但奇怪的是，馨儿不再讲话了，她甚至连一句话也不同林渊说。

林渊问：“馨儿，你说，楚姑娘是不是好一点儿了？你看她的气色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

馨儿只是盯着楚瑶看，她那眼神中有哀伤，也有沉沉的忧郁。

但她一句话也不说。

楚瑶很是精明，她见林渊有些尴尬，就笑笑道：“多亏了你和小妹妹，不然我这一回就死定了。”

馨儿突然说话了：“你怎么会死，有林大侠为你治伤，有这么好的人照料你，你怎么死得了？要是我，快活也快活得不行，怎么会想起来死？”

楚瑶被她一顿抢白，马上脸色绯红。她是一个女孩子，人又腼腆羞涩，被人一抢白，竟然抬不起头来了。

林渊一见，就有些不忍心，他向馨儿笑道：“馨儿，楚姑娘这么老实，你又何必欺负她？”

馨儿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好，好，都是你们好，都是我不好，这总行了吧？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

她悲声难抑，人冲出了屋外。

楚瑶一叹道：“林大侠，都是我不好，我来这里，累得你兄妹不和，给你添了许多烦恼。”

林渊沉声道：“楚姑娘不必介意，她就是这个样子，时间一长，你会习惯的。我可

以告诉你，馨儿并不是我的妹妹，她也同你一样，是我从外边救回来的，她的一家都被女儿楼的人给杀死了，所以她性情大变。你不必怪罪她。”

楚瑶望着林渊，心中很是吃惊，原来她不是林渊的妹妹，怪不得她会这样。她轻轻说道：“我明白了……”

她明白了什么？她听说馨儿不是林渊的妹妹，她的心中是如释重负，还是暗暗高兴？

林渊走出来，他去找馨儿。

他总是把馨儿当成孩子，无论她怎样吵闹，无论她弄出什么恶作剧，他都是当时很是生气，过后一想，便是又生气又好笑。他想，从来没有人可以让他这样伤心费神，也从来没有人让他这样操心过。

但他还是喜欢馨儿。

他没找到馨儿，她不知又去了哪里。

“馨儿，馨儿！”

她屋里没人。

他在屋子里找到了一张纸条。

“我走了，省得你生气，至于我去了哪里，想必你也会知道，我要去报仇，去找女儿楼的人报仇。我一家人都被她们杀死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你是大侠，你得为天下的人操心，你为我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女孩儿操心费神，那也不值得。人家会说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正经事儿。我去女儿楼，是死是活你就不用管了，再说你也管不了这么多……馨儿手笔”馨儿走了。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片纸，有些发呆，馨儿走了，他与馨儿之间难道就剩下了这么一片纸么？

馨儿一走，这屋子显得格外空荡。



没了她的笑声，没了她那恶作剧，一切都仍然是那么沉闷，那么有条不紊，他仍然是早出晚归，每日为别人操劳不已。没了馨儿的笑声，没了馨儿的调皮，一切都又复沉寂，一切都又复沉重。

他这才明白，馨儿在，他少了多少寂寞。

馨儿去了哪里？她真的去了女儿楼么？她虽然极是机智，但从来就不曾好好练她的武功，她的武功都被聪明给耽误了。她一进入女儿楼，总会是凶多吉少。

不行，他一定要去找回馨儿。

林渊走到了女儿楼外。

他要好好看看，女儿楼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女儿楼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这儿永远是男人的天地，这儿象永远有快活与欢乐。男人们仍在与女儿楼的女儿们调笑，与她们嬉戏，与她们一起欢乐。他们从这里买来了快活，买来了女人的奉承。

这一切似乎离他都很遥远。

林渊慢慢走了进去。

他走进了女儿楼那个人人皆知的大厅。

走出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就是那个与楚瑶动手的兰花。

兰花见来人是大侠林渊，不知为什么脸竟马上变得绯红，她向林渊笑，笑得极为羞涩，她低下了头，轻轻软语：“林大侠怎么有功夫来女儿楼，林大侠是正派中人，恐怕不会为了消愁解闷才来吧？”

林渊道：“我是来找人。”

兰花眉毛一扬，惊诧道：“林大侠要找什么人，能不能告诉我？我如果知道他在哪里，一定会告知林大侠的。”

林渊声音极是威严：“有一个女孩儿，她名叫馨儿。她已经来了女儿楼，你们把她

弄哪儿去了，快说出来！”

兰花一脸惊异，她那神色兀是不信，她喃喃道：“真的么？林大侠也和女孩子交朋友么？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她望着林渊，说道：“林大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女孩儿是林大侠的什么人？”

“一个朋友。”

兰花似有所悟，她点点头道：“怪不得林大侠要这么着急了。可惜她没来女儿楼。林大侠还是上别处找找看，可别误了林大侠的正经事儿。”

林渊心中似有所动，他见这兰花似笑非笑，那样子颇有些诡异，他就心中暗暗想到：馨儿一气出走，肯定不会去别的地方，她与这女儿楼有血仇，她一赌气，不来女儿楼与她们拚命，又会去哪里？她一定是来女儿楼了，凭她的那一点本事，不等出手，就会被女儿楼的人给拿下。她一定是在这里。

林渊道：“好，既然她不在这里，我就走了。”

兰花道：“林大侠走好，恕兰花不送。”

林渊看她那神情，又笑又不笑的样儿，便知这其中有诈，他假做走开，走过兰花时突然出手，一把便抓住了兰花的手腕。

他出手极快，兰花只是一怔，没等她动手，便觉得她浑身没一丁点儿气力，动也不能动了。

林渊喝道：“说！馨儿在哪里？”

兰花虽事出意外，但她仍有十分定力，她看着林渊，冷冷笑着，说道：“没想到，大侠也会这些下三滥的招数。”

林渊心中也是有些歉然，他如此一做，虽属不得不为，但用这手法，却也是为了速战速决，早早救出馨儿。再说他与这女儿楼也打过几次交道，明白这女儿楼并不好相与，就一出手便占先机，先制住兰花，然后再做其它打算。

兰花却一点也不畏惧，她只是向林渊冷笑，不讲一句话。

她是不是不怕死，她是不是不想告诉林渊馨儿的去处？

就有人窃窃而笑：“林渊，你错了，你错得很厉害……”

林渊只听其声，不见其人。

是谁在对他讲话？

林渊一喝道：“谁？”

一个女人千柔百媚的声音传了过来：“林渊，你忘了你是大侠，女孩子都喜欢你，连兰花也喜欢你。如果她能死在你的手里，快活也快活不及，怎么会告诉你哪儿有一个什么馨儿？”

林渊听出的这个声音，这人是那个女儿楼楼主。

果然是她。

她走了出来，她走路那姿态千娇百媚。

她向林渊笑：“你该记住，千万别向一个女孩儿打听另一个女孩儿。就是知道，她也不会告诉你。”

她说话时，语气很是亲切，就象林渊是她的亲人，是她多年来的老朋友。

很奇怪的是，她这一回穿得极是朴素。她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修饰，甚至连粉黛也不施，乌发更黑，肌肤更白，人显得更是清秀。

她年纪也不大。

偏偏她这不大的年纪，却做了女儿楼的楼主。

林渊道：“有客从远方来，不亦乐乎？楼主接待远客，不该这么简慢，至少该盛装浓饰才对啊。”

女儿楼楼主俏笑道：“不错，确该如此。但林大侠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如此做自有我如此做的道理。如果我总是盛装而出，林大侠的心上人是不是该吃醋了？林

大侠是大人有大量，不会计较我如何做的，但林大侠的心上人却不会这么想，你说对不对？”

林渊道：“别胡说，我哪里有什么心上人？”

女儿楼楼主紧皱眉头：“这可就怪了，那个女孩子口口声声说她是你林大侠的心上人，你却不承认。我明白了，是不是又是一个痴情女孩儿。她大概也同那些痴迷你林大侠的女孩子们一样，单相思，总想着大侠，却不知大侠不会想她。可怜啊可怜，真是可怜。林渊，你既然不喜欢她，又何必救她？你听我劝你一句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我去劝这个痴情女孩儿，让她死了这一份心思。这样你也可以松口气，我们女儿楼也可以多一个失意人生的姐妹，你看这样行不行？”

女儿楼楼主不戴面纱，人就更显清秀俊逸，真是十分人才的清秀女儿。

林渊心中一惊，他决不答应她们。如果他答应了她，可怜的馨儿便如入虎狼之群，再无出头之日了。再说馨儿是好人家的女儿，怎么能让她跟这些杀人恶魔在一起？

“不行！”

女儿楼楼主长笑道：“果然，果然，那女孩说她是林大侠的心上人，我还半信半疑。如今一见林大侠，方知她的话很是有理。林大侠对她如此关心，足见她所言非虚。”

林渊心中也是一惊，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那个调皮弄鬼的小丫头馨儿了么？

但他心中又道：这不可能，我怎么会相信女儿楼主这胡说？

他静静看着女儿楼楼主，说道：“闲话少说，还是把馨儿交出来的好。”

女儿楼楼主笑道：“好，就让你见见这个女孩儿。”

女儿楼楼主在前面走，林渊紧紧跟在她身后。

他心中也是十分紧张，他不知道女儿楼把馨儿怎么样了，他一边走一边想如何救出馨儿，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个很幽雅的院子里。

这里一点儿也没有外面那喧嚣，只有静静的风吹松声与一阵阵的古雅琴声。

雪白松青，真是令人心神一爽。

好一个幽静之处！

女儿楼楼主笑笑：“这里就是林大侠要去的地方了，林大侠自管进去，我还有事，就不来奉陪了。”

女儿楼楼主一句话说完，不等林渊回答，转身回头，飘然而去。

馨儿在这里么？馨儿她怎么样了？她是死是活？

林渊心中竟然在咚咚乱跳，他也就暗暗笑他自己：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从来也没这么心跳过。如今却是怎么了，竟然这么咚咚心跳不止？

他突然大声喊：“馨儿，馨儿！”

没有一丁点声音。

他心中慌乱，马上冲进了屋里。

屋里有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女人。但她坐在窗前，背脊朝向他，让他猜不出她究竟是不是馨儿。

她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她只是稍稍愣了愣，仍然没有回头。

她是不是馨儿？

他的声音像是含在嗓子里，他的声音很轻：“馨儿，馨儿，你为什么要自己逃走？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说你心里的主意？”

这个女孩儿慢慢回过头来了，她真的是馨儿。

一个更妩媚的馨儿，一个更漂亮的馨儿。

他见到了馨儿。这就是那个从他身边逃走的馨儿。没见馨儿时，他想好了许许多多的话语，一见了馨儿，他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的眼睛很大。她的眼睛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语。他头一回明白了：馨儿并没有说谎，她确实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确实已经长大了。

她一句话也不说。

林渊一见到馨儿，心中的惦念就放了下来，他见到馨儿仍然是那个馨儿，甚至更漂亮了，就顿时宽心了，心中一阵子轻松。

他笑道：“馨儿，你走开时，为什么不说一声？”

馨儿淡淡道：“你不在家里照料那个楚姑娘，来这里做什么？”

她的声音仍然是冷冰冰的。

她心中仍然很生气。

林渊道：“你快跟我回去，我答应过你，一定好好照顾你，你别到处乱跑了。”

馨儿流下了泪水，她哭得很是伤心，她哽咽道：“你真的不用管我了，如今你真的不用管我了，你以后只管那个楚姑娘就行了，天下这么大，你又有那么多的事要管，岂不是会把你累坏了……”

她刚说话时是怨尤，但说到了最后，竟只有哽咽，没有话语了。

林渊心里也很是吃惊。

他才明白，这个小姑娘很喜欢他。

他从来没被别人真的喜欢过。虽然有许多女孩子喜欢他，但只有林渊明白，她们喜欢的是大侠林渊，而不是他这个人。她们根本就不曾真正喜欢他，她们喜欢的只不过是林渊这个名字罢了。

可这个小丫头真的很喜欢他。

他心里也是别有滋味。

他对馨儿道：“你喜欢我，就是喜欢，这又有什么可伤心的，你如果真的被人喜欢，她真心惦念着你，你就说不上有多幸福，有多快活了……”

他说这话时情真意挚，话语之中，也是一片真心。

馨儿当然听得明白他的这一番话。

她该快快活活地随他回去。

但馨儿更是伤心，她哭得泪流满面。

她为什么不走？

有人搭话了：“林渊，她走不了啦，如果你明白她是吞吃了女儿楼的痴药，你就明白了她的心思，她这一辈子如果不能再服上女儿楼的解药，她就再也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了。她的心思也苦，不能随你出去了，她只好在这女儿楼做一辈子女儿家……”

林渊呆了，他看着馨儿：这是真的吗？

馨儿哭得更伤心了。

林渊的心一沉，他不知道对馨儿说什么才好。

## 第十六章 馨儿成了大姑娘

林渊与馨儿默然相对。

他不知道他怎么办才好。

馨儿服下了女儿楼的痴药，又是她自己情愿服下的，他怎么办？

他是劝她，还是带她走？

“馨儿，跟我回去吧，好不好？”

她痴痴一笑：“为什么要回去？你如今可以同那个楚姑娘在一起了，你该有多快活？也省了我在你身边打扰你，你有楚姑娘在身边，这一辈子都有人照顾你。我也放心了，我只要不惦念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我惦念的？你回去好了，省得时间一长，她会惦念你。”

她说这话时，不再是那个调皮弄鬼的馨儿了，她像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女人，凡事

都为他着想的好女人。

也不知她的心里有多少泪水。

林渊道：“馨儿，我曾答应过你，我要一生一世保护你，你听我的话，跟我回去。女儿楼不是什么好地方，你在这里，我放心不下。”

馨儿摇摇头，她决心已下，她不走。

林渊看着这个女孩儿，他心中也是柔肠百转，她如果不能随他一齐出去，在这女儿楼中待下去，岂不是会变成一个同女儿楼那些女人一样的杀人凶魔？如果馨儿变成了杀人凶魔，他这一辈子都会内疚不已的，他决心不让这事儿发生。

“不行，你一定要同我走。”

馨儿摇头，她苦笑，她不能同林渊走。

“我去找女儿楼楼主，要她为你解毒……”

馨儿凄笑道：“那又何必？我这个人讨人喜欢，你讨厌我，我又何必要死死缠着你？我也想明白了，天下之大，却没有一个我呆的地方，我只好在这女儿楼度我的余生了。”

一说到这儿，他与她都突然想到，她这小小年纪，就说什么余生，也是有一点滑稽可笑，不由得两个人都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林渊心中也大是好笑，这个女孩儿，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这么个样儿，从来不会认认真真地做什么，她调皮任性，恐怕也是天性。

现在这么急迫的当口，她还是这么能开玩笑。

这就是馨儿。

林渊喜欢她这一点。

她喃喃骂他：“林渊，林渊，你真是一个木瓜，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会儿该做什么吗？”

他真的不知道。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好，看来只好由我教你了。”

她要林渊紧紧抱住她。

林渊只好听她的。

她喃喃道：“不行，不行，还不行。你会不会用劲儿，你杀人时那劲头儿都用哪儿去了？你用点儿劲好不好？好，好，就是这样……”

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中很是满意。

她悄悄对林渊说：“其实，如果女孩儿真的喜欢你，你见了她，什么话也不要说，只要紧紧地抱住她就行了。你懂不懂？”

林渊不讲话，他只是紧紧抱住馨儿。

他也抱过女人。

他抱女人时的感觉从来不是这样的，心里象着了火，他的心里有一种渴求。他想要馨儿这身体，他抱着这身子，觉出她的身子在抖，抖得象一片在风中飘摇的树叶。他知道她太瘦弱了，瘦弱得能被风一下子刮走。

他与她的心都很宁静。

“你是不是从来不想这样抱我？”

“想，也想过，想得不那么真，在梦里想过。我总是在梦里想抱着一个女孩儿，紧紧地抱着她，一句话也不讲，就这么抱着她。但梦一醒，就想不明白她究竟长得是什么模样了。谁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调皮任性的女孩儿……”

时间在飞逝。

他就这样抱着馨儿，象步入了永恒。

他们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有人来到了他们身边。

这人也不愿打扰他们，但她又不能不打扰他们。

她轻轻说道：“馨儿姑娘，馨儿姑娘，该去行礼了。你该去行礼了。”

馨儿睁开了眼，她如梦初醒。

是么？她该去行礼了么？她要做女儿楼的冰清玉洁的女儿了么？

她声音娇柔无力：“林渊，你能不能陪我去，算你最后为我做这么一回？”

他怎么会不答应？

走入一间地下的密室，这密室很深，也很长。

密室前，有极长极长的甬道。甬道中有许许多多的壁画，画上画的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故事，有男人与女人各种各样的交媾图，风云之中的男人女人都有一种极为严肃的神情，很郑重地完成着他们延衍人类的使命。

他们被带至密室之中。

这里，已经焚好了香，人都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馨儿进来。

馨儿慢慢走至大厅正中。

女儿楼楼主的声音极是庄严：“凡是入我女儿楼的女孩，都是天生丽质，失意人生，才入我女儿楼的。不管你以前与我女儿楼是敌是友，一入我女儿楼，凡世之中的一切恩怨皆消。馨儿，你入我女儿楼，就成了不染凡尘的百花，你该排名在册的，是名属菱花，从今以后，你就是女儿楼的菱花了。”

女儿楼楼主这一句话刚刚说完，就见旁边的那一丛丛的花束都一齐慢慢开放，那些花儿有冬梅，也有夏桃，更有秋菊，还有一些名贵的花卉，有一盆昙花，本来该是在夜里才开的，竟也在这同时与那些百花竞放。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说什么林渊也不会相信。

顿时，这大厅中就绽满了百花，千枝万朵，齐发馨香。

这里成了百花的世界。

便有人奏起了乐。

琴声叮咚，笙管呜咽，又有鸣箫铮琮，一时声音竞放，好不热闹。

有人便牵扯着馨儿，把她扯到了厅室正中。

旁边有人递上来了菱花镜，又有人站在馨儿身后，为她抖开长发，馨儿的长发极长极柔，软软的又浓又黑。女人们都十分赞叹，女儿楼楼主一叹道：“菱花，你真是一个漂亮女孩儿，那些来女儿楼寻欢作乐的男人见了你，怕不一个个都痴迷不已？”

两个女人为菱花梳头。

这是女儿“及笄”之年时的一梳，从这一梳起始，她就不再是一个小丫头了，她成了一个已经成年的女人。

女人成年了，本来可喜可贺，但她又成了女儿楼的女人，每日与上门来的男人言谈渥欢，这又让林渊心中怎么会安心？

女人梳头那姿势，也煞是好看。

两个女人手中握着长梳，这梳子恐怕是世上最长最长的梳子了，她们握梳在手，身子突然飘飞而起，在馨儿身前身后飞舞，那长梳将馨儿的柔柔长发抖开，让它飘飞起来，长发在空中飘抖如箭，梳子在空中追逐长发，像是一幅好看至极的飞天图。

这些女人显见都有极好的轻身功夫。

林渊看得呆了。

女儿们都在唱，她们似乎在唱着男人与女人的极为古老的歌儿。

“飘柔的长发啊，

要纠缠男人。

缠住了男人啊，

你才有了子孙。

孙子是你的，

他才能有了女人，

这个女人可不是你啊，

她是你的近邻。

她的呻吟你听见了么？

那是你体味过的痛苦与欢欣。

你别盼白了头发，

也盼不来你的子孙。

.....”

谁也不明白，这些古老的仪式中，常常是不要人们做什么，却偏偏要唱什么，难道他们不怕人们参悟了这机奥，从此便不再理会他这劝戒了么？

女人们唱得很是严肃，她们似乎从这唱中体味到了人生的味。

馨儿被女人们簇拥着，慢慢来到了林渊身边。

她变了，变得更加光艳照人。

她只是眼中凝水，目不转睛地看着林渊。

她是不是对他仍然极是衷情？

女儿楼楼主一挥手，就又有人捧来了一钵清水。

后面还有人捧着一粒药丸。

这药丸就是女儿楼名闻天下的痴药。

痴药捧在了馨儿的面前。

馨儿也知这一步极难，她的手在抖，她是不是也在犹豫，她是不是心中也盼着有一天有她的美满日子，有她的男欢女爱？

但她仿佛决心已定，她抓起了这一粒药丸。

林渊突然喊道：“馨儿！”

他冲了过去。

他的面前马上站满了女人，女儿楼的女人。

她们拦住了他。

女儿楼楼主冷冷道：“林大侠，你也看明白了，这只是她自己要做女儿楼的人，又不是我们逼她。林大侠是天下第一信人，你总不至于强这女孩子所难吧？”

林渊只好生生地站住了。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馨儿入了虎口。

馨儿终于吞吃了这一粒药丸。

她终于成了女儿楼中的女儿家。

林渊不知心中是什么滋味。

他头一回明白，他就是再有通天神力，也救不了馨儿。他头一回又是愤怒又是伤心。

他只能像是一头关在栏里的怒狮，没有一丁点儿办法。

女儿楼楼主说道：“林大侠，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可以来女儿楼找我。如果林大侠不以苍生为己任的话，林大侠就会把这个女孩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时林大侠再来女儿楼，我们可以给林大侠服上一粒药，你不光可以救下这个菱花，也可以同她百年好合，那时林大侠就会得回你的心上人。”

林渊话也说不出，他没话可说。

他决不会为了馨儿，就把他一生气节弄没了。

女儿楼楼主看着馨儿，馨儿的脸颊上满是泪水。

她是不是伤心于他的无情？她是不是真的不能忘情于他？

女儿楼楼主说道：“你原来叫什么名字？馨儿，馨儿，这名字可是好极了。可惜你再也不能用这个名字了，你从今以后，只能叫菱花了。”

馨儿低头不语。

照女儿楼的规矩，凡是新入楼的女孩儿，都可以有一个愿望，这愿望在女儿楼都可

以得到满足，馨儿沉默着，她要说出她的愿望，不知她的愿望是什么？

她的声音很响。

所有女儿楼的人都听到了她的愿望。

“我要林渊陪我在一起……”

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

林渊恨死了女儿楼，他怎么可能在女儿楼陪一个女人？虽然她是林渊喜欢的女人，他也决不会为了她而屈了自己，就在这里陪她。她是不是又在天生痴想？

但女儿楼有这一个规矩，既然有这一个规矩，她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为了这么做，她们只好流血。

女儿楼的女人们脸色大变，她们突然觉得这情形不妙。是不是这个小丫头心中有了一个诡计，要她们女儿楼上当？她投靠女儿楼，只是为了要女儿楼同林渊一斗？因为女儿楼有这么一个规矩，她们自然不能拒绝，只好同林渊血战，那时她就可能达到她的目的了。

女人们都盯着她，那目光冰冷，可以杀人。

她的心很是歹毒，她要女儿楼的人都死在林渊手下。

## 第十七章 女儿心思真难猜

女儿楼所有的女人都失惊色变。

这时，女儿楼楼主冷冷一笑道：“菱花看来是想让大侠林渊与我们斗上一场了。”

她并不畏惧，她们面对着大侠林渊，也无所畏，她们是女儿楼，她们要一丝一毫也

不走样地照女儿楼的规矩办，即使为了这个死伤了女儿楼的人，她们也无所畏惧。

女儿楼楼主道：“好，好，菱花这一求求得好，看来我们女儿楼只好同林大侠一拚了。”

她慢慢走到林渊面前。

她还从来没有同林渊交过手。

一刹间，大厅里顿觉气氛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恰恰在这时，馨儿却莞尔一笑，她抿嘴一乐，说道：“你们为什么要同林大侠交手？我只是要林大侠为我留下来，他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你们都用不着同他动手啊……”

她这笑是真笑，笑得憨态可掬。

女儿楼的女人们这才明白，她并不想要女儿楼与林渊动手。

“你想怎么样？”

馨儿望着林渊，轻轻一叹，她声音很低，她咬着嘴唇，说道：

“不知林大侠是不是愿意陪我几日？”

林渊一时惊得呆住了，他绝不会想到，馨儿会提出这么一个请求来。

他是不是答应馨儿？

他没有开口。

馨儿说道：“如果你不愿意，那也就别太勉强，谁都明白，这种事实在勉强不得。”

她说这话时，眼中已经有了泪水，她勉强抑制它，不让泪水流出来。

林渊心中一热，他突然明白，这个女孩子是喜欢他。不然，她决不会当着这许多女人的面，就提出这一要求，她如果被林渊拒绝，还有什么脸面在这女儿楼混下去？

林渊突然说道：“好，馨儿，不论我有什么事儿，我就陪你几日又有何妨？”

夜就一点点地来了。

这是北国的雪夜，风嘶嘶吼着，雪漫漫飘着，从外面传来了女儿楼中夜深不眠的琴

声，这琴声很低沉，象在向意中人倾吐衷肠，向心上人讲自己的娓娓心事。

馨儿只是让林渊抱着她。

她笑笑：“如果你累了，就告诉我一声，我可不能让你累坏了。”

她就依偎在林渊的身上。

一个女儿家，一个从未与女人亲热过的男人，他们在这静夜中宵，默默地坐着，想着自己，想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事。

林渊想问馨儿，问她为什么要这么绝情，就这么一走了之，她入了女儿楼，让他怎么办？

馨儿绝顶聪明，好像已经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就悄悄说道：“你会有女人的，而且会是个很好的女人，她一准不会象我，只能气你，一点儿也不懂温柔。你那时和她在一起，会很幸福的，那时你会忘了馨儿，忘了你现在所经过的一切。”

她象在安慰他，又象在劝慰她自己。

林渊不语，他能忘了这一切么？他能忘了这个刁钻古怪的馨儿么？

馨儿的身子很柔软，她象一个很是顽皮的孩子，玩耍得累了，这一会安静了，静静地偎在他的怀里。

他这会在想什么？

林渊道：“你不应该跟她们在一起。你应该和我一起走，那时我们一齐去江湖上行走，一起同生共死，那有多好？”

馨儿笑笑，她不讲话，她明白他只是一时心伤，就温柔的话语吐口而出。如果他今后再遇上了好女孩儿，他一定会忘了馨儿的。再说他如今对馨儿好，一多半是怜悯她，如果他将来同馨儿在一起了，没了这怜悯，他还会想别的女孩子的，那时，她又会怎么办？

他说，他决不会那样做。



馨儿在呻吟，她用她温热的唇堵住了他的口。

她的嘴唇薄而热，让他这男人的心一下子就滚烫了。

他也在拚命寻找她的嘴唇。

她受不了这欲望，她求林渊，她轻轻呢语，哀求他：“你行行好，你行行好，你爱我一次，你爱我……”

她话语也说不清，她的心同她的唇一样，都烧得火热。

林渊明白她的心意，她此时宁愿去死，也要寻求与他在一起的那一份渴欲。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儿，她喜欢林渊，她情愿自己去死也要让他爱她一回。她宁愿如此。

但林渊是清醒的，他永远比这女孩儿清醒。

他轻轻推拒着她，她很执拗，她情愿死，也要。

她喃喃道：“你怕我死么？你不是不怕这个么？我要是死了，那就好了，那样你就会总也不忘记我。那样你以后每逢碰上一个女孩儿，你就会总也对她不很满意，觉得她真就不如我，那样该有多好？

那时你就会天天惦念我，你就会天天想着我了……”

林渊明白，如果同馨儿有这一夕欢娱，至天明时，就只好看着她的尸体，默默哭泣了。

他决不愿这样做。

馨儿的眼中冒火，她冷冷对林渊道：“林大侠，又不是你去死，是我去死。我都不怕，你又怕什么？”

林渊道：“我不干。”

他只是抱着馨儿，抱着馨儿，心里满是柔情。

馨儿流下了热泪：“林渊，林渊，你让我好生羞辱，你不要我，让我今后怎么活？”就这么一天天地度过。

他与她都在这欲火中熬煎。

他的眼睛通红，她的嘴烧起了泡。

他与她都像是经过了一场大难。

他看着馨儿，如果今后有机会，他一定要娶她为妻。虽然她是有些刁钻古怪，但她是喜欢他的，她拚了性命不要也要喜欢他，这实在难得。

她是他的红颜知己。

他抱着她，小心翼翼，象抱着一件怕摔怕碰的玉器。

她在他的怀里睡着了。

他不知累，就这样呆呆地抱着她。

她突然醒了，她轻轻问：“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他一叹道：“我不知道。”

她噗哧一笑，道：“你怎么傻了？现在是白天黑夜都不知道，你还算什么大侠？”

林渊心中叹息，他心想：如果我真是大侠，我一定会有办法救出她来，让她从此同我一起连袂而出，行走江湖，两个人同行同宿，遨游江湖，快意恩仇。这该是何等快活的事儿？可惜我却不能救出她来，让她一个人在这女儿楼受苦……

馨儿这会却是笑逐颜开，她跳起来，说道：“好了，我已经睡得再好也没有了。你现在睡吧。我为你看着点儿，别让女儿楼的女人把你抢走。”

林渊沉声道：“我不想睡。”

馨儿象母亲哄孩子，她抱住林渊的头，说道：“好孩子，听话，好不好？你只要听话，我就会喜欢你。你可别让我着急了，行不行？你好好睡上一觉，睡那么一小会儿，就行……”

林渊就伏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他睡得很香。

他睡得也很沉。

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梦，他梦没梦见这个让他伏在腿上的女孩儿？

馨儿看着他，为他一点点梳理头发，她梳着梳着，突然噗哧一声笑了。

她在笑什么？

她拿了一根草刺，她从口袋里掏出来这一根草刺的，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一根草刺放在他的鼻孔边。

林渊睡得正香，自然不会知道她弄的是什么玩艺儿。他深深呼吸着，把这根草刺上的药都吸进了他的体内。

他突然醒了。

他一睁眼，就看见含情脉脉的馨儿，她正大睁着双眼望着他。

他觉得不妙，他明白他这会睡过去之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觉得他身体内象有一股热气，在从他小腹中向上缓缓而升，这热气转瞬之间便走遍了全身，他立时身子变得十分绵软，一点儿力量也用不出了。

他大吃一惊。他回头看着馨儿。

馨儿也在悲伤地看着他。

她的声音象一声炸雷，响在他的耳边：“林渊，林渊，你不要怪罪我，我给你吃下了我奶奶的迷药。你的武功已经没了，如今你只是一个没有一丁点儿功力的人了。”

林渊看着她，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馨儿一叹：“这有什么不明白？你如果真心爱上了一个人，为了这个，你什么都会干的……”

她的眼里有惊喜，但更多的是哀伤。

林渊的情形从来还没有这样糟过。

他已经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了，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林渊看着馨儿，他永远不会明白女孩儿的心事。馨儿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她难道糊涂了么，她知不知道她的家仇要全靠林渊才可以报？

她知不知道如果林渊被废，天下武林中就会又掀起多少狂澜？

“我管不了那么多……”

“你这么做，就是帮女儿楼的忙……”

“你怎么能管到我？我愿意帮谁就帮谁，谁叫你不帮我？你如果对我好一点儿，我怎么会生气？我要是不生气，怎么会跑到这女儿楼来？我要是不来这女儿楼，怎么会让你这个天下第一大侠来这里？

说来说去，都是你的毛病。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林渊一笑，他这是从心里发出的苦笑，他确实已经无话可说。

馨儿告诉他：“林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服下的毒，是一种无色无味的药，这种药可是很厉害的，我是从我奶奶那里弄来的。我以为这药不厉害，就给你服下了许多，你恐怕一会儿就得折腾一回。我可是先告诉你了。到时候你可别骂我……”

她那样子，象有一些歉疚似的。

林渊还能说什么？他只是看着馨儿，就象他从来就没见过她似的。

他如今只好坐着等待，等待那折腾。

他闭上了眼睛。

馨儿却不容他空闲，她像是心里很过意不去的样子，她看着他，惴惴地问：“怎么样？好不好一点儿？”

他不答话。

他开始折腾了。他觉出他的身体内五脏六腑都在搅动，脸上在直冒冷汗，身子一阵阵哆嗦，他不能控制自己，只好轻轻地呻吟起来。

馨儿却不知他有多苦，就说他：“你别那么不争气好不好？你这么一哼哼，简直把

我的心都弄乱了。你这个人哪，真的就象我奶奶说的，小病小灾的，干嘛那么娇气？你别乱哼哼，我这心里就不乱，你的病马上就会过去的，你不用着急……”

林渊恨不能马上去踢她一脚。

她就叹气：“看你那脸色，不知道有多可怕。你那样子，恨不能踢上我几脚才解恨。对不对？我看你也实在是有病，就让你一让，就让你踢一脚，好不好？可是你也别太狠了，一脚把我踢坏了，你可总有后悔的时候，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到了那时，你后悔也晚了……”

林渊这时正在难受，他浑身流汗，大汗淋漓如雨。他想大喝一声道：你别唠叨了！但他没有一丁点儿力气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馨儿的脸，盯住这张脸，他的心神要崩溃，马上就要支持不住了。

他昏死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天已经又是大亮了。

他抬起了头，看见了馨儿。他仍然坐在馨儿的腿上，她的眼睛红红的，充满了血丝，她又是一夜没睡。

他想一醒来就打她就骂她，但真的醒来了，他又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凝神看着馨儿，她如今却是极为庄重，脸上有一股极为庄严的神情，她凝神盯着林渊，似乎要把他看到心里去。

一见他醒了过来，她就又脸上浮上来那嬉戏神色，她笑着对他说道：“你看你这个人多有福气，坐在我怀里，睡得实在香极了。我想反正我也睡不着，就抱着你算了……”

她突然不讲话了，她看见了林渊眼角的一点儿泪水。

她慌了，她拚命摇晃他：“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你怎么哭了？”

他不讲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她。

“别哭，别哭，你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嘛。你是男人，你干嘛要哭？”

林渊不语。

馨儿头一回摸不清他为什么要哭，她真的摸不清他的心境时，就真的慌神了。

谁见过大侠林渊哭泣？

谁见过大侠林渊伤心？

只有馨儿，只有馨儿这个乖张的女孩儿才有这份儿，她亲眼见到了大侠林渊的眼泪。

林渊为什么哭泣？

“你何必给我吃这毒药？你只要告诉我你的心思，我会明白的。”

她神色肃然：“你会明白什么？你是大侠，你是名闻天下的大侠，你只知道你自己，只知道江湖道义，只知道救人危难。你自己就很可怜，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人来救你。今天我不是做别的，我只是要救救你。我之所以废了你的功夫，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平常常的人……”

她一改平时那嬉戏神情，很是威严。

她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道理？

## 第十八章 女儿楼楼主（一）

他问馨儿：“你费这么大的心思，究竟要做什么？”

馨儿一笑：“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这个人。”

她的话大胆，人更大胆，她直直地盯着林渊，望得她眼睛都发酸，恨恨地对林渊道：“你以为你就能摆脱了我，你以为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不再理我了？你这是作梦，你这一辈子休想！”

她那是在咬牙切齿，她说这话时眼里还蕴着深深的笑意，但她的话语却很是狠毒，神情很是决绝。

他说不出是快活还是悲哀。

他只是看着馨儿。

馨儿却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嘿嘿冲他冷笑，那笑中有说不尽的诡异与狡黠。

他忍不住，问：“你笑什么？”

馨儿一叹，她这一叹是无可奈何的叹，叹过之后，又装作极不好意思的模样，对他说：“我忘了告诉你，我刚才还给你吃了一种迷药，这迷药能迷失人性，让你想我，想同我在一起。我可不是存心要给你吃这药的。坏就坏在奶奶给我的药太多了，我记不住那么多，就给你吃错了药。这可是一件很大的大事，可我没办法，又没有什么解药可以给你吃，不过好在你是大侠，又是一个正人君子，你不会象江湖上的那些坏人，总不会来强暴我。对不对？这药发作时呢，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厉害，可你有定力，你是大侠，你很容易就能挺过去的。你说对不对？”

林渊看着她，她说这话时一点也不笑，她肯定是真的这么做了，林渊明白，依她这个人的脾气，她什么事儿都会做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莞尔一笑：“你没见过，是不是？你从没见过女人给男人下了迷药的，是不是？我也没见过。但我就是想见一见。我总是听说江湖上哪一个女孩子被男人强暴，却没听说哪一个男人被女人给迷倒。你说这是不是很不公平？我可是问过奶奶。我奶奶本来是一个聪明人，可她一说起这事儿来就支支吾吾，说不明白了。这一回我可要试一试做一做，看看女人给男人下药时，那是什么滋味？”

林渊还有什么话说？

果然，他又发作了。脸上先是一阵阵流汗，他低下了头，用力控制他自己。他如果

还有内力，这一点点儿迷药当然根本不可能迷倒他，但现在功力全部丧失，身子又极是虚弱，他就抵不住这迷药的药力，心绪烦躁，双眼通红，他恨恨地盯着馨儿，大汗淋漓。

馨儿这时却没了那喋喋不休，她象一个闯了祸的孩子，怯怯地偎在墙角，动也不敢动。

林渊的头上直冒冷汗。

他想冲过去，想抱住馨儿，不是他已经抱过她了么？她依偎在林渊的怀里，象一只温柔可人的猫儿，她不是很喜欢他么？她已经答应过他，要他娶她。她已经是他的人，他还有什么顾忌？

可他心中还明白，他是被她愚弄了，她就是要他这样做，他无论如何也不该中了她的圈套。

她这时没了恐惧，怯怯地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轻轻说道：“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如果你有了什么不幸，我一定跟你一起死。”

她这话说得斩钉截铁。

她握住他的手，让他的手在她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这只手，说道：“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只是太倔，总是自以为是。这可不好啊，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得要命，我每天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你站在我面前。这时候长了，你说我会不会疯了？如果我疯了，你能不能很伤心？你会不会为我掉下一些眼泪？你会不会早早就把我给忘了？”

谁见过这奇异之事，一个人正在受着媚药的毒苦，另一个人却在一边喋喋不休地大谈其深情。他在忍，用尽了气力忍受这熊熊欲火；她却在一边不识时机地大讲她对这男人的深情。

这种奇异之事，说来又有谁会相信？

馨儿看着他这受苦的样子，轻轻说道：“林渊，真是对不起，我是忘了，忘了你已



经丧失了功力，这药用得也是多了一点儿。”

他没一丁点儿气力了，根本没法儿再对馨儿讲话。

她又说：“下一回，我就记住了，用多少药合适，好在我也不准备给别人用，只给你下迷药就行了。”

林渊虽然仍在痛苦，仍在挣扎，但听了她这一句仍是不禁苦笑了一笑。天哪，她这一回下药毒他，他受的罪还没过去，她竟然就在盘算下一回了。

她偎在他的身边，问他：“你是不是口渴，你想不想喝水？”

他挺着身子，点点头。如果他能挺起来，喝上一点儿水的话，他身中的迷药自然会解去不少。

馨儿笑笑，向他一抿嘴：“我去给你端水。”

她真的端来了一碗水。

她向林渊笑，笑得很是狡黠。

“喝吧，喝吧。”

他渴极了，有一股力量使他能硬挺起来，去喝她端来的水。

“哎哟，……”她惊叫了一声，手里的水碗落在了地上。

他眼中冒火，恨恨地盯住她。

馨儿却若无其事，她去拣地上的水碗，又对他说道：“我再去……好不好？”

他摇摇头，他不要再喝水了。

他已经昏昏沉沉。

他在昏迷中看见了天下一剑吴帆。

她正在忧郁地望着他。

他知道，吴帆已经对他足足有十来年情心暗生了，但她是一个极自尊的女人，如果他不说不说，她决不会先对他讲些什么。

他如今一定要说，他一定要对吴帆说出他的心意。

“我.....我.....喜欢.....你.....真的很喜欢.....真的.....”

吴帆就一叹，这一叹显得很是遥远，像是在梦里。她也轻轻说道：“既然你喜欢我，为什么不来抱着我.....”

他明白，他是男人，他应该走过去，抱着吴帆，对她好些。

他就抱紧了她。

他吮吸着她的唇，他这么一做，顿使他心中的欲火更是炽热。

他轻轻呻吟着，他一用力，竟把她抱了起来。

他抱着她，慢慢走向屋角。

他的眼光中只有炽热的肉欲，只有沉迷的肉欲。他现在只是一只沉迷的野兽，他象一只保护着他的食物的野兽，抱着他的捕获物，走向屋角。

屋角处，有一张很大很大的床。

女儿楼在昏睡。

没有一丁点儿的声响。从暗夜里传来的只有风的嘶吼声，只有人在沉睡之中的呓语。

人们全都入梦了。

却不知这梦是噩梦还是吉祥之梦。

有人在问答——

“他与她在做什么？”

“他们都服下了迷药，他们正在一起。”

“好，就是要他们在一起，如果林渊能被收服，就算你们女儿楼的大功一件。”

“谢谢老祖宗。”

“看好他们，最好是别惊动了他们的好梦。”

“小人明白了。”

谈话声就又沉寂了，再也没有一丁点儿声音。

## 第十九章 女儿楼楼主(二)

林渊已经深深地沉睡了。

他躺在那一张大大的床上，睡得很香甜，他是不是不知道他是和谁睡在了一起？他是不是仍然在梦中和吴帆相会。他的脸上有了笑意，他在笑什么，遇上什么快活的事儿了么？

他的身边，也沉沉地睡着一个女人。

她不是吴帆，她是馨儿，是那个让他感到十分头疼的馨儿。

林渊醒了过来。

他四外看看，似乎还在寻找昨夜的温馨，他梦中的那个有情有义的心上人吴帆在哪儿？她不是同他一夜狂欢了么，她不是同他呢喃轻语了么？她在哪里？

没有吴帆，没有那个天下一剑吴帆。

他身边有一个女人，她不是吴帆，她是馨儿，她是那个刁钻古怪的女孩儿馨儿。

怎么会是馨儿，怎么会是她？他昨晚已经同吴帆在一起了。他同吴帆说了那么多的话，吴帆同他情意绵绵，爱心缱绻，他怎么能忘记这些？

可一夜之间，吴帆到哪里去了？怎么会是这个馨儿？

他愣着，呆呆地瞅着馨儿。

馨儿睡得很是慵懒，尽情欢娱过的女人第二天肯定如是慵懒。她其实早已醒来了，只是怕他没醒，就悄悄地躺着，细想昨夜的旖旎风光，品味做女人的甜蜜。她这时见林

渊已醒，正呆呆地看她，便不禁噗哧一笑，说道：“看什么，不认得了么？”

她如今已经变得十分温柔，再也没了那调皮与乖张。

林渊沉声道：“原来是你.....？”

“是我。”她笑，笑得很羞涩，她已经是一个女人了，不知不觉就多了几分妩媚，添了几分俏丽，也少了几分顽皮。

她脉脉含情地看着林渊。

“林渊，是我，是我，真的是我.....”

她语气极是热烈，她的心是滚烫的。她眼睛里是欢乐，是快活，是一种做了称心女人的那种闪光，她很是满足。

林渊不讲话。

他真的想要娶这个馨儿做他的妻子么？他恐怕还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做过这种打算。如今他不曾打算的却来了，他认真打算过的却可能永远做不成了。他又有什么办法？

“你不喜欢我？”

他点了点头，但他想了想，就又摇了摇头。

他说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馨儿，他喜欢她，但他心中认定她只是一个孩子，所以才这样喜欢她。如果告诉他，要他此生就娶馨儿做他的妻子，他是不是也能真的答应得很是痛快？

“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昨天夜里和我说了那么多滚烫人的情话？你要是不和我说上那么多话，我怎么会.....”

她流下了泪，泪水很多，她哭得很伤心。

林渊不知道他昨天晚上都说了些什么。

“你说，你要一辈子对我好；你说，虽然我们平日话语不多，但我们是心里早就有了意，这一次你一定要先说出来。你不让我讲话，你要一个人说，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下

去。你那些话，让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感动的。原来，你说的都是假话？原来，你那些话都不是为我说的？天哪，我怎么这么傻，当时就信了你的话？我奶奶告诉我，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看来她说得对极了，我傻，我傻，我可是傻透了……”

她呜咽起来，哭得很是伤心。

林渊不语。他说不明白他是不是最喜欢这个小丫头。

她如今已经不是个小丫头了。

馨儿哭得够了，见他仍然不吱声，就浩然一叹，说道：“林渊，你是不是真的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你说上一句实话，让我心里也有个明白。”

林渊仍没有言语。

他怎么会知道他是不是很喜欢馨儿？他真的说不明白，如果没有馨儿，他觉得一天也是太烦闷了。如果有了馨儿，他一天又觉得太吵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离得开馨儿。

他只好说实话：“我不知道。”

馨儿一笑：“你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你说不喜欢就是喜欢。其实你心里还是喜欢我的，你心里喜欢我，但你嘴上却不愿意这么说。我奶奶说过，男人都是这个德性，死要面子活受罪。她的话对极了，我看你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说得对不对？”

他无话可说。

馨儿看着他，笑吟吟地不作一语。

林渊突然想起了起来，她不是已经吃了女儿楼的痴药了么？她如果吃下了女儿楼的痴药，她就一定活不到天亮，如今天已大亮，她怎么还是活得好好的？她是不是没吃下那药？不然就是她有她奶奶的解毒秘法，让她有办法把这痴药之毒解了，她才能这样安然。

她是欺骗了他？

她为什么要欺骗他？

林渊突然冷冷道：“馨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吃下了女儿楼的痴药？”

馨儿沉声道：“当然，你亲眼所见，我是吃下了女儿楼的痴药，这没有假。”

林渊的眼睛瞪得很大，痴痴地看着馨儿，慢慢说道：“可是你没有死，你没有在天亮时就死去……”

馨儿笑了，她笑时那神态十分特别，她两眼如水，盯着林渊，她的神情也十分特异，她轻轻说道：“林渊，难道你喜欢要我去死么？”

林渊道：“馨儿，你说错了，不是我要你去死，而是你要我去死，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馨儿，你也根本就不是那一个被女儿楼烧杀得干干净净的许家之人，你是女儿楼的人，你是为了女儿楼才来找我的！”

馨儿笑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这笑中满是苦涩，她的笑很是忧郁，她笑着对林渊道：“你终于什么都知道了。”

林渊心中很是明亮，他虽然没了武功，但他的心中极是平静，他弄明白了馨儿的身份，弄清了他心中的疑团。

他冷冷地看着馨儿。

她是女儿楼的奸细。

她们对他早就有所图谋，她们先是派这个馨儿去找他，她们明白他可怜一切不幸的人，所以把挨近女儿楼的武林中人家许氏给杀得干干净净，再假说馨儿就是这许家之人，林渊是大侠，自然不会扔下她不管。这样，馨儿就有了接近他的时机，就有了下毒的机会。

谁会想到，她们会派这么一个天真未凿的小丫头来？

谁会想到，大侠林渊会栽在这么一个笑咪咪的小丫头手里？

“女儿楼派你这么一个小不省人事的小丫头来，算是派对了……”

他浩然一叹。

他既栽在人家手中，还有什么话好说？

馨儿笑了笑得仍然是那么天真：“你错了，至今你还是在错，象你这么笨的人，怎么会不栽筋斗？你以为我是女儿楼的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她至多也不过是女儿楼中一个小小的丫头，以她这年纪，以她这一点只会骗人的本事，她在这强手如林的女儿楼里，至多也不过就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林渊真的错了。

他被带至大厅，他静静地站在大厅正中，见到了让他惊异不止的一件怪事儿：他看见了女儿楼所有的女人们都走了出来，她们井然有序，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出来，在两厢站好，而且让人吃惊的是，那个光艳可人的女儿楼楼主也走了出来，她竟然不去坐在那上面的椅子上，也去站在一旁，静静而立。

她不是楼主么，她为什么也站在一边？难道她女儿楼背后还有更厉害的人物不成？

有人齐声断喝：“有请楼主！”

还有什么楼主？

就从后面慢慢走出了一个人。她走得很慢，站在大厅里的女人们都低头行礼，不敢仰视。她极是威严，一步一步，还极有风度，能这样走路的人，恐怕全天下也不会有多少人。

她坐在了厅中那张大椅上。

她一坐上椅子，不看别人，竟然对林渊俏然一笑。

这一笑笑得林渊差一点吃惊地叫了起来：这个人不是别人，她就是那个跟他耳鬓厮磨的小丫头馨儿。

原来馨儿就是女儿楼的楼主！

## 第二十章 强咽一口气

馨儿是女儿楼楼主。

林渊明白，他真是喜欢这个馨儿，不然就凭他在江湖闯荡几十年的经验，决不会一点儿也看不出馨儿的来历，一点儿也看不出她不光是有些狡黠，而且藏有许多心机。

他真的很喜欢她。

馨儿在笑，这是胜者的快活，她笑得很是得意。

“林渊，你以为女儿楼的楼主是谁？你以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丫头片子，你以为我什么也不能干，一天到晚只是同你胡搅蛮缠？你看不起我是不是？可你最后还是栽在了我的手里……”

她笑的很开心。

女人们也笑，她们都笑得很开心。她们又一回明白了一个道理：

如果她们想骗男人的话，就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好了，因为男人无论多有智慧，多有本领，只要女人能缠住他，他总会倒在女人的脚下。

这让她们对自己更有信心，这让她们更为快活。

所以她们笑，笑得非常有滋味儿。

馨儿向林渊笑，她笑得象一个得胜的将军：“对了，林渊，我忘了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馨儿，我是牡丹，我是这里的百花之王牡丹，她们……都是我的手下。”

她现在才告诉林渊，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儿？

林渊不语。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

牡丹一声令下：“让夺命三无常来！”

就有女人们传下令去，不一会儿，就走上来了夺命三无常。

他们一齐走进大厅。



跟在他们身后的有三个女人，三个做了真正女人的女孩儿，她们是夜荷、芍药、还有兰花。

这三个女人都面有羞色，她们做了几日新人，还不曾忘了女儿的羞涩。

夺命三无常向女儿楼楼主行了大礼。

牡丹的心情极是愉快，她向三无常笑道：“我曾经答应过你们，保证不让大侠林渊伤害你们，我说这话时你们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请你们来，是想让你们看一看，大侠林渊也做了我们女儿楼的娇客了。你们同林大侠有什么话要说？为什么不去同林大侠好好亲近亲近啊？”

夺命三无常这才见到了林渊。

他们很是又惊又喜。他们决想不到，大侠林渊会被女儿楼拿获。这么说，他们再也不用在女儿楼躲避了？他们再也不用象缩头乌龟一样，天天躲在女人的裙子下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他们夺命三无常又可以横行江湖，肆意杀人了？

三无常不禁大喜。

黑无常笑道：“林大侠，别来可好？我以为总是桶掉在井里，谁知道可也有井掉在水桶里的时候……”

他满脸杀气。他要杀死林渊，他一定要杀死林渊，就是这个林渊，让他们夺命三无常在江湖上名声扫地，让他们象三只丧家犬一样处奔跑。他们连一天安稳觉也没睡过。他们恨透了林渊，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黑无常笑：“你不是要杀我们么？多亏了女儿楼楼主她老人家大恩大德，收留了我们。不然我们兄弟三人的命早就丧在了你手。今天活该你林大侠倒霉，落在了楼主她老人家手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今天死定了！”

他一掌击向林渊。

“慢！”

出声的是白无常江思白。

他走向林渊：“大哥，你忘了一件事儿，这个林大侠如今是楼主她老人家的阶下囚。你怎么能不请示楼主，随便出手呢？”

笑无常曲思笑道：“二哥说得对，咱们还是听楼主她老人家的主意才是。”

林渊这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众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

“你笑什么？”

林渊道：“我笑你们这一群狗，她算是什么狗屁老人家，只是一个小小的丫头片子。可怜他们这一群马屁精，都在那里拍她的马屁。这怎么不好笑？”

他这一句话刚刚说出，便让女儿楼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谁敢对女儿楼的楼主这样无礼？他就是大侠林渊也不行，女儿楼有女儿楼的规矩，谁破坏了女儿楼的规矩，他就必死无疑。

黑无常断喝道：“林渊，你这个王八蛋，竟敢污辱楼主她老人家，你是不是活得腻了？！”

黑无常气急败坏，他冲上去，要杀林渊。

但有人马上喝了一声，这一声如雷声断喝，生生把他喝止住了。

“站住！”

黑无常只好生生站住。他听出喝止他的声音是谁来了，他不敢不站住，因为喝止他的是女儿楼楼主牡丹。

牡丹媚笑道：“黑无常，你想做什么？”

黑无常道：“他污辱楼主，依女儿楼的规矩，他应该受死！”

牡丹一笑道：“你怎么知道他污辱了女儿楼楼主？”

众人一听她这句话，皆是惊愕：林渊刚刚大笑，他说出的那些话无论是从江湖中哪一个人口中吐出，那个人都必死无疑。

牡丹一笑，说道：“黑无常，你对女儿楼很是忠心，这一点我很是喜欢，但你恰恰忘了一点：江湖上任何人说了这句话都该死，只有林渊可以说这句话，可以罪不至死。”

众人当然吃惊，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为了一个林渊，就能把女儿楼的规矩全都废掉了么？

牡丹见众人的神情，便知她们都不大服气，她就俏然一笑道：

“你们是不是已经忘了，林渊是我的人？他既然是我的人，他称呼我什么是我同他之间的事儿。他喜欢我，就是这一辈子都叫我小丫头片子又有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欢，又干别人什么事儿？”

众人都无语。她说得也有道理，他与她已经是亲如一体，他说她什么，也许只是人家的私房话儿，女儿楼的规矩怎么会管得到他？

女儿楼的那个假楼主也粲然一笑：“楼主说得对，黑无常，你这些日子做了女儿楼的娇客，不知你是不是也有什么话对不住女儿楼的呢？”

黑无常道：“没有。”

假楼主道：“真的没有么？夜荷，你说有是没有？”

夜荷看着黑无常，她那神情象极为冰冷：“有。”

黑无常的心唰地凉了，他以为他入赘女儿楼，做了人家的娇客，女儿楼就会拿他当自己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夜荷就会同他成为一体，一切都会为了他，甚至可以为 he 献出生命。但他突然明白了，他想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他将要为这错误付出代价，而且必将是血的代价。

女儿楼的女人们也都盯着黑无常。如果楼主轻轻咳上一声，她们将会在转眼之间就把他撕成碎片。

黑无常的脸色大变，他忖量他自己必死，他向四外看看，女儿楼所有的女人都站在他们身边，封住了他们夺命三无常的去路。

他们已经命在旦夕了。

牡丹突然轻轻一叹道：“夜荷，他都说些什么，你愿不愿意告诉我？”

夜荷突然道：“楼主，我把他那些话都给忘了。”

牡丹一笑：“那么，你都记住了什么？”

夜荷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她说道：“楼主，那都是一些与女儿楼无关的话，我在这里也要说么？”

牡丹的脸色突然变了，她的脸色变得绯红，低下了头：“夜荷，你不用说了……”

夜荷道：“楼主，黑无常说了些话，但我以为那不过都是一些醉话，一些大话。我想楼主一定不会介意的。”

牡丹的脸上很难看出有些什么心事，她瞅着夜荷：“如果我很在意的话，你又会怎么样？”

众人就又有些紧张，她们知道，女儿楼之所以在江湖上令人闻声而色变，就是因为女儿楼是江湖上最有规矩的大家门派，楼主如果一声令下，黑无常便性命不保。

夺命三无常的心中暗暗叫苦。

他们这些日子在女儿楼做娇客，已经渐渐忘了他们在江湖上如丧家之犬，匆匆忙忙逃命那狼狈，他们在女人面前渐自托大，说不准他们都会对自己的女人说出些什么来。

男人都想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显得很強。

他们讲话时，他们心中很坦然，因为那时他们认定她是自己的女人。面对着自己的女人，他们又有什么话不可说？她既然肯嫁给自己，就会对自己最好，慢慢忘了女儿楼的。

可惜他们想错了。因为想错了，才会付出血的代价。

女儿楼主一定会杀死他们。

牡丹道：“夜荷、兰花、还有芍药，你们三个人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夜荷等三个人走上前来，跪拜道：“属下有话要说。”

牡丹道：“好，站起来讲。”

夜荷说道：“楼主，属下只有一句，盼楼主宽恕三无常，如果楼主不能宽恕他们，属下三个情愿代他们一死。”

牡丹笑了：“你们为什么要死？你们就这样活下去岂不是更好？如果你们死了，想必三无常也不会快活的，对不对？”

三无常又惊又喜。

牡丹道：“他们看大侠林渊，他已经浑身没了一丁点儿武功，可他仍然活着，而且活得更好。他再不用为别人的安危奔波，他再不用为别人疲于奔命。你们说，他现在岂不是比过去活得更舒服？”

众人都笑，只有一个人不笑。这个人就是林渊，他盯住牡丹，望定她，他的嘴角在流血。

如果他仍身怀奇功，他会马上一声怒斥，冲上去，用他那天下无匹的掌力击向牡丹，让她死上一百次。

假楼主是桂花，她是楼主的得力心腹，她对林渊笑道：“林大侠，如果不是楼主她对你不错，你这个人早就死定了！你何必总是对女儿楼耿耿于怀？从今日起，你再不必去理会江湖风波，再不必去江湖上匆匆奔走，在这里与我们楼主相知相近，这是江湖上人人都梦寐以求的快活，一生也盼不来的福气。林大侠能有这福份，你可真正是前世修来的好运了。”

林渊在冷笑，如今他也只会冷笑了。

牡丹道一叹：“林渊，林渊，以你的定力，以你这人的耐性，不怪三无常要吃不好

饭，睡不着觉。如果你没有失去功力，恐怕连我也要夜不能寐了。你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人.....”

林渊不语，他慢慢转身，走出大厅。

众人都注视着他。

“你为什么要留下林渊，你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废人.....”

“因为他是天下第一高手。”

“你说错了，林渊，他只是曾经是天下第一高手。他曾经是，只是曾经是。你明白我的话了没有？”

“我明白。”

“那你为什么不杀死他？你不要费什么劲儿，只要说上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就没了林渊这个人了。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时很是吃力？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愿意说这句话，我可以替你说。”

“我不愿意他死。”

“你是不是要疯了？你大概没有忘，女儿楼对她每一届的楼主都格外关照，允许她可以自由选择男人。这不光是为了每一届楼主自己，而且也为了女儿楼的大计。这对你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你凭女儿楼的地位，一定可以和江湖上任何一个人成亲。说上一句话决不是夸口，你就是想要当今的皇上成亲，女儿楼也一定办得到。可这个林渊不行。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了，他只是一个什么也不会做的废物。你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他决不是废物。我也曾经以为他已经是一个废物了，但我想错了，他决不是一个废物，他仍然是天下第一高手。”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喜欢上了他？”

没有回答。

那声音苍老，但又变得严厉起来：“你要记住，记住我告诉你的关于你祖师奶奶的

那一段伤心事儿，那一场变故不光使你的祖师奶奶毁了她自己，而且使我们女儿楼也元气大伤。你要记住，决不能重蹈覆辙……”

女人没声音，她再也不讲话了。

他那苍老的声音仿佛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痛苦：“你不会真的喜欢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他也决不会真的喜欢你，因为是你害了他，让他成为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这声音很是冷酷，仿佛在宣布一个预言，在讲一个极为悲哀的不可改变的冷酷事实。

## 第二十一章 江湖风波

大侠林渊失踪了！

这像是一阵风，一刹时传遍了武林。

有谁不知道大侠林渊？有多少人曾受过林渊的恩惠？他们一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就走出家门，去寻找林渊。

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为了救出林渊，甚至不惜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并不可惜自己这一条命，因为如果没有林渊，他们的这一条性命早就没有了。

江湖上，如今只有这么一件大事。

在北国，飘飘洒洒的雪已经下了几日几夜。

雪把大地完全盖没了，只有几栋较高的建筑仍有它那孤独的影子，但它们也显得极为冷凄，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这里是雪柳庄。

提起雪柳庄，江湖上无人不知，提起雪柳庄的主人，江湖上的人更是无人不晓。雪柳庄出名，是因为它的主人在江湖上很有名气，雪柳庄的主人是那个江湖上出了名的冷美人天下一剑吴帆。

现在，吴帆正坐在雪柳庄的大厅里。

她一个人坐着，有些心神不宁，显是有心事。

她在等待着什么，而且因为等得太久，竟有些坐立不安了。

她在托腮凝思，雪夜静寂，只能听得见风吼雪嘶，根本听不到什么其它的声响。

她在等什么？

有人来了，而且显然不是一个人。

从外面风雪中走进来了几个人。

头一个走进来的是一个老人，他个头很高，长着一脸美髯，看来他并不珍惜他自己的身体，只是珍视他的这一把胡子，他用一个小小的透明的套子把这一把胡子很小心地套起来，不让它被磨掉，不让它被碰坏。

他走进了这间大厅。

也很是奇怪，这老人相貌非凡，一看就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但他一进了这间大厅，马上就变得小心翼翼，不再那么趾高气昂了，就如同他已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尽力做出很年轻的样子来，一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变成了一个很活泼很快活的样子来，也就很是吃力。

但他很认真。他的脸上有一种光彩，这是只有正在热恋之中的年轻男人才会有的一种痴迷。而且只是在那种刚刚头一回投入到热恋之中的男人才会有有的痴迷与执着。

他的目光呆呆地看着吴帆。

这种目光只要是人都懂，只要是经过世事的男人女人就都懂。

但吴帆见了他，却没有一句话，而且反应也极冷淡，她只是向他点了点头，连一句



话也懒得说。她点了点头很是省事，既是对他打了招呼，也是让他坐。

可这冷淡也居然让这老人受宠若惊，他对着吴帆笑，笑得很感激，也很认真。

他坐下了，而且他一坐下开始，就也不说话，也像是在等什么。

他们在等什么？

他们并没有等了很久。

从外面走进来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都是武林高手，他们有的太阳穴高高凸起，有的有一双看上去很光滑很硬实的手。他们一进了屋，都分外小心，先向吴帆致礼，然后向老人行礼。

他们称吴帆为吴女侠，称呼老人为老爷。

看上去，他们都极像是这老爷子的家仆。

老爷子这时又极威严，他只是轻轻地点了点下颏，算是对这几个人打了招呼。

老爷子说话了：“你们几个人谁先说？”

一个极威猛的大汉道：“我去了那个女儿楼，见到了老赵，他说了林大侠的事儿。他说……他说……”

他说不下去了，他显然是有些畏惧，他畏惧的不知是他的主人，还是畏惧他给主人带来的这个坏消息。

老爷子看着吴帆，吴帆也抬起了头，静静地看着这个大汉，突然笑了一笑，话语轻柔：“说吧，不论是什么消息，有消息当然总比没有消息好。”

大汉见她对自己笑，顿时受宠若惊，他决心从今日起，就是为这个女人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但他的舌头仿佛已经僵硬，他吱吱唔唔，就是说不出来话。

他像是有极大的难言之隐，他一边吱唔，一边向他的主人望去，像是在哀求他，是不是不要让他说下去。

老人看了看吴帆，他当然明白吴帆的心意。他对这大汉说道：

“讲!”

大汉只好说下去:“我听老赵说,林渊在女儿楼.....在女儿楼.....”

吴帆的脸色苍白:“他是不是已经被她们给杀害了?”

大汉叹了一口气,他看着吴帆,他此时倒是情愿那个大侠林渊是被女儿楼杀死了,也不愿对这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说出他听到的那些话。

他的心一横,说道:“他说,林渊已经在女儿楼安顿下来了。他已经同女儿楼的楼主成了亲,成了女儿楼的娇客了。他天天同女儿楼的那个楼主在一起,亲亲热热的,感情好着呢。”

大汉住口了,因为他看到了吴帆的脸,她的脸色变了,苍白得可怕。

但他已经晚了,他看见了吴帆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就慢慢倒了下去。

吴帆很快就醒了过来。

她发现她现在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被人送回到她的床上。

房间里很是静寂,象没有一丁点儿声响。

老人也在这房间里,他正背朝着吴帆,站在窗前看雪。

老人很喜欢看雪。

吴帆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老人当然听到了,他马上转身过来,走到了吴帆床前。

她想挣扎着起身。

老人制止了她:“别动,你病了,好好躺着.....”

她像是一个很乖很乖的女孩儿,对老人笑笑,就又躺下了。

她看着老人,老人也看着她。

她说道:“告诉我.....”

老人摇了摇头,不讲话。

她很固执地看着老人，她那目光中有哀求，也有一种执着。

老人只好讲话了：“据说他已经成了女儿楼的爪牙，他现在在女儿楼有权有势，又有女儿楼楼主陪他，每天快活逍遥，过的是神仙日子，他已经是乐不思蜀了。”

吴帆不讲话。

她不相信。如果说天下还有一个对金钱权势地位名利这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他就只能是林渊。如果说天下还有一个对邪恶势力从不畏惧的人，他也只可能是林渊。

他怎么可能会去做人家的娇客？

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她沉思着，心想：这件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她不见到林渊，她怎么会相信别人的传闻？

她暗暗打定了主意。

她就再也不向老人提这件事，她只是向他笑笑，又说：“还有什么消息？”

老人告诉她：江湖上很是混乱，从前有大侠林渊，还没有人能够造次行事。但现在不同了，有几处的人已经扬言，要到女儿楼找林渊，同他较量。其中最可怕的人有：

南海七兄弟；

河东三煞；

黑熊陆四。

还有一些人，本来是曾经被林渊制服了的，已经发誓不再出山，不再为害江湖的，如今听说林渊已经不再是江湖道义的维护者，成了女儿楼的入赘女婿，一个个大喜过望，纷纷出来，在江湖上走动了。

他们这一批人都是武林中的败类，但人人武功高强，没人能象林渊那样制服他们。

江湖上，已经是遍地血腥。

吴帆不语，她实在不知道这江湖会如此混乱，没有了一个大侠林渊，怎么就会混乱

成这个样子？别的人呢，那些侠义道上的武高手们都哪里去了呢？

“他们都在家里等待。”

“他们在等什么？”

“他们决不会轻举妄动，他们要养精蓄锐，要苦练功夫，根本无暇去管顾江湖之争，他们自己都有忙不过来的大事……”

“他们的大事是什么？”

“他们正在商议，要在大侠林渊家里弄一个武林聚会，到了那时候，他们就都会出现，他们要凭自己的功夫，去争这个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号……”

“可是林渊并没有死。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早了？”

“他们就是要这样做。他们认为，林渊已经做了女儿楼的娇客，已经不配再做天下第一高手了。他们公推出一个天下第一高手来，然后由这个人去同林渊拚命一战。”

## 第二十二章 同床异梦

馨儿走进了屋里。

其实她并不是什么馨儿，她只是女儿楼的楼主，她的名字叫牡丹。

牡丹并不是馨儿，馨儿只不过是一场梦。

她笑吟吟地看着林渊。她这笑又像是十分天真，十分挚朴的女孩儿的笑了。

他已经不会再上她的当了，她无论再向林渊说什么，他都不会再相信这个女人了。

他冷冷地看着她。

牡丹向他笑，柔声曼语：“刚才让你受了委屈，为妻向你赔罪了。

你也是江湖上的人，自然明白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苦衷，我是这儿的楼主，自然不

能不对他们很威严，自然也不能不对你很严厉。我向你赔罪，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只该你对我不好，我怎么能对你不好？”

林渊不讲话，他决心以后很少讲话。

牡丹笑了，她轻声说道：“我就喜欢你这种脾气，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嫁给你算是嫁对了，你说是不是？”

林渊看着她，突然讲话了：“我想我应该提醒你，你根本就不曾嫁给我，我也没有娶过你这么一个小女儿楼楼主。”

“你不承认你娶过我？”

她声音颤抖，像是真的很在意。她这声音让人以为她是真心爱上了林渊，如果林渊不喜欢她，她一定会伤心欲绝的。

但林渊已经明白，她根本就不是那个很天真很纯洁的小丫头片子，她是一条毒蛇，是一条很会笑，很会骗人的毒蛇。

林渊突然说话了：“你最好以后别再挖空心思来骗我了。因为我以后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你是这偌大的女儿楼的楼主，每日日理万机，哪里会有时间来同我这么一个废人扯闲？”

牡丹本来很有兴致，想不到会被他这么一顿抢白，马上变得无精打采了。

她看着林渊：“我说什么你也不相信？”

林渊不讲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她叹了口气，还是极为哀伤地望着林渊。她慢慢说道：“如果我告诉你，我很喜欢你，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林渊当然不信。

牡丹不讲话了，她的眼睛很大，她呆呆地望着林渊，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她还有什么话可说？

她很长时间看着他，似乎很伤心，她已经害苦了林渊，她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她刚刚在大厅里那不可一世的劲头都到哪里去了？她刚刚还是那么穷凶极恶，一转眼间便想与林渊言笑谈欢，这又怎么可能？

她看着林渊，说道：“我喜欢你叫我馨儿，你以后还是叫我馨儿吧？”

他冷冷一笑：“馨儿已经死了，她早在几日前就已经死了。”

他那样子很是恨毒，他的脸色很怪，他既想念馨儿，又有些恨毒这个馨儿，所以他阴沉着脸，看也不看牡丹。

她仍然媚气十足：“怎么会死？馨儿就是我，我就是馨儿。我没有死，馨儿当然也不会死。”

林渊看也不看她，他的声音十分伤凄：“馨儿死了，我可以告诉你，馨儿死了，她真的死了！我亲眼看见她死了，你相信不相信？”

他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他那样子让牡丹也不禁心扑扑地跳，她也不由得在心中问她自己：馨儿死了么？那个同林渊在一起的馨儿是不是真的死了？

夜已经来了。

她瞅着林渊，盼望他会来同她在一起睡。但他不看她，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去躺在地上。

她说话了。

她说话时尽量显得很温柔：“林渊，你要是躺在床上，让我不动你也行。可千万不要睡在地上，我听得我奶奶说过，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可一定不要睡在地上，那对男人对女人都没好处。”

林渊不听她的，自管倒在地上。

他从现在起，要想办法自己熟悉自己的新身份，他再也不是那个纵横江湖的大侠林渊了，他只是一个依附在女儿楼楼主身边的白痴，一个身无武功的人。

他决心不理牡丹。

他躺在地上，也睡不着。他在想着江湖上的人，想着那些同他有许许多多过去日子的江湖豪杰。他们如果知道他被女儿楼废去了武功，一定会来救他的。但他如果被救，再出江湖，也一定又要去面对那些永无休止的江湖仇杀，一定又要去解决那些令人头疼的恩恩怨怨。他不愿意去理这些，他情愿好好歇一歇，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想到这里，心里平静了许多，他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牡丹在等，她在等这个男人，她明白，这个林渊是个奇男子，他虽然已经丧失了功力，但他永远会是那个豪气如虹的汉子，他永远是一个不肯为别人作俵的大侠。

她不愿意让林渊睡在地上。

她渴望仍然是那一个夜晚，那一个如梦如痴的夜晚。

但她也知道，那一个夜晚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她没有办法。

如果她不是女儿楼的楼主，她一定同他一起走，一起去江湖上游侠行义，他说什么，她就会做什么，连一句话也不会多说。她明白男人有他们很奇怪的自尊心。他们口头上总是说男人要宽宏大度，可实际上男人是最不能释怀待人的了。他们会记仇，有一丁点儿事儿也会牢牢记着。他们对自己很公允，对自己很宽大，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但对别人，他们就常常失之公允，总是要别人听他们的，照他们那主意去做，虽然他那主意只不过是一个臭狗屎主意。

可这个林渊不是这样，如果不是有人在催，她宁可一辈子同林渊这样在江湖上闲逛下去。

灯花儿爆，她仍在看着林渊。

他干嘛同她怄气？他难道就看不出她真的很喜欢他？他难道就不知道他睡在地上，她真的会很心疼？

她慢慢走过去，她低下头去，低低地唤他：“渊儿，渊儿，你醒醒！你醒醒！”

他真的醒了，呆呆地看她。

“你可以上床去睡……”

她的脸上有一丝笑容，这一丝笑容很是悲凄，她明白她再也不能让他对她笑了，他再也不会叫她馨儿馨儿的了，他同她几乎成了死对头。

他看着她，说了一句：“麻烦你，以后我是死是活，你不要管…

…”

她看着他，眼里升起了一片云雾。她几乎要哭了。她从来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从来还没有人对她这样冷淡。

他又笑：“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好不好？”

他又侧身去睡。

她依偎在他身边。

他冷冷道：“麻烦你，闪开一点儿。不然我这个穷酸极可能会弄脏了你的衣服……”

她不讲话，只好走开。

她睡不着，漫漫长夜，她怎么睡得着？

她又来到他的身边，她柔柔说道：“我睡不着。你能么？”

他没有讲话，但她知道，他一定也睡不着。

她说道：“我小的时候，就睡不着。大夫说，这是一种病。可长大了以后，我就知道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病……”

他仍然无话。

她突然火了，她冲上去，把他从地上揪了起来：“你给我起来！”

他就只好起来。

她把他揪到了床上。



“你不愿同我睡在一起，是不是？你以为同我睡在一起会辱没了你林渊林大侠的清名，对不对？你别自以为你有多么了不起，你其实只是一个废人！我要你生你就生，我要你死你就只好死……”

他的脸上没有一丁点儿表情。

她就恨他这毫无表情。

哪怕他有一丁点儿表情，哪怕他恨她也好。

林渊只好躺在床上，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要动，这个牡丹一出手，就会把他拎了回来，既然不能动，他又何必自取其辱？

他的身子平躺着，牡丹同他相依偎。

她这一次对她自己很满意。她认为她还是可以制得住他的。

但他的身子很硬，没有一丁点儿亲近她的意思。

她在媚笑：“林渊，我告诉你，如果我要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他都不敢不跟我。我就是要同皇帝在一起，他也得娶我。你明白不明白？”

林渊懒懒地说道：“是么？可惜我并不是皇帝。”

## 第二十三章 相见不如不见

人在江湖，就不得不理江湖之事。

可他现在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了，他现在要习惯的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丝毫也不会武功的凡人。

女儿楼很是热闹，有江湖上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来来去去，在女儿楼上意气风发，眉飞色舞，把他们快意恩仇，畅畅快快地行走江湖的那一件件事儿大讲特讲，向女

儿楼的人炫耀。

他低着头，从不去理会他们。

他已经不是江湖中人，怎会用得着去听这些故事？

有人在议论——

“你看到了那个人没有？就是那边低着头走的那个人？”

“我早已经注意到他了。他根本就不是武林中人，他目中无光，脚步不稳，走起路来又脚下没有根儿。他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没什么了不起。”

“你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他总不会是大侠林渊吧？”

“你说对了，他正是大侠林渊。”

“你胡说！这种事也开得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哈哈，如果他就是大侠林渊，我就是剑圣鲁奇。”

“你想赌什么？”

“你的那一栋房子，还有你的那一个女人。”

“你如果输了，你赔我什么？”

“我的那本琅琊剑谱。”

“好！”

就两个人一齐冲出去。

两个人身子一纵，直如一鹤冲天，落在林渊面前。

“等一等！”

两个人伸手拦住了林渊。

林渊只好站住了，冷冷看着这两个人。

这是他过去从来就不会理的江湖人物。如果是在过去，他们只可能一见林渊，就远远地避开他。可现在，他们竟然敢拦住他的去路。

“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谁？”

林渊不讲话，他听过这句话，马上转身就走。

“站住！”

他又只好站住了。因为他不能不站住，这两个人已经拦在了面前。

“你到底是谁？”

他不讲话。

一个人突然一笑：“你算了吧。就他这样一个人，还会是大侠林渊？”

“他就是林渊。”

“你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

“因为我见到过他。他曾经去泰山给黄老爷子拜寿，我是在那寿诞之宴上见到他的。这怎么会有假？”

“这倒是怪了。如果他真的是大侠林渊，他为什么不动手？”

林渊只是看着他们，他一动不动。

他们也是半信半疑，他们见到了林渊的镇定，如果不是武林中最高的高手，他怎么会这么冷静？

但这一赌也关系重大，他们也不愿善罢干休。

他们互递一下眼色，就突然一齐飞纵而起，击向林渊。

林渊不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砰！

一声大响，把林渊打飞了出去。

他跌倒在地。他的嘴角已经在流血。

一个人还想冲上去，另一个人喝住了他。

“好了，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白费力气了。你回去拿你的东西吧，只是你要记住，你的女人已经归我了，你的那一栋房子也归我了。”

两个人走了。

他们再不肯回头了，他们根本无视这一个没有一丁点儿本事的人。

林渊走回到他的屋子前。

他在这里见到了牡丹。

她在向他笑，她笑得很阴森：“你不愧是大侠林渊，你在这两个人面前毫无惧色，你的胆子真大……”

她像是一个倾慕英雄的小女孩儿，她那神情极是热诚。

他不理她，继续往前走。

她拦住了他。

“林渊，你是不是想到了这一点，你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你不跟着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只是一个死。”

林渊看着她，好一会才说道：“你讲没讲完话？如果你讲完了，我就要走了。”

他径直走了过去，再也不回头。

只留下了呆呆木立的牡丹。

林渊坐在他的床上。

他闭上了双眼。如果可能的话，他宁可永远闭上他的双眼。

但他总要睁开他的眼睛。

他睁开眼睛之后，见到了桌上的一把剑。

他的心一哆嗦，这是他的剑，是他十年前就已经不再使用的剑了。这一柄剑，是扬

威天下的一柄名剑。

他不能面对这柄剑而无动于衷。他看着这柄剑，像是沉入了深思。

他是不是在想他那名剑浴血，君临天下的过去？

是谁把他那一柄剑放在了这里？

他似乎想站起来，但他又马上坐了下去。他仍然闭上他的双眼。

有人来到了他的面前。他的心一哆嗦，他知道是谁来了。

来人是吴帆，是天下一剑吴帆。

她说话了：“你总不至于不认得我吧？”

林渊看着她，不讲话。

他不讲话，是因为他心中也在叹息，事已至此，他还有什么事可说的？

吴帆看着他，她的神色很是惊奇，她什么都想到了，但从来就没想到一见到林渊，他竟然理也不理她。

“你投了女儿楼……？”

林渊点了点头，他这点头很是艰难。

吴帆想不到他竟能直认不讳，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怎么会是那个大侠林渊呢？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铮铮硬汉，而他只是一个软软绵绵的人，只是一个连话都不敢说的人。

“你如果想向女儿楼的楼主献媚讨好，就直说好了。你真的很喜欢她，对不对？如果你喜欢她，当然可以娶她，可你是林渊，你是天下第一高手林渊，你不能忘了这个……”

林渊突然哈哈大笑，他笑得都流出了眼泪。他还是什么大侠林渊么？他还是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么？

他突然觉得这很可笑。

“你笑什么？”

“我觉得可笑，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

吴帆冷冷地看着他，象看一个陌生人。

他已经变了，他因为爱上了一个女人，就变了，变成这么一个不可捉摸的人。

吴帆一叹，她这一叹很冷，叹得他心中一抖。他与吴帆相处十年，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一叹，这一叹让人顿时心就变得冰凉。

吴帆转身走了，她这一去再也不会回头。她一定会从今天起，就把林渊忘掉，一定要把他忘掉！

天已经很晚了，他仍然站在院子里。风在嘶吼，天很冷，但他一动也不动，似乎要被冻透了。

他直站到了天亮。

他已经真的冻僵了，他已经不能动了，他的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思想了，他只是隐隐约约在想：吴帆.....吴帆.....可此时他的脑子里却只有一个笑吟吟的小丫头片子的影子.....

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

从屋里走出来了一个人。她来到了他的面前，她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又是奇怪又是惊讶，她轻轻说道：“你这又是何苦？”

她的手很轻柔，她上去抱住了林渊。

她把林渊抱得很紧。

## 第二十四章 血洗林家堡

楚瑶姑娘的病早已经好了，之所以迟迟不走，是因为她总觉得应该同主人林渊告别

一次，人家对你那么好，照料你，让你很快就身体复元，你如果要走，也得向人家主人致一声谢意才对。

她在等林渊回来。

但林渊总也不见回来。

她等得也有些着急，就天天站立在窗前，等着。

林渊已经有三十多天没有回家来了。

她问老管家林忠：“林大侠什么时候会回来？”

林忠憨憨地笑：“他哪里会有什么准头，有时是三天五天，有时是十天半月，更有时是一年半载，这都是经常的事儿。姑娘如果有事儿要办，就去办你的事儿。你要是等他，那可就没时日了。”

楚瑶不言语，她有她自己的脾气，她说她一定要当面谢过林渊，就是要当他的面说上一声谢谢，如果不这样办，她又怎么会甘心？

她决定再等下去，再等上十天。

她没用等十天。

第三天的下午，天很阴沉，她与老管家林忠坐在厨房里谈天。

老管家是个喜欢讲话的人，他向楚姑娘讲林渊小时候的事儿，他很愿意讲这些事儿。他的眼睛眯着，从那些回忆中体味到他与林家两代主人的情谊。他很满意他自己，他是林家的好仆人，他同林家的情谊极深。

她和老人一起沉浸在对林渊往事的回顾之中了。

蓦然，几声清啸，从她和林忠身后响起。

其实这并不是好啸，只象豺狼在嚎叫，这叫声忽高忽低，忽近忽远，声音时而凄厉，时而哀伤，在这大白天竟然有这样的动静，让人以为这是在非人间之中，以为这是白日碰见了鬼。

这叫声一转眼间，就在她与林忠身边飞了几圈。随着这尖叫，有几团影子在他们身边飞舞，这影子飞得极快，让他们看都看不清楚。

她与林忠不由得脸色大变。

“什么人？！”

林忠这一声，也极是有力。虽然那些鬼声仍很尖厉，但林忠的一声断喝，却也令他们很是吃惊。他们当然想不到林家堡内的一个管家，就有这么强的内力。

象一阵风般旋转在她与林忠身边的那几团黑影慢慢站住了。

这是三个怪物。

说他们是怪物，是因为他们不象人，又有几分人的模样。

一个是女人，她这个女人同寻常女人不大一样，她不尚饰妆，人长得又很丑，却偏偏她不知道她自己很丑，就总是向一切见了她这副尊容的人笑，笑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这一笑，能让人马上就想呕吐。

她是江湖上有名的恶人，她的名字也很好记，她叫河东狮子红煞。

当然是河东的吼狮，一个叫男人头疼的河东吼狮。

她穿一件长长的大袍，这件袍子长可及地，拖曳在地的是那长袍上缝缀的一些珍珠，那些大粒的珍珠在她的脚前脚后滚，看上去实在是在暴殄天物，也令人感到很怪异。她手里握一把红灿灿的绸布，这一把绸布是她的武器，是可长可短的绸鞭。

她笑起来也分外恐怖，一会儿是咯咯冷笑，一会儿又是嘶嘶而啸，她身子飞起来，向楚瑶和林忠抢上前来。

她不是一个和气的狮子，而是一只天下闻名的杀人如麻的河东母狮。

她身后又有两个人。

一个是脸色黑如锅底的男人。这个男人的脸不光是黑，而且更怕人的是，他的脸像是没有一丁点儿凸出的地方，像是天生就是平平的一张脸，这样的脸世上恐怕再也不会



有一张了，只应该在地狱之中才会见到的脸，一张极为恐怖的脸。

楚瑶只是看了他一眼，马上就低下头去，她再也不敢看了。

这个人是河东的黑煞马平。

黑煞马平杀人如同儿戏。他杀人时只凭个人好恶，有人见了，不敢看他，总低着头，他就杀人家。问他，他就道：他为什么低头？低头就是厌恶我。如果有人见了黑煞马平敢于好好地看着他，既不低头，也不好奇，他也杀人家。问他，他就道：他见了我，为什么不害怕？别的人都怕，他为什么不怕？

黑煞马平穿一件很短很短的小小褂子。他走路时摇摇晃晃，歪歪斜斜，人一边走，嘴里一边呼哨着。他那呼哨如阴鬼夜哭，一会儿凄伤异常，一会儿阴森恐怖。

另外那一个和这两个比起来就更是骇人了，他身穿一件千缝百衲的袍子，这一件袍子是绿色的，绿色的袍子本也没什么稀奇处，但他这件绿袍子可就十分稀罕了，他这袍子上缝着许许多多的小口袋，口袋还是鼓的，里面装了些乱七八糟的毒物。他这么一走动，袍子里的毒物便嘶嘶而叫，叫声也同一般东西不大一样，显得怪异，显得诡秘。

他是河东三煞中的绿煞师亭。

河东三煞，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恶角色。

他们都来到了林渊林家堡。

他们先是围绕着林忠和楚瑶急急疾走，他们一边走，一边做出那些鬼怪声音来，奔走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停了下来。

他们站在林忠同楚瑶的身边，站在他们的四周。

林忠显然早已见到了他们，他对这河东三煞显然没有什么好感，他向楚瑶一笑道：“姑娘，你看这世上，也就真有一些怪事儿，有的狗东西本来一点儿人模样也没有，好好呆着，也没有人注意他。却偏偏要去装神弄鬼的，他那丑八怪相谁见了不烦？姑娘，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些丑八怪？”

楚瑶见了这河东三煞，本来心中有些紧张，一听到林忠这么谈笑风生，便也一笑，心下有些轻松了。

林忠笑道：“对了，这就对了，林渊说得好，凡是那些在江湖上打扮得鬼模鬼样的家伙，准没有什么正经本事。你看这三个家伙，哪里象个人，十足十的一伙鬼……”

林忠的话说得十分轻松。他是谁？他是大侠林渊的管家，是经过风浪的江湖高手，自然不怕这河东三煞。

河东三煞就突然长长地吟啸，啸声未歇，便朗声而喝：“林家堡的人听着！老爷们是河东三煞，同你们这林家堡的主人林渊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天来，就是要血洗你们这林家堡！要命的赶快逃走，不然一会儿动起手来，那可就要玉石俱焚了！……”

其实，这河东三煞就站在林忠与楚瑶的身边。他们这么虚张声势，是为了要林家堡的人惊惶失措，他们好趁机杀人。

林忠长身而起，他向河东三煞道：“河东三煞不是早已经向林渊发过毒誓，从此不再入江湖害人了么？如果我记得不差，你们此时还该缩着脖子呆在邛崃山中，整天种地呢。不知你们这三个王八蛋怎么会来到这里？”

红煞笑了：“你说，就凭我这一副容貌，怎么能够总是委屈我呆在那种地方？总会有男人想我的，你说对不对？如果是我想男人还不要紧，要是男人想我，那可就麻烦了。我总不能让他们失望，你说对不对？”

她说这话时，还在向林忠挤眉弄眼，她那样子，十足是在卖弄风情。

林忠几乎要呕吐。

他头一回明白东施为什么留下了一个大笑话。

象红煞这样的女人如果也算是女人的话，天下的女人都会觉得羞辱。

可她那一叹还是有滋有味的。

绿煞也一乐：“我对男人可没有兴趣，我对这个小丫头倒是有一点兴致。如果林渊

把这个小丫头给了我，我倒是可以饶了他的一条活命。我可以只砍去他的一条腿和一只手。”

楚瑶的脸上有了怒气，她最恨男人轻薄。

天已经是下午了，已经是昏沉沉的冬日下午了。

天没有一丁点儿亮色。

林家堡的人都走出了屋子，都站在院子里。

他们看着这三个杀手。

他们明白，总会有一天，会有一些江湖上的败类来林家堡杀人，他们甚至在睡梦中也想杀林家堡的人。但如果林渊在，他们还不敢动手。

如今，他们可能知道了林渊不在堡子里，他们才敢放开他们的狗胆，来林家寻衅。

他们心中又怒又忧。

如果有人敢来这里寻衅，那答案一定极简单：不是林渊在江湖上出了什么差池，就是这些人活得不耐烦了。

可林渊不在，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

林家的人对林渊，比对他们头上的这一轮太阳还要信任。头上的这一轮太阳还有时可能阴沉，而他们的少爷林渊则永远是笑吟吟的，他总是在林府中慢慢地走来走去。他对林家的每一个家人都是微微笑着。他那笑中有一点儿歉疚，也有一点儿不安，好像是在说：对不住了，我有点忙，不然我会好好同你寒暄一番的。他从来出去同别的江湖高手比剑较技，林家的人都不去管顾，也从来不过问，他每一次都是大获全胜而归。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江湖之上，谁如果同林家的少爷比剑比武，他不败谁败？难道还会是少爷败了不成？少爷如果同人比武，除非他不出手，只要他一出手，胜负就已定了。他只会成功，决不可能落败。除非他也象他爹一样，自己杀死自己，否则，这世上还有谁可以杀死他们的少爷林渊？

但林渊毕竟不在。

他们如今要拚死面对这恶名远播的河东三煞。

河东三煞做事极讲效率，他们不再讲话了，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有把握杀人时，他们从来不多讲话。只有在没有一丁点儿把握时，他们才不断地向人家威胁、恫吓，才不断地讲话。因为他们那时不光要讲话吓住别人，也要靠讲话为自己壮胆。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林渊不在，他们马上就动手杀人了！

三煞扑向了林家的家人。

红煞最狠，她一上来就扑向楚瑶，她的功夫是天下至毒至阴的功夫，她身子一动，便有毒雾随身而起，毒雾丝丝缕缕漫飘，让楚瑶透不过气来。她虽然功夫不弱，但因为心中也畏惧她那毒雾，就不敢放手去斗。这使她的功力便大大地打了折扣，她脚步迟缓，出招迟滞，渐渐地就落了下风。

林忠一出手，便同三煞中的老大绿煞斗了起来。

林忠同三煞交过手，他心中初时还不以为然，以为凭三煞那一点本事竟然敢来林家送死，岂不是丧心病狂了么？但一交手，他心中暗暗吃惊，三煞也是十年熬苦，一朝出山，这气势很是不凡。他明白，如果今日林渊不归，他与林家堡子的人都不会躲过这一场灾劫。

林渊，林渊，你在什么地方？

林忠打得很是吃力，他一边与绿煞过招，一边看着院子里的局势。

楚瑶与红煞正在苦苦缠斗，虽然她也很是危急，但她打得很凶，每一招都是拚命的招式，也让红煞颇为忌惮。红煞就招招小心，不敢欺得太近，怕万一她拚起命来闹上一个两败俱伤，所以她这里还不会有什么大差池。

但黑煞那里可就惨了，黑煞出手极狠，他已经杀死了十几个林家家人，正在院子里追杀其它的人。虽然人们也在苦苦支撑，但显然没有一个人是黑煞的对手。

黑煞一边杀人，一边拚命吼叫：“林渊，林渊，你这个王八蛋！”

你害得我们在山里呆了十年！你这个王八蛋，我要把你家里的人全都杀光！让你最后也死在我的手里！！”

他杀得眼睛都红了，他已经杀得性起，杀得忘了他自己。

院子里躺满了林家家人的尸体！

血已经把地上的雪染红了。雪仍在漫漫，向林家的屋内，向林家的长廊，向林家的堂屋流去。

冬日，是喝酒的好天气。

对于三煞来说，冬天，也是杀人的好天气！

## 第二十五章 黑熊陆四

天已经黑了下来。

但还没有完全黑透，只隐隐约约可见对面的人影。

河东三煞明白，他们这一回得手了，那个告诉他们林渊已经不能回头管顾林家堡的人说对了，他们真的可以肆意杀人，他们已经杀了个够。

如今，林家堡院子里的林家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只有林忠还站在三煞面前，他已经中了绿煞的毒，站也站不稳了。

但他仍在嘻笑怒骂着这河东三煞。

他的脸色很是难看，他已经毒入骨髓，如能逃脱，即使不是倒在这院子之中，也会死在外面的荒郊野地里。

三煞已经不动手了，都静静地看着林忠。

林忠突然也不再骂人了。

杀人的，已经杀累了；骂人的，也已经骂累了。

一时间，没有一点声响。

雪地已不复是雪地，雪地已经成了血腥之地。谁会相信，在这寒冷的冬日里，死去的人血会不再冷凝，只是在地上流淌，慢慢地流淌着？

是不是这死不瞑目的林家忠仆的血，浸得大地也失了本性？

红煞面对着的楚瑶已经昏倒，她打着打着忽然扑倒在地，圆睁着双眼，却身子软软的，再也不能动手了。

只有林忠面对着三煞。

他冷冷怒目，对着三煞。

“林渊在哪里？”

林忠在冷笑：“你们如果见了他，哪里还会有命在？我劝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如果跑晚了，被他碰上，你们再想趴在地上，爹一声娘一声地叫，恐怕他也不会饶了你们……”

三煞在嘿嘿笑，他们那笑分明是不怀好意，他们从别人那里得知林渊的消息，知道林渊再也不是那个让他们夜不能寐，提心吊胆的大侠林渊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他们要不要把他们的得意告诉林忠？

红煞嘴快，马上冷笑道：“林忠，你可以死了你的心了，你们的大侠林渊已经死了。你现在如果去女儿楼，大概还可以看到他的尸首。

如果你去晚了，恐怕连他的骨渣也见不到。什么大侠林渊？狗屁一个……”

三煞在笑，他们这是复仇后的快活一笑，他们为这一笑，处心积虑，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他们笑得很是畅快。

笑声还没有停歇，就有人也跟着哈哈大笑，那个人的笑声却比他们河东三煞的笑要

声音宏亮，笑得要响亮得多，而且还一边笑一边说话：“他妈的，老子笑有老子笑的理由，他们这些王八蛋为什么要笑？而且是跟老子一齐笑？他们就不知道老子笑时就不准别人笑么？他们就不知道老子一高兴，别人就要倒霉么？这群王八蛋……”

这人不见其面，也叫人可以猜得到，他一定是个很可怕的人物。

不然，他怎么会一句话没说完，就一连骂了好几个王八蛋？

红煞为人性子也烈，她大声吼喊：“是哪一个王八蛋？你给我站出来！”

走出来了一个人。

这人一走出来，就让林忠、楚瑶、还有这河东三煞都大吃一惊。他们太吃惊了，以致于竟然没有一个人再说出一个字来。

这人是个人么？

说他是一个人，是因为他还有个人形，他还说的是人语。刚才的话如果是他讲出来的，说明他不折不扣的是个人。但在场的人都不敢认定他是个人，因为他如果是个人的话，他这个人也太奇怪了。

他长得很高。

长得高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脸很丑陋，脸上生满了密密的黑毛，他不像是个人，而像是一只极为可怕的猩猩。

他咧着嘴，让人明白他是在向人打招呼。

他真的会讲人话，虽然这话说得有些拗口，但毕竟让人可以听得懂他的话。

他说的是：“放下这个姑娘，走开！”

三煞自然不畏惧他。

他们见人也见得多，连鬼他们也比别人见得多，所以他们并不畏惧这个巨人，红煞还有一点恶毒地调笑他：“哎哟，不知你老兄怎么长得这么结实？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是来同我们神聊的吧？我可是告诉你，我们这会儿没空……”

那巨人慢慢伸出了手。

这一只手也几乎可以吓死人。这只手上长满了毛，毛长得很长，又挺黑，密密的长满在手上。这一只手让人想起了熊掌，想起了可以一掌把人打死的熊掌。

他仍然不动声色，仍然只说那一句话：“放下那个姑娘，走开！”

红煞好斗嘴：“你算什么？凭什么要我们走开？”

这个巨人突然咧咧嘴：“你不认得我？我是陆四。”

三煞呆住了。

这个人就是陆四，他就是那一头名传天下的黑熊陆四？

据传说，黑熊陆四与人打斗，从来就不知疲倦，不死不休，不尽兴也不算完。他有一回同山西韦氏打架，从早打到晚，又从晚上打到天亮，还是没打完。山西韦氏是江湖上有名的武林世家，弟子自然极多，见他与本家弟子打架，就都跑来帮忙。他打到后来，竟然变成了他一个人同韦家十七个人打架了。

黑熊陆四十分勇猛，他的功夫神鬼莫测。

他看着楚瑶，突然咧嘴笑着，说道：“你是林渊的什么人？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是不是林渊的妻子，你说，林渊他在哪里？”

他的问话很多，又问得很快，几乎听不出个数来。

但楚瑶也只是看看他，不回答。

他走上去，又问：“你说，你到底是不是林渊的老婆？”

楚瑶当然不是，她摇了摇头。

这巨人笑了，他的笑也不过是咧了咧嘴，而且那嘴咧得很大，很吓人。

“好！只要你不是林渊的老婆就好，你跟我走……”

楚瑶愣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巨人也愣了一愣，他说道：“你不跟我走，你会被他们杀死的。”



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么？他们就是江湖上的河东三煞，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如果落在了他们的手里，你就苦了，求生不得，想死也难。你如果跟我走，他们决不敢动你。”

他说得很自信。

红煞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江湖上人称黑熊的陆四？”

陆四看看她，不讲话。

林忠道：“姑娘，你可以跟他走……”

楚瑶摇摇头，她不想在这时离开林家。

林忠道：“楚姑娘，我想求你一件事。”

楚瑶看着林忠，她对这位老人很尊敬，她知道，老人轻易不会开口求她，他一张口，必然有大事要有求于她。

她马上点点头。此时此地，她还有什么事不能答应老人的？

林忠对她说道：“这个黑熊陆四，虽然是林渊的冤家对头，但据说这人向来并无大恶，他在江湖上也很有威名。你如果跟他走，就不必死在这里。我想少爷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不然这些混蛋王八蛋决不会这么狗胆包天，敢来这林家堡寻衅。你如果能走出去，就去找少爷。让他为我们报仇。你千万要记住啊……”楚瑶明白了老人的心思，她连连点头。

她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林渊。

为了这个，她就要先活着走出林家堡。

她能么？

老管家林忠看着她，笑了，他那笑也寓意深长，他喜欢楚瑶，如果能活下去，他一定要劝他的少爷娶这个女孩子为妻。可惜的是，他看不到这一天了。

林忠一声怒吼，直扑向河东三煞。

他的掌法不错。

他现今无所牵挂，他用力施为，每一掌都用足了气力，他出掌又快又狠，砰地一声大响，他把黑煞打了出去。

绿煞一怒，他突然口中嘶嘶作响，撮唇而哨，一眨眼间，便有无数毒物从他的身上那些口袋中爬出，有的振翅而飞，有的在地上蜿蜒爬行，直奔向林忠。

林忠的脸色变了。他也是老江湖，他一看就明白，这都是些难得一见的毒物，却被绿煞收了这么多来，都一齐放出来对付他。他急忙想转身闪开，不想两条毒蛇竟比他还快，身子一抖，笔直如箭，直落在他的身上。

林忠大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

他的眼睛马上溢血，他的身子软成了一团泥，软软地颓在地上。

林忠也死了。

河东三煞如今都好整以暇，一个个眼珠子瞪得滚圆，看着楚瑶。

还有一个楚瑶没有杀死。

他们虽然听说林渊已经没了功力，他再也不会对他们三煞有什么威胁了，但他们人在江湖，就不得不有十二分的戒心。他们如今已经得手了，如果再杀死这个楚瑶，他们就不用担心有人会去告诉林渊，是谁杀死了他一庄的人了。

做人要斩尽杀绝，这是人在江湖的狠处。

河东三煞杀人时决不会手软。

绿煞道：“我听说黑熊与林渊也有仇？不知是不是真的？”

黑熊道：“不错。”

他答得很干脆。

红煞就咯咯笑，她这笑让一向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黑熊也皱了皱眉。

红煞笑道：“这不就对了，原来我们是一家人……”

她仍没忘记向黑熊抛上一个媚眼。

黑熊冷冷道：“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黑熊长吁了一口气：“你们是畜生，而我不是。”

黑煞竟也能沉住气，他问道：“那你是什么？”

黑熊道：“你们是畜生，我不是。我是牲畜。”

他这话让自以为是的红煞暗暗好笑，她尖声而笑道：“你以为畜牲和牲畜有什么两样？”

黑熊的性子也竟然变得好起来了，他竟然向红煞一笑，咧嘴一笑：“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些王八蛋是畜生，畜生根本就没有人性。而我只是个牲畜，牲畜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性。我跟你们有区别，可惜只有这么点区别……”

绿煞道：“黑熊，你以为我们河东三煞怕你，那可就错了。我们只是想，如果林渊还活着，你和我们只能一起对付他。因为你也是他的仇人，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我们才不愿同你动手。难道你以为我们怕了你不成？”

黑熊这时看也不看他们，他盯着楚瑶，看着楚瑶的那眼光变得很是慈和，他在笑，虽然这笑仍然很是生硬，但已经好了许许多多，他的眼里是一片柔和的光。

黑熊只对三煞说了一个字：“滚！”

他再也不想看他们一眼了。

三煞当然不想得罪黑熊，他们明白，这个黑熊同林渊交手，很可能比他们获胜的机会更大些，因为他比他们更不怕死，比他们更能死拚，更不顾惜他自己的生命。

如果万一林渊没事，万一要林渊找他们复仇，黑熊是天下少有的几个愿意同林渊拚命的人之一。

可他们也不想这么让他把楚瑶带走。

“留下这个女人！”

黑熊摇摇头，他对楚瑶说：“姑娘，你向前直走，他们如果敢动你一下，我就要他们马上死在这里！”

楚瑶当然要走，她一定要走出这林家堡，要离开这里，到江湖上去找林渊，把林忠的话传给他。

红煞一声喝令：“站住！”

楚瑶当然不会听她的，她要一直往前走。

绿煞嘿嘿冷笑，他身子一抖，从那些衣服上的袋子里飞出许多毒物，这些毒物都直飞向楚瑶。

楚瑶把心一横，直向前走，她知道她根本就没有退路，她只能往前走，即使是死路一条。

有两条毒蛇飞向了她的头顶。

她一挥剑，想把这两条毒蛇削落。

但毒蛇很快，飞旋了一圈儿又绕回在她的头上。

她脸色变了。绿煞的这些毒物都是剧毒之物，一沾上星星点点的毒液，她就必死无疑。

这时，黑熊陆四那长大的身子突然轻轻飘飞而起，他扑在楚瑶面前，一伸手，就抓住了这两条毒蛇。

两条毒蛇握在了陆四的手里。

绿煞咯咯笑道：“陆四，你这一回可是死定了！我这两条毒蛇绝不是一般的毒蛇，它们是天下至毒铁线蛇！你别说是用手去抓，你就是嗅一嗅它的气味，你也是一个死！”

三煞都很快活。如果有人敢同他们动手，而且这个人马上就要活活死在他们的前面，他们怎么会不快活？他们快活得要死。

两条毒蛇在陆四手里，还在拚命挣扎。

陆四却笑了，他笑得直咧他的大嘴：“是么？你看我是要死了么？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你这蛇很毒，对不对？”

他竟然两只手把这铁线蛇握在了一处，空出一只手来，去扯这条蛇，他三下两下就把一条毒蛇扯碎，扯碎了不算，他还把毒蛇送到他的嘴里，生生地吃这蛇。

他一边吃还一边说道：“师亭，你这个王八蛋，你说这毒蛇厉害，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敢当面骗我……”

黑熊陆四竟然当着三煞的面把这两条毒蛇都吃进肚子里去了。

他吃过之后，竟然能又拍拍肚皮，说道：“师亭，你看，天下最好吃的，就不过是这蛇肉了。你那口袋里还有些什么玩艺儿，都拿出来，让我瞧瞧……”

三煞看着陆四，如盯着鬼魅。

突然他们发出一声吼喊，三个人转眼不见了。

## 第二十六章 程馨儿也想杀人

女儿楼中，一切仍然是那么平静。

仍然有男人来这里寻欢作乐，仍然有女人与男人虚与委蛇，假作知心。

这是天下永远都千篇一律的故事。

可也有不一样的时候。

现在，女儿楼楼主牡丹就坐在床上，她冷冷看着林渊。

林渊还是不讲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从那一天知道了她不是馨儿而是这女儿楼的楼主牡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讲话。

他想，他从此会永远不再讲话了。

但牡丹非要同他讲话不可。

她向着他笑：“你今天是不是很不高兴？我看你今天不高兴，我就给你带来了一瓶酒。一醉解千愁，你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是喝上一点儿，然后再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你醒来，看见天气很不错，你也许会快活，会忘了今天的不快……”

她把一瓶酒递给了林渊。

他接过了这一瓶酒。

他看着这一瓶酒。他是不是真的要借酒浇愁？是不是真的要用酒来麻醉他自己？

他冷冷一笑，把这一瓶酒打开，为自己斟了一杯。

他静静地喝酒。

他是不是从前也如此喝酒，一个人，一只杯，对月成影，方有三人？

她注视着他。

她在心中想：这是一个男人，是一个从前人人都思念他的男人。

他有什么稀奇之处，要女孩子们那么如痴如狂地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天下第一高手，还是因为他这个人很有魅力？

她痴痴地盯着他。

他仍在独斟独酌。

他曾经是一个千杯不醉的豪饮者，可如今，他只是喝了十几杯就醉了，醉得一塌糊涂。

他醉了，就呆呆地看着牡丹，他的口齿有些不清：“你……你……

…你根本不是什么馨儿……你只是一个骗子，一个地地道道的骗子……”

她看着他，冷冷说道：“你醉了，醉得很厉害。”

他吼道：“我没醉！我没醉！你才醉了呢……你是个坏蛋……你何必装得那么天真？你骗了我，你骗了我……”

她不语。

她看着这个男人。

她说道：“你如果还没有醉糊涂，你就可以听见我讲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林家堡完了，它已经被人给洗劫了。去洗劫林家堡的人是你的死对头，是那河东三煞干的。你的家没有了，你真的象我以前假做的那样，没有家了。你现在在江湖上只是一只落水狗，谁见了你都可以打，谁见了你都可以杀死你！我真不明白，就这个样子了，你还有什么可神气的？”

他呆呆地看着牡丹。

他的心里很是吃惊，他的家真的没有了么？他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之人了么？他的家人之中，有那个跟了他们林家几十年的林忠，有那些甘愿同他生死相依的家人。他们都哪里去了？难道就都死了么？

牡丹明白他的心思，就轻轻一叹，说道：“他们都死了，连一个人也没有剩下。”

他没有泪。他只是呆呆地看着酒瓶，只是慢慢地喝酒，一口口地喝酒。

牡丹闭上了眼睛。她不愿看见他这一副伤心模样。

他的伤心决不同别人一样，他的伤心是在心里，而不是在脸上。

“你为什么不哭？”

“我哭不出来。”

“你应该哭一哭，哭一哭你就会好受一些。”

他只是冷笑。

她看着他，看着他入睡。

他并没有伤心欲绝的样子，他只是呆呆的看着天花板，好一会儿没有睡着，后来，他睡着了，有了细细的鼾声。

他竟然能睡得很熟。

牡丹等他睡熟了，才慢慢走出屋子，她走出屋时很是小心，她的小心也许是多余，但她仍是很小心，生怕惊醒了他。

她走出了屋。

她走进了一间大大的厅室。

厅室里什么也没有。

她扶着墙，手在墙上摸索，渐渐摸到了一个机关，她转动这个机关，只听得地下轧轧响，慢慢的便闪出一个洞来。

她直走入洞中去了。

洞很长，她走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了头。

这里是一间很宽大的屋子，屋子里坐满了人。

这些人显然都是在等她。

她也没有讲话，只是坐下了。

坐在上首的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她精神头儿十足，盯着牡丹，连一句话也不讲。

有人说话了：“楼主如此行动迟缓，是不是两情愉悦，难舍难分哪？”

说这话的人是一个男人，一个猴头鼠目的男人。

牡丹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这人是老祖宗的红人，她得罪不起的。

她不回答。

想必老祖宗她也是很满意这男人的猥亵，她轻轻地笑了笑，没有讲话。

她坐下之后，就等着众人说话了。

这都是些在江湖上很有名的人，但他们在很久以前就不见了，在江湖上突然失踪了，如果有人在这里见到了他们，他会惊奇得跳了起来。他们都是江湖黑道上杀人眨眼



眼的人。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有人突然说话了。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林渊失踪了，他们大都知道他来到了女儿楼了，现在可以去做下一步了。”

有人在笑。笑声中是得意，是骄横。

“那么说，过几天，林渊就要在江湖上走动了？”

“当然，这一回，不光是他们那些自称侠义道中的人要目瞪口呆，连林渊的那些对头也要莫明其妙了。他们决想不到这只是咱们的一步棋。”

坐在上面的老太太突然咳嗽了一声，她这一声咳嗽，像是一声号令，众人马上就鸦雀无声。

老太太当然很是满意众人这守规矩，她哑着嗓子，说道：“你们找的这个人，他象不象那个大侠林渊啊？”

就有人马上回答：“回老祖宗的话，这个人象，象极了。他那一举一动都十足是一个大侠模样。老祖宗如果不信，可以把他叫来，让老祖宗看一看。”

老太太兴致很高，她笑呵呵说道：“好啊，我也没见过大侠是什么样子的，你把他叫来，让我也见识见识。”

就有人一声呼喊：“有请林渊！”

从甬道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大侠林渊。

他站在众人面前。

他看了看坐在厅上的众人，就走上去，给坐在上首的老太太行礼道：“林渊参见老祖宗。”

众人一见这个林渊，顿时就惊异不已，他真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渊，那模样，那神情，活脱是一个天下第一高手的风度。

“好！”

众人便齐声喝彩。

只有女儿楼楼主没有说话。

老太太就问道：“牡丹，你为什么不讲话？”

牡丹道：“老祖宗要我说什么？”

“你看他象不象林渊？”

牡丹看定他，冷冷道：“他根本就不象林渊，他只象他自己。”

众人吃惊，吃惊她这一句话。在众人看来，他活脱就是一个大侠林渊，那风度，那气势都无一处不象。她为什么说他不象？

老太太也看定牡丹，在等牡丹说话。

“他不象林渊，林渊不会随便给任何人行礼，而且他那倨傲是天生的，任何人也学他不到的。如果谁都可以学得到他那风度，天下第一高手的称号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唾手而得么？”

众人无语。她的话当然极有道理。

老太太说道：“牡丹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那人只是点点头，并不讲话。

“你可以走了，从今天起，江湖上就有了一个新的大侠林渊。你要好自为之。”

男人向老太太施了一礼，走了出去。

老太太看着牡丹：“牡丹，你的真大侠怎么样了？”

牡丹道：“他很好。”

老太太并不满意她的回话，她冷冷道：“他什么地方很好？”

牡丹道：“他天天喝酒，每天喝，喝过了酒就睡。没有别的事儿可做。”

老太太看着她，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我想，他同你这个美人在一起，总该有那么一点儿事儿做的。你说对不对？”

旁边的男人们都笑了，笑得很是含蓄，他们都能听得懂老太太的话。

牡丹脸色绯红，她低下了头。她不想回答老太太的这一句问话。

可老太太还是不放她，盯着问道：“牡丹，你说！”

她只好娇羞着脸，轻轻说道：“老祖宗，他这个人没有别的用处了，同我在一起，他还好……”

她那羞怯模样，顿时让在座的男人们都心神驰荡。他们这时心中都在想：如果我成了林渊，有这么一个美如天仙的女孩儿陪着，不去江湖走动又算得了什么？

老太太道：“牡丹，牡丹，你何必骗我？他同你貌合神离，你同他在一起，日子很不好过，你以为我老了，再也弄不明白这些了么？”

牡丹低下了头，她情不自禁，流出了热泪。

老太太本来是坐在椅子上的，但没见她身子怎么动作，人便起来了，她已经站在了牡丹身边，她那目光中有许多哀怜，也有许多慈和，她对着牡丹说道：“孩子，如果你不满意他，为什么不动手杀死他？你杀了他，你就又是自由自在的女儿了。你为什么不做？你何必烦恼？只要你说一句话，或者点一点头，这个林渊就会在这个世上消失，这还不简单？”

牡丹突然大声道：“不，我不，我喜欢他！”

老太太道：“他活着，别人总是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我看，为了让别人放心，你只好舍了他……”

老太太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只是决定要杀死一只蚊子。

“不，我不干！”

老太太看着她，说道：“这可正是我担心的，你如果真的喜欢上了林渊，就会坏了我们的大事。我一定要除掉他！”

老太太喊：“谁去杀林渊？”

一时没有人答话。不是没有人想杀林渊，而是许多人都在想，林渊如今这个模样，我去杀他，实在不勇。不是老祖宗下令，决没有人自告奋勇去杀林渊。

牡丹突然道：“不用别人去，我去！”

老太太看着她：“牡丹，你能动得了手么？”

牡丹的神色很是坚定，她瞪眼看着老祖宗：“你知道，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喜欢第一个男人，我决不让别人染指这件事。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

老太太道：“好！果然不愧是我女儿楼的楼主，牡丹，说实话，这件事只有你去做最合适。你要小心在意，别出了差错。”

牡丹点点头。

她又向回走了。

她这一回走得更慢，她一边走，还一边在抽泣。

她哭什么，她是在为她自己失去了第一个男人而哭，还是为林渊马上要死而伤心？

她走到了甬道尽头。

她擦去了泪水，决不能让林渊看到她在流泪。

她再走上去时，她已经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牡丹了。

“你为什么总也不同我讲话？”

没答话声。

“你可以骂我，你也可以损我，但你不能不同我说话。”

还是没有答话。

“你是林渊，是天下第一高手，你有一点气度好不好？你说话呀，你对我说上几句

话，让我也知道你这时正想什么？”

还是没答言。

“我是你的妻子，我要同你分手了，你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这一分手，还不知多长时间才能见面，你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还是没有一句答话。

她只好长叹了一声。

她轻轻说道：“林渊，林渊，自从那一次之后，你再也没有同我亲热过，你马上就要同我分手了，你想不想要我好好地同你亲热一回？”

她搂住了林渊，她向林渊脸上呼出热气，这热气撩人动心，让铁石心肠的人也不由得心神游荡。

但林渊不动，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美人。

他终于讲话了：“你想杀死我？你想用什么方法杀我？”

牡丹不动了，她放开搂住林渊脖子的双手。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你？”

林渊冷冷一笑：“我当然知道，你准备怎么样杀我？”

牡丹脸红了，她看着林渊：“如果你愿意，本门有一种功夫，叫做‘女儿柔’的，可以让男人在狂欢之中不知不觉就死去的，这不但没有痛苦，而且可以让你体味到快乐，你愿意不愿意？”

林渊当然愿意：“好，我为什么不愿意？这不是比用剑抹脖子要好得多？这岂不是也比服毒上吊什么的好？”

世多痴心汉，杀人“女儿柔”。

世上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痴心汉子，又怎么会有这杀人的“女儿柔”呢？

他与她这是一次很别致的男女欢合。

她喜欢这个男人。但不论她是不是喜欢他，他马上就会死去，再也不会同她在一起了。

她情愿同他在一起，哪怕他只是沉默不语，她喃喃自语也好。哪怕只是她向他总献殷勤，他一言不发也行。

她愿意把一腔女儿柔情都给他。

他恨死了她。如果没有她，他决不会这样狼狈，他可能正在江湖上行走，正在仗义行侠，他快快活活，正过着他自己的舒心日子。

是她，使他蒙受了这么多的羞辱。是她，使他的林家堡中的所有家人都无一活命。是她，让他象一只狗一样在这世上活着，如今，又是她，要杀死他，还要最后用他来体味一番快乐的呻吟。他成了她的玩物了。

他头一回想到要报复她，他已经不能用别的什么方法报复她了，他只能在他与她的男女和欢中去寻找他的报复。

他要用男人的刚强使她感到痛苦。

所以，她越是在这欢乐之中寻找到了她的快乐，他就越是生气。

最后，他实在不能再去做这事儿了，他无论怎样拚命，都只是给她带来快活，带来销魂的快乐。他默默地坐了下来，看也不看这个女人。

她凑上来，抚摸着他的后背，她沉迷在刚刚经过的那暴风骤雨之中，她向他絮语：

“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难道你是个瞎子么？”

你真的就看不明白？你死了，我还怎么活下去？”

林渊这一生也见到过不少的女人，但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已经被人揭穿了一切，别人什么都不相信她了，她还这么情意绵绵。如果不是真心，就是她这个人有比世上一切人更多的不知羞耻。

他坐在那里，他的心中有愤怒，也有悲哀。他静静地看定牡丹，他冷冷说道：“好

了，从今以后，我一死，你就又可以去害别人了。你再去害别人时，一定比这一回更得心应手，因为你已经做过一回了，再做时，就会脸不红，心不跳。”

牡丹看着他，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那眼睛仍然是一泓清水，仍然是无邪的，仍然是可以让世上一切男人动心的，撩人心魄的。

林渊闭上了双眼，等死。

## 第二十七章 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

一辆马车从女儿楼驶出。

这是一辆灵车，车上有一口棺材，看来是死了女儿楼的一个无关紧要的女孩儿，所以送葬的人也不多，只有那么两个人跟在灵车之后，而且显然也并无悲哀，只是默默地跟着灵车走。

这是两个女人，是两个正好年华的女人。

她们默默地跟在灵车之后，一句话也没有，一滴泪水也不见。

她们把灵柩送到哪里？送去的是个什么人？

赶车人一边赶车，一边还唱着小曲儿，他在唱太阳，在唱月亮，在唱太阳和月亮下男人与女人那些哀婉缠绵的故事。

他没有悲哀，因为死人他根本就不认得，他不知道江湖上的这些恩恩怨怨，所以他就没有一丁点儿的烦恼，他只要把这个死人送去坟场，再领到几分银子的赏钱，他就可以回家了。那时他可以沽上一壶酒，坐在老婆孩子身边，静静地听老婆絮叨，听孩子吵闹，他的心里就会觉得很是充实。

这就是他的日子。

马车走上了山坡，山坡上没有人，也没有土地，只有一座座坟茔。

坟茔里长眠着一群再也无法体味人生的鬼魂。

马车就停在了坟场边。

赶车人是个好人，他向这两个女人道：“我帮你们把这入埋了，好不好？”

一个女孩儿笑了，笑得很好看，浅浅的酒窝时隐时现，她向赶车人笑笑，说道：“大哥，你自己回去好了，我与姐姐两个人也可以对付过去了。再说，这人也是暴毙，不能拉来就葬的，要停上那么三天，大哥的好心我们领了，这是三钱银子，大哥你就回去吧。”

赶车人听得她这么一说，马上满口答应，他喜孜孜地收了银子，下山自去了。

这两个女孩儿自在山上看着这棺柩。

一个说：“把那个木塞拔出来，让他能透气。”

另一个不讲话，只是默默地做了，把棺柩边的一个木塞拔了出来，扔到了一边。

“东西都放里面了么？”

“都放进去了。”

“看一看，不要忘了什么东西。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他可要麻烦了。”

“好了。咱们也走吧。”

两个女人也起身走了，她们慢慢走到山下。

赶车的车夫见到了她们两个走下了山。他心中想到：这就对了，我不明白她们两个女孩儿家，怎么会不害怕？她们这么匆匆忙忙地下来，可见她们也是真害怕，不然她们怎么会这么匆匆忙忙？

山上很暗，时时还从一侧山坡吹来一阵阵冷风。

好在山上已没有活人，只有那一口口半掩半埋的棺材。

死人比活人能忍耐，他们对世事已经全都看透，他们明白，世人对一切都只是敷衍，



决不会独独对死人情有独钟。

他们最能对付死人。

这一口棺材就会这样放在风雪之中，也许直到开春，也没有人会来管顾它。

反正死人不会说话，他决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去挑活人的毛病。

但偏偏这口棺材里就有一个活人。

他先是在呻吟，然后他就开始呼唤，他呼唤别人的声音很是含糊，让人听也听不清楚。只听得他在唤：“吴……帆……吴……帆……”

当然没有人回答。

他从棺材中慢慢向外爬，他爬得很慢，他推棺材盖子时，用尽了他的力气，也没有推得动。他很悲哀，似乎他已经要放弃了这无谓的努力了，这时，他看见了棺材里有一把剑。

他抓起了这柄剑。

他是天下第一高手，自然明白，这是一把极好的古剑。这把剑在月华之下闪闪发光，透一丝丝冷气，看上去剑光在流动，闪烁不定，像是有一缕寒水浸在剑中。

好剑！

这柄剑救了他的命。

有了这一柄剑，他就可以走出这口棺材了。

他用剑在棺材上挖了一个洞，他从这个洞边，一点点削过去，终于把棺材盖挖透了，挖出一个大大的洞来。

他再看看棺材之中，想弄明白棺材中有什么可用的东西。这一看时，不由得心中大喜。原来，棺材中有许多应用之物：有一把剑，这是一柄极好的古剑，他正握在手中的。还有一些金子银子，都是成块的金银，他正愁走出去没钱可花，见了这些金银，自然分外高兴。还有一个竹筒，他忙把它拣起来。他仔细看看这根竹筒，心中不由得大喜：这

就是天下人人闻名畏惧的毒弩，却不知为什么都放在这里？他再看看棺材内，又发现里面有一包药。这是什么药？被放在这棺材之内？

他且先不管它，把这包药也装入他的口袋之中，就爬出了棺材。

这里只是乱石岗子，只有死人才会在这儿留连。他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碰上他。

所以他爬出来时，就显得很有风度，很慢，又不慌不忙的。

他刚刚爬出棺材，就听得一声喊：“别动！动我就杀了你！”

他只好不动。

可他现在这情形很是糟糕，他的一条腿在外，一条腿在里，正是世人所说的：一脚鬼门里，一脚鬼门外。

他没法儿动。

如果他没有失去功力，不用说是这个姿势，就是他现在躺在棺材里，这个人也对他没有一丁点儿威胁，他只要身子一纵，人便可以飞起来，在空中他可以随便变换各种姿势，随手便可击人。

可现在不行，他只好不动。

那人把一柄刀放在他的脖颈上，他能感到一股冰凉的冷气。

只要他一动，必然是一死。

他只好不动。

那人道：“你都从这棺材里拿到了什么？把它们都放在地上！不然我马上杀死你！”

他心中苦笑：这可是倒霉透了，刚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没等喘上一口气，就又碰上了强盗。他的命运可也太不济了。

他不敢动，只好把这一切东西都放在地上。

有一柄古剑，有一根竹筒，有一包药，还有一堆金子银子。

那人笑了：“好，好，还是你这家伙手气好，如果没有你，我去找，备不住这些财

都跑没了呢。你这家伙不错，有财气。你肯不肯跟我，认我做你的师父？如果你跟着我，保管你这人后半生日子有靠了。

你干不干？”

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愣了一愣，他什么都想过，可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做一个盗墓人的徒弟。

那人不耐烦了：“你干不干，一句痛快话！如果你跟着我，我就饶了你，如果你不干，我马上就宰了你！”

他还能说什么？

他只说了一个字：“干！”

那人让他在外面看着，他要进去看看棺材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还能拿的。他点头答应了。那个人就爬进了棺材，他进去了不一会儿，就又爬了出来，他诧异地看着这人，问：“棺材里的人呢？”

“棺材里没有人，原来躺在棺材里的人就是我。”

叭！

那人马上打了他一个耳光。

那人骂道：“混蛋王八蛋！你以为师父是好欺负的么？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一身骨头贱得要命，你还想你会这么一口棺材睡？你别臭美了，你这一辈子死了也混不上这么一口好棺材。”

他被打得嘴角流血。

他说了实话，偏偏没有人肯相信他的实话。

两个人向回走。

师父一边走一边向他讲道：“你呢，还有一个师娘，还有一个小师妹。我可是先告诉你，你这个王八蛋可决不能打她的主意。你如果打她的主意，我不光要打折你的腿，

还要杀了你！”

他只好点头答应。

师父又说：“你的师娘人是暴躁了一点儿，可她人心是极好的，她对我不错，对你呢，也就会不错。你放心好了，因为这个家，还是我这个人说了算的。你做什么，只要听我的，就决没有错。”

他只好再点头。

两个人走过了土坡，来到了一间茅屋前。

男人站在门口，叫喊：“老太婆，你出来看看，我这一回真地给你带来了一个徒弟。你出来看看，这个徒弟呀，还是一表人材呢。你看看，再也不会说咱郝二爷净扯瞎话了吧？”

就从屋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死老头子，你去了这么久，是不是又去灌黄汤了？你赶快给我进屋没错。不然我要是出去了，可就没有你的好了。”

就又听得一个年轻的女人的吃吃笑声，她笑得很是顽皮，很是快活。

师父向徒弟撇撇嘴，他轻声道：“这老太婆还不相信呢，咱们就是不进去，看她出来不出来？”

咦——，屋里的人觉得奇怪，这老头子吃了豹子胆了？他今天怎么敢不进屋？

就从屋子里走出来两个人。

这是一老一少两个女人。

年轻的声音在笑：“爹爹，你又在逗娘了，你不知道娘这会儿心境不好么？”

她笑靥如花，她那酒涡很深，很大，她长得很迷人。

她的眼尖，说过了这一句话，马上就看见了有一个生人，就愣了，就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低下了头，不再言语了。

跟在她后边的是老太太，老太太看着他，说道：“又是什么狐群狗党，又都领回来做什么？”

老头子笑了：“老太婆，告诉你，这是我刚刚收的徒弟，他可是一个规矩人。你别看不上他，他身手不错。”

老太太盯着这个新徒弟，突然冷冷道：“果然不错，是有点人模样，可惜跟着你，能学出什么好来？”

老头子陪笑道：“跟你学，不就学出好来了么？我告诉他平日跟你学点本事，事急时才去跟我干一回那活儿，这样好不好？”

老太太看着这个徒弟，突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新徒弟竟然好一会儿没回答。

“我叫林新。”

他是不是想起了馨儿，想起了那个让他吃了许多苦头的女孩儿馨儿了，他才急中生智，说出了他叫林新？

他为什么总也忘不了馨儿？

老太太道：“看他那样子，不像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他连一句问话都要这么久才可以回答得出，怎么会机灵？”

老头子泄气了，他看着新徒弟，叹了一口气，他盯着这个笨人，说道：“我看你在棺材里那样子，像是挺聪明的，你怎么这么笨？你这个笨样子，怎么能学会我们这‘夫妻门’的武功？”

## 第二十八章 夫妻门

这个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是林渊。

他已经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死里逃生了。是牡丹放过了他？还是她的疏忽，让他能够从女儿楼死里逃生？

他没法想明白这件事儿，他只好不想。

他明白他现在的处境，如果让江湖人知道他就是那个大侠林渊的话，他一定连三天也活不过去。

他做了这个掘墓人郝二爷的徒弟，正好可以掩饰他的身份，让世人无法找到他。

他一定要想办法复仇。

但他也明白，希望很渺茫。

他失去了武功，没有了武功，靠什么去同女儿楼斗？

他几乎没有希望。

但他还活着，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

他是林家的后代，他曾经是大侠林渊。他应该永远也不气馁，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有复仇的希望。

他决不放弃这个希望。

他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妙，他要好好隐藏起来，要一声不响，等待时机，好为林家所有死去的人报仇，好为他自己报仇。

他天天呆在这里，这郝二爷的家很是僻静，没有人能到这里来，他在这里，应该说是很安全。

他听说过，这夫妻俩都会功夫，而且看来功夫也都不差，他们那一天也说过，他们是什么“夫妻门”，他在江湖上不能说是阅历不广的人，但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夫

妻门”。

“夫妻门”是一个什么门派？他有什么稀奇厉害的功夫？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郝二爷这人很是随和，他总是笑呵呵的，平时人也和气，只是爱喝上那么一点儿酒。一喝上酒，他就要流泪，好像有什么伤心事似的。

他咬牙切齿，恨恨不已，总是在骂一个人，他骂这个人时，不提名字不道姓，只是祖宗三代地骂。他骂一会儿，又流一会儿泪，喝得常常是酩酊大醉。

每逢这时，平素总是呵斥老头子的老太太反倒是一声也不响了，她也只是哭，哭得很是伤心。更有那个师妹郝慧，她默默流泪，那伤心的样子，让铁石之人也不禁跟着伤心。

林渊不敢问他们，他明白，他们一定是有深仇大恨，不然决不会这么伤心，他们决不会这样诅咒。

他们同谁有这样深的仇恨？

郝慧的脸色苍白，她总是弱不禁风的样子，她看着山，有时就看呆了，直到老太太呼喊她，她才如梦初醒，忙答应一声，匆匆赶去。

老太太却也不训斥她，只是盯着她看。她只好脸红着，喊一声娘，再去忙着做事。

他们练功夫时，不要林渊去看。

他们总是夫妻俩带着郝慧去练功夫，练过之后，三个人都是一身汗，走了回来。他们一边走一边还在议论，一见林渊在场，便不再讲话了。

林渊只知道他们是“夫妻门”，只知道他们的这功夫要夫妻同练的，其余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他也从来不想知道别人的功夫，他自己的功夫已经超凡绝世，尚且不能躲过女儿楼的荼毒，别人的功夫再好，又能怎么样？

郝慧有时见他做事努力，就在一边心中哀叹：这个人，不知他是哪里来的，他的命运不济，也就来赶他们郝家的灾难，说不定他也会同郝家的人一样，死在这一场大劫之中，那他岂不是个冤死鬼？

她对林渊就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气。

她动不动就训斥一顿林渊。

她本来是好心，她想：如果这个林新受不了她的气，他就会从这里逃走，那样他就不会死在她家这一场劫难之中了。如果他不死于这一场灾难，郝家也算是积了一点德。

但可惜林渊不识进退，无论怎样，也不肯离开郝家。

郝慧决心要把他赶走。

这天，郝慧把林渊叫到一边去，她说有事要他去办。

林渊没有说上一句话，就跟她去了。

“你为什么要呆在这里？”

林渊惊呆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他支吾了一下，说道：“我要跟师父学武，我要跟师父学几招，好用来对付坏人。师父说，他们是‘夫妻门’，你说，什么是‘夫妻门’哪？”

郝慧见他这个呆样子，不由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就凭他这个德性，他也能学会“夫妻门”的惊人功夫，那可就是天上的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想到这里，就对林渊说道：“你不是这里的人，你应该另有前途，你何必在这里混？你学功夫，天下尽有可学之处，何必要在这里学‘夫妻门’的功夫？”

林渊吃惊道：“你是要我走？”

郝慧道：“对。你应该走。你不知道，我们家有我们家的事儿，这其中的过节也不必对你详说。你只应该知道，你不合适呆在‘夫妻门’就是了。”

林渊看着她，突然像是若有所悟，他对郝慧道：“我明白了，你不要我留在师门，



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们这‘夫妻门’的功夫是要夫妻同练的，对不对？我不要你喜欢我，我也不要同你一起练师父的功夫，我只是要学这夫妻门的功夫，跟师父学。你别撵我走，我以后连话也不同你说，你看好不好？”

郝慧呆呆的看着他，不知道她再说什么才好。

他对她的这一番话有了误会，而且这误会颇深。

她的脸红了，她面对着男人，又是说这么一番话，自然让她羞于启齿。

但她又不能不说。

她只好向林渊说出她的心事。

原来，她们郝家原是一家镖局局主，她父亲开一个镖局，那镖局的名字叫远扬镖局。她父亲当年同一个人一起开这镖局，后来镖局出了一点差池，让人家给砸了。砸他们镖局的人就是他们的大仇人。这个仇人在江湖上的势力很大，他们别说去上门讨镖，就是他们马上逃走，也不一定会逃脱掉。他们父女三人就一齐逃了出来。从那时起，他们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江湖上再也没有了夫妻门的双剑郝二爷与他的妻子云娘了。

他们要报仇，他们在这里隐姓埋名，可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报仇的事儿。是那个大仇人把他们镖局的三十几口人都杀死了，是他把他们的几十万两银子都劫走了，让他们从此倾家荡产。他们只要还活着，就决不会忘记报仇。

林渊像是在听一个很惊心动魄的故事，他睁大了眼睛，问：“就凭师父和师娘的好功夫，打那个人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郝慧在苦笑：“哪里有那么容易？其实，凭他的功夫，他们就是练上一辈子，也不是他的对手。”

她的脸上有了阴影，她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总是那么忧郁？她的父亲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不断地喝酒？不断在骂那个人？可惜的是他骂人时连人家的名字也不敢提，他怎么还有可能去找那人报仇？

郝慧向人说出她的心事，她的心里就轻松了一点儿，她向林渊说道：“师弟，谢谢你，谢谢你听了我的话。”

林渊不说话，他如果仍然是原来的大侠林渊，郝慧对他讲这话时就算是找对了人了。他就会问清那个人的名字，提剑而去，须臾之间，他就可提那仇人的头来见郝慧。但现在他只是能听她说而已，他又会有什么办法？

郝慧道：“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要你早早走开，不要在这里跟着搅这浑水。你不是他们家的人，你根本不必在这里送死.....”

林渊道：“师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

郝慧先是四外看了看，然后才轻轻说出了几个字：“他就是天下闻名的大侠林渊！”

林渊想笑，他想哈哈大笑，他想痛痛快快地笑上一个够。

这世上的稀奇事儿也太多了，过去他碰上了那个馨儿，被她害得苦了，几乎连命也没有了。现在他又碰上这么一件怪事，大侠林渊杀人夺镖。据说是杀死了三十几口人，劫走了几十万两的银子。怪不得这郝家夫妻日日夜夜思想报仇，让报仇这件事把他们的心都弄乱了。

可世上谁知道，他就是那个大侠林渊，他就是那个被人家诅咒要杀死他的大侠林渊。

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他真的笑不出。

郝慧见他呆了，以为是在盘算他要不要走开，就又劝他道：

说句真心话，我们‘夫妻门’的功夫，在天下武林中也不算什么，当然就更不能说是天下第一等的功夫了。我爹爹这么说，是他喜欢门面事，他自己说自己的功夫好，那也是有的。你不必相信，也不必当真。

你的资质不错，将来找一个好师父，也未尝不可以学会功夫。但你在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你看，这里是几十两银子，你还是走吧？爹娘那里，我自去说。你说，这样

好不好？”

林渊看着她，她的眼光是那么真挚，这眼光让他心中一热，他看着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大声说道：“不好！”

她愣了，不知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两个字。

“走吧，你也许不知道大侠林渊，他的功夫，是天下第一的，不管是谁，同他交手，只有一死，没有别的出路。”

林渊看着郝慧，他轻轻地说：“既然同他交手必死无疑，你们为什么还要报仇？”

郝慧的眼光很深，她幽幽一叹：“爹娘要拚，他们死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世上，该是多么寂寞？我跟他们一齐死就是了。何况死在大侠林渊手里，也不算窝囊。”

她的眼里有一片闪光，这是渴欲的光，还是死亡之光？

“你见过林渊么？”

她摇了摇头，她没见过。

就算她见没见过林渊，这又有什么关系？林渊这个人，无论是做为她的仇人还是做为她的对手，都已经深深印在她的心里了。

这是一个死结。

## 第二十九章 死也不习武

林渊知道，如今他是刚出虎穴，又入狼口。

如果郝家夫妻知道他就是那个他们日思夜想的死对头林渊，他们会马上就杀死他，让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们会一出手就杀死他，他连还手的能力也没有。

那时，他就会成为一个地狱里的冤魂，他不知道是为了哪一个人而冤死，直至死时，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栽的赃。

如果就那样死了，他岂不是很冤屈？

他应该马上就走。

但他没有走，他只是苦苦地一笑，他如今像是一条丧家犬，去哪里能没有危险？他走到哪里，恐怕都有女儿楼的人在追杀他，他的命早已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他决定不走了，他要在这里弄个明白，他如今还不知道是谁杀了人，抢了郝家的镖，让他来顶这个血仇的。他要找出这个人来，不然他怎么会甘心？

但他必须小心，一不小心，他就会被发现，如果被郝家人发现，他就必死无疑。

他小心翼翼地干活，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这天晚上，他被叫到屋内。

这是郝家的内室。

郝家夫妻都在，他们都郑重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林渊。

他们的女儿也在一边。奇怪的是，今天她的神态很是反常，她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声也不吭。

她甚至连头也不抬。

郝二爷看定林渊，说道：“林新，你来我们郝家也有那么一个来月了，我和你师娘都觉得你这个人不错，能吃苦，又肯干。我们商议好了，从今天起，就教你‘夫妻门’的功夫。如果你能好好学，将来也许会成为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林渊愣了，他没有想到，他们会主动要教他功夫。

他无论如何，也不该学他们‘夫妻门’的功夫。

他低头不语。他明白，如果他直说他不要学这‘夫妻门’的功夫，一定会伤了郝二爷的自尊，那样反为不美。他在心中思忖，他要想一个办法推辞，让郝二爷也心中舒服，他也不跟他们习武。

可惜的是，他想了半天，还没有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他好半天没有讲话。

郝二爷噗哧一笑，说道：“你看这个傻小子，一听说咱们要教他武功，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其实你还不用乐，学武功的日子长着呢，那功夫学起来也极苦。恐怕不等学成，你就该叫苦不迭了。那时你可千万别后悔啊……”

郝二爷的心境极好，他对这个未来得及拜见师父的徒弟开起玩笑来了。

云娘是个稳重的人，她对林渊说道：“其实，你来我们郝家也不算太久，按理说我们还不该收你这个徒弟，但你那一天同慧儿的谈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热心肠人，我同你师父这才决定要收你入我们‘夫妻门’。我们‘夫妻门’虽然在江湖上名声不大，但从来不做坏事。我们之所以想收你做徒弟，也不外是想让我们‘夫妻门’这一门派有个传人，以便日后光大本门派。如果你能够苦练本门武功的话，你将来在江湖上也未必不可以出人头地。”

郝二爷更是郑重：“你也知道了本门同林渊的深仇，我们收你为徒，可不是要你参与这件事，关于这件事，自有我与你师娘去处理，你同慧儿就不要参与了。”

林渊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直至郝二爷同他的妻子云娘把这件事说完，他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他的脑袋嗡嗡响，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郝二爷与云娘的话都说完了，他们都一齐看着林渊，等他说话。

他说什么？

他什么也说不出。

郝二爷道：“林新，你为什么不讲话？”

林渊知道，他应该说话，他必须说话，他自从入了女儿楼以后，他说的话就太少了。

他长吁了一口气，他终于说话了。

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不仅让郝二爷和云娘跳了起来，也让郝慧马上抬起了头。

他说的这一句话是：“我就是林渊。”

林渊说得很认真，他说这话时抱着必死的心思。他早已明白，郝家同林渊已经有了不共戴天之仇，如果承认他就是林渊，马上他就会死在当场。但他是林渊，他没有办法不承认他是林渊。

他说过了这句话，当时就把郝二爷与他的妻子吓了一跳。

他就是林渊？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林渊？

他们当然不信。

郝二爷冷笑道：“小子，你别胡扯！你以为天下有多少个林渊？

你以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堂能轻而易举就得到？你这玩笑开大了，你这个混蛋……”

云娘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她要重新看一看他，看看他象不象一个天下第一高手的模样。

最后也是冷冷一笑，她摇了摇头。

林渊这样子，哪里像是一个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他只是象一个小小的落魄书生。

郝慧也轻轻一叹，她倒是希望这个傻师兄就是那个林渊，那样她的父母或许就不会死了。

因为这个人如果是林渊，连她也可以打死他，更何况她的父母？

他是不是傻了？他是不是变得痴了，他才会自称他就是林渊。

“别胡扯！”

老爷子一声吼，他生气了，他想不到这拜师的仪式这样隆重，林新也敢胡扯。他想吼喊住林新，如果不是他平日都事事听从妻子的号令，他这一回可是早已大巴掌上去，把林渊打倒在地了。

云娘道：“林新，你既然说你是林渊，你有什么证据，让我们能信服你？”

林渊呆了，他现在用什么能证明他就是林渊？他用什么来证明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林渊？

本来，最简单的办法也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他是林渊，他用上一手最高明的功夫，他们马上就会认出，这是天下一流的功夫，如果他会天下一流的功夫，他肯定就是大侠林渊，不会是别的什么人。

可是他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功夫了。

他是不是比划一个花架式，让他们看一看？

他明白，他不能那么做，他那么做，在这行家郝二爷的眼里，会被人家一眼看透。

他只好说：“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林渊，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确实是林渊。”

郝二爷与云娘怎么这样傻，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他如果不是林渊，他为什么要说他是？他为的是在郝二爷与他的妻子面前一死么？

他还是要危言恫吓他们？他怎么会不明白他们是林渊的仇人，任何危言都吓不跑他们，只能让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过来。就凭他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一出手，他必死无疑。

他们都愣住了，他们也还没有想出一个好主意，来证明他就是林渊，或者他根本就不是林渊。

这时，郝慧突然说：“我相信他！”

云娘道：“你凭什么信他？”

郝慧怔了怔，她又说了遍：“我相信他！”

她是见到了林渊那痛苦的眼神，还是听到了林渊内心的呻吟？

云娘淡淡一笑说道：“看来你是不喜欢我们的‘夫妻门’的功夫了？你以为我们‘夫妻门’的功夫没有用，才被大侠林渊追得东躲西藏？你想错了……”

她向郝二爷一递眼色，两个人同时飞身而起，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人在空中顿了三次，才慢慢落了下来。

随着他们人的落下，就有一条丝线也慢慢飘落，但这丝线飘落至半空中时，突然飘散了，变成了十几条丝线。

这是郝二爷他们夫妻双剑出手之后，在半空中疾忙出剑，疾刺了十几剑的结果。

“好剑法！”

林渊不由得喝了一声彩。

“当然是好剑法。如果你愿意，你就是‘夫妻门’的弟子了，你是不是愿意？”

林渊还是不答应。

郝二爷冷冷说道：“看来你也许真的是那个林渊，如果你真的是他的话，你今天不但做不成我们的徒弟，而且要死在这里。你现在承认你并不是林渊，还来得及。”

“我是林渊。”

郝二爷看着他，突然笑了：“你真的是林渊？”

“不错。”

郝二爷一声吼道：“好！”

他身子疾纵，一飞而起，直扑向林渊。

他出掌极狠，叭叭一连三掌，把林渊打得连滚带爬地飞了出去。

林渊的嘴角流血，他爬了起来，他几乎爬不动了。

郝二爷冷冷道：“你以为林渊会象你一样么？象你一样，是只蚊子么？如果你就是林渊，我何必要等待这么多年，我只要一出手，就可以杀死你……”

林渊说得也很诚挚：“我真的是林渊，只不过我被别人暗算过了，我已经没有了功夫，成了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了。”

郝二爷挥挥手，让他走开。

他看着云娘，他与云娘的眼中都满是疑团：这个执意说自己是林渊的年轻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承认他就是林渊？



郝慧突然说道：“我相信他……”

云娘道：“把他锁起来，你出去打探一下，看看林渊是不是还在江湖上走动，你要快一点回来……”

郝二爷答应了，他马上动身，去江湖中打探林渊的消息去了。

## 第三十章 女儿娇客

江湖上的人都在忙。

他们有的忙着要参与那一场比武会试，有的忙着要找大侠林渊比试的机会，如果他们之中有谁能胜了林渊，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这机会决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但林渊在哪里？

照理说，他应该在女儿楼。

所有的人都去女儿楼，他们在女儿楼外等，他们要等待林渊走出女儿楼。只要林渊真的走出女儿楼，他就要面临着死亡的挑战。

等待的人都知道，他们面对林渊时，机会并不多，他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死，或者是杀死林渊。

他们在等，等待死亡，或者是做天下第一高手。

风清雪霁，天色晴朗，便见到两乘暖轿从女儿楼抬出来。

这两乘暖轿装饰极为华贵，有十几个女儿楼的女儿家跟着，抬轿的都是极有功力的壮汉，轿子走得很是欢快，抬轿的人也是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有点儿什么闪失，出了差错。他们虽然走得很快，但也走得很稳，这两顶轿子一直抬到了酒楼边。

就打了轿帘，从轿子里走出了个光艳照人的女儿家。

她一笑时，真有沉鱼落雁之容，有闭月羞花之貌，她向酒楼门前的伙计一笑，这一笑笑得伙计忘了向她打招呼，忘了请她进楼的礼数了，只是呆呆看着她，说不出话来。

她嫣然一笑道：“去请林大哥出来，一同上楼去喝上几杯，然后再赶路不迟。”

身边的女孩儿就应声而去，来到那一顶轿外，俯身行礼道：“林公子，楼主有请，请林公子去上酒楼，喝上一杯酒，暖一暖身子。”

就听得轿中有人答道：“好！”

从轿中走下来一个人，这个人江湖上许多人都认得，他就是名重天下的大侠林渊。

大侠林渊同以前不一样了，他变了。他现在再也不是那个身穿破衣，衣冠不整的落魄模样了，他衣着光鲜，面色红润，十足的贵公子派头。他不光身上的衣饰光鲜了许多，还有一点胖了，变得更加雍容华贵。

这也难怪，据说他娶了女儿楼的楼主做妻子，他做了女儿楼的娇客，他不变，女儿楼楼主怎么会答应？

男人娶了老婆时，就一定会变。如果这时他还不变，那他一生就再也不会变了。

据说这是屡试不爽的真谛。

林渊慢慢走向酒楼。

酒楼上，至少有十几个人在等待林渊。

他们看着林渊，拳头握紧了，手抓住了暗器，手移向了剑柄。

他们要杀死这个林渊。

以前他们没有机会，是因为林渊是大侠，他在江湖上极有威望，他一言九鼎，做事行得正，做得直，别人都听他的，都拥戴他。可如今不同了，他投了女儿楼，做了女儿楼的娇客，他就成了江湖上的一个贼子。江湖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只要谁杀死了他，他就可以做天下第一高手，就可以成为武林盟主。

林渊在慢慢喝酒。

这个女人却会做殷勤状，她一味地给林渊斟酒，为他布菜，她一边为他忙碌，一边在向他笑，她那笑十分放荡，让坐在一边的男人们也不禁怦然心动。

林渊更是十分沉迷，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这个女人，几乎不会动弹了。

就有人一声长叹，说道：“红颜祸水，红颜祸水，这话果然不假，果然不假……”

众人的目光都去看着这说话之人。

众人也都认得，这人是江湖上的一个好汉，他叫白龙剑常义。

他盯着林渊，那目光中是惋惜，是可怜。

好好的一个天下第一高手，竟然变成了女人的裙下之臣，让人怎么能不惋惜？

坐在林渊身边的女人听到了这句话，她的脸上没了笑容，她盯着白龙剑常义，冷冷说道：“你在说话么？”

白龙剑道：“不错。”

她又说道：“你在讲些什么？”

白龙剑道：“我说你是祸水。”

女人笑了，她笑得很媚：“我是祸水，是么？我是祸害你了，还是祸害了别人？”

白龙剑常义道：“你迷惑了林大侠，让他成为你的裙下之臣，这就是祸害了武林。你祸害了武林，岂不是罪该万死？！”

众人都在看着她与白龙剑常义，看她与他这一场争执如何收场。

女人笑了，她把身子偎向林渊，她向林渊媚笑：“林大哥，你看，竟有人说我该死，你看，是我该死还是他该死？”

林渊此时正在看着他的酒杯，他的目光已经沉入到他的酒杯中去了，他听了这女人的话，像是突然从沉迷之中醒来，他抬起了头，看着这个千娇百媚的女孩儿，像是看得痴了，他呆呆地问：“你说什么啊？”

女孩儿嫣然：“林大哥，你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你怎么了？他说我该死。你看是我该死还是他该死？”

林渊看着白龙剑常义，他的目光很呆：“你说什么？你说牡丹她该死？”

白龙剑常义道：“不错，她是个妖精，她迷住了你，她就该死！”

林渊看着白龙剑常义，他慢慢说道：“你是不是收回你的话，向我的妻子说上一句对不起？”

常义大声道：“胡说，我为什么要对她说对不起？她干了些什么人模狗样的事儿？你要我说这话，我宁死也不会说……”

他的话刚刚讲完，林渊道：“好！”

林渊的身子一纵而起，在空中旋飞了几圈儿，人又落在椅子上。

没有人可以看得出他是如何出手的。

他又端起了酒杯，又在慢慢喝酒。

白龙剑常义还站在那里，但他咽喉上有了一抹血痕。他的喉咙在咯咯响，他只说出了几个字：“林……林渊……你好……狠……

狠……”

白龙剑常义就咚地一声倒在地上。

没有人声响。

这件事儿来得极快，根本还没有人来得及讲话，白龙剑就死了。

酒楼之上，很是肃穆，没有人讲话。

只有这个女人拍手而笑：“好！林大哥，果然好剑法。我根本没看清你是怎么出剑的，他就死了。好，好，果然是好……”

林渊没有讲话，他的脸上有了一丝傲意，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他的剑当然很快。他的表情是在告诉这个女人，他做这事儿，根本就无所谓。

有人长长叹息：“白龙剑，白龙剑，为这么一个江湖败类，你死得也太不值了。你何必去劝他？你没见他已经是鬼迷了心窍了么？他怎么会听你的？你真冤哪，你可真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鬼.....”

众人就凝神望去，看是哪一个不怕死的好汉，敢在这时向林渊挑战。

原来是坐在酒楼一角的一个老汉。

这老汉是雪翁。

雪翁是奇侠，他与林渊是最要好的朋友。

林渊看着他，也象看生人一样，他对雪翁道：“你是我的朋友，是不是？”

雪翁一叹：“过去是，现在不是了。”

林渊道：“你不怕死？”

雪翁道：“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岁了，我有点活得不耐烦了。”

林渊道：“好，好，如果你真的活够了，我一定帮你.....”

他身子动得很快，一步上去，就向雪翁出手了。

他只出了一掌。

雪翁的身子也就被打飞了起来。

叭！

一声大响，雪翁就摔在地上。

酒楼上的人都有些狂怒了。他们看着林渊，象看着一只丧心病狂的野兽。

他就是投靠了女儿楼，也不必这么丧心病狂啊？他一转眼间，就杀死了白龙剑常义，打伤了雪翁，他还要怎么样？

楼上，顿时站起来了好几个人。

他们决心同林渊一拚！

这时，那个女孩儿说话了：“林大哥，这儿一点儿都不好玩，咱们走吧？好不好？”

林渊冷冷看着众人，他沉声说道：“好，走就走……”

他大步走下楼去，连头也不回。

大侠林渊丧心病狂，连伤两人，其中一人是江湖上有名的硬汉子白龙剑常义，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雪翁。

“他为什么要杀死常义？”

“为了他自己的威风。因为常义劝了他几句，要他再不要理睬那个女人。”

“哪一个女人？”

“据说她是女儿楼的楼主。”

“她长得漂亮么？”

“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人，她的漂亮，没法儿用话讲得出来。”

“莫非真的象古时那些话本说的，她真有闭月羞花之貌，有沉鱼落雁之容？”

一声长叹：“那都是语言。你只能知道那是些话语，如果你见了她，你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她的漂亮，你最好不用话语来说，因为任何话都不足以说明她的美。”

## 第三十一章 大难不死

林渊躺在柴房里。

他如今的情形是糟透了。

云娘与郝二爷根本就不相信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林渊。郝二爷去打探去了，这他倒是不怕，难道天下还会另有一个林渊不成？他只要等

郝二爷回来，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的，那时他要好好问一问郝二爷，他们遇上的那个林渊究竟是什么样子？

可现在他只能被绑起来，被关在柴房里。

他又饥又渴，已经被关在这里三天了。

命运不济，他没有怨言，但别人冤屈他杀人夺镖，这件事不能不说个明白。

他一定要弄明白这件事。

郝慧来了，她是来给林渊送饭来的。

她也是一句话也不说，只默默地把饭放在他的面前。

她为什么不讲话？是不是她也一直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林渊，而只是江湖上的一个小混混？

他不去吃饭，他看着郝慧，突然说道：“师妹，师父他们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也不相信我？”

郝慧看着他，轻轻一声叹息，她柔声说道：“你没有一句实话，让我们怎么会相信你？”

林渊道：“你也不相信我就是林渊？”

她看定他：“你为什么不说你就是剑圣鲁奇？”

林渊一叹，她仍然不相信他，她以为剑圣鲁奇有多么了不起，就是那个剑圣鲁奇，他也曾败在林渊的手下。

他看着郝慧，心很是难过，她不相信他，她真的不相信他。

“你说过，你相信我，你说过的……”

她心中一叹，她当时说她相信他，是因为她当时见了他那伤心模样，心中着实不忍，她心中盘算，他即使不是林渊，他也只是一个与林渊无关的人，她与她的父母又何必必要杀死他？本来她对这个林新已经颇有好感了，她的父母已经答应他练本门的功夫。她当

时是又羞又喜，她明白，他如果真成为她的师兄，就极可能成为她的丈夫。因为本门的名称就叫做‘夫妻门’，是要夫妻同练的一门剑术。她已经对这个师兄有了一点好感，谁知道他竟然能够胡说八道，说他自己是大侠林渊？

郝慧道：“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爹回来了，你的事就完了，如果你真是无辜的话，我一定劝爹娘放了你。”

林渊看着她，他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无论怎么说，也不会使郝慧相信他就是她家的那个仇人林渊。

他叹了一口气，他再也不讲话了。

既然人家不相信你，你多说又有何益？

他就慢慢吃饭。

郝慧坐在一边，看着他吃饭。

林渊吃着吃着，突然觉得他的肚子疼起来了，顿时疼如刀绞，他放下了饭碗，在地上打滚。

他的脸色都变了，他疼得直冒冷汗。

郝慧一见他这个模样，也慌了神，她凑上来，说道：“师兄，师兄，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林渊明白他这是毒性发作了，他身上早就中了女儿楼的毒，他只好忍着，没有解药，没有一点儿办法。

但他的毒性发作极快，转眼之间，他已经疼得忍受不住了，他在地面上直滚，滚来滚去的，还不断呻吟。

他实在忍受不了啦。

女儿楼的人一定知道他会受这痛苦，所以她们根本不怕他逃走，他即使逃走了，他也受不住这毒性发作时的苦楚，他一定会死在这毒上。



郝慧却不知他这是怎么回事，她惊呆了，只能不断地对他叫：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女儿楼放了他，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天？既然是为了这一天，她们又何必在棺材里放上一柄古剑，放上一只竹筒，再放上一包药？

他的头脑之中突然一闪，他明白了，那一包药，那一包药，那一包药就是他的解药，一定是他的解药！

他用尽全力，对郝慧说道：“师妹……师妹，……救救我……快……快去拿我从棺材中拿来的……那一包药……快……快……”

刚刚说完，他就昏过去了。

郝慧跑进了屋，她知道父亲那天拿回来的那一包药放在了哪里，她抓住了这一包药，刚刚要走出门，就见到了她的母亲正站在门口。

“你要做什么？”

她的脸红了，她很少脸红，所以一红起来就特别厉害。

“他……他昏过去了……”

母亲显然是明知故问：“他？他是谁？”

“师兄……”

母亲看着她，那眼光很是怪异。

她抓住了女儿的手。

“别去。”

她马上就明白了。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儿，她马上就明白了她母亲想的是什么。

她母亲显然相信他就是林渊，她决心要他死，只要她不去送给林渊这一包药，他很可能马上就会死掉。

可她不能这么做。

她起身要走，却被她母亲拦住了。

“别忘了你是郝家的人，你们郝家死了那么多人，他一个人死，也算给郝家人偿命了……”

她想挣脱，但母亲的手劲儿很大，她挣不开。

母亲劈手夺过了这一包药。

“你回屋去吧，你回去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上起来，一切都会过去的。”

母亲很关心她，把她送回屋里，看着她入睡。

好久没有睡着，她在做梦，她在睡梦之中，总是看见林渊在打滚，总是听见他在喊她的名字。

天亮了。

她醒过来了，她头一件事就是要想看一看林渊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没有等她起来，就听见母亲在喊：“慧儿，慧儿，快起来，你爹回来了！”

她马上起来了。

爹的脸色很不好，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消息。

爹说出了林渊的新消息：林渊又在江湖上走动了，他一出女儿楼就杀了人，他先是杀死了白龙剑常义，又打伤了他的朋友雪翁。如今他同那个女儿楼的楼主牡丹又入江湖了。他杀人无算，江湖上的人都恨之入骨，但没有人能制住他。

郝二爷道：“你过去总说这个林渊是个好人，不一定会做出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如今我听来的消息，哪一条不是说他做事伤天害理的？”

咱们一定要杀死他，为咱们那些死去的人报仇！”

郝慧突然道：“娘，不是他！”

云娘也变了脸色，她也想起了躺在外面柴房的林新。

既然大侠林渊仍在江湖上走动，这一个自称为林渊的人就一定是个假的。

可能他已经死了。

郝慧这一声惊呼，让云娘也想起了这个人。

她们母女一齐跑了出去，她们都跑得很快。

她们冲进了柴房。

这个死人在哪里？

没有人。

她们四顾无人。

只好走出来。她们一走出门外，就看见了一个人，他站在柴房门外，看着她们，笑吟吟说了一句：“师母，师妹，你们好……”

这正是那个要死要活的林新。

他不光没了那狼狈样儿，而且还收拾得很干净，他的头上没有一丁点尘土，脸洗得很干净。他在阳光下笑，笑得很天真。

## 第三十二章 杀不杀死他？

郝家，有一幕极为庄严的仪式。

这是郝家的拜师仪式。

他们决定收这个林新做他们“夫妻门”的徒弟。

这也是云娘的意思，她从做过了那一次不许慧儿给林新药的错误之后，就心有愧疚，想这个林新虽然是一个有些愚的笨人，但他心眼还不算坏，而且对人也不错，让他成为“夫妻门”的门人，想必也不会出什么大错。

于是，他们夫妻就决定收林渊做他们的弟子。

墙上，挂上了一张长幅。

长幅上画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男人长得俊秀潇洒，又神清目爽；女人长得更是漂亮，她穿一件极为轻爽的薄纱，脸如满月，人如嫦娥，俏生生站在那里。

这两个人都很是年轻。

郝二爷说道：“这是祖爷爷与祖奶奶，是他们创立的我们‘夫妻门’，我们‘夫妻门’的规矩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只要不侵犯到我们，我们也决不去动别人。我们除了与林渊有仇隙之外，同江湖上的各门派都没有什么瓜葛，也没有什么恩怨。‘夫妻门’在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这原因是，我们人在江湖，但从不张扬，从不与人为恶。所以至今没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你能入我‘夫妻门’，也是你的福份，我们在江湖行走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想到能够收到一个象你这样资质极佳的徒弟。你要好好习武，别让我与你师娘失望才是。”

林渊还能说什么？

他一再说他就是林渊，说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林渊，可他们就不相信，他又有什么办法？如今郝二爷从外面回来，探到江湖上又有了一个林渊，而且那个林渊是同女儿楼楼主在一起的。他马上就明白了牡丹的毒计，她是想杀死林渊，用一个假林渊来代替他。

他再也不说他就是林渊了。

林渊还好好地活在世上，而且同女儿楼楼主在一起，他总么会是林渊？他只会是林新，决不会是大侠林渊。

郝二爷看定他，说道：“林渊仍在江湖上，他在女儿楼走出之后，马上杀死一人，伤了一人，又同女儿楼楼主一起去江湖行走了。”

“他杀死了谁？”

“白龙剑常义。”

“他与林渊根本就没有什么瓜葛。”

“你说得不错。他与白龙剑没有瓜葛，但白龙剑在酒楼上讲了一句话，就只好死在他的手里。”

“他讲的一句什么话？”

“他只是说，红颜祸水。”

林新道：“他就是说了这句话，也罪不至死，这个……林渊也太霸道了。”

郝二爷看着他，就是一声赞叹：“好，说得好。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个林渊杀人成性，江湖上已经怨声载道了。他那天伤的人你知道是谁？”

林渊摇摇头。

“雪翁，那个与他是最好的好朋友的雪翁。”

林渊失声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他怎么会伤……伤雪翁？”

“他当场打伤了雪翁。”

“雪翁……他……他的伤重不重？”

“还好，听说他现在正在家中养伤。”

林渊不讲话了，沉默不语。他还有什么好说？

“夫妻门”的功夫也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先让他看师父与师娘一同练功。

师父同师母都小衣紧袖，静静对坐，然后求心意相通，便可以行剑时两人同气相求，出手比一人更添了几倍的威力。

剑气如虹，人去如隼。

两人飞来飞去，确也不同寻常。

林渊静静地看着。

这确实是好功夫。

但这功夫在林渊眼里，真的算不上好。

他最少可以看出他们一出手时的三五处破绽。

而高手出招，有三五处破绽就已经是死过三五次了。

郝二爷与云娘收了招式，他看定林渊，神气之中自然有些矜夸：

“怎么样？”

林渊道：“果然好。只是.....”

郝二爷就有些生气，你要推三阻四，不想学我们“夫妻门”的功夫，而且还这么看不上我们“夫妻门”的绝妙功夫，你想怎么样？

林渊见郝二爷定睛看着他，见他的神气中已经满是不悦，他心中一叹，明白他真的是激怒了这个老人，他就向他讲道：“师父息怒，我只不过是看到了‘夫妻门’的功夫中有一些破绽，就觉得很可惜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郝二爷的眼里顿时露出了杀机，他心中想：这个徒弟收不得，他还没有学一招一式本门的功夫，就对本门的功夫如此不屑，将来他成了气候，他哪里还会把本门功夫看在眼里？这样的人，杀了他才对，怎么还能教他本门功夫？

郝二爷的心思就流露在脸上。

他慢慢凑了过来。

他要一击而毙，杀死林渊。

林渊明白他的心思，也知道他这是快人快语，把师父给得罪了，但他没法再讲话了，他心中道：如今之事，是活下去只能受罪，只能看着别人糟蹋林渊的名声，活着不如死了的干净，就不如让这郝二爷杀死，让他遂了他找林渊报仇的心愿。

他就索性不再辩白，闭上眼睛等死。

郝二爷的掌马上就要击在他的头上了。

这时，云娘冷笑了：“老爷子，你何必要那么性急？你这么性急做事，倒显得没有一点儿大量了。你等等，就让这位林大侠说个明白也好。我倒是很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郝慧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她明白林渊已经去地狱边走过了一遭了。

林渊明白，如果他今天不说个明白，他一定要死在郝老爷子的掌下。

死不死倒没有什么关系，可他是林渊，他是真正的林渊，这怎么会有假？他要说他是林渊，他从来没有劫过郝老爷子的镖，他从来没有杀过郝家的人。

他必须要证明这一点。

林渊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这时，连郝老爷子也突然有了一点不安。眼前这个林新突然变得器宇轩昂，人物不凡。他的眼里有一种光闪，让人不敢逼视，他的身子显得很是高大，站在郝二爷面前，让他感到了一种不安。

他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平庸之辈。

他到底是谁？

林渊道：“刚才我只是看了师父与师母的七招。这七招的招式我不大知道名称。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去给这七招起名，说错了还望师父同师母莫怪才好。师父与师母刚才用的是夫妻双剑，本来这夫妻双剑珠连璧合，是一套好剑法。但不知师父与师母你们两个怎么用出了那么多的破绽？这第一招是‘双剑叩门’，应该是双剑齐出，但不是这样出法，应该是雌剑在上，雄剑在下。……师父和师母是不是把剑递与我？”

郝二爷的脸上仍有冷笑的神气，他看看云娘，两个人都把剑递与了林渊。

林渊持双剑在手，只是双剑齐出，向前比划了一个姿势。

他双剑向前，只是这么一比划，顿时郝二爷与云娘的脸色大变。

他们的心中很是震惊。

他是谁？他怎么会用这么巧妙的剑招？

这一招，不正是他与她天天想，日日梦，想也想不到，梦也梦不着的剑招么？

他们只知道这“夫妻门”的剑招有些缺陷，但凭他们的资质，对这缺陷根本就无法去弥补。他们有时在哀叹，知道如此练下去，他们会进境甚微，但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根本就没有办法。

想不到这个林新却能有此见地，这让他们又惊又喜。

莫非他真的是林渊？

郝二爷脸色一变，如果他真的是林渊，他们“夫妻门”的大仇决不可不报。

他刚想冲过去，好好问一问林渊，但他却被云娘扯住了。

他顿时明白了云娘的心意。

他们看到的这一式剑招太妙了，就是要他们冥思苦想，想上一辈子，也创不出这么一式剑招来。如今一见，如久已思想的宝物，总是相见在梦中，今日却生生得到了，怎么不狂喜万分？他明白云娘的心意，要他不要着急，即使这人真是林渊，等他把剑招讲完，再去杀他也不迟。

但郝二爷这人是火暴性子，他性如烈火，人又刚强，就想到了这一点，他决不要听他的敌人的剑法招式，他宁可这一辈子学不会什么奇招妙式，也不要受林渊的一点儿恩惠。

他厉声一吼道：“你说，你到底是谁？”

林渊沉声道：“我真的是林渊，是那个林家堡的主人林渊。”

郝二爷这一回很是谨慎，他一句一句地问，直问了半天。

他越问越吃惊，越问越害怕。

林渊除了身无武功之外，他对大侠林渊的事儿了如指掌，他对郝二爷的问话对答如流。

天已经晚了。



上了灯。

郝二爷真的没话可问了，他只是看着云娘，云娘是平时极有主张的人，此时也只是呆呆地看着郝二爷。

这个人可以说是真的林渊，如果不是林渊，他也是林渊最亲近的人。

他们拿这个人怎么办？

林渊说道：“我是林渊，我真的是林渊，本来我一见到你们是我的仇人，就应该逃走的。可是我不能走，因为我从来没有杀死过你们郝家一个人，也没有劫过你们的一次镖。我为什么要逃？我为什么要走？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明白。即使你们要杀死我，我也要这样做。”

郝二爷与云娘都默不作声。

他们想不出他们应该怎样做。

这件事干系太大了。

他们是老江湖了，他们自然明白，如果他真的是林渊，那么另外一个林渊就是假的。一个假林渊出现在江湖之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害江湖侠义道的阴谋诡计，这件事实在干系太大了。

郝二爷对林渊说道：“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你是不是先出去，等一等，等我和你……云娘商议一下，再来同你说，好不好？”

他的口气已经十分客气，显然他对林渊已经有了几分信任。

林渊道：“好，我等着。”

他头也不回，走了出去。

郝二爷与云娘一声也不响。

他们只是互相看看，他们都明白，他们遇上了一个难题：他们不知道他们该放过这个林渊，还是杀了他。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林渊，杀死他，就是给郝家死去的人报了仇。如果他不是真的林渊，再去杀那一个真的就是了。如果他是真的林渊，杀死了他，就是为郝家那些冤魂报了仇。

郝二爷看着云娘，云娘也在这时看着郝二爷。他们是夫妻，他们的心意相通。

突然有人高声一喝：“不行！不能那么干！”

他们都抬起了头，他们看见了脸色胀红的郝慧。

“不行，你们那样干，也许就报不了仇，也许这一辈子就杀错了人！”

他们看着郝慧。他们不想听郝慧的，女儿再大，在父母眼中，也只是一个孩子，他们怎么会听她的？

郝慧看着他们，突然说道：“你们为什么这样愚蠢？”

两个人愣住了，他们怎么会很愚蠢，他们每天处心积虑，不就是为的今天么？他们怎么会很愚蠢？

郝慧道：“如果他真的是那个劫了镖的林渊，他怎么还会等在这里等死？他又不用学我们郝家的武功，他根本就看不上咱们的功夫，如果不是丧失了功力，他的功夫一定是深不可测。他为什么要呆在这里，等着我们发现他就是林渊？再说他是林渊，既不是你发现的，也不是我发现的，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如果他不是心中无愧的话，他怎么会告诉我们他就是林渊？我们当然可以杀死他，但如果杀死我们郝家家人的不是他，我们那些丧命在九泉之下的亲人也不会瞑目。我们杀错了人，自己又怎么会安心？”

郝二爷与云娘看着郝慧，他们吃惊了，他们的女儿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话。

她讲的是不是很有道理？他们是不是要听她的？是不是要放弃这一次报仇的机会？

林渊坐在门外。

他的心很是平静。

他想起了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他父亲如果还活着，今天是不是对他会很满意？

他知道他很可能活不久了，郝二爷与云娘让复仇的怒火把心都烧坏了，他们很可能会不顾一切，先杀死他再说。那样，他就做了一个不知仇人姓名的替死鬼。

那样，他也没有办法。

他想起了一句佛经上的偈语：人生如浮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等着入地狱。

他决心等郝二爷与云娘出来，他们要再杀他时，他一句话也不说了，甘心受他已经无话可说。

## 第三十三章 明知不是计

林渊没有等到很晚，他终于见到有人从屋里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是郝慧姑娘。

她慢慢来到了林渊面前。

“今天晚上天气不错，是不是？”

他点点头，他忽然如释重负。他明白，如果是郝慧自己走出来，那就是他们承认了他是林渊，决定了不杀死他。

“你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我明白。”

“他们有事要求你，当然也是我有事要求你。我来对你说，是想你会答应，也可能不会答应。如果是他们来对你说，你可能不好意思拒绝。我来对你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如果你答应了，我们会很感谢你。你不答应，也没有什么。”

林渊笑了，郝慧看见了他眼里的一丝暖意。他心中很感激他们，他们总是为他着想。自从他从女儿楼走出来以后，他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为别人着想时，让人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师妹，你是一个年轻人，说话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儿？”

她想一想，也笑了，她斜着头，笑模样很好看。

“你想说，要我把我知道的那‘夫妻门’的功夫告诉你们。”

她叹了一口气：“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是林渊了，也越来越相信你从来没有劫过我们郝家的镖，杀过我们郝家的人了。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呆下去，你可以走开。你可以随时就走。我们决不会拦你。”

林渊笑了：“我为什么要走开，我要跟师父师母学功夫的，对不对？”

郝慧盯着他看，她轻轻说道：“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就是那个大侠林渊。”

他向屋里走，他要去同郝二爷和云娘说明，他愿意呆在这里，他愿意做郝家的徒弟。

郝慧在门口叫住了他。

“师兄，你信不信，这只是我们的一计？我们想要你说出那‘夫妻门’的剑法，然后就会杀死你？”

他看着郝慧的眼睛，她的眼睛在暗夜中发亮。

他笑了：“你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谢谢你……”

暗夜之中，郝慧握了握他的手。

屋里，是郝二爷同他的妻子云娘。

他们刚刚度过了最难受的辰光。

他们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们是老江湖了，却偏偏看走了眼，把大侠林渊当成了江湖混混儿，还要收他做徒弟。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让江湖上的人当成笑话？更糟的是，

他们如今要有求于林渊了，无论他答应还是不答应，他们都有些尴尬。

林渊同郝慧走了进来。

林渊一进门，就向郝二爷和他的妻子行礼：“林渊感激师父救命之恩，愿意从今跟师父学‘夫妻门’的武功。”

说完这句话，林渊便恭恭敬敬地跪下叩头。

郝二爷愣了，他不知是来搀扶林渊，还是受他这一叩才好，他脸胀得通红，急急说道：“这……这……这可如何说……”

旁边云娘也有些尴尬，她也在忙乱：“林渊，你这……”

只有郝慧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她一边笑一边说道：“爹，娘，你们总想收一个好徒弟，这一回这徒弟比天下谁的也不差，你们该高兴才对啊。”

一边说笑，一边向林渊直挤眼儿。

林渊心中一动，他好像才发现，他的这个师妹很是漂亮，她一笑起来，那样子很象一个人。

她到底象谁？

对了，她象馨儿，她象那个调皮弄鬼的馨儿。

唉，他怎么又想起了馨儿，他怎么又想起了她？

他告诉他自己：她不是馨儿，馨儿只是她的假名字，她的真名字叫牡丹。她是女儿楼的楼主，她现在正跟那个假林渊在一起。

想到了这里，他的脸上浮出了痛苦的神色，他是不是很嫉妒那个假林渊？

他发现他真的忘不了馨儿，他一直没有忘记她。

林渊发现，郝家的人对他很是客气。

他们自从发现他就是林渊，他们肯于承认他就是林渊时，他们就对他很客气了。

无论他怎么说，他们都不忘记这客气。

林渊告诉他们“夫妻门”剑法的秘诀。

“这张长幅，应该是‘夫妻门’的上三代祖师鱼漂儿同她的师兄吴用。其实他们并不是夫妻，他们只是师兄妹，后人认定他们是夫妻，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生也没有做成夫妻，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他们都曾经学过剑，而且剑法非凡。现在世上流传的‘夫妻门’剑法已经十之八九是后人自创的剑招了。后人中虽然也不乏能人，但他们同鱼漂儿和吴用比起来，毕竟是不能相比。鱼漂儿与吴用的这剑法威力极大，如果能用好了，可以成为当世一流高手……”

世上奇事尽多，这事也算最奇，谁见到过师父同师娘向徒弟学剑的？谁见到过师父同师娘恭恭敬敬面对徒弟？

但郝二爷与云娘却丝毫不以为怪，他们的脸上有一种极为肃穆的神情，他们明白，他们现在遇上了武林中百年不遇的良机，如果他们有好悟性，他们从此就会成为这“夫妻门”百年不遇的人才。

他们都全神贯注。

他们现在都把林渊当成自己的亲人。

他发现，郝二爷与云娘看他时的眼神很是奇怪，他们总是用一种奇异的审视的目光看他。

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还不相信他么？

他不明白。

可郝慧却对他极好，她要林渊向她讲他那些奇异的遭遇。

她听着他与天下一剑吴帆的友情，她看着林渊，她完全能明白他的心境，她向他说：“你与她不能成为一家人，你与她虽然相处得很好，但你们仍然只是朋友，你们不会成为最亲的亲人。”

她是不是说得很对，她是不是看林渊时看得很准？

林渊也告诉她他自己在女儿楼的遭遇。

她低下了头，好半天没有讲话。

她是不是听得痴了，才没有法儿说话？

她终于讲话了，她的话语很轻：“师兄，你这时还是很爱她，是不是？”

林渊无语。他不明白他自己是不是还是很爱那个调皮弄鬼的馨儿了，其实她已经不是什么馨儿，她只是女儿楼的楼主牡丹。

郝慧一叹：“你真的很喜欢她，只不过你自己还不肯承认罢了。你心里总是想着她，你总忘不了她，对不对？”

林渊道：“我恨她，真的，我很恨她！”

郝慧道：“你总想着她，其实，你想她时，以为你恨她，你并不恨她，你喜欢她，只不过你心里不愿意承认就是了。”

郝慧的话语像是梦：“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我，这个人林渊，我从小就看清了你的模样。所以一见到你，我就心中一愣，这个人好像林渊。我应该最恨的是林渊，但我不恨，我只是总记着你的模样罢了，就好……就好像你是……是我的一个……亲人……”

林渊不讲话了。他是不是真的很喜欢牡丹，他因为喜欢她就总想着她。他是不是并不是真恨她，而只是因为她在他的心里徘徊不去，就以为他是在恨她？

也许郝慧的话有些道理。

林渊的心中很是气闷，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夜色阴沉，没有多少光亮。

他坐在郝家门外的石滚上，想他自己。

他应该出去了，他应该去江湖上寻找那个林渊，找到他，要揭露他，要告诉天下武林中人他并不是真正的林渊，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林渊。虽然他没了武功，但他还有一口

气，他一定要这么做。不知道那个假林渊这一阵子都做下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决不能不管不顾，只自己一个人呆在这里，只顾自己的安危。

他决定走。

他走回去，要把他的主意向郝二爷一家人说。

他刚走到了门口。

正听到了郝二爷同她们母女俩的谈话。

“你就同他说，就说我们看上了他，就是他真的是那个仇人，我们也不去报仇了，我们看上了他，想要他做我们的女婿，行不行？”

郝慧却大声说：“你们就别打歪主意了，好不好？林大哥已经把他的心事都告诉我了，他现在心里想的是那个女儿楼的楼主牡丹。你们跟着瞎搅和，别说让林大哥笑话……”

云娘道：“慧儿，你的心事娘心里明白，你从一开始就百般呵护他，只有我的心里明白，你是真的喜欢上他了。你喜欢他，娘同你爹并不反对，他是个好男儿，是个磊落男人。你为什么不和他说一说，你说他喜欢女儿楼的那个楼主，那也未必，也许他只是憎恨她，才这么想着她呢？我们也总是想着林渊，我们连作梦都想着他，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喜欢林渊吧？有时候，仇恨也能让人魂牵梦绕。你还小，自然不懂这些……”

说着话，就是一声深深的叹息。

林渊呆住了。

他还不知道，他的这个师妹已经深深地爱上他了。

他是不是也喜欢她？

应该说他也很喜欢她。但他如今在江湖上行走，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他还有什么资格去喜欢别人？

他心中一阵子愧疚。

他不能去喜欢别人，从今以后，他只能一个人在江湖上默默受苦了，也许一找到那



个假林渊，他就会死。他喜欢谁，就会害苦了谁？

他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喜欢他？

## 第三十四章 割袍断交

林渊走出了郝家。

他假装看不出郝慧那目光，装做看不出郝二爷的那担心，也假做看不出云娘的那假装的冷漠，他向他们告辞，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找那个林渊……”

他们看着他，好半天没有讲话。他们明白，他现在心里想着什么。

如果是他们，他们也会同他一样，寝食俱废，坐立不安的。

如果有了一个人，他现在装扮成你，到处去做坏事，你怎么会呆得很安心？

郝二爷只是瞪大一双眼，看了他好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好！”

我现在也有那么一点儿相信你是真的林渊了，我也是刚刚相信，你或许不会劫我们郝家的镖，不会杀我们郝家的人。”

云娘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睛睁得很大。

只有郝慧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从这眼中看出了情意，看出了担忧，看出了焦急。

但郝慧是女孩子，她心中想着什么，却不会说。

他就这样走了。

他再也没有回头。

他怕回头，他怕看见郝慧的泪水，也许她不会流泪，但他害怕，如果郝慧流泪，他

怎么办？

所以他没有回头。

他来到了林家堡。

林家堡已经成了一座废墟，从外面看，林家堡已经没有一间好房子了。

他在林家堡外，呆呆地站立了好久。

他是不是在想他的童年？他是不是在想他的那些亲人？听说他们都死了，都死于河东三煞之手。

连他的老管家林忠也死了，被河东三煞杀死了。

他们死时一定是死不瞑目，他们一定心中很是坚信，只要他们的少爷林渊活着，他就一定会为他们报仇？

他仍然活着，但他至今也没有为他们报仇。

他还能为他们报仇了么？

“你是谁？”

身后传来了一声问话。

他身子一震，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不愿在这时见到这个人，但他又不能不回身见到这个人。

他慢慢回过了头。

站在他面前的是吴帆，是天下一剑吴帆。

吴帆仍然是那个样子，她仍然是那么孤傲，她仍然是那么冷漠。

自从见到了郝家的人之后，林渊才明白什么叫人味儿，他非常喜欢郝家人那一份坦诚，喜欢他们对待人的那一份热情。他才明白，人与人之间绝不该弄得很冷漠。你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有人总关心你，你该有多快活？你该有多幸福？

可吴帆并不快活，她也并不幸福。

吴帆一见到林渊，就先是一愣，然后就是冷冷地笑。

林渊讲话了，他知道他应该先对吴帆说话。

“你在这里？”

吴帆一笑：“对，我在这里。”

这一句对话像是说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说。

吴帆看着他，她的目光中没有恨，没有怨，只有鄙视。

没有话可说时，是男人与女人相识的悲哀。

林渊道：“最近江湖上盛传，有一个林渊在江湖上杀人，不知你是不是知道？”

吴帆看着他，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不就是那个同女儿楼楼主进进出出的林渊么，怎么会还有一个林渊？

吴帆看着他，不作一语。

林渊道：“有些事儿，你决看不出它的内情，这不是你看不出，而是你根本就不愿意看。”

吴帆看着他，没有说话。

林渊也不再讲话，他明白，吴帆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她当然会明白他的话的。

他转身就走了。

吴帆看着他的背影。她头一回明白，她仍然喜欢他，真的很喜欢他。就是他做了那么多坏事之后，她也仍然喜欢他。

她叹了一口气。她恨她自己，她为什么偏偏要喜欢他？天下的男人那么多，她为什么要喜欢他？

她告诫自己：吴帆，吴帆，你已经是一个要成亲的人了，你不能再想着他了。他如今已经是江湖上的一条狗了，你干嘛还要想着他？

她要嫁给另一个江湖上的很有名的人，那个人是剑圣鲁奇。

除了大侠林渊，剑圣鲁奇差不多可以说是江湖上最有名的人了。

林渊找到了那个假货。

他知道今天他会同女儿楼楼主一起去北方酒楼，他们要在那里同一些江湖豪杰相聚。

他们有些江湖上的恩怨，要在这里了结。

他们的人很多。

林渊是老江湖了，他知道他怎样可以去酒楼上等。

他先到了二楼，坐在二楼最里面的一张闲桌上。

他给了店伙计一块银子，说道：“我是同那些订桌的大爷们一起来的，可我不耐烦他们讲那什么江湖恩怨，吵吵嚷嚷的，吵得人脑袋都疼，你别管他们做什么，只是给我来上几个菜，来上一壶酒，就自管干你的去好了，我就坐在这里听他们吵，你看好不好？”

有了银子，店伙计自然很是高兴，连连说好。

林渊就坐在这里等。

他没有等多久。

就听见了很大的嗓门在互相寒暄，在互相道好，就见到了人们一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都谈笑风生，互相之间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这里有林渊的旧相识，而且大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一个个笑容可掬，都来到了楼上，落了座。

这里有那个被假林渊打伤的雪翁，他的神情很是不快，他低着头，走进了酒楼，自己也不去同众人寒暄，自顾自去坐在那里。

林渊一见到雪翁，就不由得有些激动。他是雪翁的好朋友，他怎么会向雪翁出手？

那个向雪翁出手的混蛋是谁？

陪雪翁来的都是他的好友，他们是大刀云飞、大烟袋关娇娇、赌客许石，还有从不

出山的赶山人姜十二。

姜十二是赶山人曲亮的徒弟。

他从不出山。自从他师父曲亮死了之后，他就一个人在山中练武，他曾发誓，如果不练成一身好功夫，他决不出山。他如果要出山了，就一定要为他师父报仇。

他的头发已经长成了虬狮一般，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削发了，不报了他的师父的仇，他决不会削去他的长发。

他如今也出山了。

他大概还不习惯这山外的日子，他一走进酒楼，还是四外看看，脚下的步子还有些不稳，他走山路走惯了，走平道反而有一点儿跌跌撞撞。

他拣一张桌子坐好，就低下头来喝酒，再也不理会其它人的寒暄了。

又从楼下走上来了一拨人。

林渊虽然是见过大阵势的人，这时也不禁眼热心跳，他看见了他的仇人。

从楼下走上来的女儿楼楼主牡丹，还有那一个假林渊。

他们相互依偎着，一边走一边谈。说得是热心，也很是快乐。

谁看见了他们，都会马上明白，他们是一对棒打不散的情侣。

牡丹走上来，向众人一笑，说道：“让你们久等了，我和林哥来晚了。”

她那样子很是妖娆。

她先让女儿楼随同前来的女孩儿把酒楼的椅子擦了又擦，然后才招呼假林渊坐下。她向假林渊笑道：“我早就告诉过你，外面的地方不能随便就坐，你知道那儿有多脏？坐上去，冷了会得病的。”

假林渊只是一笑，竟然就听她的，等她把椅子擦好，再坐下。

从楼下又走上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同大家都不一样，她走得很慢，走上来之后，向四外看看，就去找了一个闲位子坐下了。

她坐得离林渊不远，林渊可以闻得到她身上的香气。

她就是天下一剑吴帆。

众人一都坐定，这女儿楼楼主就笑，她娇声说道：“不知道这些江湖前辈找我们来，有什么事要说？如果有事要说，就请快一点儿，不然我们可要走了。”

大刀云飞是个豪爽的人，他冷冷道：“我们要找的是林渊，可不是你，你最好不要讲话。”

牡丹不以为忤，她仍向云飞道：“老爷子以为林渊的事就不是我的事了么？如果老爷子明白夫妻本是同命鸟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怪罪我了。你知不知道，自从嫁给了林渊之后，我已经累得瘦了许多，我太为他操心了。”

她说至这里，竟然还象模象样地一叹。

众人真不明白，她这是向人家显白，还是真在叹气。

大刀云飞是老江湖，自然明白最好的办法是不理她，他转头向她身边的林渊说道：“林渊，你近来可好？”

假林渊叹气道：“不好，一点儿都不好。”

众人看着他。

“我有什么好？老朋友都来了，却都没了往日的情份，没人向我打招呼，还好什么？”

林渊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假林渊确实很象他，如果他不知道他自己确确实实就是林渊的话，他也会以为这个人就是林渊。他那气势、那风度、还有那狂傲不羁的神情，都十足是一个大侠林渊。

他究竟是谁？他一定是他的一个熟人，一个对他十分熟稔的人。

大刀云飞大声道：“林渊，在座的这些人，大多也算是你的老朋友了，听说你伤了雪翁，却也都是吃惊不小。你与雪翁是过命的交情，你怎么能伤了雪翁？这中间的过节，

让我们不明白了。如今咱们大家都来了，你能来这里最好，也给大家一个交待。”

大刀云飞是老江湖，说起话来就很明白，明明是众人这一次要这个林渊向雪翁道歉，却也得说得委婉，说得含蓄，让人听上去觉得舒服些。

假林渊只是冷笑，他并不答一言。

牡丹在一边却说话了：“他与你们有什么交好？你们何必与他自套交情？他如今是我的夫君，我的事儿当然也就是他的事儿，你们如果得罪了我，也就是得罪了林渊。你们如果得罪了林渊，当然也就是得罪了我。”

大刀云飞道：“我没问你话，女儿楼的本事，我早有耳闻，我从不与女儿楼的人讲话。如果今天是你女儿楼来人，我云飞还不来呢。

我只是想要林渊说一句话，想问问他还要不要这些朋友了？”

假林渊看着云飞，象在梦里一样。

别人看假林渊，都以为他这是沉迷在女色之中，就是这痴痴迷迷的样子，都心中暗暗叹息。只有林渊在一边才明白，知道他这也是一计，这些人同林渊交情甚笃，如果他讲话过多，或者他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怀疑，所以他就装成这样子，像是沉迷在情欲之中，不能自拔，好掩人耳目。

假林渊看着云飞，不作一语。

雪翁看着假林渊，却忍不住了，他话语呜咽，显然心中很是激动：“林渊，林渊，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伤了我有什么要紧？可你不该杀死白龙剑，他只不过是劝诫了你几句，你听也好，不听也罢，为什么要动手杀他？他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条汉子。你这么杀人，与那个王八蛋鲁奇有什么区别？”

假林渊一叹，他缓缓起身，看着众人，他的嘴角带笑，显然并不把这些人看在眼里，他转了一圈儿，对众人施礼：“林渊从今天起，与诸位割袍断交。以前的交情就如过眼烟云，全过去了。从今以后，诸位在江湖上行事，还是小心为妙，千万别惹了我，也别

惹了女儿楼才好，到那时可别说林渊不讲情谊。”

说完这句话，他起身就走。

牡丹自然是跟在他的身后。

这时，有人喝了一声：“且慢！”

众人闻声望去，说话之人却是吴帆。

吴帆刚才只是听林渊讲话，她只是默默在听，没有插一句话。

假林渊站住了。

吴帆道：“林渊，我与你从今日起，断了交往。我近日要办喜事了，我要与剑圣鲁奇成亲。如果你有兴致，欢迎你来喝一杯酒。”

假林渊听得这句话，身子也一颤，他没回头，但他站了好半天没有动，然后他就轻轻一吁道：“好，好，有喜酒喝总比没有好。我一定来喝这杯喜酒。”

他扬长而去。

酒楼上，只剩下了这些林渊的昔日朋友。

他们一个个都不发一言，相互瞅瞅，都悲从中来，他们为林渊伤心，他们失去了一个朋友，失去了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有什么比失去朋友更令人伤心？

他们面对着酒杯，不讲一句话。

他们实在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 第三十五章 千万别交最好的朋友

林渊真想去与大刀云飞等人盘桓盘桓，问问好，向他们讲明他才是真正的林渊，而



那个假林渊却不知是个什么王八蛋。如果此时他走出来，他的朋友们一定会快快活活，他们又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了信心，他们会明白，真正的林渊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他永远是他们的好朋友。

但他不能走出去。

他的所有习惯，他做事的一言一行都被这个假林渊弄得维妙维肖，这个人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说不定就在他们中间。

他如果走出去，他可能会被这个人活活吞掉。

他不想被人活活吞掉。

他只好坐在那里，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作弄他。

众人都默然无语。

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我不信，无论你们怎么说，我也不信！”

说话的人是那个长白山赶山人的徒弟姜十二。

“你不相信什么？”

“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林渊他决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雪翁沉着脸道：“我也不相信。可现在我信了，我同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你让我怎么说？”

姜十二只是反复说这一句：“我不信，我不信……”

他转身走出去了。

林渊决定，他要去找雪翁。

他是雪翁最好的朋友。

如果他与雪翁见了面，一切都会冰消雪化。

他进了雪翁的内室。

雪翁正在喝酒，他喝酒时很专注，他眼睛盯着酒杯，人象已经沉入酒杯里了。

林渊看着雪翁。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我知道你已经来了？”

“你知道我是谁？”

雪翁突然哈哈大笑，他笑得很是快意。

“我为什么不知道你，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我不知道天下的一切事，也该知道你是谁。”

不错，雪翁确实知道他是谁。

“林渊，你错了，你如今只该呆在哪一个山洞里，象一只狗一样活着。因为你这个人如今不光是没了武功，没了亲人，没了家，你甚至连个可怜你的人也没有了。你如果再活下去，岂不是没有滋味？”

你现在连林渊这个名字都没有了。你实在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世上只要有人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杀死你。你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你自己死算了，好不好？”

雪翁这人好脾气，他居然劝林渊自尽。

林渊看着他，他从来就把雪翁当成他最好的朋友，雪翁为什么出卖了他？

雪翁狠狠地看着他。

“林渊，你已经死定了！”

“是么？”

雪翁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

“我头一回知道，我能面对着你心不慌，我可以稳稳当当地杀了你……”

林渊也笑了，他笑得也很自然：“你别太自信了，你从来就没有胜过我。”

“这一次能了，因为他告诉过我，你没了武功，你如今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笨蛋。”

“他是谁？”

雪翁竟然身子一抖，他噤若寒蝉，不敢讲话了。他虽然明知没有人，还是向四外看

了看。他怕，他十分害怕。

他怕的是谁？

雪翁道：“你这个王八蛋，你总让我以为我自己是白活了，我一站在你身边，就连句话也说不明白，十足的一个大傻瓜。我今天杀了你，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雪翁一声怒吼，他冲向林渊。

他不想同林渊讲话，他只想杀死林渊。

“你这个狗屁大侠，你死定了！”

他冲上来，扼住了林渊的喉咙。

雪翁叫得不类人声：“林渊，林渊，你这个王八蛋，你要我活得不舒服，我杀了你！我要活活掐死你！我不要用什么狗屁功夫，我只要活活掐死你！”

林渊不能动了，他知道，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要死在他的好朋友雪翁之手。

他昏过去了。

他没死。

他又睁开了双眼。

他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很熟悉的女人。

她是郝慧。

她怎么来了？

郝慧看着他，突然笑了，但这笑中有泪：“师兄，你怎么这么笨？

你这个大笨蛋，人家要出卖你，你为什么要给人家数银子？”

林渊苦笑，他怎么知道他会被雪翁出卖？

郝慧说道：“快走吧，不然一会儿来人，又该说你杀了人……”

郝慧扯起他的手，两个人起身就走。

有人说话了：“林渊，你想走么？”

门口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大刀云飞、大烟袋关娇娇、赌客许石、还有赶山人姜十二。

四个人都冷冷看着林渊。

赌客许石道：“姜十二，我看见了杀人！你是不是还会说他没杀？”

姜十二看着林渊，他的目光中是悲伤。

他没讲话。

大烟袋关娇娇道：“林渊，你还有什么话说？”

林渊看看死在地上的雪翁，他已经无话可说。

他沉声道：“雪翁是我杀的。”

“你为什么要杀雪翁？”

林渊一叹：“因为他没有死。”

一杀而不死，岂不是要再杀？一杀而不死，就得再杀他一次。

关娇娇道：“你是谁？你这么一个小娇滴滴的女人，为什么要帮他杀人？”

郝慧看着她，突然笑了：“我喜欢杀人，尤其喜欢杀老头子。”

她那样子像是个顽皮的孩子。

林渊和郝慧被关在牢里。

他还在笑，他笑得很快活。

郝慧道：“他们决不会放过你，他们如果不杀死你，他们会连觉都睡不好。他们说，明天就要杀人。”

林渊呲牙一乐：“我可以告诉你，不用等到明天，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郝慧不信。

她当然不信，没有人可以救他们。

“你说错了，真有人会救你们。”

说话的是一个女人。

郝慧吃惊了，她面前站了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身后还有三个男人。

林渊一见是她们，他的脸上又有了愁色。

这三个女人是女儿楼的夜荷、芍药、还有兰花。

她们身后的三个男人是夺命三无常。

夺命三无常杀死了守卫，同三个女人进了牢里。

林渊道：“你知道我平生最不愿意见的人是谁？”

郝慧当然不知道。

“就是他们。这三个人是夺命三无常。以前是我天天追他们，想杀他们，如今是他们来救我，你说，他们救了我之后，想干什么？”

郝慧的脸色又变得苍白。

他们是不是出了虎穴，又入狼巢？

三无常把林渊同郝慧一起带出牢房。

外面天很黑，他们带着林渊走进了一家土屋。

土屋里，有一张炕，炕上坐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

她是馨儿。

不，不该叫她馨儿，她的名字叫牡丹，她是女儿楼的楼主。

她刚刚沐浴过。她的衣服很香，香气让林渊和郝慧有些受不了。

她的头发梳得很齐整，她向林渊笑，笑得仍然是那么天真。

“你还好吧？你跑了好多天，是不是也有时想我？我告诉你，我可是天天想你。你走了之后，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她凑上去，为林渊整理衣服。

“你的衣服脏了，要不要脱下来，让我的人为你洗一洗？”

林渊不动，他突然想：牡丹是不是在耍弄他，象一只灵猫在戏鼠？

郝慧却脸色红了，她大声道：“肉麻，肉麻！你能不能规矩点儿，让人真恶心哪……”

牡丹向郝慧笑了：“你是他的师妹是不是？你爹你娘是想把你许给这个林渊是不是？我劝你还是和你爹娘说，就说是我说的，这个林渊已经是我的了，我同他已经拜过堂了，成过亲了。只不过他又从我那儿跑了，让我找也找不到。如今我已经找到他了，我要自己照顾他，我看你就不要操心了，好不好？”

郝慧大声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不是同那个假林渊在一起么？你那个样子让人恶心，你到底算个什么，同两个男人……无耻！”

林渊看到，牡丹的脸红了，她好半天不吭声。

牡丹要把郝慧交给三无常。

三无常不是人，他们只是三个鬼。他们看着郝慧那目光，象鬼在看钱财。

郝慧的心里很怕，她躲着三无常。

牡丹笑得阴森：“你可以同他们去，可以体味体味做鬼的滋味。”

三无常拉着郝慧下去。

林渊听着郝慧在叫，他闭上了眼睛。

“你以为我会不会让三无常对她非礼？”

“不会。”

“为什么不？我一看见她同你在一起，我心里就如同火烧……我要让她受苦，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林渊苦笑：“你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你明白，你如果这么做，我会恨你一辈子。”

女人在冷笑：“你以为我怕你恨我？这世上恨我的人太多了，这世上爱我的人又太少了，多你一个人恨我又有什么关系？”

林渊一叹：“馨儿，馨儿，我可是总忘不了你……”

她身子颤抖了，他是不是已经看清了她在颤抖？

他的声音很是委婉：“馨儿，馨儿，你是不是仍然喜欢我？你把我放进了棺材，你把我弄出了女儿楼，你是想毒死我。可惜你又在棺材里放了一把剑，一把古剑，还放了一些金银，又放了解药。你不想让我死，对不对？”

她看着他，她的眼中有无数的话语。

她为什么不说话？

林渊心中似有万语千言。

他想问问馨儿她是不是同他一样，有时在静夜中宵，风寒雪冷之时，也能想起来他，也能想起来他同她在一起时的那些日子？她是不是也同他一样，一想起她来，不独不能恨，反而时时有一种缠缠绵绵的思念？

但他是男人，他不能再自作多情。

他想起了那个假林渊。

“你同他在一起……是不是很快活？”

她摇了摇头。

她不讲话，她这摇头是说她不快活，还是说她不乐意谈这些？

林渊看着她，他直走过去，很自然地抓住了馨儿的手，他抚摸着这只柔若无骨的手，问道：“馨儿，馨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牡丹突然变了脸：“我以为你真的很想我……谁知道你……你只是千方百计想问这个人。……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你不是也见过我同他在一起么？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你向女人打听这个，还有什么出息？”

林渊愣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她是真的很伤心？

还是她不愿意讲实话？

林渊同她在一起时，就明白了这个：如果女人不愿意对你讲一件事，她就会用别的事来缠住你，直到你把这一件事儿彻底忘记了为止。

林渊不说了。

牡丹只是看着他，静静地看着他。

她会拿他怎么样？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

## 第三十六章 吴帆的婚礼

林渊又走出了牢房。

他又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他又走在大路上了。

他如今仍然活着，他又被牡丹给放了。

牡丹看看他，她那神情让他捉摸不透，她对他说：“你可以走了。”

他竟然一句话也不想说，起身就走。

她一句话就叫住了他。

“难道你就这么走了么？难道你就没有一句话要对我说？”

林渊站住了：“有。”

她盯着他，等他讲话。

林渊说道：“有时候，我想到你，恨不能活活地把你给吞吃了才解恨……”

他起身走出屋去。

他还有话没有说，他恨的不光是这个，还恨他自己，他已经被牡丹给放了两次了。



她只是笑笑，她不以为然，还是根本就不在乎他怎么想？

她只是告诉他：“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出去么？”

他当然不知道。

她笑得很是恶毒：“你可以去参加吴帆的婚礼，你应该去看看她，你同我在一起时，半夜三更还念叨她，可见你们的情谊深厚，她办喜事，你怎么会不去？”

林渊看着她，她有时那模样真是恶毒，恶毒得像是一个恶魔。

林渊向外就走。

“别忘了，她是在初六办事……”

林渊走远了，还能听见她的笑声。

她很快活么？她把林渊弄成这个样子，她自己就很快活么？

初六，阴阳相谐，宜嫁娶。

这一天，是个好日子。

吴帆的婚事是在剑圣鲁奇的家里办的。

剑圣鲁奇有几个家，谁也不知道。

这里本来是一家姓于的大户的宅第，不知怎么在一夜之间便易手了，成了剑圣鲁奇的宅院。

鲁奇在这里办他的喜事。

剑圣鲁奇，是北方武功最强的高手之一。

他一生与人交手，从未败过，只是在与大侠林渊的一次交战中，他以一招失手，败给了大侠林渊。他认败释剑，从此三年再不谈剑。

有人说，其实他与林渊的功夫在伯仲之间，之所以他败给了林渊，实在是因为在旁边有一个观战的人，这个人的心绪影响了他。

这个观战的人就是天下一剑吴帆。

那时吴帆很喜欢林渊，她对林渊那关心形诸于色。

所以鲁奇败了。

鲁奇自从失败以后，就从不与林渊交往，自然就没有了同吴帆的交往。

他以为他从此会再也没有同吴帆在一起的机会了，没有想到，吴帆会决定嫁给他。

这对剑圣鲁奇来说，真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他现在坐在屋里，静静地看着这柄剑。

这柄剑是林渊的剑，是林渊挂在墙上的那一柄剑。

林渊就是用这一柄剑打败了他的，他当年就曾经折辱在这一柄剑下。

他是不是要把这一柄剑挂在墙上，象那个越王勾践，总示不忘这羞辱？他还是把这一柄剑折断，让他的那一场恶梦再也不来？

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抓起了这一柄剑，他要用他的神功把它折断，让它在这人世间永远消失。

他慢慢弄弯剑。

他看着这柄剑。

他要看着它折断，他要眼睛盯着它，活活把它掰折。

“你在做什么？”

是吴帆，她已经来到了他身后。

鲁奇笑了，笑得很是诚挚：“我在看这一柄剑，我在想……”

他是说他在睹物思人。

他那神色之中满是哀痛。如果林渊不是成为一个见利忘义的人，他与林渊之间是不是还可以惺惺相惜？

吴帆也心中一痛，谁也忘不了林渊，谁也不可能把林渊从自己的生活中剔除出去。因为他曾经是很主要的角色，谁会完全忘记自己的过去？你忘不了你的过去，你就忘不

了林渊。

吴帆却知道，她从今必须忘了他。

她话语轻轻：“你要忘了他，从今天起，我们都要忘了他。”

她的身子依偎在鲁奇身上。

她太累了，她从今日起，再不用那么累了，她只要依偎在鲁奇的身上，就可以避风雨渡苦凄。

吴帆走进了喜厅。

她头上已经蒙上了盖头，她只能听见人们的吵嚷声，听见喜娘的低低嘱咐声，别的她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

她在准备拜天地。

她低着头，在这些喧嚷之中，体味着她自己的孤独。

她喜欢林渊，就是现在，她仍然想着林渊。

这时，她看见了一件东西。

这是一个小小的绸包。

绸包就在她的手边。它有一条小小的挂绳儿，这挂绳儿就系在她衣饰的佩玉上。

这是什么？

她不知道这是谁给她的，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给挂上去的。

她把这一个小小绸包解了下来。

绸包里是什么？

她把它打开了。

一枚铁疾藜。

这是蜀中唐门的淬毒暗器铁疾藜。

这铁疾藜上有黑黑的血，这是从林渊身上拿下来的一枚铁疾藜。

为什么这枚铁疾藜会出现在这里？

——“你再晚一会儿，世上就会没有了你林渊这个人了。”

——“决不会。不是还有你么？我要是不行了，我会把这枚铁疾藜带给你，无论在哪儿，你会来救我吧？”

——“想得是美。你以为我会总去救你。你哪有这么多的侥幸？

也许没有下一次了。”

当时她是这么对林渊说的，但她的心里还是想：就是到了天涯海角，她也会去救他的。

这一枚铁疾藜，是林渊要她去救他的信物。

她的头马上嗡地大了。

她怎么办？

她正在办喜事，她已经站到了这厅堂，她要拜天地，然后被送入洞房，就同剑圣鲁奇成亲了。

可是林渊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

他可能是想破坏她的婚事？不可能。她知道林渊的心境，他很可能在她成亲的时候去酒楼喝酒，一个人图谋一醉，也决不会用这种手段去害她，这就是林渊，这就是她恨之入骨的狗屁大侠风度！

可现在他送来了这枚铁疾藜！

她怎么办？

她该去救他，她应该去救他！

她知道，如今他已经没有多少朋友了，他如果不去救他，也许他真的就会死了。

吴帆是天下一剑吴帆，她决不是一个弱女子。她做事很有主意。

她转身就走。

厅堂之上，有无数宾客。

这些人中，有的是剑圣鲁奇的客人，但剑圣鲁奇人很孤傲，所以他的朋友不多，更多的是天下一剑吴帆的朋友，他们正言谈甚欢，正等着新人拜天地，忽然见到新娘转身就走，把一个新郎倌生生地就丢在了大厅中，众人便一声喊，又惊又奇。

剑圣鲁奇正喜盈盈地等待着拜天地，突然听得一声惊叫，他知道出了什么差池，马上就回过了头。

他正看见吴帆走进屋去。

他知道出了差错。

他跟进了屋。

吴帆准备好了她的剑，还有背囊，要走出去。

鲁奇看着她：“不管你想干什么去，总不能让这些人等着你吧？”

吴帆道：“我要去救人。”

鲁奇叹了一口气，说道：“人都在大厅里等着，你是不是先救救我？”

他的话语中满是愤懑。

吴帆道：“我会回来的，我曾经答应过别人。”

“你也答应过我。你答应过嫁给我，现在你正在做，这事儿并没有完，你知道不知道？厅堂里的人都在等你，你不去，我怎么办？”

吴帆不语，她也不知道鲁奇该怎么办。

她是一个面冷心热的人，她心中本来明白她这么做，实在是对不住鲁奇，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一丁点儿表情。

她还是要走。

鲁奇喊住了她：“你走了，我们的婚礼怎么办？”

她回头向他，凝眸一笑：“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对不对？”

她飘然而去。

吴帆心中很是歉疚，她决心要好好对鲁奇。

她不能不去赴林渊的这一约。

因为这一约是在很早就有的，她答应过要救林渊的，如今他危难在即，她怎么可以坐视？

她对她自己说：过了这一次，她再也不会管林渊的事儿了。

她走出了门，她现在才知道她不知道去哪里。

林渊在哪里？

她走向林家堡。

她的马很快，她冲进了林家堡。

林家堡已经是一片废墟，她在这一片废墟中驰来驰去，她在呼喊：“林渊，林渊，你在哪里？”

她看见了林渊。

林渊从屋架下走出来。

林渊并没有中毒，他也没有受伤，他看着吴帆。

“你终于还是来了……”

吴帆突然觉得，她受骗了，她上了林渊的当。

她巴巴地赶来，就是为了看林渊的一张脸么？

“你为什么要我来？”

“为了救人。”

吴帆冷冷地一笑：“救人？我已经看见了你，你好好的，根本用不着去救。”

她想起了她的喜事，人们正在议论纷纷，因为新娘已经逃席，她去救人去了。

她觉得她受了林渊的愚弄。鲁奇也受了林渊的愚弄。

她转身就走。

“站住！”

林渊的喊声不大，但很威严。

“我这一次不是要你来救我，是我要救你。”

吴帆在冷笑，笑话！救她，他凭什么救她？

她又要向前走，她决定回去参加她的婚礼。她才想了起来，一个人很可能一生中就有这么一回婚礼，她不在她的婚礼上，却来同这个混蛋林渊扯闲，她是不是一个傻瓜？

林渊见她回头，就长长一叹：“吴帆，吴帆，你嫁给了林渊，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吴帆站住了。

她不明白，她现在是要嫁给剑圣鲁奇，她怎么会嫁给林渊？他是不是在说胡话？

但看起来他很清醒。

他又说了一句：“不错，你是嫁给了剑圣鲁奇，但这个鲁奇也正是那个杀死白龙剑常义，打伤雪翁的林渊。”

吴帆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

## 第三十七章 仇人相见眼不红

吴帆看着林渊，她怎么能相信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鲁奇为什么要装扮成林渊，他是嫌鲁奇这名声不够响亮么？他是要去败坏林渊的声誉，就不惜他自己名声扫地么？这不可能。

林渊看着她：“你为什么不信？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去看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女儿楼。他与女儿楼之间一定有什么默契，你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也许你就找得到他们想做什么。”

“我上一次在女儿楼，见到的可是你。”

“不错。但从那一次起，我就已经被她们废了武功，虽然我不知道她们有什么阴谋，但我猜得出，她们一定还有些不曾言明的鬼主意。

我被她们用毒杀过一次了，也许她们还会杀我。”

“你真的没了一点内力？”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她要试，这件事太大了，她不能不慎重行事。

她很吃惊，林渊确实没了内力，他的阳脉虚浮，阴脉也沉，浑身上下没有一丁点儿内力。

“江湖上传言，说你已经恢复了功力，因为是女儿楼制服了你，所以你现在为女儿楼做事。这一半是因为你曾服过女儿楼的剧毒，另一半是……”

吴帆不讲了，她与他都明白，她指的是什么。

林渊一叹，他对吴帆怎么好讲他在女儿楼的遭遇？他对那个馨儿的恩恩怨怨，又怎么可能向吴帆述说？

“我曾在你家里见过那个女孩子，她就是那个女儿楼楼主？”

林渊点点头。

他不愿意向吴帆讲他与牡丹之间的事儿。

吴帆要走了。

她从林渊这里听来了一个令她不安的坏消息。

她慢慢往回走。

林渊喊住了她。



“吴帆，你要多保重……”

他这一声呼喊，让吴帆几乎落泪。

她如今怎么办？她是不是要当面问一问鲁奇，他是不是那个同女儿楼楼主在一起的假林渊？

她明白她不能去问，她同鲁奇根本就不那么熟悉，她与鲁奇要成亲了，只是要成亲了而已。

她该怎么办？

林渊看着吴帆的背影，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傻，他如今向吴帆讲这些，就是告诉了江湖上的人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假林渊的秘密，她们会饶过他么？

决不会。

他们一定会追杀他。

从现在起，他就要象逃避瘟疫一样逃避他们的追杀。

他想转身走开。

一声低沉的喝声喊住了他：“站住！”

他只好站住了。

他知道来人是谁了。

“你早就来了，是不是？”

那人一叹：“不错，我是跟着她来的。”

林渊笑了：“你如果不装成是我，自己在江湖上一样很威风，你又何必费这么多心思？”

“为什么不？江湖上所有的恶事都是你林渊干的，这有什么不好？

恶有恶报，到了一定的时候，江湖上的人会亲手宰了你这个混蛋！”

林渊在笑：“你现在就可以杀死我，你只要一伸手，我就死了，这有多容易？”

那人笑，哈哈大笑，笑得非常快活：“你以为我有那么傻？我要叫你受够了罪，才叫你死，你要死还不容易？自己完全可以在没人时把自己吊在树上。那样你就像是一条癞皮狗，死得好极了。”

他哈哈大笑。

他笑出了眼泪。

他是鲁奇，他是剑圣鲁奇。

没有了林渊，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他为什么要杀林渊？让他象一条癞皮狗一样活着，岂不是更好？

“不过，今天是我的新婚大喜的日子，你竟然把我的新娘弄了出来，让我在众人面前难堪，我只好揍你一顿。”

鲁奇把他的剑放在地上，走到林渊面前。

林渊怒目向他。

他也恨死了这个假林渊，他也恨不能活活吞吃了他。

他忘记他已经没了功力，他现在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他也出拳向鲁奇打去。

他的招数精奇，可惜的是，他没有一丁点儿内力，他出拳打去，鲁奇根本就不躲不避，迎头接上，一把就攥住了他的拳头。

鲁奇冷笑：“你还要什么威风？你以为你是谁，天下第一高手么？你今天不死也差不多了，你好好受着吧！”

鲁奇出手很重，他一拳一拳都用足内力，他把林渊打得哇哇吐血。

林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大口大口地吐血。

鲁奇打得很高兴，他一边打一边乐，原来林渊这么好打？他从前总是那么忌惮他，早该出手打他，早就该把他活活打死。

鲁奇已经打红了眼睛，他忘记了他要留林渊一命的心思，他要打死林渊，他要用他

自己的拳头活活打死林渊！

“好了，如果你再打，就真的把他打死了……”

鲁奇的手停在了空中。

他不能打下去了。

现在，只有这一个人可以让他住手，偏偏说话的就是这个人。

他知道，她是去而复返的吴帆。

吴帆的眼睛盯着他：“你为什么要打他？看样子，你真想把他打死？”

鲁奇道：“打时只想好好教训他一顿，可是……”

他的脸上还有气愤的神色。他恨林渊，他恨林渊为女儿楼做事，恨林渊杀死许多江湖豪杰，恨他没了气节，恨他为虎作伥，所以才这样打他。

“是么？”

吴帆蹲下身去，她看看林渊。

林渊很惨，他被打成了半死，气若游丝，脸无血色，呼吸极为困难。

“你想打死他？”

“不想，只是想让他明白，他不让别人好好过洞房之夜，他自己也不会好过。”

“就只是为了这个？”

“你以为还有什么？”

“不知道，你同我已经是夫妻，还有什么，你应该告诉我。”

他看着吴帆，吴帆的一双眼睛很亮。

“我恨他，我可以告诉你，我恨他……”

鲁奇转身往回走。

“如果你还没有忘，就该回来，你今天该进洞房。”

吴帆没有讲话。

天色已经很晚了。

她现在怎么办？

林渊昏倒在地，他兀自昏迷不醒，一身是血，她怎么能走开？

她低下头去，喊：“林渊，林渊！”

他已经昏过去了。

吴帆回过头去，她向远处看。远远的地方，有她的洞房，有她的洞房花烛夜。

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马上就要入洞房的女人。她不能呆在这荒野之中，她应该去做她的新娘子。

她不是已经等了许多年了么？

她轻轻吁了一口气。

她把林渊背了起来，慢慢向林家的废墟走去。

她要救林渊。

林渊不是把他的那一枚铁疾藜给了她么，他不是向她呼救了么？

她应该来救他，她曾经答应过他，在他危急时一定来救他。

如今，他被打得半死，她不救他，谁还可能救他？

吴帆把他放在那房子的倒木旁边，她把他的头放好，就去点火，天太冷了，她如果不点起火来，她与他一定会冻死。

她点着了篝火。

她默默坐在篝火边。

这会儿，她的喜筵已经结束了，那些宾客们都该去入睡了。到了明天，江湖上的人都会讲她吴帆，讲她在自己的婚礼上逃走，跟林渊混了一夜。他们会说得天花乱坠，江湖上从此会有了她吴帆的坏名声。

她不该在这里呆上一夜，她应该走，她应该回去，即使她不同鲁奇成亲也没有关系，

她一定要回去，要回去站在众人面前。

她是吴帆，天下一剑吴帆从来没有被别人讥笑议论过。

可是她走不了。

她坐下来，把林渊的伤口处理了一下，她在心中暗暗恨鲁奇，他打人打得太狠了，几乎把林渊打死，打得他遍体鳞伤，昏迷不醒。

吴帆上好了药，就坐在一边，静静等着天亮。

天很冷，她不停地来回走。

她怕把林渊冻死，就把自己的皮衣轻裘都裹在了他身上，自己薄衣单衫，站在风中。

天亮了，林渊也醒了。

他在梦中仍然说胡话，胡言乱语。

“馨儿，馨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废了我的功夫？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天下第一高手？”

吴帆看着他，她在冷笑。

女人就是这样，你全心全意服侍一个男人，可他的心里并没有你。在他的梦里也念叨着别的女人，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林渊看着吴帆。

他想说：谢谢你。但他没有说，他说不出。

一个女人在她新婚的日子里跑出来，同你在荒郊野在里待了一夜，你就只说上一句谢谢就行了么？

所以 he 不想说谢谢。

他看着吴帆：“我总是梦见你……”

这不是假话，但在刚刚听过他的梦话的吴帆听来，这话十分刺耳。

“要不要我告诉你，你在睡梦中都说了些什么？”

他惊愕，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你在睡梦里一个劲在喊人，只不过你不是在喊我，而是在喊她.....”

“我喊了谁？”

“你喊的是馨儿，就是我在你家里头一回碰上她，她就告诉我，她是你的女人的那个馨儿。如果我没有记错，她就是女儿楼的楼主。

就是她，把你弄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说完话，她走了，连衣服也没有向他讨要，自己默默走向寒风之中。

林渊无话可说。

他是总想着那个馨儿么？是她害苦了他，是她把他弄成了这副模样的，恨她还来不及，他怎么会喜欢她，怎么会在梦中总念叨她？

## 第三十八章 杀手被杀

林渊知道他的日子很不好过。

他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没有人可以去依托，没有地方去躲藏，没有朋友可以帮他分忧，他甚至没有钱了，衣袋里没有银子让他去花销。

他还得躲避着，不在那些很显眼的地方出现，如果他被鲁奇或者是女儿楼的人发现了，准得一死。

这一回，无论是鲁奇还是女儿楼，都不会饶过他。

他易容出走，在江湖上流浪。

他现在的样子，十足是一个乞丐。

他在草堆里过夜。

他听到了江湖上的不少消息。

“大侠林渊在江湖上名声更响了，他最近又杀了武当的云道人，还杀了南方武林世家的江门公子江钟。他近日要去赴一个白道豪杰弄的那大会，说是到了那时，他还要出手杀人。凡是不听女儿楼的号令的一律要杀呢。”

“那他要杀多少人？”

“说不上。据说江湖白道的武林人物也不示弱，他们推举剑圣鲁奇为首，要准备同林渊一战呢。”

“你说鲁奇同林渊一战，谁的胜算大些？”

“说不好。说是鲁奇曾经败给过林渊，林渊是天下第一高手呢。

鲁奇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那也不一定，现在鲁奇可不是从前的鲁奇了，据说他的剑法已经功参造化，有鬼神不测之机，他的剑已经几年不曾出手。你说，要是一出手，那还了得？”

“他们会不会在最近打起来？”

“那谁知道？说不准哪，说不好咱们在这里正说着话，人家那里就动起手来了呢。那谁能说得准？反正最近风声挺紧的，闹不好两个人就要动手。”

“这可是一场硬仗，你说，谁最后会赢？”

“不知道，我又不是林渊，你又不是鲁奇。”

叫化子的话也没有让他有一丁点儿的激动，他是林渊，他知道，他永远也不是鲁奇的对手了，他甚至连一个平常的镖师也打不过。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没有同鲁奇动手的资格。

如果他同鲁奇动手，用不上一个回合，他就会倒在地上。

他躺在地上，细细品味着他们的话。

鲁奇要动手了，他已经杀了许多人，他把这些账都记在林渊的身上，早晚有一天，

林渊会同鲁奇相遇，林渊会被鲁奇杀死。林渊死的时候，江湖上的人都会拍手称快。

这就是他们的险恶用心。

他怎么办？

根本就没有办法。

他可能有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去理会他们的诡计，让他们去弄好了。就算是林渊杀人，他已经不是那个大侠林渊，他们干他们的，他活他自己的，又有什么不好？

他心有不甘。

怎么能让他们污辱他的名声？

不行！

他要去找少林，要去找武当，他要去找武林各大门派，要说明女儿楼的阴谋，要帮武林各大门派灭了这女儿楼。

他要走到少林去，他即使是徒步而行，也要去。

他刚刚站了起来。

身后有人就讲话了：“你何必要站起来，如果你象刚才那姿势，你死时一定会更舒服。”

林渊慢慢回过身来。

他看见了三个人。

这是他不愿意见到的三个人。这是河东三煞。

这三个不大象人，象三个鬼。红煞一身红衣，却飘着很浓很浓的香气，这香气太浓了，使人都几乎要喘不过气来。她看着林渊，阴森森地笑：“你虽然变了模样，可你这与咱们有缘，咱们怎么也能认出你来。林大侠，你这一向可好？”

绿煞忙替林渊回答：“不好，不好，一点儿都不好。你们马上就要杀了我，我怎么会好？”



黑煞也来凑趣：“你是大侠林渊，你一出手，他们就死定了，你怎么不出手？”

林渊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死在这里。

他明白，如果是在平日，他可以在三招之内就杀死这三个人，让他们实实在在变成厉鬼，但现在他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杀死他。

他不动，他用不着动。

他被鲁奇打过一次，也被人打出了经验：如果人家要打你，反正是躲不过，你又何必躲？

河东三煞冷笑，他们知道，他们要杀的人是一个半点武功也没有的人，他中了女儿楼的毒，只要一运气练功，他的体内就毒性发作，让他疼得无法站立，他还能练什么功？

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红煞道：“林渊，咱们看你这个人怪可怜的，如果你能跪下来，舔舔我的脚，我就放过你。”

绿煞道：“不好，不好，他不用去舔你的脚，他只要能吃我的毒药，我也不杀他。”

黑煞道：“林渊，你只要能来为我捶捶腿，我也不杀你。我们杀你们林家杀得太累，根本就不想杀你了。”

林渊看着他们，冷冷道：“畜生，三个畜生！”

红煞一怒，脸色马上变了，她身子一纵飞到了林渊身前，把绸鞭结在林渊的脖子上，喝问道：“你说什么？”

林渊看也不看她，又冷冷一句：“畜生！”

红煞大笑：“好，好，咱们今天就要让你尝尝畜生的厉害！”

她用力勒扯绸鞭。

林渊的脸胀红了，他的眼球要鼓出来了，他瞪眼看着这河东三煞的鬼样子，心中在叹：林渊，林渊，你一世英雄，可最后终于死在这么三个王八蛋的手里了……

他昏死过去了。

“放开他！”

河东三煞都回头看。

身后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熟人，他们是黑熊陆四与楚瑶姑娘。

红煞看见黑熊陆四，心中就犯嘀咕：这个不怕毒的鬼家伙，怎么会来这儿？他想干什么？

红煞有笑：“黑熊，你是不是与林渊有仇？”

黑熊陆四道：“不错。”

“你知道他是谁？”

“他不是林渊。”

“他就是林渊，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林渊。”

“胡扯！林渊要是在这里，你们这一些王八蛋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了，你们还敢同他动手？”

绿煞嘿嘿笑：“你为什么不来好好看一看他？”

黑熊陆四对楚瑶姑娘说道：“那.....我去不去看看？”

楚瑶点了点头。

黑熊陆四就蹒跚地走上来，来看他不是林渊。

林渊正在喘息，他望着陆四笑：“陆四，陆四，你终于还是来了，你给没给我带来熊酒？”

黑熊陆四呆了，他痴痴地看着林渊，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就是林渊？他就是大侠林渊，那个孤傲冷漠的林渊，那个卓尔不群的林渊，那个把酒临风的林渊？

他怎么给人打成了这个样子？他怎么象一个躺在地上的小叫化子模样？

黑熊陆四愣了，他喃喃念叨：“不对，不对，你不是林渊，你不是林渊……”

林渊只好苦笑，他还能说什么？

楚瑶姑娘也走了上来。

她比别人更想念林渊，她比别人有更多的话要同林渊讲。

她想告诉林渊，是这河东三煞杀死了林家的所有人，她还想告诉林渊，她等了他好多天，就为了要向他告别，对他说一声感谢。她还要对林渊说林忠死时的托嘱……

但林渊已经这个样子了，她还能说什么？

她只能蹲下去，对他说一句：“林大哥，林大哥，我是楚瑶……

我是楚瑶……”

林渊苦笑，这个楚瑶姑娘，是他父亲楚白衣的唯一后人，她本该在林渊的家里，他可以保护好她，不受别人的欺辱。可现在他这个样子，自顾不暇，哪里还有本事去保护别人？

黑熊陆四看着林渊，不知道他说什么话才好。他本来想给林渊问好，但一见林渊这模样，显然一点儿也不好，他还问什么好？

他木木讷讷，说不出话。

楚瑶看着陆四。

陆四并不笨，他看看林渊，又看看河东三煞，说道：“你们想怎么样？”

红煞艳笑，那笑让黑熊陆四也觉得难受：“如果你想杀了这个林渊，咱们就让给你。如果你不想杀人，可就不要怪咱们不客气了。虽然这个林渊没了武功，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万一碰上好运气，恢复了功力，咱们河东三煞可就完了蛋了。还是把他宰了的稳当，你说是不是？”

黑熊陆四道：“好是好，可是你也想杀他，我也想杀他，只有一个林渊，谁杀他的

好？”

绿煞冷哼道：“你如果愿意杀他，就给你杀好了。咱们河东三煞一向极讲义气。”

黑熊道：“好！”

黑熊道：“不行不行……”

红煞问：“怎么不行？”

黑熊苦着脸：“我发过誓，一定要把这个林渊活着带回去。你们就让我一回，怎么样？”

三煞冷笑：“黑熊，你这计像是小孩子玩的，你想唬弄我们河东三煞，哪有这么容易？”

黑熊道：“不容易就不容易，难道我还怕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成？”

黑熊走向三煞，他要同三煞动手。

林渊躺在地上，他看着三煞与黑熊、楚瑶苦战。

黑熊独战红煞、绿煞，楚瑶同黑煞战在一处。

他们打得很苦。

黑熊喊道：“林渊，你还不走？你快走，如果我同楚姑娘脱了身，就会去找你……”

林渊不动，他在等待，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从远处飘过来了三个人。

这是三个女人。

走得近了，才看出她们正是女儿楼的女人们。

当先的是那个桂花。

她站在了众人面前。

她笑着说道：“我以为是谁呢，在这里吵吵嚷嚷的，象有多大的事儿要办。原来是这三个鬼在这里办事儿……我说河东三个鬼，要不要我们帮忙啊？”

河东三煞当然愿意，但他们不好明说，只是不言语，拚命同楚瑶和黑熊斗。

桂花道：“河东三煞，你们拿不下这黑熊和这个姑娘，可实在是太笨了。”

三个女人走向黑熊与楚瑶。

女儿楼的女人都是一身本事，她们如果动手，楚瑶与黑熊肯定不敌。

女人走路的姿势很好看，就是要杀人，也忘不了她们的妩媚。

女人走过三煞面前，她们要接替三煞同两个人动手。

三煞不动了，如果有人去杀人，他们又何必着急？

三个女人正走近他们，她们一边走，一边拔出她们的剑来。

她们突然出剑了！

剑光如虹！

三声惨烈的嘶叫，就有三个人倒了下去。

黑熊与楚瑶仍然站着。

倒下的是河东三煞。

红煞想抛出绸鞭，但她倒下时没有了气力，就用绸鞭把她自己裹了起来，慢慢倒在地上。

绿煞吼叫了两声，想把他身上的毒口袋放开，但他的手停在了口袋里，那些毒物就咬住了他的手，他疼得直叫，脸色变得漆黑，身子倒在地上，还抽搐不止。

黑煞看着这三个女人，他挣扎着，说道：“你们.....你们.....女儿.....女儿.....”

他终于也倒下了。

一片血泊，三具尸体。

林渊看着三个女人，他不动声色。

黑熊与楚瑶姑娘都十分惊讶，他们不明白女儿楼为什么要杀死她们自己的杀手。

桂花看着林渊，她慢慢说道：“林大侠是不是跟我们走？你如果跟我们走，我们可

以随时照应林大侠，也可以免遭意外。”

林渊看定她：“我是不是一定要跟你们去？”

她摇摇头。

林渊道：“那好，你们自己走吧。”

说来也怪，这三个女人也不分辩，向林渊恭恭敬敬施了一礼，就离开了。

## 第三十九章 新郎也要杀人

鲁奇在等，他坐在他自己的新房里，等他的新娘。

他知道她或许会晚回来，她会在那里看护一个与他有深仇大恨的男人，一个她过去钟爱过的男人。

她为了林渊，可以抛弃她与鲁奇的新婚之夜，可以抛弃她自己的一切，只要林渊一声呼唤，她就是刀山火海也会去。

吴帆是这样的女人。

娶这样的女人本来是男人的福份，可如果这女人只能为别人赴汤蹈火，却让你独守空房，这滋味可就不那么好受了。

这种女人大都主意很正，她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有一定之规。

如果娶来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就活该守你的空房。

鲁奇自己坐下来喝酒。

酒是好酒，是他准备好同吴帆喝的合卺酒。

洞房不夜，如果他能同吴帆喝上一杯酒，说说他这些年来对她的渴慕之情，然后再共效于飞之乐，这是他想了又想的好梦。

可惜，他的梦被林渊打破了。

有人来了。

来人一定是个很大年纪的人，她一边走一边咳嗽，她咳嗽得很厉害，好像要把她的心都咳出来似的，她一边咳，还一边说话：“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好日子里独一个人喝酒？”

他冷冷一笑：“好日子不正是喝酒的么？”

走近来的是一个老太婆。

她盯着鲁奇：“你的心里很闷，你觉得一切都没有什么意思，恨不能去杀人，对不对？”

鲁奇看着她，这个老太婆，好像是他心里的蛀虫，她对他心里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想杀人，可惜这世上没有一个值得我杀的人。”

老太婆呲牙一乐：“着啊，我有一个人，你愿意不愿意去杀？”

“杀谁？是武当掌门还是少林方丈？”

老太婆笑笑：“那早晚也不过是你的剑下鬼，你何必着急？你现在替我杀一个人，这人是我的，我想求你，是因为我自己不好去杀她……”

“她是谁？”

“牡丹。”

鲁奇看着老太婆。

“如果我说得不错，她是你的心尖子，你为什么要杀她？”

“她放了林渊，而且不是一回，她放了他两次。”

“还有什么？”

“没有了。”

“可是她是你的楼主。你有女儿楼，你女儿楼有许许多多的女人，但你只有一个楼主。

她如果被我杀了，你再上哪里去找一个象她这么能干的楼主？”

老太婆在笑，她笑得很阴鸷：“我女儿楼别的没有，要女人不有的是么？你愿意不愿意干？”

鲁奇只是眼如针芒，盯住了她：“你可能会后悔，因为你再也没有比她更好的人。如果再有一个林渊出来，你没有人可以对付得过他了。那时你岂不是要后悔？”

“我从不后悔，我活到了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干不干？”

鲁奇需要杀人，他此时连天王老子也想杀。

如果去杀了那个女儿楼的楼主，他的血会平静一些，他会多多少少减轻一点儿他心中的愁苦。

他去了。

他很熟悉女儿楼的地势，他走进了女儿楼。

他很快就找到了牡丹。

牡丹正坐在那里思春。

她在想男人。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在想男人，那男人也够幸运的了，可惜那男人不是他鲁奇。

楼角漆黑，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他手中无剑，心中有杀机。

牡丹笑了，这一笑真是千娇百媚：“如果是别人来了，就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杀气，一定是剑圣到了。奇怪的是，你为什么要杀我？照我看来，你不光不该杀我，而且你还应该请我喝一杯。因为你最恨林渊，可你又没能治服了他，我却把他的功夫废了，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鲁奇见说，就走过去，坐下。

“你想喝酒？”



“很想喝。”

“我明白你，你现在的心境不好，为什么不好好喝一杯？如果我们能好好地喝上一杯，你的心情就会快活些。”

就摆上了酒。

牡丹在笑：“鲁奇，你也是一个奇男子，我与你共饮，一人一杯，一醉方休。如果你说喝好了，你就可以拔剑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不那么容易杀，也可能是你杀死我，更可能是我杀死你。如果你喝了酒，你的手就抖，你最好现在就出剑，这样你的把握大些。”

牡丹面对着鲁奇，谈笑风生，一点也不畏惧。

鲁奇看着她，看着她那如花笑靥，心中一叹：好，又是一个俏俏女人。这世上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岂不要男人都一生愁苦，岂不要男人一生难堪，岂不是要男人丧生在这千娇百媚的笑媚之中？

鲁奇道：“牡丹，我可不是林渊。”

她抿嘴一乐：“你这人也太自抬身份了，世上男人尽多，哪有一个可以与林渊相比？林渊是天下第一的痴情男人，你哪会对女人痴情，也许你只会杀人……”

两个人就坐下来喝酒，象老朋友一样喝酒。

牡丹喝酒的姿势很雅，她一口一口地啜酒，象一个公主。

鲁奇道：“你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喝几杯。也许你的心情不太好。不过也没有什么，你能死在剑圣手里，应该感到很荣幸。”

牡丹睁圆了眼，很吃惊地看他：“你是不是喝醉了？你今天应该感到不快活才对，我为什么要不快活？”

鲁奇的眼睛发亮，盯住了她：“我为什么不快活？”

牡丹的脸上满是诧异神色，她斜着头，看着鲁奇：“你今天新婚，你听说过新婚的

人不在他家里甜甜蜜蜜地和女人亲热，却跑出来杀人的么？”

鲁奇看着她，狠狠喝下了一杯酒。

他又想起了吴帆，想起了她在夜里同林渊在一起，在风雪之中的野地里，他只是一声呼唤，吴帆就去了，这很容易。如果他今后同她在一起，她会给他多少这样的难堪？堂堂一个剑圣，怎么会总受她这窝囊气？

他把酒杯狠狠摔在桌上。

牡丹看定他，幽幽说道：“你不是女人，所以你决不会明白女人的心思。她只要心有外向，你就是用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鲁奇盯住了这个女人，眼前的这个女人比吴帆更聪明，比吴帆更有手段。

鲁奇道：“好，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不要去娶什么吴帆，我要对你们那老太婆说，我只要娶你。”

牡丹更是笑颤了花枝：“你以为你可以胡弄你自己么？女人想男人，深入骨髓；男人想女人，伤忧在心。没有吴帆，你这剑圣的面子往哪儿放？你的心里会总也不是滋味，你觉得伤了面子，你还会神思恍惚，坐立不安。”

鲁奇看着这个女人，她很厉害，一下子就说入到他的心里去了。

他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时，唯有喝酒。

酒已经喝到了半醉。

他看着牡丹，牡丹也看着他。

鲁奇一叹：“从没有喝得这么痛快……”

牡丹也说道：“从来没有喝得这么痛快……”

两个人讲着同一句话，是言不由衷，还是已经无话可说？

鲁奇道：“虽然我很喜欢你，也很是敬重你。但我答应了别人要杀死你，我就一定

得动手。”

牡丹笑着：“我愿意听别人说喜欢我。”

她笑起来像是一个孩子。

鲁奇慢慢走近她。

牡丹闭上了双眼。

她那么聪明的一个女人，莫非她就一点儿也不想反抗，只等着人杀她？

“你为什么不动手？”

“你今天很难受，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想好好杀人，想杀得很不容易，最后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我杀死，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些了，到了明天，你就可以再去受你那个女人的气了。我怎么会那么傻，同你动手？我要你杀人之时，味同嚼蜡，看你还会有什么快活？我总不能人被你杀了，还让你心情也舒服了。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你说对不对？”

鲁奇看着她，呆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人，她为了让男人不快活，就动手也不动，肯白白让人杀死她？

鲁奇坐下了。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要好好想想。”

“麻烦你快一点儿，你知道不知道，等着被杀那滋味很不好受？

我有一点害怕。”

她嘴里说着害怕，脸上却满是笑意。

鲁奇走到了她面前，他慢慢出掌，伸向她。牡丹什么也不做，只是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

“不想看你，我马上就要死了，还为什么要看你那伤心样儿？”鲁奇慢慢缩回了手。她睁开了眼，仍是笑盈盈一脸喜色。

“为什么不动手？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像是个男人。”

“告诉你，我改变主意了。”

“什么主意？”

“你如果答应我，你去找林渊，让他滚开，别再来缠着吴帆，你同他一起走，走得远远的，我就饶了你。”

牡丹的脸上升起了笑：“好，好，你还不算太笨，终于给你想出一个好主意！”

鲁奇转身就走。

他又站在了门口。

“如果给我再看见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是你们的死期。”

他昂然走出屋子。

牡丹冲他远去的背影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她伸出了手，她的手里握着几枚暗器。

鲁奇走到了老太婆的面前。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不说一句话。

老太婆笑，咯咯笑：“好了，这一回你可以睡一个好觉了，是不是？你把牡丹的人头给我，你回去休息好了……”

老太婆长长一叹。

她昏花老眼睁着，盯着鲁奇。

鲁奇看着她，他的话语很平静：“你明明知道我会放了她，却教我去杀她。看来你根本不想杀死他。你只是让我亏负你一次，你也只是想让你的下人明白，你根本就不能饶恕背叛你的人。可你心里还是想放了她，所以你选让我去。”

老太婆看着他，好久没有作声。

“不错，我就是想这么做，她跟了我十六年，她小的时候，嘴很甜，会哄人……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老了？……”

鲁奇看着这个老人，没有答言。

如果谁认为她已经老了，那他一定会付出血的代价，她只是老祖宗，但她却不老。

## 第四十章 爱也难说恨难消

林渊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楚瑶姑娘告诉他，江湖上的豪杰都想要杀死他，他们已经在黄山聚过一次了，有许多人想杀死他，已经决定在他的家里召开一次比武大会，到那时他们将推举出天下第一高手，他们将推这人为首，带领天下白道英雄去止杀制恶，那时他们要与女儿楼决一死战，杀死林渊。

恐怕已经有许多人上路了，他们正奔向北国，正奔向林渊的林家堡。

林渊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们正在忙碌，他们既然这么热心，就让他们忙他们的好了，他自己做什么？

谁又能告诉他，他这会儿可以做一点儿什么？

黑熊陆四只是盯着楚瑶看，他的心思全在楚瑶身上。

林渊一笑，有人可以护着她，这也让他少了一份忧虑。

他看着楚瑶，姑娘的眼中全是焦急，全是担心。

他笑笑，对楚瑶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何必愁？”

黑熊陆四也对楚瑶笑：“对对对，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愁什么？”

林大侠都不愁，你愁什么？”

楚瑶突然看着陆四，说道：“陆大哥，我要同林大哥说句话，好不好？”

黑熊愣了，然后慢慢说道：“好，好，为什么不好？”

他默默起身，走开了。

他走得很远，站在风中。

楚瑶看着林渊，她一时踌躇，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那一天在家里等你，我的心总是在跳，我等你等得好心焦。

我想等你回来，只对你说一句话……”

她低下了头。

他心中也忐忑不安。她有什么话要说？她等他时在想些什么？他隐隐像是可以猜知，又不敢猜知。

楚瑶道：“林大哥，是你救了我……”

林渊道：“我只是尽了一点心意，你父亲活时我没能想办法救出他们，已经是心中不安了。楚姑娘，你不必客气，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好了。”

楚瑶道：“林大哥，我要嫁给你。”

林渊呆了。

过去他时常可以听到有女孩儿要嫁他，而且有时他就坐在一边，听那女孩讲她对大侠林渊的渴慕，但他从来不动心，他只是觉得可笑而已。人就坐在对面，你连人也不认识，就信誓旦旦地讲要嫁给这个人，这不独可笑，而且颇有些滑稽了。但如今他象一只狗，被人追杀，无处可逃，楚瑶却给他来了这么一句：“我要嫁给你。”

他一时惊呆了，说不出话来。

楚瑶道：“林大哥，你不要推托，也许你并不喜欢我。可是我喜欢你。我自从你救我那一次就喜欢你了。”

林渊注视着她。

她也是一个奇女人，她在这时来向林渊求亲，显然是想与他同赴苦难，与他共生共死。

林渊笑了，他看着楚瑶，笑得很是诚挚：“楚姑娘，我不喜欢你。

你喜欢我，这是我的福份，可两人的情份要两个人都情愿才行。你喜欢我，我当然快活。但我决不向你讲假话，我真的不喜欢你。”

楚瑶道：“你是个混蛋，对不对？你怎么能对一个倾慕你的姑娘说你不喜欢她？你以为一个女孩儿家会对一个男人轻易说出喜欢这两个字来？你这个混蛋……”

楚瑶是一个羞涩的姑娘，她能讲出这么多的话，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楚瑶脸上是痛苦，也许她真的就是喜欢林渊，真情愿同他一起去赴苦难？

林渊道：“楚瑶姑娘，你别怪我，这件事儿实在抱歉，我实在没法答应你。”

楚瑶看着林渊：“你看着我，再说一遍！”

林渊果然又盯着她的脸，一句句说道：“楚姑娘，我真的从来没喜欢过你。”

楚瑶的脸都变白了，她盯着林渊冷笑：“好，好，果然不愧是大侠，果然是大侠风范，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楚瑶本是一个腼腆姑娘，这时也气得直抖，她恨恨地说道：“林渊，林渊，你做你的大侠去吧。你这人好……好……好狠心……”

她跑走了。

黑熊站在了林渊面前。

“她真的很喜欢你。”

黑熊很诚挚，他曾经是林渊的对头，现在不是了，很可能以后永远不是了。

林渊看着他：“你喜欢他，我看得出来。”

黑熊的声音象吼：“林渊，你这个王八蛋，你污辱我，也污辱楚姑娘，你过来，我不用功夫，我跟你动手，分一个输赢。”

也许黑熊有道理，拒绝一个喜欢你的姑娘，却是因为另一个人也喜欢她，这对她是一个污辱。

林渊道：“陆四，你是不是一个男人？”

陆四当然是，而且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林渊一叹道：“如果你是我，你现在会喜欢女人么？”

陆四默然。他如果是林渊，也会只在江湖上游荡，也不会答应任何女人。因为他明白，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的男人，根本不能去喜欢别人。

陆四看着林渊，他明白了林渊的苦心。

林渊一笑，他对陆四道：“你好好待她，她这个人很好。”

陆四脸红了，林渊何必多说，他也知道楚瑶人很好。

林渊不看他，他的眼里有泪，他怕这泪水被陆四看到，他轻轻说道：“陆四，陆四，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呆，你为什么不去找楚姑娘？”

你不怕她走丢了么？”

黑熊陆四盯着他，说了一句：“好，你好……保重……”

他如飞去了。

林渊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说道：“好，好一个汉子。”

他低下了头，如今，又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也可能他会总是这样一个人走下去。

就有人从远处踢踢踏踏走来了。

林渊的心一震，他似乎能感悟到什么，他从这疲沓的脚步声中听到一种他所熟悉的东西，他不禁又苦笑了，他笑话他自己，他真是一个痴人，一个时时刻刻都忘不了一个女人的痴人，他这么痴，难怪要上那个女孩儿的当。

可这人走得慢，像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但等了一会儿，等这人走至眼前，却让



林渊吓了一跳。原来这人并不是什么老人，她只是一个很俊很俊的小姑娘。

她笑吟吟地站在林渊面前。

本来很孤独的林渊见了一个人，应该快活才是，他却看也不看这人，只是冷冷说道：“你还来干什么？我已经没有武功了，我没有什么钱财，你有时间还是去骗别人的好，你不必来骗我了……”

他是个刚性汉子，言语中间，也不由得十分悲愤。

她就是牡丹，就是那个在女儿楼做楼主的牡丹。

牡丹看着他，仍然是嘻嘻地笑，她一笑时，又来了她那可以骗尽天下人的天真，她说道：“林渊，你是不是不想见到我？”

林渊道：“你说对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你明白这个就好。”

“林渊，你要是明白我的心就好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见的人就是你。”

林渊还会说什么？

她走近来，坐在他身边，她看着他，说道：“嗯，还不错，人还不算太瘦，你不知道，我不喜欢男人太瘦，象只草鸡，多难看？你看起来还不太瘦，这就好。”

她还真就象模象样地叹了一口气。

林渊站了起来。

她叫住了他。

“哎，哎，你干什么去？”

“你既然不走，我只好自己走。好在地方有的是，我还可以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

她站起来了，一吼：“站住！”

他不听她的，凭什么要听她的？

她一跃而起，冲到了他面前，点了他的肩井穴。

他就只好站住了。

她仍然笑吟吟：“好，好，这就对了，你好好对我，别忘了我是你的媳妇。”

她把林渊抱回了原地。

林渊一句话也不说。

她笑道：“林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爱讲话这一点不好。你得记住，要讨女孩子喜欢，你就得跟她说上几句甜甜蜜蜜的话，说你要为她而死啊你愿意天天想她啊什么的，她就乐了，乐的把心都掏给你。你为什么不愿意讲话？你同我两个人在这荒郊野地里，你不讲话，让人怎么受得了？”

林渊还是不说话。

她叹了一口气，不再讲话了。她静静地坐下来，看着林渊，她的脸上没有了一丁点儿的嬉笑神色。

她看着林渊，突然声音极小，但满是柔情地说：“林渊，你还好吧？”

林渊看着她的神情，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她的眼中满是关切，满是深情。

林渊愣了，好半天才答道：“不好，不好，有你这么害我，我怎么会好？”

她抿嘴一乐：“我可是从不后悔。你这个人如果有了武功，人傲得上了天，我怎么能管得了你？象刚才那回，你一走了之，让我去哪儿找你？”

林渊一叹：“我告诉过你，我对你们女儿楼没有什么用了，你再也不必缠着我了。”

她直乐：“可你对我还有用啊，你怎么总忘，你是我的男人。下一回你可不能再忘了这件事儿，如果又有哪一个女孩儿找到了你，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的话，你可别又看好了人家，一冲动就答应下来。

你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可别忘了？”

林渊看着她：“我怎么不知道我已经有了老婆？”

她装模作样地叹气：“唉，渊儿，渊儿，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你怎么把你自己的老

婆都忘了，你还能记住什么？”

林渊心一动，他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他心里明白，只有他的父亲，他最敬重的父亲，才这样叫他。

可这个小小的丫头片子也这样叫他，叫他渊儿，叫得他心中好酸楚。

他不一言。

她点了他的穴道，让他不能自己作主。

他就把他放在篝火一边，让他坐得舒服一点儿。

她说道：“好，这样就行了。按理说呢，应该是你坐在我的腿上，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好好照顾你。可现在我很累，太累了，就只好你让我坐在你的腿上，我先睡一觉。因为我是女人，更重要的，你是大侠，对不对？”

她竟然过来伏在林渊腿上，睡着了。

林渊不能动，他无法动，他也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动弹一丁点儿。

他的腿压得很厉害，有一点麻，身子也不舒服，但他不动，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女孩儿。

她倒是睡得很熟。

他想不到，想不到她竟然又会躺在他的腿上。这简直像是一场梦。

他应该恨死了这个女孩儿，他应该恨不能活生生吞吃了她才解恨。

可她却躺在他的腿上。

“一个混蛋，一个十足的混蛋……”

“你骂谁？”

她马上睁开了双眼，瞪着他。

她根本就没有睡着。

“我骂我自己。”

她反而来安慰：“你快别这样说，你其实也完全用不着跟你自己过不去，你认为你自己很是吃亏，你这可就想错了，你这个人娶到了一个好媳妇，你应该高兴才对。你根本不是混蛋，至多你只是有那么一点儿傻而已。我奶奶说……”

她脸色突然变了，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不快活的事儿，她说不下去了。

林渊看着她，又有一点儿看得呆呆的，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点儿傻？

## 第四十一章 天下医不好的病

牡丹看着林渊。

她已经睡足了，她已经忘记了她给林渊带来的痛苦，她向林渊笑，笑得他不忍心打消她的兴头。

他叹叹气，但愿她早点走开，如果她能够不缠他，他说不准会快乐得蹦起来。

但她只用一句话就浇了他一头冷水。

“咱们去哪儿？”

林渊哭笑不得，他盯住她，说道：“你说错了，不是咱们去哪儿，而是你要去哪儿。”

她嘟哝道：“一样，一样，都是一回事儿。”

林渊不讲话了，他不明白她又对他动什么心思。

她笑道：“你过去没有我照顾你，所以你就很是狼狈，现在你有了我，做什么事怎么还要你操心？如果我还要你操心，我还算是你的什么好妻子？”

果然不用他操心，马上就来了一辆马车。

马车是好马车，驾车的人是一个女人，她只是向林渊一笑，也一句话不讲，就看着牡丹把林渊扶上车，驾车就走。

三个人谁也不讲话。

林渊不想说话，如果她想弄什么诡计，让她弄好了，他又没有办法让她不弄。

马车走了一天一夜。

牡丹就抱着他的头，抱了他一天一夜。

她这会儿不睡了，他无论是睡着还是醒来，只要一睁眼，就看见她抱着他，一双眼真情地注视着。

他不知道她如今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马车走进了一条深谷。

这条深谷很怪，别处已经没有一点绿色了，独有它这里还是郁郁葱葱，远远看去，谷中雾气腾腾，升腾起一阵阵气雾，从气雾中时时传来一阵阵大响，这响声极大，让林渊心中也十分吃惊。

“这是什么地方？”

牡丹只是向他一笑，并不回答。

马车进了谷，停在了一座草庐前。

这草庐很大，从前到后足足有十来间大小，象极了刘玄德三顾茅庐那草屋。马车停在了这草屋门口，牡丹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嬉笑的神色，她甚至还微微有些不安，她看着林渊，嫣然道：“苍天保佑我，保佑渊儿……”

话说完，她勉强一笑。

她神情庄重，走下车去，上前敲门。

敲了半天，从门里走出了一个小老头儿。

这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儿。

他驼背的姿势很低，低得让你只要一看见他就心里难受，但显然这老头自己一点儿也不难受，他看着敲门的小牡丹，脸上还笑容满面。

牡丹竟能规规矩矩走上去，施上一个大礼。

“驼老头子，你好！”

让人不解的是，她如此对这个老头儿毕恭毕敬，却说了这么一句不得体的问候，老头子肯定会生气，她那恭敬岂不全白费了么？

但老头子更奇，他一听她这么问话，竟然不笑了，他马上变得很倨傲，说道：“好，不错，看来你这个女孩子深明我心。不知你来干什么？看你这样子不象有病，你有什么事来求我？”

林渊一听他讲话，顿时明白了他是谁。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极有名的人，如果林渊自己不经过这么多的变故，他一定早就明白了，他就是江湖上那个人人称道的神医方驼子。

神医方驼子，笑时不医不笑医；

神医方驼子，讳言不医直言医。

你如果想讨好他，不叫他驼子，他就不给你治病。如果你看见他笑，以为你可以借机会讨好他，让他为你治病，那可就错了，你得等他不笑时说话，他才可以为你看病。

他是天下第一名医。

林渊不明白牡丹为什么要来为他求医。

但他的心也在跳，他如果能恢复功力，他岂不是可以做一些事儿，他可以为他们林家的人报仇，他可以去参与那一场江湖的比武较技， he 可以用他的功夫夺得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号，让江湖上的那些恶人胆寒。

牡丹说道：“驼老头子，我丈夫病了，他是中了女儿楼的迷药了，如果你不能医好他，他就只好死了，因为他这个人不甘寂寞，总想去江湖上杀杀打打，你要不治好他，他恐怕就要离开我了。”

说着，牡丹竟流出了泪水。

方驼子看来心也颇善，他看看林渊，让他坐下，为他号脉。

方驼子闭上了眼睛，他抚着林渊的脉，好半天不曾开口。

牡丹看来是真的关切，她盯着方驼子的手，脸都变了颜色，好半天不敢喘气。

方驼子终于开口了。

他先是一叹，盯住林渊，摇摇头，很是惋惜：“没用了，没用了，你中的毒太深了，毒也用得太多了，你能保住命，就实在不错了。你还要恢复什么功力？”

林渊心中一凉。

他真的无望了么？

牡丹向方驼子笑，她显然是想讨好方驼子，她笑道：“方神医别开玩笑，你的医术当世无双，如果你不能治，我们还能指望谁去？”

方驼子道：“这病当然没有什么指望，你们只能自己心中有数，大约在这一个月之后，他就越来越发作越快，直至每日发作一次，发作时会苦不堪言，直至把他折磨至死……”

林渊突然问道：“依方神医所说，我大约在什么时候能死？”

“不出半年。”

林渊不再讲话，他慢慢走出这草庐，既然已经必死，他又何必去理会早死晚死？既然已经必死，他更不必去理会他自己的生命了。现在他在想，他在死之前，应该做一点儿什么。

他要去同鲁奇一斗，他可能会死在鲁奇的手中，他死是不死，那又有什么关系？

牡丹走了出来，看得出来，她流了泪，她哭得很伤心，她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她知道了什么，只是林渊的不治之症就让她这么伤心么？

她看着林渊，眼中有泪：“我害苦了你……”

她突然抱住了他，号啕大哭起来。

林渊不讲话，他只是呆呆地看着牡丹，他既无仇恨，也无快意，既无爱怜，也无仇

怅。

他在想什么？

“林渊，林渊，我要同你一起走。我们去海外，你听说了么，说是海外有仙山，我们可以去找那些海外高人，要他们为你医病，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不然，我就同你一起死……”

她很坚决。

“不！”

“为什么不？”

“我要去揭露鲁奇，他正在害人，我要去找他。”

“你一去，就只会死在他的手里。”

“我也可能只会一死。”

“你不必那么着忙死，你可以先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没有办法了，你已经找到了天下神医，他都没有办法。谁又会有什么办法？”

“我不让你去死，你一去马上就会死在鲁奇手里。”

“我情愿这么做。”

她泪眼婆娑：“你怎么那么傻，世上哪有你这样的傻瓜？你要死还不如让我把你杀了，这样你也可以死得舒服了。你何必去惦念你那个破侠名？你没听过杜诗说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你的生命如果在，你还可以做这一切，如果你没了生命，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处？”

她如今是为了他而流泪，她不想让他去死，才流了泪，他心中很高兴。不管他是不是恨她，他总是愿意见到她后悔。

“馨儿，馨儿，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找鲁奇，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侠气，什么是正气，你别拦我，好不好？”



她的心一抖，他又叫她馨儿了，他又能叫她馨儿了，心叫她还是一时情急，她都把这声叫听在心里，她心中百感交集，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她低下了头，好半天才抬起来，她的话语很轻：“好，好，既然你要去死，那又有什么？我同你一起去死就是了，这还不简单？”

## 第四十二章 人可以死过一百次

林渊同牡丹决定往回走。

他们明白，他们如果回头，他们的命便要掌握在别人手里了。但己的勇气，他现在不光是身无一点儿功夫，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指日可待了。

林渊的心中很是坦然，他总是对牡丹笑，他笑时很是快活，因为他现在明白，牡丹可以同他一起去生死，一起去赴难。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好帮手，而且她颇知你心，你心里一定很舒服，一定很快活。

他要在这活着的日子里，去做好他自己的事儿。

他坐在马车里，同牡丹一起去找鲁奇。

她知道鲁奇在哪里。

马车走得很慢，是不是马儿也知道他们是去赴难，就不十分情愿快走？

起车的是一个女孩儿，她不明白林渊同牡丹的心境，就一边赶车一边唱着歌儿，她唱的是北方的小调儿，一种让男人女人听了都心中冒火的小调儿。

“你说过，你要来，来时日落西，

我等你，直等到，太阳沉了底。

在山边，走过了男男又女女，

看来又看去，看来又看去，  
独独就没有你.....  
你说过，你要来，带几穗粳苞米，  
我等你，直等到，月亮又升起。  
在小路，跑过了男男又女女，  
看来又看去，看来又看去，  
独独就没有你.....”

这是一个凄伤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孩儿在等，等她的变了心的男人，她痴痴迷迷地等，坐在一个小小的水中之洲上等，最后她也没有等来她的情人，水涨了，她还在痴等，水已经淹到了她的裙裾，又淹到了她的腰，再淹到了她的脖颈。最后就淹没了她。她一直到死，都没有忘记她的男人会来同她相晤。

这是一个很悲凄的故事。

女孩儿唱的也很悲凉：

“你说过，你要来，水没至脚膝，  
我等你，直等到，眼前来了你。  
看来又看去，看来又看去，  
眼前皆是水，  
独独没有你.....  
你说过，你要来，水没至脖颈哩，  
我等你，直等到，眼前来了你。  
看来又看去，看来又看去，  
眼前皆是水，  
独独没有你.....”

牡丹已经紧紧地抱住了林渊，她惧怕那个可畏的故事，她吓得只好紧紧抱住林渊。

“你说，那.....那个男人为什么不来？”

林渊沉声道：“他早已经死了。”

“他怎么会死？他是不是去茶楼喝茶去了，正在她死时，悠闲地在一边喝茶，一边同那茶楼上的女孩儿调笑？”

“他死了，他在来水洲见女孩儿的路上船翻了，他落到了水里，他就淹死了。”

牡丹一声长长的叹息，她在叹息这一对人的不幸，她在叹息生命对于这一对恋人的短暂。

“如果我落水了，你是不是也会死？”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林渊，象担心他的回答。

他一笑：“你记错了，是我落水了，你来不来等我.....”

“我等，我一定等。我为什么不等你？不等你，我还会等谁？”

马车突然站住了。

他们只顾他们自己的长吻了，他们已经不顾世上的一切了。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对他们已经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可他们再也吻不成了。

因为他们的赶车女孩儿突然身子一歪，口吐鲜血，缓缓倒在了地上，她无声无息地就死了。

马上，他们的马又长声嘶鸣，缓缓而倒。

马已经没有了头。无头之马的腔血在向地上倾泻，鲜血把雪地染得通红。

又马上有唰唰的声响，几声之后，他们的车棚也没有了，他们只是坐在光秃秃的车棚里。

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只好慢慢站起来。

他们面前站着三个人，他们是夺命三无常。

林渊看见夺命三无常，就冷冷地问道：“你们来做什么？”

黑无常道：“杀人，杀你！”

林渊道：“你们只是女儿楼的奴才，女儿楼要杀谁，你们只好杀谁。做奴才的日子难道比你们三无常在江湖上做恶更好？”

笑无常嘿嘿乐：“我们要宰了你，你又何必多说？”

牡丹看定三无常，缓缓说道：“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笑无常向牡丹深施一礼：“楼主，有礼了。”

牡丹道：“好，好，你们三无常还算明白，知道我是女儿楼楼主。

既然如此，你们赶快走开好了。”

她又有了尊严，她又像是一个威仪万分的女儿楼楼主。

黑无常突然冷冷说道：“只不过你忘记了一点，你忘了你已经从女儿楼逃走了。你忘记了女儿楼的规矩，逃走者一定要处死！你是女儿楼的逃犯，人人得而诛之。你又何必神气？”

牡丹冷笑了，她说道：“真是这么回事么？你来女儿楼才几日，你也配来向我讲女儿楼的规矩？”

黑无常拿出了黑扇子，他摇头晃脑，说道：“如果楼主肯赏脸，咱们可就能回去女儿楼了，只要楼主不与咱们动手，一回去，老祖宗一定会放过楼主的，你何必一定要如此倔强？”

牡丹乐了：“好，好，咱们来比试比试！”

三无常的武功也不寻常。

他们明白，牡丹既是女儿楼的楼主，她就一定有过人的本事，如果他们不拚死而击

的话，他们必定连先机也占不上。

所以一出手，他们就拚尽了全力。

黑无常连连摇着他的扇子，白无常也连连出掌，一边的笑无常却在牡丹的身边游走，他觑便出手，见牡丹有破绽之处便乘机而上，给她一拳一掌，饶是牡丹有过人的本事，她也难在这三个人面前讨到好处。她本来可能用女儿楼的工夫乘他们不防时杀伤他们，但如今三无常已经不是过去的三无常了，他们明白女儿楼的功夫厉害，他们只是绕身游斗，从不近身来与她动手。

他们斗了约有一个时辰。

牡丹已经渐渐无力，她心中哀叹：天不见怜，让我与渊儿死于这些小人之手！

她口中不言，心中却是十分悲苦，她仰天长啸，啸声十分凄苦。

林渊知道她心中悲苦，就大声说道：“馨儿，馨儿，你何必这么在乎他们？你是不是过来，同我在一起？他们要杀要砍，自然随他们去好了。”

牡丹听他一说，又听他甜甜地叫上了两次馨儿，马上那争竞之心顿时化为乌有，她慢慢放了手，说道：“好，好，渊儿，你说得对，怎样死不也是一死？我与你死在一起，别提有多快活了。我何必要与这些疯狗吵？”

她束手就擒。

三无常把她与林渊绑在一起。

他们狞笑着，对他二人说道：“好教你们得知，女儿楼现在已经换了楼主了，如今，天下最贵重的花儿不是牡丹了，而是桂花。你明白不明白？”

林渊看着牡丹，他不作声。

这个女人为了他，从女儿楼走出来，她没了威风，没了尊贵，没了养尊处优的日子。

他还会讲什么？

牡丹道：“你们把我们送去女儿楼，我自会去同老祖宗分说。”

黑无常笑了：“你以为我们会那么傻？我们会乖乖地把你们送回去？你别作梦了！”

三无常大笑，他们笑得很是开心。黑无常笑时咯咯响，笑无常笑时没有声儿，只有白无常阴森着脸孔也算是笑了。

他们曾经被林渊象戏弄老鼠一样追逐，如今他们也可以戏弄一下林渊。

他们一定要好好戏弄他一次。

怎么戏弄他？

“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在空中过几天好日子。”

就吊起来。

林渊与牡丹被他们吊了起来，他们的腿被吊在上面，双臂又无法动，只好两个人在空中晃荡，好半天不停，晃得牡丹都开始呕吐了。

林渊说道：“你不该同我受这苦楚，你是女儿楼的楼主，只要你肯回心转意，他们一定会放了你。”

牡丹道：“林渊。林渊，你只是一个混蛋，一个十足的混蛋！你也不想一想，我要是肯回头，又怎么会来找你？你这个人哪，真是一个天大的笨蛋……”

林渊不讲话了，他看着她，轻轻说：“馨儿，馨儿，你真是一个傻瓜，一个十足的傻瓜……”

白无常道：“把他们放下来！”

就又把他们放了下来。

“让他们尝尝蚊子的厉害。”

就把他们绑在了树上。

把林渊给脱光了，但他们却不敢给牡丹脱衣服，牡丹是女儿楼的人，他们虽然敢折磨她，却不敢对她污辱。他们把林渊与牡丹绑在一处，又点上了一种香，这香缭绕不止，不一会儿就引来了一群群蚊子。

蚊子都慢慢飞近，都叮在林渊与牡丹的身上。

牡丹还叮得轻些，林渊浑身上下没一丝布缕，便被叮满了蚊子，这些蚊子叮在他的身上，不再嗡嗡嘤嘤，只是在他身上慢慢吮血，只有一刻功夫，他就浑身没了一处好肉，满身是血淋淋的了。

牡丹竟在这时，失声痛哭了起来。

她哭得很是伤心。

林渊兀自清醒，他对牡丹道：“馨儿，馨儿，你哭什么？”

她抽泣着。说道：“你……你……你这样，我好……后悔……”

她确实后悔，如果她不把林渊弄成这样，谁能动他？他还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侠林渊，天下没有人能让他屈服。可现在他同她在一起，象一条狗样被别人愚弄。

林渊知道她很是后悔，就心中一甜，说道：“馨儿，馨儿，你这一后悔，我心中却好甜……”

蚊子仍然在叮他，他已经浑身没有一处不是血淋淋的了，他睁不开眼，他浑身没有一处不烦躁，他慢慢昏过去了。

他再睁开眼时，他仍然是躺倒在地上。

三无常都看着他。他们很是惊讶，一夜的蚊子叮他，他竟然不死。

他们已经玩腻了他，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杀死他。

白无常道：“把他吊死！”

把大侠林渊吊死，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你如果能把大侠林渊吊死在大街上，你一定也很威风。

黑无常道：“让他服毒而死！”

让大侠林渊能服下你的毒而死去的话，你一定也会很得意，因为这世上有多少人要让他服毒而死，他们却都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他们很可能都早已死在大侠林渊的手下

了。

笑无常仍在嘻嘻地笑：“为什么不要他死在我们的功夫下？”

如果你能用你自己的武功把大侠林渊杀死，在你的名下就有了最光彩的一页，你杀死了大侠林渊，而且是让他活活死在你的功夫之下的。

他们不知道让林渊同牡丹怎样去死最好。

三无常为了这个，竟然争吵了起来。

他们吵了半天。

他们各执己见，他们吵个不休。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决定：他们要林渊和牡丹好好尝尝各种死法。

天已大亮了，从这里，只能看见远远的小镇。

这是一片森林，在这里，从来没有喋血，但从今日起，这小森林不再是干净的了，它要染上林渊同牡丹的血。

林渊已经醒来，他注定要经受各种苦难，然后再象一个可怜虫一样死在这里。

他一醒来，就看着牡丹，说道：“馨儿，馨儿，你好么？”

牡丹鼻子一酸，哽咽道：“不好，不好，林渊，一点儿都不好，他们这一伙王八蛋，他们要杀死我们。”

林渊道：“我看见了，他们要杀人，你有什么办法？你别愁眉苦脸的好不好？你一愁眉苦脸的样儿，就让我十分扫兴，你笑一笑，让那些王八蛋别小看了你，你不是他们的主子么？他们只不过是你的奴才。”

牡丹笑笑，她笑得很是伤心。

如果世上有懊悔之药，她定买一副来吃，她真是一个混蛋，她为什么要给林渊服下迷药，让他从此失去功力？她不知道林渊从此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么？

现在，她真真是悔之晚矣。



三无常头一回杀人时这样郑重。

他们先用头一个方法。

他们要用自己的工夫把林渊杀死。

黑无常走上来，他看着林渊，说道：“你四处追杀咱们，有一回我同二弟几乎自杀，那一次，如果不是三弟的话，我们就死定了。如果我们那一回死了，哪还有今天的日子？林大侠，你今天也来尝尝夺命三无常的手段！”

黑无常话音一落，马上出手，他的一柄黑扇打向林渊。

林渊不动，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动了。

叭地一响，他人已经被打出了几米远。

林渊不由得呻吟了一声。

绑在一边的树上的牡丹吼道：“林渊，林渊！你怎么了？你怎么样了？你要紧不要紧？”

林渊听见她的话，但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的胸被黑无常打得塌了下去，折了好几根肋骨。

他哇哇咯血。

牡丹流下了热泪。

她念叨着：“林渊，林渊，你受这么多的苦，都怨我，都怨我……”

她恨不能马上就嚼舌自尽。但她不能这样做，她明白，她只能在林渊死之后，埋葬好他，然后她再一死。不能这样做，她也要看着林渊死去，她再好好去死。她一定要这样做。

白无常的脸色冷漠，他走了上来。

他看定林渊，一个字也不说。他恨林渊，林渊让他感到羞辱，他感到害怕，他这害怕与羞辱都让他同居的女人看见了。为了这个，他更羞怒，他更屈辱。

他上去就是一拳，这一拳是致命的一拳。

叭！一声大响，林渊又被打了出去。

这一拳已经把他打昏。

他的嘴角又在流血，他已经止不住地流血了，即或不是他们杀他，单是他自己流血，也会慢慢让他死亡。

他只能轻轻地呻吟了，他再也不能做别的了。

笑无常看着他，一叹：“林渊，林渊，你枉为大侠，人到了你这个份上，活着就真不如死了的好……”

他只是轻轻地在林渊腿上踢了一脚。

这一脚踢得很脆，叭地一声脆响，他的腿骨被笑无常踢折了。

笑无常仍在笑，笑得开心，就没有一丁点儿声响。

牡丹已经不敢再看了，她死死地闭上了眼睛。

他们现在要把他吊在大街上。

这要在黑夜。

他们在黑夜把他吊上去，然后再在天亮时把他弄回来。如果他死了，他们就只好再也不弄了；如果他没死，他们就要给他服毒，让他吃下天下最毒最毒的毒药，要他死在毒药上。

他们等着天黑。

天很快就黑了。

他们走到了街上。

街上空无一人，他们慢慢走到了一座楼前。

这是小街上的一座酒楼。

他们早就选好了这个地方，他们要把林渊吊死在这里。

他们让牡丹看着，把林渊吊了起来。

牡丹已经没有了眼泪，她只是默默地看着林渊。

她对林渊说道：“林渊，林渊，我好后悔，我好后悔……”

她已经像是麻木了，她再说不出别的，只是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林渊只是看着楼角，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死时还要吊在这楼角上。

如果他吊在了这楼角上，明天小镇的人见到了他，一定会惊惶失措，他们会不安。

白无常道：“林大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林渊不讲话，他对他们，已经无话可说。

三无常就把他吊了上去。

林渊刚刚吊上去时，他还能向下看，他看见了黑黝黝的街角，看见了街角上三无常牵扯着牡丹往回走，看见了没有人的黑黑的街道，然后他就一叹，心中想：难道人就这样完了么？

他已经筋疲力尽，他只要松一口气，他马上就会死了。

## 第四十三章 烈火炼心魔

但他还是要再死去一次。他这一次是被人活活吊死，他要被人活活吊死在酒楼之上。

他想他应该闭上双眼，再也不看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充满了污浊与肮脏，他不看也罢。

他想他应该马上死，他从他的心里往外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听到了从地狱里传来的一声问话。

“林渊，你是不是真的想死？”

“想死。”

很是奇怪的是，他的答话是从他的心里发出来的，但这个人也竟然能听得见，他也能够听得懂。

那人一叹：“真傻，真傻，世上怎么这么多傻人？真叫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林渊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他想他这是同地狱里的鬼在讲话，他一定要讲真话。

“你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么？”

他有遗憾，他想杀死夺命三无常替曲亮与山西宁氏一家报仇，他想同馨儿在一起，他要体味馨儿的诡黠与温柔，他还要同鲁奇一战，他要同鲁奇做一次生死之搏，他要杀死鲁奇，要为天下武林除去一害。他还要去女儿楼，同那个自称老祖宗的老太太一斗，她要那么多的女孩儿为虎作伥，为害天下，祸害武林，他怎么能束手不管？

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是地狱中的鬼了，他怎么还能去管人世间的的事儿？

那人笑道：“林渊，林渊，如果你真的想死，我可就不管你了，让你去死就是了。死有什么难的，人只要眼睛一闭，也就死了。世上只有笨蛋才会想死。你说，你是不是一个笨蛋？”

如果是有平日，有人说天下第一高手林渊是笨蛋，他一定会大怒，而且必然要同这人好好争论一番。但现在他要死了，他何必要同这鬼争短长？

他就承认他是个笨蛋。

那人见林渊承认他自己是个笨蛋，居然十分高兴，他说道：“好，你肯承认你自己是笨蛋，看起来你这个人还有救。你要不要我救你？你要是愿意死的话，你就不用我救你了。如果你不愿意死，你就要我救你。”

这人说话很是啰嗦，他好像生怕林渊听不懂他的话，一遍一遍地说下去，说得让人

心烦。

林渊道：“我已经死了，同你讲话的不过是我的鬼魂，你同我的魂魄讲话，你也不是人，你是不是地狱中的鬼魂？”

那人说道：“你也不是鬼，我也不是鬼，世上鬼尽多，可惜你同我都不是鬼魂。”

那人道：“我是人，一个活人，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林渊才想起来他是被吊在楼角的，他如今已经被吊了好久了，他一定早就死了。

但那人猜到了他的心思，冷冷一笑：“你死不了，你看，你是不是死不了？”

林渊这时低头一看，他明白了，这个人是用一件兵器挑在他的脚下的，所以这么半天他不但没死，而且颇有一点好起来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身上的疼痛，被蚊子咬过的身上象烧着了火。

他叹气，说道：“我还是劝你不必多管闲事，因为你只要一管这件事，你就是惹祸上身了。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江湖上最没有人性的女儿楼，还有剑圣鲁奇，还有夺命三无常，这些人都很难惹的。”

那人笑了，笑得很开心，也笑得挺惬意。

“你知道我是谁？”

林渊当然不知道，他听上去，这人的年纪不大，甚至像是一个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长白老人。”

林渊笑笑，他是长白老人？长白老人据说是一个不知他有多少年纪的老翁，他从不江湖上行走，而且他的功夫鬼神莫测。

眼前的这个人一口童音，他只是个孩子，怎么会是长白老人？

那人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笑道：“你是不是想看看我，看看长白老人长得什么样子？”

林渊道：“当然想，想得要命。”

就见眼前亮了，有一片光亮，却亮如白昼。这光亮很柔和，不象是灯光，也不像是火折子，更不像是火器，光很柔，却很清晰。

他猜得不错，眼前确实是一个孩子，一个看起来只能有十多岁的孩子。

林渊不禁一笑：“你就是长白老人？”

那孩子居然象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般，叹道：“不错，我就是长白老人。”

林渊这时也看清了在他脚下的那一件兵器，这是一件很怪的兵刃，说它是刀又不是刀，说它是剑又不是剑，它只是一根曲曲弯弯的东西，上面还生出几个杈杈，看样子它极奇怪。

林渊却认得，他惊讶地一叫：“八角鹿剑！”

那孩子见他认得，就也是敬畏地说道：“对，八角鹿剑！”

八角鹿剑，林渊却知道。他师父活着的时候，向他讲过天下神兵利器，谈过这八角鹿剑。

说是这剑是从雄鹿身上活活取来角制成的。取时也不一般，先是将它生生用火煨热，让它的精血都由体内走至头上，再把它放在火边，生生烘烤半天，鹿血都渐渐涌向角去，染成了一头血也似的角。这时再用快剑一剑杀头，让血都凝在它的角上，此时的鹿角就坚锐无比，其利更甚似刀剑。

这一头鹿最好是八角公鹿，而且最好是在秋日当阳之时宰杀，又该是在此时将这剑染血，以人血或七七兽数的血泡浸，便可得到天下利刃。

这就是天下利刃八角鹿剑。

天下第一利器，不是刀弓不是鞭，而是这把八角鹿剑。

持这把八角鹿剑的人就是长白老人。

但据师父说，这长白老人足有几百岁了，他怎么会是一个孩子？

这孩子却不在乎林渊在想什么，他向林渊嘻嘻笑：“如果你吊在这楼角，直到明天

还不死，他们会怎么样？”

林渊也不禁笑了：“那他们一定会吃惊，会吃惊得要死。他们很可能会以为是出了鬼……”

这个自称为长白老人的孩子拍手大笑：“好主意，好主意，那你就这么吊着吧。”

林渊愣了，他想不到他同这个长白老人谈了半天话，却还得吊在这里。

长白老人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便一笑：“你不用担心，你明天准会活得好好的。那时你再同他们捣乱，好不好？”

林渊心中一叹：好是好，可他吊在这里一晚，他还会有命在么？

不等夺命三无常走来，他就是一个吊死鬼了，他还能对他们开什么玩笑？

长白老人却嘿嘿笑，他很是高兴，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主意显然很是满意。

就坐下来了。

他的那一柄鹿剑仍在林渊脚下，他人却若无其事地坐在林渊旁边，坐在酒楼的地上。

那明亮的东西原来是一枚很大的珠子，他把这一枚珠子放在桌上，人就在地上席地而坐，他一坐下，就对林渊说：“我在这里陪你，好不好？”

林渊当然说好。

可他不能总是被吊在楼角啊。他想对这长白老人讲，要他把自己放下来，但他没法开口。他从来就是一个无法向人求情的人，他怎么对这一个小孩子哀求，要他放下自己？

他就仍然被吊着。

可憎的是，这个小孩从他的口袋里一掏，竟然掏出来一些吃的。

这都是一些好东西。

有酒有菜。

酒是好酒。有长白山的最好的烈酿熊酒，有江南的绍兴女儿红，还有一瓶上好的佳

酿，更从袋里掏出一瓶酒来，让林渊几乎吃惊得叫了起来。

这竟然是一瓶皇宫大内的名酒君酒。

君酒是大宋朝的名酒。

据说是太祖皇帝同燕氏坞主人订那割让燕氏坞三十里土地的饮酒之盟就是喝了这君酒才定的。有名句道：“君王好酒不贪杯，燕氏领地千载垂。”说的就是这一段故事。

菜一拿出，就更让林渊吃惊，他从身后不停地掏，林渊就瞪眼看着，象看人变花样，一会儿一盘菜，一会儿一盘菜，都是热气腾腾的上好菜肴。

他竟然一边掏还一边叹息：“菜太少了。菜太少了……”

共有八个菜。有一盘烧猪蹄，有一盘红烧蛤什蚂，还有一盘炖飞龙，还有一盘雪松鸡脯，更有那些鹿啊牛啊虎啊豹啊的大补菜。

有这些菜，他竟然还说菜太少了。

林渊明白，他就是去皇上那里也不一定会吃上这么好的菜。

可这个小孩儿却在一边叹道菜太少了，他那心里显然不大高兴。

小孩子坐下来了，一边喝酒，一边吃菜。

他吃一口，就又叹，说道这菜烧得不好。膀蹄不该火那么硬，蛤什蚂不能用水洗，应该用油过一遍就好了，松鸡是个娇贵菜，怎么用上了火锅炖？真真是一群笨蛋……

他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林渊在一边听着，看着。

偏偏林渊明白，就心中很是吃惊，他那评说极是中肯，显然他是个吃家。

小孩儿一边吃菜一边喝酒，他边吃喝，还一边念叨。

他说他吃是为自己，念叨是为了林渊，他不愿意林渊这个人显得寂寞。

林渊寂寞是不寂寞，他只是肚子在响，他早已经饿了。

但这孩子根本没有请他吃东西的意思，他只是愿意同林渊唠闲嗑儿。

“你是林渊，是不是？”



林渊当然得承认。

“你这个人可是真笨啊。你怎么让人家给弄成了这个样子？你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么？怎么弄成了这么一个吊死鬼的模样？你怎么了，是不是让人家用了美人计？对了，一定是美人计了，不然你这种人怎么会上当？”

林渊默然。

他无话可说。

这小孩儿却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快活：“你知不知道世上什么最可怕？你以为是蛇，你以为是虎，你以为是毒？不是，都不是。最可怕的是女人。你明白不明白古人说的那句话：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

为什么小人难养？你明白不明白？”

林渊只好摇头。

这小孩又象模象样地一叹：“真笨，怪不得被人家吊了起来。小人难养，是指象我这样的小人啦。你要养活我，起码一天要吃这么多的好菜，要穿很多的好衣服。人呢，人虽然小，但一切都不肯马虎，自然就不好养。所以小人就难养了。至于女人呢，比小人更难养了，小人能跟你一辈子，只要你有酒有菜，有衣服有车马，就可以养了，可女人呢，养起来就更不容易了。要买胭脂要买头油要买衣服要买首饰要买香粉要买花布……哎呀，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买也买不过来。这女人比不比小人难养？而且呀，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女人容易变心……”

林渊看着他。他是长白老人么？长白老人难道就悟来了这么一点儿人生的道理？

林渊的肚子不客气地咕咕响。

这小孩儿笑笑，对林渊道：“你饿了，对不对？”

林渊只好点点头。

小孩拍手道：“对了，你看，我光顾自己吃去了，忘了你了，这可多不好……”

他就在地上盘算：是不是放下林渊呢？不能，不能，放下人还有什么意思了？不放不放。就是要吊上一整夜，到明天再让那些王八蛋们看一看，林渊仍然活着。咱们是来实的，也不同他们来耍赖，耍赖可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要不，就你仍在那儿吊着，我来喂你吃点儿东西？”

林渊啼笑皆非。

小孩儿又摇头：“不行，不行。那样更不行。你明白不明白，你这个人被吊着，还要吊很长的时间，你既然要被吊着，你就真的不能吃东西了。你吃东西有两个不方便，一是你吃了东西再被人吊着，肯定肚子里很难受，比吃了东西更难受。这我是有经验的，我在八十一岁的那一年被人吊过，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能吊我了，只是我去吊别人。那被吊的滋味也不错。重要的是，你要被人吊起来，一要清静你的大小便，不然你可就不妙了。再就是不能吃得太饱，吃饱了你就要受罪了，你蜷得难受，想吐又吐不成，想呕又呕不出，你那样子就更难受。你忍一忍，过几个时辰就好了。”

林渊能讲什么，他就只好忍。

这个自称为长白老人的孩子竟然美美地打了一个饱嗝，说道：“本来呢，我该陪你一直到天亮，但你也知道，老年人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就困。你先挺一挺，我先睡上一觉，好不好？”

他说完这话，不待林渊答话，就自己先睡了。

马上就响起了他的鼾声。

他睡得很香，他已经完全忘了林渊。

林渊的滋味很不好受，他的肋骨断了好几根，他的身上被蚊子咬得没一丁点儿好地方，他的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他被吊在空中，只好用他的一只脚踩在那一柄八角鹿剑上，他又累又饿，几乎要晕死过去了。

但他不能死，他不能让这个孩子吃惊，也不能让他失望，他一定要活到明天早晨。

## 第四十四章 嫉妒

吴帆一言不发。

她已经与鲁奇成亲一个月了。蜜月已过，她与他仍不讲话。

鲁奇是想同她说话的，可惜的是，她却不说话。她只是看着鲁奇，把鲁奇看得如同入骨三分似的，让鲁奇也不禁对自己疑惑起来。

她为什么要这么看我？

他又不敢问，他怕他一问，再把吴帆问得炸了，那样他再怎么收场？

他只好等，等着吴帆回心转意。

但吴帆总是没有言语。

她一到了晚上，就自去睡。

鲁奇恨她，恨她这么绝情，但他的脸上还是带着笑，笑着对吴帆讲话，笑着为她端上饭菜，他很殷勤，为她做这做那，脸上尽是笑意。

他是一个好丈夫。

吴帆不讲话。

她相信林渊，因为她比了解她自己更了解林渊。

林渊可能会因为喜欢女儿楼的那个小女孩而不同她在一起，也可能因为她而做出一些荒唐举止，但林渊决不会委屈别人，说别人的坏话。

他不这样做，才可能是林渊。

那么他说的就一定是真话。

每想到这里，吴帆就会不寒而栗。

如果鲁奇真就是那个林渊，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一定是恨林渊已经深入骨髓了，才会想出这么个坏主意来。这主意确实可以一箭双雕，既伤了林渊，又可以在江湖上肆意杀人。如果那个林渊是鲁奇，他同女儿楼就一定关系极为密切，他在江湖上就一定还有更大的图谋。

她越想越怕。但她不该相信林渊的话，林渊只是一个外人，而鲁奇却是她的丈夫。

鲁奇看着她笑，那笑也让她心中不宁。

他是不是在冷笑，在笑这个世界上尽是一群傻瓜，让他给尽情愚弄得团团转？

吴帆夜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

她睁大了双眼，睡不着。

鲁奇走了过来，他靠在吴帆的床边。

他看着吴帆，柔声问道：“你睡不着，是不是？”

吴帆真想问一问他，她想大声喝问道：“你说，你都在干些什么？”

你是不是那个假林渊？”

但她不能说话，他知道鲁奇。他是一个很坚忍的人，因为败给了林渊，就连几年不讲一句话，不去参与江湖上任何事务，他一心去琢磨剑法，直到近日林渊入了女儿楼，他才走出家门。

如果你对这个人说错了一句话，一生都会为这一句错话而悔。

你一生都会为这句错话而付出代价。

鲁奇是个能体谅女人的男儿。

他曼曼轻语道：“你心情不好，这我明白。不光是你，江湖上谁也是扼腕而叹，谁也是心中叹息。象他这么一个好男人，却做了这样的荒唐事，让人怎么不难受？让人怎么不惋惜？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的心情不好，这我明白。但你决不能总是这样。你如果不愿意要他死，我答应你，不去找他比剑就是了。你说这样行不行？”

吴帆看定他，心中一动，说道：“你同他比剑，怎么知道是你会赢？”

鲁奇冷冷道：“我一连好几年没睡觉，一连好几年没穿衣服一连好几年没去游逛，一连好几年没喝酒。我只是在练我的剑。直到最后，我再也不找我的剑了，剑已经在我的血里了，我才准备走出来去会他。谁知道他却入了女儿楼……”

鲁奇说话时，他的眼睛在闪光，他的脸上肌肉在抖。

他是不是已经从骨血里恨透了林渊，他的一生，已经与林渊有了不可解的血仇。

“我可以告诉你，呆在我自己家里的那些年，每天都暗暗向天告祝，要老天保佑，保佑林渊不死不病不灾不被别人杀死……”

吴帆看着他，她从鲁奇的眼里看到了疯狂，看到了一种沉浸入心的疯狂。

这种疯狂与他的骨血并存，只有他没有了骨血，才会消失了这疯狂。这疯狂与鲁奇这人同在。

“我一定会杀死他。他倒在我的剑下的时候，就是我可以扬起头走路的时候。”

鲁奇至今还没有扬头走路，自从他走出家门，人们发现他变了，一是变得不愿意讲话了，二是变得走路也直不起腰来了。有人叹息鲁奇已经老了，他再也不是那个英姿飒爽的剑圣鲁奇了。

但没有人知道，鲁奇就是要他自己总是这样走路的，他要他自己记住：如果大侠林渊还活着，他自己就要低头走路；直到林渊死时，他才可以抬起头来。

吴帆知道这仇恨已经深入骨髓，她只是深深地叹息。

她又有什么办法？她是鲁奇的妻子，她也曾是林渊的朋友，但她更是江湖上人人闻名的天下一剑，她知道，有的时候，说什么话都没有用，只有用血，用仇人的血，甚至是自己的血，才能使一切伤痕平复。

她无能为力。

她的心很乱。

她到底对谁更好一些？她到底同谁更亲近一些？

照理说，她是鲁奇的妻子，她应该同鲁奇一条心，她应该同鲁奇一起去对付林渊。她比鲁奇更知道林渊，她如果同鲁奇一条心，林渊必死无疑，因为她知道林渊的一切缺陷，她如果动手，林渊就死定了，无论他有多大的本事。

但她没有声响。

她不相信鲁奇。

她不相信鲁奇，不光是因为林渊曾经给了她一次劝告，更主要的是，她忽然从那一次的新婚之夜明白了，她并不喜欢鲁奇。她同林渊在新婚之夜一夜在外，根本没有什么留恋，也没有什么不安。她只是对鲁奇说了一句对不起了就从此完事，她再也没想她应该鲁奇好些。看来她当初要嫁给鲁奇只是为了同林渊赌气，而不是真的喜欢鲁奇。

她想明白了这一点，但已经晚了。

她不肯向别人承认这个，她甚至不愿意向自己承认这一点。

她告诫她自己，她是喜欢鲁奇的，只是她这几天有一点不舒服罢了。

鲁奇盯着她，他的眼里在冒火：“你虽然不说，但也心中明白，一旦有机会，我决不会放过他。”

吴帆看定他，她的眼中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惊异。

鲁奇道：“他这个人已经成了江湖上的落水狗，我一定要杀了他！”

你当然也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恨他……”

鲁奇的脸有一点儿歪斜，他恨透了林渊，是不是从那一次新婚之夜起，他就更恨死了林渊？

吴帆心中突然想到：鲁奇这样恨林渊，林渊会不会也同样恨鲁奇？

如果他也一样恨鲁奇，就不一定他们两人之中谁是坏蛋了。也许林渊那一次是专门为了骗她呢？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如果要伤害鲁奇，就一定明白用什么方法最有

效，因为鲁奇太爱惜他自己的名声了，他如果被当场羞辱一次，对他无疑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她陷入了沉思，想不明白了，她到底应该相信谁。

她决定要跟踪鲁奇。

虽然她知道这方法不很妙，如果被鲁奇发现，她就会无地自容。

但她决不能总这样下去，她对鲁奇不能总是不理不顾，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如果鲁奇不是坏蛋，她就应该忘记林渊，而应该一心同鲁奇和好。

她跟踪鲁奇，很是小心。

这天晚上，她等着鲁奇出去。

她只是从心中来的一种预感，她认定鲁奇一定会出去。

果然，到了半夜，鲁奇穿好了夜行衣靠，走出了他自己的房屋。

他的身影很快，一闪，就扑出了院内。

吴帆只好用起轻功，在他身后紧紧跟随。

鲁奇走得很快，他连头也不回，一劲在向前走。

很快，他走进了一座古庙。

吴帆看看古庙四周，她确信没有人跟踪，也没人有外面看守之后才走进了庙内。

她隐在一根庙柱子后面。

鲁奇走得很慢，他像是来会什么人。

他走至庙中间，站住了。

他的声音很冷：“出来吧！”

从供桌后走出一个人，吴帆一见到这个人，马上就惊呆了。

原来他是林渊，他与鲁奇是在这儿一晤，是要做一次生死之搏的。

林渊仍然是那个样子，他还是那么狂傲，还是那么冷淡淡的神色。

鲁奇道：“你约我来这里，做什么？”

林渊道：“我想同你约好，要好好同你一战。你不光是我的仇敌，你还是女儿楼的仇敌。咱们两账一齐算，一决胜负。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一战拖得太久了么？”

鲁奇双目睁圆，觑定林渊，从他的眼中冒出火来，他一字一句道：“好！我等了好几年，就是为了这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林渊道：“你有什么本事，能够杀死我？我连自己都杀不死自己，你就能够杀死我？如果你能杀死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因为我自己也想杀死我自己了。”

鲁奇看着林渊，不语，他不知林渊这句话从何说起。

林渊道：“你……与吴帆……还好吧？”

鲁奇一愣，他不明白为什么林渊要问这个，他慢慢答道：“还好，她很好。”

在柱后的吴帆却心中一叹，她心中百感交集，不知这一刻是什么滋味。

林渊道：“鲁奇，她是一个奇女子，你一定要好好待她。”

鲁奇声音中满是愠怒，他道：“林大侠，这可就奇了，她是我的妻子，自有我来关照她，她与你没有什么关系，又何必要你来嘱咐我？”

林渊一叹，却不再说话。

他看着鲁奇，说道：“鲁奇，你有了吴帆，所以你就不可能死了。

我一定不要吴帆死了丈夫，对不对？看来只好我自己去死了……”

说完这些话，林渊转身就走。

他走得很快。

鲁奇没有马上就走，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失神地念叨着：

“吴帆，吴帆，他是不是也象我一样喜欢吴帆？他不会，他根本就不会象我，世上也不会有一个人象我……我只是一个痴人，一个在新婚之夜被人扔在一边的痴人……”

他转身走出去了，他的头仍然垂得很低，他的腰仍然弯着。



## 第四十五章 鲁奇是个真男儿

吴帆看着鲁奇，她目光迷离。

她知道了鲁奇的心事，她知道鲁奇是男人，男人总有一些不愿意让女人知道的事儿，他愿意把一切都装在心里，自己默默承受。

他想杀死林渊，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杀死林渊。

但他不同吴帆讲，因为他明白吴帆的心中很乱，她不愿同他谈起林渊。

她仍然忘不了林渊。

鲁奇知道她这些日子心境不好，就很少出门，每天在家中陪她。

这天上午，从大门冲进了一群人。

这是一群女人。

吴帆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女儿楼的女人。

她们都手持兵器，一个个杀气腾腾。她们冲进了屋里，盯着鲁奇，象看一个陌生人。

鲁奇一见她们，不由得心中也是生出诧异，他向这些女人道：“如果我说得不错，你们一定是女儿楼的人了？不知你们来我家中做什么？”

一个女人笑道：“久闻剑圣鲁奇是一个奇男子，不曾有机会得见。

今天咱们女儿楼的几个姐妹们可以见识见识剑圣的剑法了。”

鲁奇一怔，她们难道来找他比剑？

这可就奇了。

女儿楼同他一向没有什么瓜葛，她们来找他动手，为什么？

女人笑：“剑圣如诗人，见墨而喜，好吟而已。剑圣应该是见剑而喜的，你听说我

们要同你比剑，为什么皱眉头？”

鲁奇冷冷道：“你们是女儿楼的女人，你们决不是我的对手。你们还是回去，让林渊自己同我动手的好。”

那女人笑了：“剑圣果然大气，但我们既然来了，就想向剑圣讨教一下。无论如何总不能空手回去。”

鲁奇的脸色阴沉：“你们走吧，我决不会同你们动手。”

女人嬉嬉一笑：“剑圣虽傲，可你总不能让别人把剑放在你的脖子上，你也无动于衷吧？”

说话间，四个女人一齐出手，四柄剑一齐指向鲁奇。

这四柄剑很快，四柄剑咝咝有声，剑尖一齐直指鲁奇的咽喉。

鲁奇却动也不动。

女人冷笑：“你为什么不动手？”

鲁奇只是一笑。

他的眼睛变得很小了，他的眼光如针如电，他看着眼前的这几柄剑，慢慢说道：“我不想动手，因为你们不是林渊！”

他莫非只是愿意同林渊交手，他是不是不屑于同别的人动手？

女人道：“林渊也是女儿楼的人，你只有在杀死我们之后，你才可能去杀死林渊。”

鲁奇却仍然不为所动，他闭上了眼睛。

“如果还不走的话，你们会后悔……”

他再也不讲话了。

几个女人正在僵处。

她们不知道这剑是向外再递还是收回来。

向外再递，就可以知道是谁死了，如果鲁奇仍然不动，她们就可以杀死鲁奇。如果

鲁奇躲过了这一剑阵，她们就可能无人免得一死。

她们是不是要动手？

一个女人缓缓说道：“鲁奇，你好定力。我们走……”

几个女人似要收剑。

突然间，她们一齐出手，四道剑光一齐扑向鲁奇。

鲁奇也太托大了，他仍然闭着双眼，等他感到不妙时，这四柄剑都刺在了他的身上。

他已经身受剑伤。

饶是如此，鲁奇毕竟是鲁奇，他身子一缩，人就突然暴退出去，直直退出去好几丈远。

他的身上满是鲜血。

这时，从内室冲出了吴帆。

她手中拎着一柄剑。

吴帆又气又急，她一声怒斥：“她们这些女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来这里动手，难道不想要命了么？”

她冲上去，与这几个女人动起手来。

院里，鲁奇的人已经闻风而来，他们站满了一院子。

鲁奇是剑圣，鲁奇的家人都是高手，他们一个个都不慌不乱，走进了院子，先把四处去路阻死，一个个都冷冷地站在那里。

只有管家过来，查看鲁奇的伤势。

鲁奇的伤很重，但没有生命之忧。

他只是暂时昏迷。

鲁奇的人决不会饶过女儿楼的这些女人们。

她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大天白日冲进鲁奇的家，要杀死鲁奇，这可不是一件

小事儿。

吴帆心中也有怒火，她恨林渊，恨他不肯轻易罢休，为什么要逼上门来杀人？这不是太过份了么？

几个女人的剑渐沮。

她们明知今日讨不到什么好处去了。她们之中的一个女人叫道：“你们快走，只要能走一个，回去就行……”

但她们一个也走不出去了。

她们都败在吴帆的剑下。

家人把她们都绑了起来。

女人们都怒目而视。

她们杀不了鲁奇，但她们的目光中有杀意，有逼人的杀气。

鲁奇醒了。

他流了很多血。

他面色苍白。

他看着吴帆，苦笑笑：“你救了我？”

吴帆道：“其实，你只要动手，她们根本就伤不了你……”

鲁奇只是苦笑，他不辩解。

他回头看见了那几个女人。

他慢慢站了起来。

几个女人恨恨地看着他。

鲁奇却笑了，他对这几个女人说：“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恨我？

你们想杀死我，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坏蛋，你们一心一意要杀死我？杀死我你们就心安了，对不对？”

鲁奇的手一抬，一柄剑便落在他的手中，他手又一扬，这柄剑便飞向女人。

唰——

这柄剑正落在四个女人中间。

本来她们中间是没有一点空隙的，但这一柄剑飞过去，却插在了她们身体正中。

四个女人都以为这一剑正掷在自己的身上，都是一声叫。

但剑却堪堪落在四个女人正中。冰凉的剑锋贴着她们的臂，贴着她们的腿，贴着她们的腰，刺在她们的衣服上，刺在她们的鞋上，刺在她们的裙子上，奇的是，却没有一个人受伤。

她们的脸色不好看。

鲁奇道：‘你们回去，告诉林渊，让他自己来找我，别让女人再来。我有剑，可我的剑不愿意杀女人。’

四个女人走了。

她们在鲁奇家人们正中走过去了。她们明白，鲁奇并不好惹，单是他的这些家人就不弱于江湖上的哪一家大门派的弟子，她们来找鲁奇的麻烦，是找错了人，她们别说同鲁奇动手，就是鲁奇的家人们，她们也不见得能对付过。

她们只好满怀羞愧地走了。

她们的兵器扔在了这里。

这是她们屈辱的见证。

鲁奇躺在床上，他什么也不想，闭上了双眼，养神。

他的伤不轻，有两剑刺得很深，只要再深入两寸，他就死在这几个江湖上并没有什么名望的女儿楼的女人手里了。

他是不是也后悔他今天的举止？

有人走进了他的屋子。

这个人的脚步很轻。

她站在了鲁奇的床前。

鲁奇仍然不睁眼。

她讲话了：“如果你今天再不动一动，你就死了，死在一群女人手里……而且她们并不是女儿楼最好的好手。”

他的声音喑哑：“对，你说得对，她们在女儿楼，最多也只能算是二流杀手。”

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

他知道他必须回答，他有时必须回答她的话。

他想了一想，缓缓说道：“我不想伤害她们。因为她们是女人。

你不能同女人动手，她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她一叹：“你不讲心里话。”

他是没有说心里话。

他睁开了眼，看着她，他的眼里也有痛苦，有深深的痛苦。

他说道：“你要我讲心里话？”

她点点头，虽然她多半已经猜到了他要说些什么。

他长叹道：“我觉得我很苦……”

男人的话没有讲完。

但不用把话都讲完，把话都讲完后才可以明白别人心意的人，不是傻瓜就是笨蛋。

她心中一颤。

鲁奇喜欢她，他为了她，心中的悲苦无法排遣，他恨不能让这些女人把他杀死，好摆脱这尴尬境地，好不再使他自己心中凄苦。

他喜欢吴帆。

吴帆看着他，她这几日里头一回见到了他的脸面，头一回这么细细地看他的脸。他

瘦了，削瘦了许多。

他是在为伊人削瘦。

她说道：“你不必这样……”

她不知道她应该说些什么才好。

她是鲁奇的妻子，她应该同鲁奇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但她自从那一夜同林渊在外过了，就再没有同鲁奇在一起。他是男人，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男人，从不问她为什么。

鲁奇看着她，突然讲道：“我只想与他交手，除了他以外，我不想同任何人动剑。”

他回头看看，墙上挂着一柄剑，那是林渊的剑。

他要用这柄剑刺进林渊的身体里，让林渊死在这一柄剑之下。

他不能对吴帆讲这些，因为吴帆是林渊的朋友，她会为他伤心的。

也许她对林渊总是比对他更好些。

这是鲁奇的悲哀。

他虽然是天下的第一高手，但他不能让吴帆倾心于他，这就是他的悲哀。

吴帆看着他：“你想死，因为你的心里很是凄苦？”

他点点头。她明白他的心思。

她依偎在他的身边，轻声道：“你以为我不会同你一条心？”

他摇摇头：“你同他在一起，好长时间，我不能怪你……”

男人会体谅女人，女人就心里很是感动，她愿意把她自己给这个男人，她再也不会变心。

她轻轻搂住男人的头，她喃喃道：“鲁奇，鲁奇，你是一个奇男子，你对女人好，你才是一个好男人。”

鲁奇也忘情了，他回身抱住她。

她望着他，他的眼中有火，他十分渴欲，他呆呆的看着吴帆。

“吴帆，吴帆，你不知道，我早早就喜欢你了……”

他抱住吴帆时，触动了他的伤口，他不禁皱了皱眉。

她很亲热地止住了他：“你不能动，你有伤……”

他很是性急，他的话语很是炽热：“你让我等，你让我等，你让我等了太长时间了，我……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他搂住她，把她搂得几乎窒息。

他要同她亲热，他在同她亲热。

吴帆的心中很甜，但她的心中也很平静。她问自己，这就是她的快乐么？这就是女人一生的幸福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并没有让人荡魂落魄的快意。

她很清醒。

## 第四十六章 林家堡子

林渊知道，天已经亮了。

他还不知道这个自称长白老人的小小孩子怎么样叫夺命三无常吃惊，但他明白一点，他又活过了一天。

他自从被牡丹戏弄了之后，就是这样一天一天活过来的。

他也无法抱怨，他没有时间去抱怨。

他现在仍然活着。

他看见了晨曦，他看见了人，看见了来来去去的人。

早晚会有人看见吊在楼角的林渊。

一个人看见了，就满城的人都看见了。



人人都什么也不顾了，只是站在下面议论纷纷。

“你看你看，那儿怎么吊着一个人？”

“哎哟，真是的，真有人，他死没死？”

“胡扯，他吊在那上面，还不死？你不相信，你吊在上面试一试看，你一吊上去，马上就死了，他吊在那上面，八成是昨天晚上吊上去的，到了今天早上，还不死透了？”

林渊这个应该是死透了的人，却在上面看着下面的人，象在看热闹。

那个小孩边笑边道：“你看，你看，如果我同他们打赌，我一定可以赢到许多银子。你看，你这个傻瓜明明有气，却没有一个人肯说你活着。看你这个人可真可怜，人家都在咒你死，这可不好玩……”

林渊不讲话，他近日来已经习惯了，他要忍受各种屈辱。

他只是看着街面。

他知道夺命三无常一定会来。

他们要来看看林渊的死相，他们要从今往后再不做恶梦，他们要在江湖上肆无忌惮地杀人。

只要林渊死掉，他们就会放心了。

林渊看见了夺命三无常。

他们正从街角走来。

有他们三个人，还有牡丹。

牡丹竟然穿着一身缟素，她低着头，再也没了那嬉笑怒骂，再也没了那女孩儿的狡黠。她一边走，一边流泪。她哭得很是伤心。

林渊知道她会伤心，但不知道她会这样伤恸欲绝。

四个人走到了楼角前。

楼上，林渊身后的这个长白老人窃窃而笑：“林渊，林渊，你这个人还不错，死了

还真有一个女孩儿哭你。你看，她真哭得很伤心呢。”

林渊不语。

男人有时心惊，不明白女人那信誓旦旦的话语是不是真的，真的如果男人死了，女人大都会很快就忘记了男人。她们这时常常很是听话，她们认为别人劝她们的话很有道理，她们就节哀顺变了，变得很快，很快她们就同别的男人欢娱了，很快她们就又有说有笑了。

你相信不相信你的女人的誓言？

你看不见你的女人的行动，因为你没了，她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世上，她忘记了你同她的信誓旦旦，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别人又有谁会理会死人的事儿？

四个人走近了。

牡丹看着林渊，她已经哭不出声来了。

她跪倒在地上。

她哀哀恸哭。

夺命三无常却在笑，他们面带笑意，他们很满意他们自己，他们终于把林渊给杀死了！

牡丹哭了半天，又起来，向上面走。

酒楼里正乱成一团，伙计们也是刚刚见到吊在楼角的林渊，他们匆匆忙忙赶去告诉店主，却被店主一顿臭骂，就赶来收尸。

牡丹虽然被夺命三无常给制住了哑穴，但她那哀恸的神色也足以让铁石心肠的人落泪。站在一边的人都纷纷坠泪，说这女人好可怜，死了男人。

牡丹跪罢，脸上满是泪水，起身向楼上走去。

店伙计刚刚要说话，但他一见牡丹那凄色，就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闪闪身，让牡丹上去了。

牡丹走得很快。

她几乎是扑上楼的。

她扑向楼角。

如果不是三无常扯住了她，她已经抱着林渊跳下了楼。

她呜咽着，她的嗓子已经哑了，她很是悲哀，但她说不出话来。

她看着林渊，泪水千行。

三无常吼喊道：“闪开，闪开！我们是这死人的亲属……”

他们走到了林渊面前。

那个长白老人不见了。

林渊本来担心，如果那个长白老人走了，他被吊在这里，恐怕就要难堪了，没了脚下的那八角鹿剑，他还怎么能坚持得住？

但这人没了，林渊知道他可以吊在这里很长时间不动，他也没有什么，因为他的头上忽然多了一根细细的丝线。

这是很坚韧的丝线，是长白蟒丝一类的宝物。这一根细线吊在林渊的头上，又由头上走下去，由后背直下脚跟，吊在脚上，绑牢在他的鞋上。这样，林渊根本就不用费力，他只是闭上了眼，想听听三无常要做些什么。

黑无常向林渊肃然一揖道：“林渊，林渊，你也是一个好汉，你去了极乐世界，我黑无常祝你好运。”

白无常极为冷漠，他向林渊也一揖：“林渊，你死了，你就免了人世的苦恼。不象我们，还得活下去……”

他的话也像是颇多感慨。

笑无常却冲着林渊哈哈大笑，他笑着笑着却没有了声音，他看着林渊道：“林渊，林渊，你也可以死而瞑目了。你让天下人人畏惧的夺命三无常足足几年过着人不人鬼不

鬼的日子.....”

牡丹看着林渊，她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她的哑穴被制，她只能看着林渊哭，说不出话来。

死去了的林渊再也不可怕。如果说林渊活着还可能有一天会恢复了功夫的话，死去的林渊却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功夫了。

三无常的心放下了。

因为林渊真的死了。

但恰恰在这时，死了的林渊却说话了：“三无常，你们饿不饿？”

你们如果不饿的话，麻烦你们把我放下来，让我吃一点东西，再杀死我好不好？”

三无常大惊。

他们想拔腿就跑，但他们只是转过了身，就又回身过来了。

黑无常说话的声音也哆嗦：“林渊，林渊，你是人是鬼？”

林渊一笑：“黑无常，我不杀死你们三个，就去做鬼，连阎王也不愿意。”

牡丹冲了过来，她不顾周围的一切，她不管有人没人，她上来，抱住林渊，泪水流在了他的脸上。

她不能讲话，但她的脸上有万千话语。

林渊担心那一根丝线，但当三无常把他放下时，他突然心中一松，他看不到那根丝线了，它可能被长白老人给收起来了。

三无常苦思不解。一个没有武功的人吊了一夜也没有死，这事你信不信？

林渊坐在楼上，不管别的，他要了许多菜，要好好吃一顿。

三无常的脸上浮上了尴尬的笑意，他们已经觉得不妙。他们现在忙着向楼角悄悄凑去。因为林渊正在吃东西，象一个千年饿鬼一样在吃，而林渊对面坐着的牡丹也像是在看一个千年未归的亲人一样看着他。

这正是时机，他们此时如果不溜，就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家酒楼了。

他们要能走下楼去，可以拔腿就跑。

但恰恰在楼口，林渊喊住了他们。

林渊的脸上有笑意。

林渊的话也很是温和：“黑无常，如果我求你把馨儿的哑穴解开，你大概不会反对吧？”

黑无常的眼睛瞪得老大，他当然不敢反对，现在林渊就是要他在地上爬，他也不会反对。

但去给牡丹解穴，要走过林渊身边。

现在，你要他去死，他也不愿意走过林渊身边。

林渊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林渊笑笑：“好，我走开一点儿，你就可以为她解穴了。”

他果然走开了一点儿。

但他仍在两丈之内。

两丈之内，如果林渊真的已经恢复了功力，杀人只是眨眼间的事儿。

黑无常战战兢兢。

他为牡丹解了穴。

林渊道：“三无常，你们是不是走开的好？省得我一见你们就心烦？”

三无常这一次很听话，他们马上就走开了，而且一走就走得无影无踪。

牡丹看着林渊。

她流泪，流不完的泪：“我现在才知道，人宁可死，也不能不讲话。你知道。我对着你的时候，心里有多少话要讲？”

林渊看着她，心里很甜，他真的知道了这个女人，她真的很喜欢他。

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他已经很是幸福了，他不想再知道别的什么了。

他们现在正坐在马车上，向林家堡出发。

他们要去那一片废墟，去那里找他们自己的乐园。

“你已经恢复了功力了？你已经完全好了，对不对？”

他没有讲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了奇遇，是不是？你见到了谁？他帮了你么？他用什么方法让你恢复了功力？”

林渊摇摇头：“我没有恢复功力。”

牡丹在笑：“别骗我，你被吊在楼角，吊了整整一夜，你没有功力，你早就被吊死了……”

她虽然仍在笑，但她的心中也是一抖。

她怕说死，她不愿意同林渊说死。

如果恋人没有了指望，死本是一种解脱，死并不可怕；但如果他现在好好地活着，她就一定很怕死。

林渊告诉她：“我真的没有恢复功力。”

她看着他，呆了，她喃喃道：“是么？是么？我……我……”

这时，就有人在嘿嘿冷笑。

笑得让人心中发毛的一种冷笑。

马车停住了。

因为马车前站了人，马车就只好停住了。

马车前站的是三无常。

三无常的后面是三个女人。她们是三无常的老婆，是女儿楼唯一不是女儿的三个女人。

她们都手持兵刃。

黑无常道：“林渊，如果不是三弟聪明，我们今天又被你戏弄了。

你出来，我宰了你！”

林渊同牡丹就只好走出来。

外面，雪白天晴。

只有这六个人站在面前。

林渊站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又羞又怒，他们又一次败给了林渊，他连手都没动一动，他们就吓得逃走了。

他们一定要杀死林渊。

三无常要出手了！

夜荷突然道：“慢！”

她有话要说。

就等她讲话。

夜荷道：“楼主，有礼了。”

她同芍药、兰花三个人一齐向牡丹行礼。

牡丹凄然一笑：“这又何必？我已经不是女儿楼的人了，你们不必对我行此大礼。要杀要砍，由你们便是。只要我是同渊儿死在一处，你们做就是了。”

夜荷道：“三无常，你们去对付牡丹楼主，我们来拿下林渊。”

她们是女儿楼的人，她们不愿意同牡丹动手。

三个女人走向林渊。

牡丹一叹，她刚才又做了一件错事，她不该问林渊他是不是恢复了功力。如果她不问，或许他们还不敢动手。

她被三个女人围了起来。

她不想动手，她可以杀死她们，但三无常一定会在这时杀死林渊。

她动手杀死别人，又救不了林渊，她何必要动手？

她对林渊道：“渊儿，你如果死了，我马上随你一齐死！”

林渊知道他一定会死。

但他一丝不惧，只是稳稳地站在那里。

三个女人想把他制住，要杀人，三无常去杀好了。

她们都手持兵刃。

她们慢慢向林渊出手。

三柄剑，都是千变万化的利器，向他慢慢刺出。

他躲不过。

所以他也不躲。

剑眼看着就要刺在他的身上。

这时，突然出现了奇迹。

夜荷的剑从中间生生折断了。

只有一声咝咝的小响。

马上，芍药的剑也折断了，也只是一声小响。

她们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夜荷道：“你看，这……这……”

兰花一咬牙，用力把这柄剑向前一刺。

叭！又是一声小响。

兰花的剑也折了。

三个女人都目瞪口呆。

她们向四外看看，没有人，只有林渊仍然袖手而立。



莫非是见了鬼了？

三无常见状，也是十分惊讶，他们也不明底里。

独有笑无常心里诧异，想道：这或许是三个女人弄的把戏，她们心里不愿意杀死林渊，就假作此状也不一定。他一念至此，就一冲而至林渊面前，也不分说，上去就是一掌。

这一下更狠。

如果他这一掌打在林渊身上，林渊必死。他这一掌是用尽了全力，拚命击出。

仍没有动静，也只是咝咝一声轻响。

笑无常却倒在了地上。

他的前胸被打折了五根肋骨。他的上衣被生生打成了两片。

三无常看着林渊，象在看鬼魅。

林渊的功夫太鬼神不测了，简直是匪夷所思。

三无常走了。

他们眼中带着恐惧，一眼一眼盯着林渊，他们不看林渊的手了，因为刚才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林渊刚才手并没动，笑无常就倒在了地上。

他们只是看着地上，看着他们自己的路。

他们低着头，也是不想让三个女人看见他们眼里的恐惧。

他们又一次死里逃生。

林渊看着牡丹。

牡丹嗔道：“林渊，林渊，你这个人本来是一个老实人，怎么现在也学会了撒谎？”

林渊不语。

他不想再向她解释。

他只是向空中深深行了一礼。

然后就上车走。

他们到了林家堡。

林家堡应该是一片废墟。

但远远看去，他们就惊呆了，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眼睛有了毛病。

——林家堡再不是那一片废墟了，它现在是一大片新崭崭的楼屋。

这可能不是林家堡了。

林家堡前有许多人，这是一些住在林家堡的人。有老有少，都站在大门前看雪景。

林渊下了车，直直走过去，问：“请问，这是不是林家堡？”

被问话的是一个老人，他看了看林渊，说道：“你这个人有毛病怎么的？这不是林家堡，又是哪里？”

林渊一怔，又问：“请问，这林家堡的主人是谁？”

老人看着他，叹气：“你这个人肯定是有些毛病了，林家堡，林家堡，天下第一高手林渊林大侠就住在这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说完，这老人就蹒跚而去。

林渊和牡丹就怔怔地站在这大门外。

## 第四十七章 真朋友

林渊与牡丹不知所措。

他像是一个呆子，来到了他自己的家门，却不认得自己的家了。

他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入去。

他会在这林家堡子遇见谁？

会是那个骄横而不可一世的剑圣鲁奇，还是那个女儿楼的新楼主？

不管会遇见谁，总是凶多吉少。

他用目光盯着馨儿。

他是正在问：馨儿，馨儿，我们进不进去？

牡丹此时也正看着他，她情意绵绵：“渊儿，你想不想进去，也许一进去就会被人杀了，也许一进去就会看见那个林渊林大侠。你还想不想进去？”

林渊叹息，他就是死了也想进去。

“馨儿，我可以告诉你，我想进去，想进去看看，看看我那屋子变没变样儿。”

牡丹道：“现在，就是你不进去都不行了。”

“为什么？”

马上他也就明白了不该有这一问。

因为已经有人来了，来人还是冲他们来的，远远的就满脸堆笑，向他们两个人笑。

看起来主人还是满欢迎他们这两个客人的。

他们什么也不说，就随来人走进庄去。

他们坐在大厅里。

这是原来的那个大厅，是林渊总独坐看夕阳的那个大厅，也是馨儿来了之后总坐在这里沉思默想的大厅。

奇怪的是，这个大厅同原来的毫无二致。

他们只能坐下来等，因为接他们进来的人让他们等一下。

他们会等来什么？

是满面笑容的鲁奇，还是别的什么人？

牡丹突然在哆嗦。

林渊知道她怕什么，他安慰她：“不用怕，她不会在这里的。”

她只怕一个人，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一个被人称为老祖宗的人。

眼前来了人。

这是两个熟人。

一见了他们，林渊的眼睛就湿了。

他们是黑熊陆四同楚瑶姑娘。

黑熊陆四盯着林渊，他的大眼睛里满是笑意：“林渊，你喜欢不喜欢这林家堡？”

林渊不讲话，他的泪水已经流下来了。

牡丹也很是欣喜，她看着这个楚瑶姑娘。她是个狡黠的人，一眼就看出楚瑶看黑熊陆四的目光不同寻常。

她知道有一个楚瑶，她怕林渊喜欢这个楚瑶。

可楚瑶喜欢上了这头黑熊，她心中暗暗高兴。

楚瑶笑：“看起来林大哥不喜欢这新庄子，你为什么不给他弄成一个原来的旧庄子？”

黑熊陆四憨憨地笑：“那可难了，就是这模样，就让我难心坏了，把它弄旧，林渊，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弄旧？”

林渊笑笑：“她是在同你说着玩的，你不必当真。”

黑熊憨笑：“她对我说话，可从来就不是说着玩的。”

林渊很感动，他明白，黑熊如此做，是楚瑶的主意，但他同楚瑶这样一做，就是同天下武林为敌了，他们会担极大的风险。

他们是他的真朋友。

他们相对无言，已经无话可说。

这时，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刚才同那老人一同站在林家堡子大门口的壮年汉子，他向黑熊施礼道：

“主人，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他说他要来杀人，拦也拦不住。他马上就要冲进来了……”

这汉子显然有些惊慌。

黑熊道：“他要杀人，找到这林家堡来了？好，你让他进来，我要看一看他怎么杀人。”

不待话音落地，就有人讲话了，这人的声音极冷：“好，我就是要你看一看。”

林渊、牡丹和黑熊几个人看见了，这人是赶山人曲亮的徒弟姜十二。

蓬头垢面，发如披蓬的姜十二。

他站在林渊面前。

“我是来找你的。”

林渊苦笑，自从他武功被废，找他的人就多了起来。他们是不是看他好杀，都想来杀他？

林渊看着姜十二，笑笑：“你想杀我？”

姜十二道：“不错。”

林渊忽然大笑，他笑得凄苦，笑得悲凉：“你也想杀我？好，好，如果真能死在你的手里，岂不是比死在别人手里要痛快得多？”

黑熊陆四冷冷道：“你想杀林渊？我还想杀他呢。你以为你杀了林渊，就可以做天下第一高手了么？不行！还有黑熊陆四呢。”

黑熊陆四站在了林渊前面。

他明白，如果让姜十二出手，只要一招，林渊就可能没命了。

姜十二冷冷道：“让开！”

黑熊陆四不动。

姜十二道：“林渊，我只找你！”

林渊悠然道：“陆四，你让开，没听说他是专来找我的么？”

黑熊陆四看看林渊，让开了。

这时，牡丹突然闪出，她闪在林渊面前。

牡丹在笑，她笑得很冷，一种凄冷的笑在她的脸上闪：“姜十二，林渊是你师父的朋友……”

姜十二久居深山，连一个字也懒得多说，他只是吐口一言：“让开！”

林渊道：“馨儿，馨儿，这些都是我的事儿，你插不上手……”

牡丹看着林渊，林渊仍是那样镇定。

姜十二道：“好，看起来你真像是那个大侠林渊。”

姜十二是赶山人曲亮的徒弟，曲亮是林渊这一生最好的好朋友。

可现在姜十二要对林渊出手了！

这就是武林中人的悲哀：无论你多亲近的人，只要他不是你的同道，你只能同他以性命相搏，根本无法亲近。

道不同，不相与谋。

姜十二对林渊道：“你是林渊？”

因为江湖上一再有林渊是假的这一说，所以才有这一问。

“我是。”

“你杀死了雪翁。”

“他想杀我。”

一边的楚瑶突然说话了：“是我杀了他。”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楚瑶一叹：“我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走进屋的时候，那个老头正狠狠地掐着林大哥的脖子。”

姜十二长吁道：“对，我不相信。”

他当然不信。

楚瑶叹气：“我也知道你决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因为据说他是林大哥的朋友，是他最好的朋友。”

姜十二道：“你如果要我相信，除非你这时也正扼住了林渊的脖子，正要把他掐死。”

楚瑶冷笑：“我不是林大哥的朋友，我也没有他那样的朋友。”

“你是林渊的什么人？”

“师妹。”

姜十二冷笑：“我从来没听说。”

楚瑶道：“你听没听说有一个‘夫妻门’？”

姜十二不语。

楚瑶道：“林大哥是‘夫妻门’的弟子，我当然就是他的师妹了，你明白了吧？”

姜十二仍在冷笑。他不明白，他变得更明白了。

林渊就是再差劲些，他也不会是“夫妻门”这样的门派中的门人，楚瑶这一句话，无疑是在扯谎。

姜十二道：“林渊，你是一条汉子，你过来，你同我做一个了断！何必又牵扯上其它人？”

林渊道：“不错。”

他看着楚瑶，又看着牡丹，向她们一笑。

她们都想帮他，但她们最后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林渊同姜十二站在对面。

站了很久，两个人都不动。

林渊突然道：“好，好，很好。”

姜十二不动声色，他只是冷冷道：“好什么？”

林渊道：“你已经能不动声色了，你已经把一切招式化为无形了，这是你师父做不到的。”

姜十二一怔，他明白林渊这一句话的意思。林渊的意思是，他很好，可以去为他师父报仇了。

他可以凭自己的本事为师父报仇了。

姜十二明白这句话的份量，他向林渊深施一礼。

林渊是他师父的朋友，也是他的尊长，他曾经从林渊那里学了不少的本事。

如今，他要杀死林渊。

姜十二道：“你还有什么心事？”

林渊笑笑：“我没有什么心事。”

他说这话时，回头向牡丹一笑。

他可以没有心事，因为他只要一死，牡丹也不会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馨儿相伴，他又有什么心事？

姜十二道：“如果你有未竟之事，我可以为你去做。”

林渊道：“谢谢。”

姜十二道：“如果我死在你的手里，就请你把我葬在师父的坟前，拜托！”

他向林渊一揖。

林渊只是一笑，他不必回答，也不必承诺，因为他一定会死在姜十二的手中，只要姜十二一出手，他必死无疑。

他在等待，他在等待死亡。

这一次将不会再出现奇迹。

姜十二缓缓出手。

他将全力凝在掌上，一点点儿向林渊击去。



林渊不动。

牡丹咬住了牙，她明白这一掌的威力，她已经要昏厥过去了。

叭！

一声大响，林渊象一只鸢子样飞了出去。

他落在了地上。

他轻轻咳着，一口口地吐血。

姜十二走到他面前：“林渊，你为什么不动手？”

楚瑶吼道：“你这个王八蛋，他根本就不可能同你动手！他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功力，你眼瞎了不成，你就看不见？”

姜十二道：“林大侠不屑与我动手，你知道什么？”

他冲上去，将林渊提起。

“林大侠，你要是再不动手，你的命可能会就没了，那时你就再也不能骗人了，这岂不是很可惜？”

林渊不动，也不讲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叭！

姜十二一出手，林渊又飞了出去。

牡丹突然冲了过去，她扑在林渊身上，吼喊道：“你要杀就杀了我！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手？他一点儿功夫都没有了，你对他出手算什么本事？”

她趴在林渊身上，哭着，她哭得很伤心。

“渊儿，渊儿，你好受苦，如果不是我……杀死这些王八蛋用你花什么力气？你会象碾死一只蚊子一样就宰了这个混蛋姜十二……他还会有什么威风？”

林渊醒了过来，他看看牡丹，苦笑笑。

他抬起了头，看着姜十二：“不错，你的掌力已经很是惊人的。

但你要去女儿楼，同三无常动手，还是很难取胜.....”

姜十二看着他，象看一个怪物。

世上决不会有这样的人，你正在杀他，他却在告诉你你很可能会死在别人之手，要你小心在意。

这就是林渊么？

牡丹站了起来。

她恨恨地看着姜十二：“好，你可以先杀了我.....”

她站在姜十二面前。

黑熊突然讲话了：“林渊，林渊，你说我傻，你才是这世上的第一个大笨蛋。”

他的眼中有泪。

他盯着姜十二：“如果你打死了林渊，你可别忘了我，我一定同你决一死战，决不等你喘上一口气。我还不想杀你，我只想活活掐死你！”

林渊说道：“馨儿，馨儿，你走开.....”

她不动，她回过头，幽幽道：“渊儿，渊儿，你要是死了，我怎么活在这世上？你让我听凄风苦雨？你让我泪沾冷衾？你这个混蛋，为什么只想你自己？”

她站在姜十二面前，闭上了眼：“你只要击一猛掌，再去杀林也不晚。”

她闭目等死。

姜十二向牡丹出手了！

他的手很快，他一出手，就猛地向牡丹的胸前三大要穴击去！

这一击要中，牡丹必死。

牡丹此时脸上反而有了甜甜的笑容，她终于可以死了，她终于可以为她的渊儿一死了！

林渊突然吼道：“馨儿！”

他这是澈心恸地的一吼。

姜十二的手已经击向了牡丹，他已经不及收势。

如果他这一击不杀死牡丹，他就要伤了他自己。

他决不会伤了他自己。

林渊突然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这是绝望的死亡的呻吟。

他明白，如果馨儿死了，他又将孤单一一人活在这好没意思的世界上。

姜十二突然在半途中改了主意。

他用出的力道太大了，他只好把这一掌转向上方，叭地打出一声炸响。

姜十二的嘴角沁出了鲜血。

林渊看着姜十二，他一叹：“你何必要这样？”

姜十二一笑。他乐得很快活，他向牡丹眨眼：“对了，我才刚刚想起来，他是林渊，是我师父的好朋友的那个林渊，不是那个混蛋林渊。”

他走上去，恭恭敬敬地向林渊行礼：“林大侠，久违了！”

牡丹苦笑道：“你呀，你呀，狗屁大侠，你都快成了人人可打的……”

她再没说下去，她心疼林渊，但又不愿意让姜十二难堪，她如今也学会为别人着想了。

黑熊看着姜十二，点头嗟叹：“原来你又是一个混蛋，又一个混蛋，世上怎么有这么多的混蛋？”

## 第四十八章 老祖宗

姜十二在笑，他笑得很是欢畅。

因为他又有了一个好朋友，他仍然是大侠林渊，他仍然是那个嫉恶如仇的林渊，仍然是那个为朋友肯舍弃一切的林渊。

为了这个，姜十二就是死了又有什么关系？

黑熊陆四、楚瑶、还有牡丹都很快活，他们围着姜十二，查看他的伤势。

姜十二的伤很重。

林渊心情沉重，他看着姜十二，嗟叹：“姜十二，你师父就是一个十头牛也拉不回的傻瓜，你怎么也这么傻？”

姜十二只是憨笑，他已经不习惯用语言来表示他心中的欢乐与痛苦了，他只是眼中洋溢着欢乐。

他从山里走出来，他又见到了朋友，他又和朋友们在一起了，用什么话语能说出他的快活？

突然，外边有人在吵，在动手，兵刃之声，人的喝斥声，还有死人的惨叫声一齐传来。

屋子里的人都呆了。

是谁来了？是谁会来偷袭林家堡？

牡丹与楚瑶、黑熊陆四都站了起来。

他们要出去看看。

其实，他们不必出去了，外边的人已经打了进来。

进来了一群人。

这是一群女人。

她们瞧也不瞧屋里的人，自顾自地在屋里站好两排，她们都低下了头，一个个肃然而立。

突然，牡丹抓住了林渊的手，她的身子开始哆嗦起来。

她好像怕得很厉害。

林渊觉得她的手冰凉。

众女人都站好了，就听得屋外传来了一阵咳嗽声，这咳很是厉害，竟然象要有什么东西咳出了腔子，好半天不曾止住。

就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老太太。

这是个很慈和的老太太。

她的脸上有一种光彩，一种对别人的一切都十分关切的光彩，她看人时目光十分慈和，让你认为她很是可亲，认为你有心里话应该向她讲，她一定会好好地给你出主意，给你想办法，甚至帮你去做。

这一定是个很好的老太太。

她一定是个婆婆妈妈的好脾气。

她从外面冰天雪地中走来，她的脚上的鞋子却没有湿，没有一丁点儿雪尘。她只是咳过了之后，看看四周的人，叹息一下，就去正中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了。

坐好之后，她再向四外看。

她看见了林渊，看见了楚瑶，也看见了黑熊陆四，最后她也看见了牡丹。

她只有在看牡丹时，才匆匆一瞥。

老太太一进屋子，就再也没有人讲话。

从外面进来的人都不言语，他们都在等着这老太太发话。

偏偏老太太却不讲，或者是她也想讲，但不想快一点儿说。

她终于讲话了：“林渊，你还活着？”

她这话虽然是轻描淡写，却一句话就很惊人。她吃惊林渊还活着，足见她早就认为林渊该死了，而且早早就该死了。

林渊一笑，慢慢道：“托老祖宗的福，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老祖宗可好？”

老太太叹息道：“不好，不好，这么多的操心事，怎么会活得好呀？”

林渊道：“你大概是为别人的事操心的太多了，你自己的身体就差了。你为什么不少操点儿心？”

老太太道：“你说得对极了！我为什么不少操点儿心？你说得对，不管别人的事儿，这主意岂不是很好？”

林渊看着她，不讲话了。

老太太忽然象想起了什么，突然道：“不对，不对，林渊，你这是在骗我，你骗我一个老人家有什么好处？你要我少担点儿心，可我能少担心么？我有这么多女孩儿，她们都大了，女大不中留，你明白不明白？她们都是心生外向，总想跟男人跑。你说她跟了一个好人跑了我也不会惦念，偏偏有人要跟一个骗子走。你以为他是个什么狗屁大侠？他只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踢上他一脚的笨蛋……”

她一边念叨，一边去瞅牡丹。

牡丹不动，她仍然低着头。

老太太见她不声不响，就只好点她的名字：“牡丹，你是不是不认得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从那死人堆里把你找回来，千辛万苦把你带大这件事很容易？见了我也不讲话，你是不是很恨我？”

牡丹本来不想讲话，她一见这老太太进来，就吓得要命，可此时等她一问话，反倒不害怕了。

她缓缓说道：“牡丹给老祖宗磕头，给老祖宗请安。”

她跪下去，向这个老太太行了大礼。

老太太喟叹道：“好了，你起来吧，我也不要你向我行此大礼，我也不要你叫我老祖宗，你只要不气我，不跟这个林渊走，回来女儿楼，你还是牡丹……”

牡丹摇头，她决不回去。

老太太冷笑笑，她对牡丹道：“你如果不回心转意，你的命就可能没了，你可能今天就死在这里……”

牡丹道：“还望老祖宗成全。我正好不想活了，就麻烦老祖宗把我同林渊一起杀死在这里好了。”

老太太的脸上一脸不忍，她念念叨叨道：“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林渊是大侠，他怎么能同你一起死？也许你只可能一个人死，你死了之后，说不定哪一天他回心转意，要同我们女儿楼合作，那时他就又成了咱们女儿楼的娇客娶了桂花呀月季呀什么的。只有你一个人，丧生在九泉之下了。牡丹啊，不知到了那时，你冤不冤？你悔不悔？”

这老太太可能是个过来人，对男女之情就极为熟稔，她一边唠叨，却一点儿也不容情，把牡丹的心狠狠伤透。

她以为这样一说，牡丹的炽热之心会立时顿减。

但牡丹却面色绯红，她似已沉入老太太所陈述的情境中去了，她脸上有光彩，人也快活了许多，她正盼着为林渊而死，如果此时一死，林渊就能恢复武功，她会一句话也不讲，马上去死。

老太太一见她这痴迷神态，便知道她心中正在思念林渊，她已经把她的心思都放在林渊身上，她已经无心世上的其它一切。

情痴之人，却也令人嗟叹。

老太太道：“好，好，牡丹，你不念我对你的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就这么执迷不悟，有你的好瞧了……”

牡丹道：“老祖宗，没有林渊，我宁可为你而死，有了林渊，我只好不顾你了，你对我的恩情，今生不报来生报。”

老太太唠叨：“你还有来生么？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来生？”

老太太突然坐下了，很疲惫地挥了挥手。

马上，几十个女人就身形飘动，把林渊等人围了起来。

牡丹脸色肃然，她明白，这是一场苦战。

她轻轻道：“一出手，姜大哥就带林渊走，我同陆大哥一起，断后。”

众人应允。

就兵刃相向。

老太太咳嗽起来，她这一咳嗽，就咳了很长时间。

“没有用的，牡丹，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就想抵挡我的女儿阵，那岂不是笑话？”

牡丹心一沉，她也知道事情紧急，她没有办法，他们不做一拚，又有什么办法？

老太太笑了，她笑得慈眉善目。

众人以为事儿有了转机，就都痴痴地等她说话。

牡丹突然一吼：“小心！”

女儿们动起来了，一时剑影幢幢，寒光闪闪，剑器之声不绝于耳。

一眨眼，姜十二、牡丹、楚瑶、黑熊陆四等人也都与女儿楼的女人们过了几招。

姜十二本以为这些女人不足虑，但一动手，他心中暗暗吃惊，这些女人都是高手，每一个人都功力不凡。

姜十二心中暗暗后悔，如果他不是同林渊争竞那短长，他就不会受伤；如果他今天不受伤，就可以在这时使出他全身的气力，救林渊出去。

但看来今日是凶多吉少了。

不一会儿，女儿楼的人就把他们几个人分开了来。

黑熊陆四同楚瑶仍在一起，他们同六个女人苦苦缠斗，黑熊精力过人，他们还能边斗边顾林渊，让林渊时时闪在他们的身后。

牡丹一出手，就被三个女人围在了一处。

这三个女人有桂花，就是接替她做女儿楼楼主的桂花。



三个女人与她动手，都远远地避开她的剑锋，不与她死拚，只是绕着她游走。

她们不想同她死拚，因为她是女儿楼的人。

姜十二与三个女人敌对。

他的手很重，他每一出手，招招都致命。

可惜他的内力弱了许多，他已经受了重伤。

饶是他如此凶猛，他也只能同这三个女人战成平手。

老太太道：“林渊，林渊，你走出来。你走出来！象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变成了蛋壳里的小鸡了？你走出来，乖乖跟我走好了。”

林渊看着他们苦斗。

他明白他们一定会全都死在这里。如果他不动，最后这里只能留下一地的死尸。

他向外走，他很平静，他要走出去。

没有人能管住他，因为无论是刀是剑放在他面前，他都不动声色。

他走到了老太太的面前。

他看着这个老太太。

这是一个江湖奇人，她把这些女孩儿都弄到了女儿楼，她自称老祖宗，她想做什么？

她是谁？林渊在江湖上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也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谁。

这是一个江湖上的神奇人物。

林渊站在她的面前。

他说道：“你可以让她们住手了……”

老太太道：“好，你还有一点儿勇气，还算是一个大侠。”

众人都住手了。

林渊在笑：“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她们来这里，只是想杀我。

你们都走吧，好不好？”

姜十二道：“林渊，林渊，我以前认得的那个林渊可不象你这个笨蛋样子的，我可是又在怀疑了，你这个人是不是真是一个假货？”

黑熊陆四也叹：“林渊，你要死，也不必忙在这一时……”

只有楚瑶叹息，她明白林渊，知道他不畏死。

牡丹脸色惨白，她看着林渊，心里如刀绞，苍天公平，让她受苦，谁让她给林渊下毒了？她活该受这苦楚，只是白白让林渊死了，她一想就心中难受。

她一下扔掉手中长剑，笑笑：“林渊，你这个人什么也不会……”

她又忍下了半句话。

她如今已经没了女儿楼楼主的骄横，她开始时时、处处学着替别人着想。

老太太看着众人。

林渊一走出去，牡丹一释剑，姜十二就也一声长笑，不再动手了，他既然同林渊是朋友，总不能让他黄泉路上颇为寂寞，就算陪陪他也好。

黑熊陆四与楚瑶自然不能再打下去了。

老太太道：“林渊，我要杀了你……”

林渊仍在笑：“不知你这个人是不是杀人如麻的角色？你如果要杀死我自己，为什么不要他们都走开？”

老太太笑：“你以为我很在乎他们？也好，他们可以走了。”

牡丹不走，她看着林渊的目光很是炽热。

姜十二也不走。

林渊看定他：“你要是不走，你怎么给你师父报仇？”

姜十二看看他，突然扑通跪倒地上，向林渊行了一个大礼：“林渊，你走好，我报了师父的仇，一定随你来。”

赶山人说话算数，一言九鼎。

林渊看着黑熊陆四与楚瑶：“你们也该走了.....”

黑熊陆四瞅瞅他，又看看楚瑶，他说道：“林渊，你一个人，怪寂寞的，我与楚瑶陪你，怎么样？”

林渊苦笑：“黑熊，你是不是真的活在这世上没有事做，如果你象我一样没有事儿可做，你就去死好了。”

黑熊看着他，眼中突然涌出了热泪。

他回头向楚瑶道：“我们走！”

只剩下了两个人，这就是牡丹与林渊。

老太太道：“林渊，你是不是觉得人生如梦，生生死死也最是折磨人？你本来有许多多的好朋友，自以为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可只要到了生死关头，他们一眨眼就都走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你是不是觉得很凄凉？”

林渊回过头来。

他看见了馨儿调皮的一笑。

这又是那个踢踢踏踏走过来吃烤兔子的馨儿了。有这个调皮弄鬼的馨儿在，他又有什么凄凉？

谁也没有料到，林渊此时突然象想起了什么，开始大笑，他起先还像是在控制他自己，后来越笑越快活，直到笑出了泪水。

直到老太太也忍不住，问了他一句：“林渊，你笑什么？”

林渊一回答，让馨儿噗哧一声乐了：“馨儿，馨儿，你总是说我奶奶讲我奶奶讲，我以为你那个奶奶有多慈祥，谁知道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老太太，老祖宗，这称呼也够吓人的了.....”

## 第四十九章 生死原是梦

林渊同牡丹都被带回了女儿楼。

林渊是旧地重游，而牡丹却昨是主人今是囚，就心中恍惚如梦，大生感慨。

他们被带进去后，押在牢里。

牡丹看着林渊：“你是不是总在后悔？你从认识了我之后，从来就没有一会儿安生，也可能我们明天就死，也可能今日就死。你是因为我才死掉的，你是不是后悔？”

林渊不后悔，他从来不会后悔。

他同馨儿被关在牢里，他心中很平静。

他已经不是武林中人了，他不必去管江湖风波，只要管好他自己就够了。

这比当大侠要容易得多。

牡丹同他隔监相望。

她天天向他笑。

照女儿楼的规矩，她要受很重很重的刑罚。

天已经很晚了，女儿楼里是一片黑暗。

有人走进了女儿楼。

他的脚步很轻，他走得也很慢，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大厅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走进来的人看定她：“你为什么不把林渊杀了？”

坐在椅子上的人不出声，只是用鹰隼一样的目光看他。

“不杀了林渊，你将来总有一天要后悔。”

坐在椅子上的人讲话了：“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从来还没有后悔过……”

男人冷笑：“你养着一头狮子。你自己却以为是在养一头绵羊。”

等到你知道他是一头狮子的时候，你已经晚了，他会扼住你的咽喉.....”

“你说的该不会是林渊吧？”

“你以为我是在说谁？”

“我以为你是在说你自己.....”

“别开玩笑！”

“你今年有多大了？”

男人停了一停，才说道：“三十岁。”

她轻轻一叹道：“你才三十岁，可我已经六十岁了。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还没资格来教训我.....”

“我只是劝告你，忠告。对我的朋友我都要给以忠告，我只是对仇敌才给他教训，教训人时就不用讲话了，只用剑。”

她说道：“你还是缺点儿东西.....要想做天下第一高手，你还要有些东西.....”

他问：“我缺什么？”

她喟叹：“你不能忍，你不能忍受屈辱。你就像是一只鹰，太看重你自己的羽毛了。”

他盯着这老人看。

有时一些老人像是哲人，就因为他们把世界看得太透，把人也看得太透了。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那些江湖人物？如果没有人关照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寂寞的。”

他笑笑，他笑得很傲：“我会去的。只要我一去，有的人就会没有命了。”

坐在椅子上的人又咳起来了。

他冷冷道：“有时我听你在咳，就以为你一定不会活到明天.....”

她嗟叹：“你看错了，我会把这些江湖上的豪杰们都送上望乡台的。到了那时，天下武林的人都会来向我行大礼，都称我是老祖宗。你说，到那时我是不是会很快活？”

男人无语。

“你是个男人，却沉迷在色情之中，又执迷在你的声名之下，你的日子这么熬苦，你又是何必？”

他也低头不语。

他喜欢一个女人，这女人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也是天下最冷艳的女人。他对这女人很倾心，他除了对他自己的名声之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女人。

“她是不是在怀疑你？”

男人一叹：“不……她对我很好……”

老太太笑笑：“我年轻的时候，男人整天在外花天酒地，我一个人在家中默默坐着。我每天都在心里想，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可别人要是问起他来。我就是说一句话：他很好，他对我很好……”

男人不讲话了，老人眼光如镜，她能看明白这世上的许多事情，就只是看不透名声荣誉也都是过眼烟云。

吴帆知道她这一次已经不该跟着鲁奇了，她已经跟了他好几次，都没有见到他有什么破绽，但她的耳边总是响着林渊的话，她记住了林渊来婚礼上找她，与她在夜中露宿寒风的情形。

她还是相信林渊。

林渊如果仍是原来的那个林渊，他就决不会撒谎。

她心中一动，就跟着鲁奇走了。

她走得很慢。

她知道鲁奇同江湖上的许多人物有关系，但她从来不问，她的事鲁奇不问，鲁奇的事她也不问。

问得太多，岂不是多生烦恼？

她跟着鲁奇就走进了女儿楼。

她很吃惊，她吃惊鲁奇对女儿楼的熟稔，他几曲几绕，就走到了女儿楼的大厅里。

吴帆正想走进去，就听到了鲁奇与老太太的谈话。

她慢慢走了进去。

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她明白了一个秘密。鲁奇正在同女儿楼合谋，在办一件大事，为了办这件大事，女儿楼同鲁奇都拚上了全力。

她越听越吃惊。

她想，她应该走，只要她能够走出去，她就要向江湖上的白道英豪们讲明鲁奇同女儿楼的阴谋，那时，林渊的冤屈也会真相大白。

但她没等动，就听见了老太太的一声吼喝：“吴帆，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走出来？”

鲁奇一愣，他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这么一声断喝。吴帆怎么会来这里？

但他马上就脸色苍白了，因为他看见了慢慢走进来的吴帆。

她的脸色很难看，不知是冻僵了还是惊呆了。

她只是看着老太太，不看鲁奇。

老太太笑笑：“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鲁奇要这么上心……”

她看着吴帆，盯牢了她在看。她的眼光很挑剔，但她还是不禁在心中一赞：好女人！

鲁奇不知道他这时说点什么好。

幸好他暂时还不必讲话。

吴帆一进屋时，觉得她的心是冷的，她的手脚冰凉。好一会儿，她才觉得她是缓过来了，她冷冷看着老太太：“如果你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我就要走了……”

她的话很轻，轻得只有老太太这样的功力才听得见。

但鲁奇也听得见。

他也许不是听见的，只是猜到了她说些什么。

老太太不动。

鲁奇不知道他怎么办。

吴帆已经走到了厅门口。

老太太道：“天下一剑，你就这么走了么？你见了老人也不问候问候？”

话音一落，吴帆的身边就多了几个女人。

她站住了，她也只好站住。

老太太道：“吴女侠是天下有名的女中豪杰，今日亲自登门，你们为什么不好好请教一下？可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几个女人都拔出了剑。

她们对吴帆是志在必杀。

吴帆看着她们，突然想起了林渊的劝告，他在她的婚礼时来找她，冒死劝她，不要她同鲁奇成亲，实在是用心良苦。

林渊，林渊，你还是很喜欢吴帆的，对不对？你对吴帆心中念念不忘，对不对？你没有了武功又有什么，你还是林渊，你还是那个一诺千金的林渊，还是那个热心助人的林渊……

吴帆此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只听得耳边风响，几个女人一声齐吼：“杀！杀！”

她们冲了上来。

女儿楼的女人们都不喜欢吴帆，就象当年天下的美女谁也不喜欢西施一样。她们恨吴帆漂亮，她们也漂亮，却没她名声大；她们恨吴帆的功夫好，她们也功夫好，却没有吴帆的名声响。武林同道中人人都知道天下一剑吴帆，却没有人知道女儿楼中的这一个个功夫奇绝的女人。

她们对吴帆动手，手下决不容情。



鲁奇呆呆地看着她。

他在为她担心。

吴帆虽然剑法不凡，但她内力却不很强，时间一长，她必然不是这些女人的对手。

老太太却好整以暇，在同鲁奇闲聊。

“鲁奇，你看她能支持多少招？”

鲁奇不语。

她又唠叨：“你这个人，看别人动手时不能心思凝定，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鲁奇心中羞怒，他明白，这个老太太是在奚落他，因为他不能全心看吴帆同别人动剑。

他心思不凝，决不会是剑圣。

剑圣的心思会只在剑上，决不旁鹜。

吴帆的脸上流汗了，她的臂上流血了，有些趑趄趑趄，牙关紧咬，她狠命挥剑，支撑不了多久了。

唰——

又一剑削在她的臂上。

“住手！”

鲁奇一纵而起，直飞如隼，飘飘落在了女人们中间。

他一出手，几个女人的剑便被击飞。

三四柄剑都飞出去，扎在柱上，扎在壁上，刺入墙中。

老太太一叹：“鲁奇，你去凑什么热闹？”

鲁奇看着吴帆：“你想知道的，你都知道了。你想怎么样？”

吴帆流泪，她想怎么样？她能怎么样，她不是鲁奇的妻子么？她会怎么样？

鲁奇道：“你只要不出去，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会把一切办好，那时我就会是天下第一高手，你就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妻子了。你会很富贵，也会很满意的.....”

吴帆一阵子悲哀，她就是为的鲁奇这个么？她如果为了这个，她早早嫁给林渊就是了，她又何必要嫁与鲁奇？这真真可笑.....

“你想怎么样？”

老太太笑了：“他想把你关在这里，你大可放心，你在这里决不会象林渊，你会活得很好。因为你毕竟是鲁奇的妻子。”

吴帆看着鲁奇，她气得直哆嗦：“你想把我关在监牢里？”

鲁奇一笑：“我也没有办法。”

她不忍受这屈辱，她要杀死鲁奇。

她吼着冲了过去。

但鲁奇只是轻轻一招，就把她的剑夺了下来。

鲁奇这些年不出家门，日夜琢磨的，就是剑法。他想的是林渊的剑，想的是吴帆的剑。

他想杀死林渊，他想把吴帆抢过来。

他用的心思没有白费。

林渊同牡丹对面望着。

他们忘记了生死，忘记了时间。

他们也把武林天下都给忘记了。

这时，只见牢门大开，从外面带进来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女人。

他们马上想起了朋友，她是谁？她是郝慧还是楚瑶？

女人走到了他们面前。

他们惊呆了，想不到这人是吴帆。

吴帆见了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奇怪，她看着林渊，久久没讲一句话。

她最后说：“林渊，你对。”

她走进了监牢，坐在草上，闭上了眼，从此再不同他们两个人讲一句话。

## 第五十章 男人与女人

大刀云飞、大烟袋关娇娇、赌客许石三个人都住在一家店里。

他们不见了赶山人姜十二。

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他。

他一定是偷偷去找夺命三无常去了，他念念不忘的是给他的师父报仇。

他们找不到姜十二，只好在这里等，等他回来，或者等他的死讯。

他们等得很心焦，也很无聊。

大烟袋关娇娇在吸烟，她一袋一袋地吸，吸得满屋子烟雾缭绕。

大刀云飞道：“娇娇，看你那模样，满漂亮，可你这么一吸起烟来。却不把上百个男人吓跑？他们本来是拎着鸡，提着鸭，来向你求婚的。人已经战战兢兢的了，怕你怕得要命，不敢进屋，可着胆子在门外叫了一声：‘这是关东王的家么？’你叫人家进屋，人家一进屋，马上吓死了。这是个大姑娘么？叼着一支烟袋，忽喽忽喽冒烟儿玩呢。人家一问，哎哟，敢情这一位就是大小姐呀……你猜怎么着了……”

关娇娇看着他，还悠悠地乐呢：“怎么着？”

大刀云飞乐颠了馅儿，嗓门也亮了：“把媒人吓跑了呗。从此你可就远近八百里闻名了，人人都知道你是关东山三大怪之一了：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

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大姑娘叼烟袋.....”

关娇娇很认真：“你错了，你错了。”

大刀云飞一愣：“我哪里错了？”

关娇娇道：“一是我今年才刚刚十六岁，还没到十七八呢。二是我们那关东山方圆两千里，不是八百里。你知道不知道？”

她不知是在装憨还是真憨。

赌客许石在赌。

因为他这几天把大刀云飞的银子，关娇娇的压箱钱都给赢走了，所以他只要一提赌，吓得两个人马上走开。现在他一个人很无聊，就自己同自己赌。

他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赌。

他赌得很来劲。他不象一些不谙此道的生手那样，时时让自己的心来做赢家。他能做到心也持正，左手想赢，右手也想赢，所以这赌也很是激烈。

能用心持正的人，左右手同时对赌，在赌徒中也是千中挑一的好手。

有人直走进屋。

这是一个姑娘，是楚瑶姑娘。

她看着这几个人，慢慢说道：“我找大刀云飞，还有大烟袋关娇娇和赌客许石。”

大刀云飞看看她。心中也是一赞：好姑娘！这女孩文静极了，却不似关娇娇那样豪放，总是言谈举止中有一种温柔娴雅的神态。

“我就是大刀云飞。”

楚瑶摇了摇头。

“你不是大刀云飞。”

云飞一愣：“这就怪了，难道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大刀云飞不成么？”

楚瑶道：“这有什么奇怪之处？世上既然可以有两个林渊，怎么会没有两个云飞？”

赌客许石觑定楚瑶，他嘿嘿冷笑：“姑娘，如果你想要学学苏秦张仪，游说我们，你可就错了。”

楚瑶摇摇头：“这是些什么人？林渊，林渊，你可是瞎了眼了，怎么此生尽交这些狗朋友……”

她说完这话，转身就走。

她只顾走。

“站住！”

可她走不出去，面前站着赌客许石。

“姑娘不把话说明，就想走么？”

楚瑶笑笑：“说就说。”

她看看这三个人，说道：“林渊是你们的朋友，朋友有难不去相帮，却在一边看闲，这算是什么江湖英雄？你们如果看出林渊是骗子，就该亲手把他除掉。让武林中少了这么一个败类。如果林渊真有冤屈，你们是他的朋友，也该去找他，为他报仇才是。哪里有你们这样的人，朋友生死不明，却坐在这里扯闲？”

大刀云飞道：“你自然是林渊的朋友了？”

楚瑶道：“不错。”

赌客许石道：“雪翁也是我们的朋友，可他亲手杀了雪翁。”

楚瑶道：“你看见他杀死雪翁了么？”

“当然。”

楚瑶道：“他已经丧失了功力，他连一只鸡也杀不死，他怎么会杀死雪翁？”

“谁说他丧失了功力？”

“是我说的。”

应声而进的是姜十二。

他一身血迹。

关娇娇道：“你受伤了？”

姜十二摇摇头。

“林渊救了我。”

众人很是诧异，林渊既已失去功力，他怎么会救出姜十二？

女儿楼内，夜里是一片宁静。

没有一点儿喧嚣，也没有一点儿声响。

在女儿楼的中心，有一间很大的房屋，房屋里满满的都是一些破烂玩艺儿。这是在农家的小屋子里皆可见到的一些破烂儿，一只破风车，一把破锄头，一个破烂的马槽，还有一些在农家处处可见的不要了又无处可扔的玩艺儿。

在这些东西中间，有一张木板搭成的火炕。这火炕是假的，是那种在农舍处处可见的火炕。炕上有一些农家妇女常用的衣物，还有一些做针黹用的布头儿，线脑儿，还有农家孩子玩儿的小布老虎，小布如意。

这些东西如果被女儿楼那些女孩儿家看见，她们一定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她们绝不会想到她们的老祖宗能有这么一个去处。

她在这里做什么？

老太太坐在这里，她在看这里的一切。

她这时老了，腰也驼了，人也多了啰嗦，她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自顾自在念叨，她的脸上很慈祥，她一边说一边笑。

“你别这样吵好不好？你是一个乖孩子，好好坐着。还有你，如果你们好好坐着，奶奶就给你们唱小曲儿。唱什么呢？就唱小小孩儿盼媳妇行不行？”

她一个人在这间屋里，她一个人对自己边说边做。

她就自己唱。

“小小孩儿不知事儿，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  
做嘛事儿，  
点灯铺被唱小曲儿。  
小孩儿不知趣儿，  
吵着闹着要媳妇儿，  
要媳妇儿，  
做嘛事儿，  
说话吵嘴生孩儿。”

唱也唱了，看也看了，她人就呆呆痴痴地坐在那火炕上，她去抓起那针线，做起活来了。她这模样，又象极了个唠叨心肠的农家老太太。

好一会儿，她才放下针线，一步步颤颤直走出去。

她又来到了一条更深的甬道，她一步步走下去。

走到了尽头。

这里很是敞亮，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房间。

她一走进房间，房间里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奶奶！奶奶！奶奶！”

这是无数童音，是无数个欢乐的童音在喊。

“哎——”

她答应得也很欢乐，她变了，变得很快活，眯细了她的眼睛，笑得很响。

孩子们很多，都穿着很华美的衣服，十分干净，都脸上绽着欢笑，簇拥在她的身边。

她把孩子们一个个抱在怀里。

她一个孩子也不漏过，把她们一个个都抱在怀里亲热一会儿。

她一一向她们问好。

这是她的孩子，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孩子。

她把怀里的东西都掏出来，一样样都给了孩子们。

都掏过了，都掏光了，孩子们的大眼睛仍在看着她。

“没了，真的没了。你们看，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孩子们才一哄而散。

她的脸色严肃起来。

她面前站着五个女人，这是比牡丹她们年纪都要大许多的女人。

她们垂手而立。

“这几天怎么样？”

女人向她施礼：“稟老祖宗，这几天一直不错。有那么五六个已经开始练追风剑法了。还有几个已经在学疯婆婆的毒功，几天来也颇也成效。”

她低下了头，在沉吟，她在想她的一些计划。

她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为了实现她的心愿，她必须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她对女人道：“我这几天想过了，光有女孩儿不够了，要不要去弄一些男孩儿来？我想，如果有男人有女人，将来他们都可匹配起来，女儿楼就不只是一群女人了，她将君临天下。”

女人就喝一声彩。

老太太道：“至于孩子嘛，就要桂花她们去办，弄回来的，你们要好好管，好好练，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女人点头称是。



老太太挥挥手，让她们走开。

她自己一人，轻轻走入一间屋子。

这里是女孩儿的天下。

她们没有见到老太太来，正在做游戏。

她们在做嫁娶的游戏。

自古皆然，她们与他们有的并没有见过，有的并没有听过，但他们会做，因为她们是女人，因为他们是男人。

一个女孩儿用剑套做帽子，套在头上假做新郎，她忸忸怩怩，十分可爱，却又可笑，扯着一条绸带，扯住另一个女孩儿，是正在“送入洞房”呢。

几个女孩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做吹打状，热热闹闹的，嘻嘻哈哈的，玩得很快活。

孩子们见到了她，不动了。

她在笑：“玩啊，玩啊？呜呜哇哇呜呜哇——怎么不玩了？”

孩子们不动。

“为什么不玩了？”

她抚摸着一个小女孩儿，这女孩儿看起来只能有七八岁，她长得很清秀，样子极乖。

问：“你们为什么不同奶奶玩？”

“她说……她说……奶奶可……可……”

她回过了头，她看见了后面站着的那个女人。

她脸色变了，但一瞬间，她就又笑了。

“好，好，你们玩，你们玩……奶奶有事儿，就不同你们玩了，你们自己玩，可不要吵，也不要打架……”

孩子们一齐答应。

她就转身向外走。

那个女人也只好默默跟在她身后。

两个人走进了一间大厅。

她坐在椅子上。

她只是轻轻咳了几声，就毫无声息地走进来了几个女人，这些女人都是在这里看护孩子的。

她看所有的人都来了，就慢慢说道：“我要你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认定这里比女儿楼重要得多。你们要好好做，才可以使我们女儿楼将来有一统天下武林的机会。你们中间如果有人不听我的话，杀无赦！”

众女人见到了她那杀气腾腾的样子，都不由得心中颤栗。

“香嫂，知道你的罪过么？”

刚才跟在她身后走出的女人吓得跪下了：“奴婢不知哪儿犯了老祖宗的规矩，还望老祖宗宽恕。”

“你对孩子们讲些什么？”

香嫂的嘴不好，但她从来就仗恃着是从小就跟着老祖宗打天下，也不把平常人看在眼里。

老太太道：“香嫂，你还有几个亲人，我可以照顾好她们，你可以好好去死了。”

那女人看着老太太，她不讲话，也没有人敢求情。

讲话了，可能死法会更惨，求情时，有可能同她一起被处死。

香嫂默默流泪，她起身走去。

不一会儿，一个女人手捧一条白绫来见。

“香嫂自尽了……”

她低下了头，不敢面露悲色。

老太太道：“我可以再告诉你们一次，你们别把我的话忘了，这些孩子只是我的，

是我的孩子。她们在走出山洞之前，不认识一切人，只认识奶奶，你们懂不懂？”

众女人都俯首听命。

林渊同牡丹不能讲话了，她与他只能默默相向。

他们知道，这监牢中不光有他们自己了。

那种虽然坐牢，却甘之如饴的心境没了。他们明白了，一旦他们进入到外面的世界中时，一切都会变了滋味，一切都没有了顺遂。

所以，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有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吴帆，他们自然再不能多亲近。

林渊对吴帆道：“吴帆，你怎么样？没受伤吧？”

吴帆不答，她甚至都看也不看林渊。

林渊又说道：“吴帆，你是不是没有同鲁奇在一起？他不是个好人，你绝不要同他在一起。”

吴帆心中道：你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处？

林渊道：“吴帆，我这些时细细想过，他与女儿楼肯定会有瓜葛，而且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的。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吴帆心中一叹：你只是在猜，可我已经知道了他在干些什么。就是知道了，又能怎样？

牡丹见她不吱声，就也说道：“吴女侠，据我所知女儿楼的图谋惊人，远远不是一时一地的打算。鲁奇这人也有野心，他同女儿楼合力，必然对江湖为祸不小……”

吴帆见她也讲，心中更不是滋味：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离开林渊？如果我不离开林渊，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个样子？你如今却做了好人了，我怎么样？

她一阵子悲愤不已，泪便要流下。

但她转过了头去，她不想让他与她看见泪水。

## 第五十一章 心即是剑

这时，从外边传来了脚步声。

走来的是谁？

是剑圣鲁奇。

剑圣鲁奇向林渊笑，向牡丹笑，就是不向吴帆笑。林渊看着鲁奇，叹息道：“鲁奇，你这人活得好好的，又何必装神弄鬼？让人讨厌！？”

鲁奇冷冷看着林渊，牙关紧咬：“你这个混蛋，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你是名闻天下的大侠？你只是个混蛋，一个混蛋王八蛋！”

鲁奇走向吴帆。

他没了那骄横，他如今在吴帆面前像是很老实。

他默默看着吴帆。

“你还好吧？”

吴帆不语。

她不想讲话，她不想对林渊讲话，也不想对鲁奇讲话。

他们如今对于她来说，都已形同路人。

她闭上了双眼。

鲁奇道：“告诉你，我已经同她们讲好了，这次白道英豪林家堡一聚之后，我就要同你走了。我们一起走，离开这个鬼地方，离开这些混蛋。我们去江南，好不好？”

吴帆是梦想过江南，但决不是同鲁奇一起去江南。

她如今更不会同谁一起去江南了。江南风光虽好，奈斯人憔悴，心已破碎，风光于

我何有哉？

鲁奇道：“吴帆，你睡在这里，是不是很潮？要不要让她们给你弄一张床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你也不会呆很久……”

牡丹再也忍不住了，她哈哈大笑起来。

林渊不禁问：“你笑什么？”

牡丹道：“你看见过把老婆关在监牢里的男人么？你听说过男人把老婆关在监牢里后又怎么假惺惺的来关心她么？真是可笑，可笑，可笑极了。”

林渊也苦笑笑。

他明白这一点儿也不可笑。

鲁奇能对他自己的妻子这样，他对江湖武林的人就会更狠，他会不择一切手段去杀人，一直把江湖豪杰都杀得七零八落。这是一个可怕的人。

馨儿已同林渊心意相通，她马上不笑了，她也明白了这人的可怕。

鲁奇道：“笑啊，笑啊，怎么不笑了？笑啊，笑，一直笑到你们都死了那一天……”

他突然冲到了牢门前。

他用手一掰，那粗如儿臂的木柱就叭叭折断。

他向监牢走来。

他已经走进了监牢。

剑圣鲁奇已经站在林渊的面前。

他狞笑着，脸色铁青。

“林渊，林渊，我对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耐烦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想这样，好不好？”

林渊见他走进了监牢，就慢慢站了起来，眯眼而望鲁奇：“其实你这个人早就死了……”

林渊的话中不无惋惜。

鲁奇狞笑：“我以前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我可以让你的女人看着你活活被掐死，让他看着你一声一声地惨叫。让她在一边哭，让她在一边着急。你说这方法好不好？”

牡丹见他走进了林渊的监牢，心中暗暗后悔，她不该笑他。鲁奇是个什么人？他只是一个疯子，他只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疯子。你同他有什么话可说？

鲁奇道：“林渊，你用不着胡说，用不着费心来管这个世上的事儿了，你马上就要死了，要象一条狗一样死，慢慢地慢慢地被我掐死！”

他走向林渊。

他一步一步走过去。

“你今天死定了！”

林渊不动，他知道他没法同鲁奇动手。

他只好等死。林渊的脸开始变红，他的头开始发胀，他的脑袋变大了，再也不能说话了。

牡丹吼道：“鲁奇，你这个王八蛋，你要杀人，为什么不拣两个有功夫人杀？杀死林渊算你有什么能耐？”

鲁奇狞笑：“我就是要杀死林渊，我只要杀死他，别的什么我也不管！”

牡丹喊：“吴帆，吴帆，你看你老公杀人，你为什么无动于衷？你是不是也盼林渊死？”

吴帆只是呆呆看着鲁奇同林渊厮斗，她不想去理会。

男人同男人相搏，多半是因为女人。

他们之间有许多仇恨，这仇恨来自女人，也来自过去的屈辱。

林渊觉出他已经要死了。

他似乎同馨儿还要话要说，他同吴帆也还有话要说，他同黑熊陆四有话要说，他应

该去找楚瑶，找到楚瑶姑娘，让她好好找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同他在一起，风雨同舟，共渡苦难。他还应该和大烟袋关娇娇、大刀云飞、赶山人姜十二一同喝上一坛老酒，再一起去游山川，看沧海。

他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可他马上就要死了。

此时忽然心中一阵空明。

他知道他同鲁奇之间的事结束了。

他恨鲁奇，鲁奇也恨他，如果他们都有一身功夫，还不知道鹿死谁手。但如今他知道他再也不用想这个答案了，他死于鲁奇之手，他一定要死于鲁奇之手，他将被鲁奇活活掐死。

他在最后的时刻，想的是吴帆，他想：吴帆，吴帆，你看见我被你男人活活掐死，你是不是很满意？你是不是很快活？

鲁奇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他一定要活活掐死林渊。他在那几年里，想的就是要杀死林渊，把他杀死，吊在树上，或者把他淹死，再不用毒，把他毒成疯子，让他成天只能傻呵呵乐，象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一样，呆呆痴痴地活着。

他想了许多方法，想尽了一切方法，让林渊在他的手中一次次死掉。

现在他终于如愿了。

馨儿要疯了！

她要杀死鲁奇，她要生生咬死鲁奇，她要用毒药药死鲁奇，她要把鲁奇碎尸万段！

可她奈何不了鲁奇，鲁奇却要把她的渊儿活活掐死了。

她的眼里冒火，她中心欲焚。

鲁奇已经看到了林渊眼中的死光。

他喜欢这死光，他嘶声叫着，他叫得忘情，他叫得欢畅，他终于杀死了林渊！

这时，鲁奇觉出后背有一股劲风吹来。

这是一股剑气，是一股无坚不摧的剑气。

他如果不动，他就会被这股剑气撕成粉碎。

他只好回手。

他只是向后击了一掌。这一掌力道极足。

叭——

有人随着掌声，飞了出去。

鲁奇恨这人来管他的闲事，出手就很重，他一出手，就用了七成力道，一掌击出，他马上就回过了头。

他以为是牡丹向他出手了，因为他看见了被打飞出去的是一个女人。

她是个女人，但她绝不是牡丹。

她躺在地上。

她已经不省人事了，她的嘴角沁出一丝鲜血。

她爬向监牢，盯着牡丹：“你照顾好……林大哥……不要让……他死……在……”

她昏死过去了。

鲁奇看着她，走上去。他恨这个女人，他要杀死这个女人，他要活活掐死她。她这么一点儿本事，还居然想救林渊，这岂不是笑话？

他走了过去。

他刚刚要下手，就听见吴帆说话了：“你杀死她时，最好再用一点儿劲儿，因为她已经要死了，你不把她剁成肉泥，怎么会显出你的威风？”

鲁奇生生停住了。

他想起了她是他的老婆，吴帆是他的老婆。



无论怎样恶毒，也不能在老婆面前太露相，他还想讨吴帆的欢心。

他站住了。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意，望着地上的女人，说道：“你何必要偷袭我？你就是要打，我可以让你随便出手。”

林渊醒了。

他知道有人救了他，但他不知道是谁救了他，是谁来了？是那个长白老人么？是不是大刀云飞和大烟袋关娇娇他们？

他四处寻找，他终于看到了地上的女人。

郝慧，她是郝慧。

是那个执意要嫁给他的郝慧，是他的师妹。

郝慧醒了。

她慢慢爬向林渊。

“林.....大.....哥.....你看，你不要我.....我自己也来了.....”

林渊眼中满是泪水，泪眼模糊，他望定郝慧，心中一阵悲楚。

这又是一个为他而死的人，他要活下去做什么？他还能为了这些亲人报仇了么？他还能为了这些朋友们出力了么？他只要不死，他就会背负着这些亲人的恩情债，苦苦地走下去。

林渊眼看着郝慧姑娘的血一点点儿流。

他没有办法，只好把郝慧抱在怀里。

他看着郝慧，说：“你什么也不想，只是躺在我的怀里，好不好？这样你的心会平静一些.....”

林渊的心在滴血，他知道他如果此时仍然是原来的那个功力深厚的大侠林渊，他一定要向鲁奇讨还这笔血债。但如今他已经功力全无，是不是还能有机会为郝慧报仇？

他看定郝慧，轻轻说：“郝慧，你不要死，你要看着，我要替你报仇，我一定要替你报仇……”

郝慧摇摇头：“我不要你报仇，只要你能搂……搂……紧我……就……好……”

郝慧的头耷下去了。

林渊觑定鲁奇，他牙关紧咬：“鲁奇，鲁奇，你欠了我一笔血债！”

鲁奇道“我要是想宰了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你还想向我动手？

你这个混蛋！……”

林渊不理睬他。

鲁奇的手停在林渊的头上。

他突然回头看定吴帆。

吴帆没有反应。

鲁奇的手突然收了回来。

“我为什么要宰了你？让你活受罪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死了，而且死期不远了。过些日子，天下的豪杰都会来林家堡聚会，到了那时，你就会被牵出去，象牵一条狗一样地被牵出去，那时天下要宰你的人你知道有多少？他们恨不能生生地割你的肉，吃你的骨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大侠林渊，因为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他们一定会活活地宰了你！”

鲁奇走远了，他一边狂笑，一边踊跃，走出去了。

他走出很远，还兀自传来他的狂笑声。

“他疯了，他已经疯了！”

林渊看着馨儿，他摇摇头：“他没疯，他很清醒。疯子只会杀人，而他却不光会杀人，还懂得怎样杀人让人最痛苦。他怎么会疯？”

吴帆一言不发，她静静地坐在她的牢房里，想她自己。

她眼看着鲁奇，眼看着鲁奇疯疯狂狂的样子，她明知道鲁奇已经疯狂了，他已经嗜血如命了，林渊却说他没疯。他是什么意思？是安慰她么？是想让她不至于十分难堪么？她不需要安慰，也不会难堪，她已经知道了她是嫁给了一个野兽，她的一生没了一切快乐。

她想：林渊，我恨你，你这个混蛋，你真是个混蛋啊.....

如果有人问起她，林渊为什么是一个混蛋的话，她将羞于启齿。她总不能对人家说，是因为林渊没有娶她。但她的心中十分清楚，如果林渊娶了她，她决不会如此凄惨。

她也恨那个叫馨儿的女孩儿，她跟着林渊不放，紧紧跟着，象一只跟屁虫。没有她，林渊岂不是早就同她成亲了么？

她在心中悲叹，她忘了她已经同林渊有了近十年的机会，但她没有启齿，就让这机会白白地过去了。这该怨谁？是不是该怨林渊？因为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儿，她不能自己向林渊开口。

但她更悲哀地想：可能林渊根本就心中没她，她只是自作多情。

那样，她就更惨。

天下一剑吴帆，你是什么天下一剑？你只是人人不屑于理睬的可怜虫而已。她静静地坐着，想她自己的心事。

林渊看着郝慧的尸体，他也变得怔怔迷迷的了。

“郝慧，郝慧，你呀你.....”

林渊看得痴了。

牡丹在对面看着他，她头一回泪流满面，头一回不敢出声，她想起了她给林渊下了毒，而郝慧却为他而死，她死得一点儿也不犹豫，她一定很喜欢林渊。

林渊会不会因为郝慧而不再喜欢她了，如果是那样，她宁肯马上去死。

## 第五十二章 生生死死无悲哀

夜来临了，这是牢房中的夜。

牡丹看着漆黑的牢房，她头一回感到害怕。

她想到了死去的郝慧，想起了郝慧姑娘看着林渊的眼神。

郝慧姑娘心中一定是有林渊，她想着林渊，她要嫁给林渊，宁可为林渊而死，她是喜欢林渊，她爱林渊。

她的爱是不是比牡丹更强烈？

牡丹睡不着。

她轻声道：“林……林渊……你睡了么？”

好半天，林渊才回答：“没睡。”

牡丹道：“林渊，我睡不着。”

林渊道：“你想做什么？”

她沉吟了一下，她要做什么？夜半三更的，她能做什么？她这时很盼望能躺在林渊的怀里，好好地睡一觉。这一觉没有恶梦，没有惊恐，只有甜甜的沉睡。

但她不能。她虽然同林渊近在咫尺，却不能相拥相抱，依依相惜。

她只能远远地望着林渊，望着她的心上人。

她的心都要碎了。

“我怕……”

林渊不说话，他知道，这牢房里还有一个人，这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如果此时未睡，她一定心中很不是滋味儿，她一定会听得见她与他的讲话声。

林渊道：“没什么可怕的。”

她不答话，她也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她顿时也心中一阵悲苦，他是林渊，他也这样，世上的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男人的心，总是不如女人那样纯情，象郝慧，甘愿为男人而死。

想起了郝慧，她心中就又是一动。她知道，郝慧今后会象一个影子一样跟定了她，也跟定了林渊。她如果同林渊在一起，他们中间，一辈子都会有一个郝慧。

她不会让别的女人再来占他的心了。

“林渊，你说，剑是什么？”

林渊一听她说起了剑，心中便一阵轻松，她只要不再提他与她的情感，不再与他讲郝慧，他心里总会好受一些。

林渊道：“过去，师父同我说剑，他告诉我，心即是剑，只要有心，便是有剑了。我以为他讲的只不过是一种道理，但如今我明白了他的话。”

武学之道，也极是深奥，能得到象林渊这样的人一番指点，一定会进境极快，终生受用不尽。即便是鲁奇在此，林渊谈剑的这一番话，他也一定会洗耳恭听的。

牡丹听得出神，她明白林渊讲的是武功之道，是一种很深奥的道理。

她知道这种道理如果能够悟透，学起武功来便可以事半功倍。

心即是剑，说是好说，但你一做，便知很难了。

你不能用心作剑，是因为你心还不坚，不能忍，不能出世超尘，就无法达到这一境界。

牡丹心荡神移，她心中在想着能以心为剑的妙处，她想着人如果能够练成这种境地，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你说……我能练成么？……”

林渊一笑：“为什么练不成？”

他们只顾说话，忘记了还有一个吴帆存在。

吴帆为什么不讲话？她是不是也在想这以心为剑的道理？

他们同时想到了吴帆。

吴帆的心中够凄苦的了，她今晚一定是夜不能寐，她一定在想鲁奇，想她今后同鲁奇在一起的悲哀，想她是误嫁匪人，想他的嗜杀如狂，悲凄不胜。

“吴帆姐……”

牡丹的叫声是怯生生的，她心中突然想到了她对不起吴帆，是她同林渊在一起了，才让吴帆走开了，才让吴帆去同鲁奇成了亲。如果她仍同林渊在一起，她不会这样不快活。

没有人答话。

吴帆没有一丁点声响。

林渊听她要同吴帆讲话，心中也很高兴，他觉出吴帆是闷闷不乐，她是看到了鲁奇的痴狂疯狂，知道他不可救药了，才这样悲苦不已。

他们无法安慰吴帆。她是个要强女子，心中悲苦，却不愿向任何人诉说。

牡丹说道：“吴帆姐，你说，心即是剑，能做到么？”

她就静等着吴帆讲话，她想听听吴帆的话，她相信吴帆一定会有些见解，她会让牡丹明白许多道理。

可吴帆不语。

她是不是心中对牡丹仍然恨毒？她是不是已经决心再也不去理睬牡丹与林渊？林渊突然心中一颤，他觉出有些不妙。

他从来就有这种直觉，这直觉曾救过他许多次性命。

现在他为什么又有了这种直觉？

他喊道：“吴帆，吴帆，你在么？你说话呀，你说话！你哪怕说一个字也好。”

但吴帆仍不声响。

林渊心中突然变得冰冷。

他呆呆地坐在了地上。

看守人被喊来了。

他们很吃惊，怎么又有了一具尸体？

这是吴帆，是天下一剑吴帆，是那个极为孤傲的吴帆。

她死得很洁净，她的脸上也没有一丁点儿表情。

人如果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就只好毁于自己的羽毛。

林渊看着吴帆，他不能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吴帆，吴帆，你这是何苦？你这又是何必？

他的眼中流出了泪水，泪水很涩，泪水也很苦，他不知道他还要流出多少泪水。他流的泪水已经够多的了，他要再也不流泪，哪怕流血.....

女儿楼的女人们对吴帆并无好感，她们见到吴帆已经死透，就打发人去报楼主知道，然后叫人去告诉鲁奇。

鲁奇飞快赶来了。

他默默跪在吴帆面前，他没有泪，只是静静地看着吴帆。

他的心里很凄苦。

吴帆，吴帆，你为什么要死？你知道不知道，只要再过些时日，我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了？到了那时，你要什么有什么，你会受到整个武林的尊崇，你会成为天下第一美人，你会是万人瞩目的人。到了那时候，你有多荣耀？你何苦如此？你何必如此？你不愿意同鲁奇在一起么，你不愿意做我的妻子么？你要是不愿意，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会让你活在我的身边，让你过上皇后般的日子.....

鲁奇明白了：他从前那样急迫，要匆匆忙忙做天下第一高手，多半是为了吴帆，他怕吴帆看不起他，怕吴帆以为他不如林渊。现在吴帆死了，他就是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又有什么用？他再荣耀富贵，再声名显赫，没了吴帆，也是衣锦夜行，味同嚼蜡，又有

什么意思？

泪水在心里，而不是在脸上。

他慢慢站起来。

他走到林渊面前。

他看着林渊，林渊看到了他眼里的悲伤。

林渊不知道他会有这么悲伤。

他看定林渊：“你也没得到她，我也没有，她自己走了。”

林渊无语，他面对悲苦不已的鲁奇，能再说什么？

鲁奇道：“林渊，是你杀了她……”

林渊道：“鲁奇，你杀死她，是你这个人狠毒残忍，可你不该让她这么死在监牢里，你死有余辜……”

鲁奇道：“你也认为我这个人该死？”

林渊道：“我恨不能宰了你！”

鲁奇缓缓说道：“这可就怪了，我今晚也想杀人，我想杀了你，让你去那边向吴帆讨好去吧……”

他的脸扭歪了，他的手在抖，他走向监牢。

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又把监牢的木栅全都击飞，走进牢中。

他向林渊怒吼：“说！她死前都说了些什么？”

林渊道：“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鲁奇道：“不会，绝不会，她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你是在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骗我做什么？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你别做梦了！我一定要杀死你，一定要杀死你……”

牡丹突然讲话了：“鲁奇，她……确实没有讲一句话。”



鲁奇斜觑着她：“你讲话做什么？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你是个傻瓜，是天下第一的傻瓜，你以为林渊是什么好东西？他只是一个废物，被人打得满地爬的废物。你愿不愿意看看我是怎么杀死林渊的？你愿意不愿意看看大侠死时是什么样子？你以为他会同别人不一样？你以为他如何英雄？他也是怕死，他死时那死相比什么人都难看，你想不想看一看？”

鲁奇以为牡丹的回答是不想，谁知道她轻轻一叹，却说道：“我想，我想了好久，虽然心里不愿意，可还是想让他与吴帆死在一起。”

鲁奇呆了，他怔怔地看着牡丹。

她不是林渊的心上人么？她为什么要让林渊去死？林渊死了，她又有什么好？

牡丹的脸上是一种澈悟，是一种大喜大悲之后的澈悟。

她浩然一叹：“因为我知道，我欠吴帆的太多了。你知道我是在哪里见到她的？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林渊的家里。那时，他与她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我一见她呀，就知道他们之间一定很知近。我看吴帆不光是武功高强，更难得的是她这人漂亮、温柔，是个武林中少见的人。我如今后悔了，早知她的心是同林渊在一起的，我又何必要同林渊在一起？让他们成为眷属不是好得多么？我现在后悔了，正好你要杀了林渊。你杀好了，让他去与吴姐姐地下相见，恐怕有说不尽的话呢。”鲁奇的眼睛红红的，他已经忘记了他是哪里，他只想杀人，他想杀人！如果杀死林渊，真就象这个小丫头说的，岂不是便宜了林渊这个混蛋，让他在过几日的武林聚会中死，让他先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岂不是更好？

可他想杀人，他不杀林渊，他也要杀别人。

他没人可杀。这里除了林渊，就是牡丹，他不杀林渊，就只好杀死牡丹。

鲁奇笑了，这是眼睛已经变成血一样红的人在笑，这是狞笑。

“你说，是你让林渊离开了吴帆？”

牡丹已经觉出了不妙，但她知道她不能退缩，她如果退缩，鲁奇要杀林渊，她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她笑着，若无其事地点点头。

她的心中很是凄苦，如果鲁奇要杀人，就让他来杀她好了，他杀了她，就不会再去杀林渊了。

她一定要救她的渊儿。

鲁奇突然笑了，这是一阵狂笑。

他要杀人！

鲁奇直向牡丹的牢房走去，他的眼睛盯着牡丹，他边走边说道：“好，好，你不要林渊死，你自己就去死，这样岂不是很公平？林渊，我死了女人，你的女人也该死，不然这怎么公平？”

鲁奇走向牡丹。

“我要杀了你.....”

牡丹却面带笑容，她笑得满面春风：“鲁奇，谢谢你.....”

鲁奇一怔：“你为什么要谢我？”

牡丹一叹：“鲁奇，鲁奇，你不知道我有多难？我是女儿楼的人，却跟着林渊走了。女儿楼的老祖宗对我很好，我一向无以为报，如果你杀了我，我就再不会有什么烦恼了。再说，我跟着林渊，也心里难受。”

鲁奇看着她，他知道这个小丫头诡计多端，怕被她算计了。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是跟着林渊难受，就问道：“你难受什么？”

牡丹长叹，回头看看林渊，不讲话。

鲁奇心中明白了，她是在说她跟着林渊，林渊身无功夫，处处受人凌辱，她心中无法排遣这苦痛。

“你知道是谁给林渊下药的么？”

鲁奇不言，只是凝视着她。

“是我，是我亲手把他毒倒的。我用了比平日多两倍的药，药力太大了，就把天下第一高手林渊林大侠给毒成了这个样子……”

鲁奇非常想问她一句话，他冷冷道：“你为什么要给他下毒？”

牡丹一叹：“你不是女人，自然不明白女人的心思。如果你得不到的东西，这东西又很贵重，你买不起，又偏要得到，你用什么办法？”

鲁奇道：“抢！”

牡丹笑道：“好主意！如果你抢也抢不到，你连打也打不过人家，你怎么办？”

鲁奇笑笑：“我没有办法。”

其实，他未必没有办法，他只是想听听牡丹的办法而已。

牡丹笑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你先把它打碎，这样它就不贵重了，就没有人再想要它了，对不对？那时你就可以得到它，占有它。你看，这法儿简单不简单？”

她以为她已经说动了鲁奇。

鲁奇只要不去杀林渊，只要林渊还活着，她就是死了，又有什么关系？

鲁奇道：“好，你说得再好也没有了，我一定照你的办法去做。你是林渊的心上人，你是不是很贵重？你是不是没法买来？你是不是林渊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弄到手的人？好，好极了，你看是不是好极了？！”

她突然没话了，她明白她其实并不聪明，就象鲁奇并不蠢笨一样。

她才想到，为什么林渊没有说话。因为他明白，她是在焚火，在玩一个很危险的游戏。

她死了，林渊还能活下去么？

她难道不明白她在林渊心里的位置么？

鲁奇已经扑了过来。

她决定反抗，她向鲁奇出手了。她脸上还笑着，手却一点儿也不留情，劈向鲁奇一掌。

鲁奇马上就抓住了她的手。

“你以为我相信你的花言巧语？你以为我上了你的当？你把剑圣鲁奇也想得太笨了一点儿了，是不是？如今你可以看出来，我是怎么对付你的了。你告诉了我一个好主意，我不能杀死林渊，我要让他受苦，让他活活死在众人的羞辱之下。但我可以让他更难受，只要杀死了你，他岂不是很难受？他会同我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说，这方法好是不好？”

他狠狠掐住了牡丹的脖子。

“你也该尝尝林渊尝过的味道！”

牡丹知道她快死了，她要死在鲁奇的手里，她要被鲁奇活活掐死.....

她是不是还在惦念林渊，她是不是再也无法惦念他了？

## 第五十三章 女儿心肠

牡丹被鲁奇掐着，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她觉出她是在一点点儿死去，她是要同这个世界分手，她是在同林渊分别。

她死时无遗憾，她是为了林渊而死，她情愿为林渊而死。

林渊一开始就在心中嗟叹：馨儿，馨儿，你错了.....你以为鲁奇这人可以用常理来说服他么，你以为他这人可以信服良善之言么？你以为鲁奇能不杀人么？他决不会，困

为他是鲁奇，因为他是剑圣鲁奇，他是一个看自己比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高贵的人，他怎么能听信牡丹的话？

果然，鲁奇向馨儿下了毒手。

林渊吼喊起来：“鲁奇，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要胡乱杀人？死了一个吴帆还不够？”

鲁奇掐住了牡丹，他狞笑道：“既然她对不起吴帆，就让她去那边对吴帆说去！”

林渊咬紧牙关，他恨他自己，他也恨馨儿，她为什么要把他废去武功，如果他还有一身功力的话，他一定要鲁奇倒在地上，让他好好尝尝他的剑，让他在剑下喋血。

可惜他救不了牡丹。

蓦然，一声清啸，从鲁奇身后传来。

一个人疾飞如隼，直冲向鲁奇。

她这是仗剑一击。

这一剑的劲道十足，有一股逼人剑气，直冲向鲁奇。

鲁奇只好松开一只手。

他回手轻轻一带，以为不论来人是誰，他这一挥，至少可将对方的招数化解。可不料来人的柄剑直冲破他这掌力，逼近身来。

他只好放开手，回头去接这剑招。

刺他一剑的是女儿楼的楼主。

她是桂花，是牡丹的朋友，也是从前的假楼主。

“你想干什么？”

她气势凛然。

“我不想做别的，只想杀人！”

桂花笑了，她恍然大悟，点头道：“唔，怪不得剑圣鲁奇这么气势汹汹，要杀人呢。可你是不是忘了，这是我们女儿楼，不是在你家里？”

鲁奇道：“你们女儿楼也不是什么天下禁地……”

桂花道：“鲁奇，你是不是忘了，牡丹是我们女儿楼的人，你要杀她，是不是也得问女儿楼一声？”

鲁奇道：“好，那我就问你一声，我可要杀死这个女人了，你们女儿楼知道不知道？”

桂花叹道：“你是不是知道我与牡丹的关系？”

鲁奇冷冷哂笑，他不讲话。

桂花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从小就与她在一起，老祖宗是把我们俩一齐带到这里来的。从小我跟她就打架，一直打到后来她做了楼主，我做了假楼主。我从小就恨她，恨她比我强。我打架打不过，我玩心眼儿也玩不过。后来，我气坏了，只好把她的衣服偷走了，让她没有衣服穿……你说，我是不是很恨她？”

鲁奇斜眼看她，话语却慢：“我想，我大概是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了。好，我就替你杀了她……”

桂花却笑了，她笑得极是冷峻：“你错了，我是想告诉你，我恨她，恨得只想我自己杀她，只有我自己才能杀死她，决不让别人杀她……”

鲁奇当然不想善罢干休，他看看桂花，眯眼笑道：“这么说你想亲手杀死她？好，这就好……我想杀人，刚才我想杀人，现在我不想杀人了，我只是想看别人杀。你要杀她？好，好，就让你来杀好了。”

桂花笑了：“你忘了女儿楼的规矩了？”

鲁奇突然哈哈大笑：“狗屁规矩？你们只是一帮叽叽喳喳的女人罢了。别以为你们有多了不起，狗屁女儿楼……”

鲁奇噤声了，他觉出有什么地方不对。

他没错，一回头，他看见了那个蹒跚而行的老太太。

她是女儿楼的主人，她是女儿楼的真正主人，女儿楼的人都叫她老祖宗。

偏偏让她听到了鲁奇的话。

她说话时慢条斯理，不紧不慢：“鲁奇，你说女儿楼怎么了？”

鲁奇当然不能在众人面前自示怯懦，他又慢慢说道：“我是说，你们女儿楼的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老祖宗冷冷笑着，她斜觑着鲁奇：“鲁奇，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要诋毁女儿楼，你还是少那么一点儿能耐……”

鲁奇知道，这个老太太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护犊子”，她对女儿楼的下人极为威严，但如果有外人侵犯了女儿楼，她决不会轻易罢休。

“你想怎么样？”

老太太喟叹：“鲁奇，鲁奇，你自己的事尚且自顾不暇，你又何必要来管我的闲事？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鲁奇心中自认倒霉，他知道同这个老太太根本无法讲话，他冷冷一笑，向外走去。

老太太就低下头去看牡丹，她的眼神突然变了，变得很难捉摸。

她问道：“他想掐死她？”

桂花道：“不错。”

她看着桂花：“你为什么不让他杀牡丹？”

桂花答道：“回老祖宗的话，因为老祖宗告诉过我们，只要是女儿楼的事儿，就不能容别人插手。我想牡丹是女儿楼的人……”

老太太一叹，不再言语了。

牡丹醒了。

她向四外看，她这是在哪里？她仍在监牢里么，她是不是还同林渊在一起，林渊怎么样了，他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渊儿，渊儿……你在哪里？”

她看见的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她看见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她正在看着牡丹。

“你病了，你病得很厉害。”

牡丹看着老太太：“奶奶，奶奶……”

她就是女儿楼的老祖宗，她就是威震武林的老祖宗，但牡丹从来就不叫她老祖宗，而只是叫她奶奶。

老太太也心中一热，她也很少听女儿楼的女人叫她奶奶，她们小时都叫她奶奶，直到了及笄之年，她们就再也不敢叫她奶奶了，从那一日起，平日极为慈祥的老太太就成了威严无比的老祖宗，人人见了她都十分畏惧，低头敛眉，不敢出声。只有这个牡丹，只有她才敢仍然叫她奶奶。每逢她一叫，老太太心中便别是一番滋味儿。

牡丹是女人，不是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她这一声叫，足见有一种亲情，有一种骨肉情意。

她喜欢牡丹，她才叫牡丹做女儿楼的楼主。

“你就在这里养伤，别的事你就不要去管了……”

牡丹不听，她挣着要起来。

她要做什么？

她要去监牢，她要去同林渊在一起，她如果同林渊在一起，就是坐监牢也甘之如饴。

老太太冷冷看她。

“你不能同林渊在一起了。”

为什么？

“他就要死了。”

他怎么会死？他是一个不畏惧死亡的人，他可以胜过一切灾难，他怎么会死？

老太太看着她，她的话像是毒针一样，狠狠扎在牡丹的心上。

“你去找过方驼子，如果你还记得住的话，方驼子一定也告诉过你，林渊已经不久



于人世。”

牡丹呆了，她是记得方驼子，但方驼子说林渊在这一个月内要受苦，他要不久于人世，她已经把这个给忘了，她不想记得这些，她不要记住这些。

“我要回监牢，我要和他在一起。”

她的话很冷，人也哀凄。

“你还是不去的好……因为他已经开始发作了。”

“我一定要去！”

老太太一叹：“世上毒物，最毒也不过于情毒。牡丹，你是我一手带大的，你还是好自珍重，别再同他卷在一起的好。”

牡丹苦笑笑：“奶奶，你如果不要我去，我只好死在这里。”

林渊正在受苦，他头上在出冷汗，头疼欲炸。

他浑身都刺痒难忍，他不知道他还能活过多久。

依那个方驼子所说，他应该在近日发作得越来越快，直至最后死去。

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支持得过去。

他是不是不该想着如何支持过去了？他已经受够了罪，他早也是死，晚也是死，就莫不如现在就死去，免得再受更多的苦楚。

他不用再想如何报仇了，他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世上的一切仇恨也变成了过眼烟云，一切皆空，他又何必计较？

“馨儿，馨儿，你在哪里？馨儿，馨儿……”

他昏死了过去。

他又醒过来时，已经是在白天。

他躺在马车上，马车在晃荡，他躺在一个人的怀里，晃晃荡荡在摇。

这是在哪里，这是去什么地方？

抱他的是谁？

他用力回头，就看见了抱他的人。

是馨儿，是他正在想念的馨儿。

馨儿眼中是泪水，她还含着泪笑：“渊儿，你还好吧？”

林渊看着她，轻轻呻吟：“不好，不好，真的不好。”

他知道他早晚会死，他盼着早点儿死，他不愿意受这么大的罪。

他为什么能从女儿楼里走出来？她们为什么会放过了他？她们即使不杀他，也决不会放了他。

林渊看定馨儿：“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才走出女儿楼的？”

牡丹笑笑：“你不必知道。你只要知道你是同我在一起，就好了。别的事儿，你又何必要知道？”

林渊摇摇头。

他要挣扎着起来。

牡丹扶住了他：“渊儿，渊儿，你这是何必？”

牡丹瞅他，那目光中满是深情，那目光中满是哀怜。她不说，她死也不会说。

“渊儿，渊儿，我同你一起去一个地方，去那里好好呆着。你太累了……”

牡丹点了他的睡穴，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 第五十四章 女人当家死也死不成

马车在向山上走，这里的山有许多积雪，从山坡望去，山上的积雪一片片，一块块，煞是好看。

马车就在这山坡上向上走，因为路很是崎岖，就走得吃力。

林渊知道他是被牡丹救了出来。

她用什么方法救他，无论他怎样问，牡丹也不说。

他只好跟着她，去那个可以好好呆着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一个地方，那可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可以好好躺着，可以不想武林中的一些琐乱之事，好好躺着，等待死亡。

死亡，对他来说已经是必定的了，只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他并不畏惧死亡，他只是想清清静静地死。

如今，他可以如愿了，他死时，有馨儿与他作伴，他已经够奢侈了。他还求什么？

但马车又站住了。

马车前站了三个人。

这是阴魂不散的夺命三无常。

黑无常笑笑，他很是得意：“林渊，你又遇上三无常了。你这个人的命运不太好，总是遇上死对头。你是不是心里很不舒服？”

笑无常曲思笑嘿嘿笑，笑得快活，就笑得没声儿，笑得咧开了大嘴：“林渊，今天什么话也没有了，只是想杀死你！”

夺命三无常早就想好了，他们一出手，就要杀死林渊！

杀死林渊，他们连牡丹也决不放过。

他们不想让女儿楼知道他们杀人的秘密。

一出手，就由黑无常、白无常对付牡丹，由笑无常杀死林渊。

牡丹已经疯了！

她知道她一定要杀败这两个混蛋。她如果败给了他们，林渊就死定了！

她一出手，就用女儿楼的杀招，剑又狠又快，向黑无常与白无常刺出。

如果在早些时日，因为女儿楼的武功不凡，她这些杀招一定会很有效，但如今的三

无常是呆在女儿楼的三无常，是做了女儿楼的娇客的三无常，他们对女儿楼的武功熟之甚稔，自然明白如何对付牡丹。

他们不想早早杀死牡丹，他们只想先缠住她，先杀死林渊！

林渊如死，牡丹自然好杀。

牡丹眼珠子已经红了，她明白情形危急，她怒吼道：“三无常，你们这些王八蛋！女儿楼待你们不薄，你们何必要同女儿楼作对？

你们以为可以轻轻松松对付我么？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宰了你们！”

三无常并不答话，他们只想杀人，他们已经不想再讲一句话了。

笑无常走向林渊。

他手里有一柄匕首。

他走过去，直抓住林渊。

林渊早就从车上下来了，他站在那里，看着牡丹同两个无常鬼搏斗。

他心中一叹：本来牡丹是可以打得过黑无常与白无常的，只要她不心焦气躁，只要她能心平气和，战上一百招以后，她有可能取胜。但现在看，她不但不能取胜，因为心焦气躁，处处露出破绽，万一失手，不光会受伤，还可能要丢掉性命。

林渊见她已经有了一次失手，让黑无常的扇子扫了过去，把她的手臂打出了一道伤口。

牡丹一声怒吼，又冲向两个无常鬼。

林渊道：“馨儿，馨儿，你何必着急？杀死他们，是为天下除害了，杀不死他们，是我们自己有了归宿。你为什么着急，你又何必着急？”

牡丹一听他说话，心中明白他的意思，就手下变得十分沉稳，一招一式都很小心。笑无常却走近了他。

“你对别人说来头头是道，你自己却要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可怕？”

笑无常把匕首对准林渊：“你要她放下剑，不然我就杀了你！”

林渊笑笑，无常鬼就是把他碎尸万段，他也决不会要牡丹放下剑。

牡丹见到笑无常已经把匕首对准了林渊，就把剑一扔，凄然笑着，说道：“你们何必要花那么多力气？由你们杀，由你们砍，这样好不好？……”

林渊同牡丹被绑在马车上。

夺命三无常要好好杀死他们。

他们要用马车把林渊两人拖至山上，让马把他们活活拖死。

这山上有的是崎岖山路，马车走上去，一定会把他们活活撕碎成碎片。

黑无常驾车，白无常同笑无常跟在车后。

笑无常笑，笑得只有表情，没有声音：“林渊，你们只要能坚持上一时半晌，就可以去阎王殿去了。”

马车开始向山上走。

马蹄嗒嗒，象踏在两个人的心上。

他们被拖着向山上去。

山石如刀，尖削似利刃，直刺入他们的脊背。

雪在他们的身上跳，他们的嘴里，他们的衣服里，他们的身上沾满了雪，山石又把他们的衣服扯碎，血从他们的身上流至雪地上，流成一路血痕。

牡丹在喊，骂他们三无常是混蛋王八蛋。

林渊不语。

他知道他这一回可以死了，他可以同馨儿一起死了。

他同牡丹都被拖昏死过去。

林渊被拖至山上。

他与牡丹都已经体无完肤了，身上的衣物已经破成了布缕，他们都昏死了过去。

夺命三无常把他们从山上扔了下去。

他们眼看着牡丹与林渊落下了山崖。

雪也随之崩落，山谷中好半天还不绝地传来雪崩落时的响声。

他们哭了，他们落下了眼泪。他们从此再也不必担心了，他们已经杀死了仇敌林渊。

让武林中的许多人担惊受怕的大侠林渊已经死了，他再也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们要走出女儿楼，去江湖上做事，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杀人了，他们的手很痒。

林渊醒了，他知道他已经死了。

他这是在哪里？是在去枉死城的路上么？他的馨儿在哪里，她不是同他在一起的么？

他轻轻叫唤：“馨儿，馨儿……”

有人在叹：“混蛋，混蛋，都这个熊样子了，还念念不忘女人……”

…你这个人，可真是情种呢……”

林渊想细看看，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山洞里。

这个山洞很怪，他看到的，满目皆是一片片冰帘，都是一根根冰柱，冰柱在光线之中，变得神奇莫测，光闪闪的，像是一片珠光宝气，十分好看，也十分惊人。

林渊也生在北国，但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山洞。

这是什么地方？

他又看到了那个孩子，那个自称为长白老人的孩子。

小孩儿站在他的面前。

小孩儿对他笑。

“你可不要找你那个女人了，她呢，早就摔死了……”

林渊道：“是么？她死了，她死了……她怎么死了，我怎么没死……”

小孩笑笑：“她死了就死了，你不必伤心。你忘没忘我的话？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她既然死了，就不用养了。你是不是也省了许多烦恼？”

林渊落泪了，他的泪水很多，流得脸上尽是伤情。

那小孩诧异道：“怎么弄的，还这么伤心，就像是不想活了似的，你犯得上么？”

林渊看看他，心道：你知道什么，你哪里知道人之伤情，深入骨髓，不死不休的滋味？

小孩儿道：“好了，好了，你这个人哭哭啼啼的，让你伤心大了，也没有什么趣味儿，你既然想她，就让你见见你的死老婆吧……”

林渊强撑着站了起来，他要去看看馨儿，他要看看死去的馨儿。

馨儿在另一个洞内。

她躺在一张石床上。

她面色栩栩如生，她的脸色很平静，她的衣服很整洁。

她是不是已经很满意她自己了，她是不是因为她能够为林渊而死，觉得她已经很是心满意足了？

林渊看着牡丹，他的心里一片空明。

伊人已去，玉殒冰消。世上再无遗恨，人间再无至情。他如果此时也跟馨儿一起死去，他绝不会犹豫。

林渊的脸上有悲戚之色，眼中却没有眼泪。

他的悲哀是在他的心里。

长白老人看着他，被他这呆痴痴的模样吓坏了，他忙说道：“你……你……怎么……啦……你可别太伤心……”

林渊能不能说明他有多么伤心？他能不能对这个自称长白老人的孩子说明白他失去了牡丹，失去了他的馨儿时心中是多么哀痛？

他一言不发。

这个小孩儿突然笑了：“林渊，你这样子还像是真伤心，看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还象对这个女人真好。我可是告诉过你，世上的东西呢，是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小人难养，你不用养我。女人难养，你现在也不用养女人了。你现在是不是很清静了？你是不是表面上有点哀伤不胜的样儿，其实你心里正高兴呢？”

林渊道：“你年纪还小，当然不懂什么是人世间的至诚，你不明白什么是男女之情.....”

长白老人笑了，笑得颇为踞傲：“你说长白老人不懂什么是人世至诚？你说长白老人不明白你们这些男男女女的鬼把戏？你知道不知道长白老人今年有多大年纪了？我今年足足有四百二十六岁。你见没见过足足活了四百二十六岁的人？”

林渊当然没有听说过，但他从不相信，人可以如此高寿的。但他也听说过长白老人是一个老人，而不是一个孩子，难道他真的是返老还童了么？

他说道：“我不信.....”

长白老人显然很是情急，他左右看看，大概是想找一个人来证明他确实是一个足足有四百多岁的人，但他左右看看，确实没人。

他竟然去揪躺在石床上的牡丹。

“起来，起来，你告诉他，我是不是已经足足有四百多岁了？”

林渊心中悲哀，也就想道：“可怜，可怜，我一定早早埋葬了馨儿，决不让她再受这种揪扯之苦.....”

林渊心中正想，口中就道：“你疯了，你干嘛要扯她，你让她清静清静好不好？”

长白老人显然很是性急，他居然一扯就把牡丹扯了起来：“起来，起来，别让我再打你.....”

林渊要上去阻他。



这时，牡丹竟然慢慢睁开了双眼，她看着长白老人：“唉，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不管有多大年纪，你也是只小猴子……”

林渊看着馨儿，他的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是不是比他自己死了还要难受？

他这一瞬间是不是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了一切乐趣？

是不是没有了馨儿，他自己就再也不能独活？

馨儿看着他：“林渊，林渊，你这个人看上去并没有哀毁不胜，你很快就会忘记了我，对不对？”

林渊看着她，突然热泪盈眶，他的泪水止也止不住。

长白老人唠叨道：“说他这个人傻，你还不信。你看看，他是不是很傻？你死时他不哭，你活过来了呢，他反而哭了。你说，他是不是在装模作样？要不，他就是真傻……”

馨儿在看他。

她看林渊的目光是经过了幾次生生死死的眼光。

林渊能看懂她的话——

“你为什么那么傻？你可以不再想我，你就可以活得轻松些了。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这么活着……”

“不，没有你，这世上还会有什么意思？”

“你照样可以是你的林渊，虽然你的武功没了，但世上的好女孩依然会喜欢你。”

“也许没有你，我就没法儿活在这个世上了，还有什么闲心去看人家女孩儿？”

他们互相凝视着。

他们在用自己的心交流。

长白老人在一边叹气：“咳，都说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这小人看来是没有人愿意养的了，但这女人既然这么难养，人都怎么还都乐意养她？”

## 第五十五章 林渊杀人

姜十二很是气闷。

他想不到这几个人会不相信他的话。

他们不相信林渊会没有了武功，他们也不相信林渊会对武林有什么好处。

他们想，只要到了林家堡子的天下武林高手聚会的日子，他们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弄个明白。

如果那时能弄明白林渊是无辜的，他们一定要为林渊复仇。

姜十二明白，他们的话也有道理。

如果林渊仍有武功，他们就一定会去救他，因为他们如果救下了林渊，他们就会有在这一次天下高手聚会中取胜的可能。

他们如果胜了，天下武林就会免遭涂炭。

他们说过这话，就居然也知自己心愧，低下头去，不再吱声。

他们其实心中明白，他们应该去救林渊，因为如果是他们受难，林渊决不会丢下他们不管，而去赴什么天下高手大会。

林渊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厚恩。

他们心中有愧，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比起林渊来，更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武功不行，而是他们的心胸没有林渊坦荡，他们不能够象林渊那样做人，他们还总要空出许多时间来为自己忙碌。

姜十二走了出去。

他很气闷，他要去一个酒店喝酒。

这酒店很静，只有几个人在喝酒。

姜十二决心好好喝一顿，他要喝醉，他要一个人好好喝，直至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

姜十二叫了许多菜，他要了两坛酒。

他开始慢慢喝。

他心中很是愁苦，一种无法排遣的愁苦。

林渊，林渊，你枉为一代大侠，你白白为别人奔走，你如今受难受罪，又有谁可以救你？我是你的朋友，我也是你的晚辈，我是不是该去救你？我是不是该把我师父的大仇放下，去救林渊？

林渊得罪的是女儿楼，是比夺命三无常更为厉害的角色，他是不是能够救得了林渊？他是不是会在没救出林渊之前就先死在女儿楼的人手里？他那时是不是会后悔？他是不是后悔没有为他的师父报仇？他的师父在九泉之下是不是也会死不瞑目？

姜十二暗暗道：“师父，师父，你老人家如果在世，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

他其实心中明白，他知道他师父曲亮，就象知道他自己。

赶山人姜十二明白：所有赶山人都是一条心，对朋友是一个心眼，甘愿为朋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也从不愿意先为他自己忙碌。

姜十二道：“咄，你做你自己的，干别人屁事？”

只要他问心无愧，只要他对得起师父，他又何求？

这时，他身边有人答话了：“姜十二，一个人喝上闷酒了？这可不好。你听没听说，一个人喝酒要伤身？”

他一回头，见到了一个人，一个笑盈盈的女人。

这是一个很怪的女人，她笑着，手里还握着一杆大烟袋。

这个女人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大烟袋关娇娇。

“你来干什么？”

“我也想喝酒。”

“你有烟袋就够了，又何必来喝酒？”

“你知道关东的女人都会做什么？”

赶山人姜十二虽然也是关东人，却没有听说关东女人都会什么这一档子事儿。他问道：“关东女人都会做什么？”

关娇娇未语先笑，笑得咯咯响。

“关东女人怪，孩子背口袋；关东女人凶，烟袋刨老公；关东女人懒，卖货坐着喊；关东女人坏，借东西不还债。”

姜十二笑笑，他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大烟袋关娇娇却笑盈盈告诉他：“关东女人怪，说的是把孩子放在背袋里背着，走哪儿背到哪儿。关东女人凶，说的是与她男人一言不合，就用这烟袋往老公的头上敲。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关东女人懒，说的是关东女人卖东西，从来不站着，她先偎一个地方，象野兽偎巢似的。关东女人坏，讨东西不还债，是说咱们关东的女人，一般问你讨要什么东西，从来不说是要，只说是借。张嫂，李娘，你借我一点儿柴，你借我一瓢面。可这借是从来不想还的。也许明日你又借我的了，也许你就再也不向我借什么。但这都不要紧，反正没有人还东西去。你要去还上次借人家的东西，人家还要训你一顿，说你小气，说你是犯了疯病，说你假假咕咕。你说你去还人家的东西，被人家还训了一顿，这是不是犯不上？”

姜十二点头，他有些心不在焉。

大烟袋关娇娇看着姜十二，突然神经兮兮地一笑。

“你心里不痛快，是不是？”

姜十二不语。

关娇娇道：“你以为咱们应该去救林渊，而不应该在这里等着，是不是？”

姜十二凝视着这个关东山的豪爽女子，点点头。

关娇娇道：“你错了，你真的错了……”

姜十二只是瞅定关娇娇，等她讲明。

“你错了。是因为你不明白，林渊过去是大侠，而现在不是了，这个你懂不懂？他们不肯为了这个只是一个废人的林渊，去冒杀人救人的危险……”

“可他们是林渊的朋友……”

“你又错了，林渊自从被废了武功，他就在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了什么朋友，他如今只有他自己……”

姜十二道：“你说错了，他还有朋友，只不过没了那些假朋友。”

大烟袋关娇娇道：“谁是林渊的朋友？”

姜十二道：“我！”

大烟袋关娇娇看着他，突然抚掌大笑：“好，好，又出了一个傻瓜了，你是一个傻瓜，对不对？你就是一个笨蛋，因为世上再也没有象你这样的人，情愿去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姜十二一叹：“你说得对，只有我这么一个人，肯去做这事儿，但我刚刚想好，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干！”

大烟袋关娇娇凝目看他，象看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她笑了，笑得又神经兮兮的：“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也要去。如果你去救林渊，我也要去。”

姜十二看着她：“据我所知，关东王同林渊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你同林渊也没有很多的交往。”

大烟袋关娇娇叹息：“你说得不错，我家同林渊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你又不知道，

我同林渊可不错.....你猜，怎么回事儿？”

姜十二摇摇头。

大烟袋关娇娇咯咯而笑：“实话告诉你，只是在我七岁那年，有一天，林渊来我家，他看见了我偷偷吸烟袋，他用手指打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了一句：别吸大烟袋，小心将来嫁不出去，没有人敢娶你.....我向他盼了一个鬼脸儿：你来娶我好不好？他就笑了，一边笑一边摇头，进屋去了。从那时起，林渊同我就是朋友了。你说这简单不简单？”

姜十二看着大烟袋关娇娇，他心中突然一暖，他明白他错了，这世上有友情，有一种难以言诉的友情。

大烟袋关娇娇仍然看着他，她的眼里有暖意。

“你要是想喝醉的话，下一次无论如何要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同你好好比试比试。”

姜十二突然大声道：“好，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喝一个醉，然后就去救林渊？”

大刀云飞和赌客许石坐在店内。

他们的心里也很不好受。

大刀云飞曾经受过林渊的厚恩，帮过他的大忙。赌客许石是林渊的好友。他们不去救林渊，很可能就没有人会去救。

但他们的心里仍然在想：林渊是天下第一高手，肯定会有人去救他的。只要他们好好去赴林家堡子的那一场武林高手的聚会，他们就可以对得起林渊了。

林渊要在，他是不是也要去赴会？

但他们的心中并不踏实。

他们不能做到问心无愧。

他们在练功，他们在全心全意练功夫。

这时，有人进了屋。

大刀云飞的进境也快，他的听力极佳，一当那人走近他们，他就听了出来，他只是向赌客许石暗中发一声轻嘶声，便又凝神内视，不理来人了。

来人却不慌不忙，走了进来，坐在他们两个人的对面。

“两位一向可好？”

这一句话让两人顿时心中激跳。

说话的人只能是一个人，是一个他们十分熟稔的人。

他是林渊，他是大侠林渊，他是天下第一高手林渊。

大刀云飞睁开了眼，赌客许石也瞪圆了眼珠子。

林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是说他已经没了武功了么？不是说他已经被关在女儿楼了么？怎么他又会走了出来？

林渊笑笑，仍然是那么踞傲的一笑，仍然是那么傲视天下的一笑。

他就是林渊，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林渊。

大刀云飞和赌客许石都很快活，他们因为又看见了林渊而心中快活，林渊出来了，不管他是怎样出来的，他们的心中都放下了一块石头，他们再也不用为林渊而愁了。

“姜十二说是你没了武功，你怎么又会走出女儿楼的？”

大刀云飞的问话又急又忙。

而赌客许石只是两眼中含着热泪，看着林渊，淡淡一笑，问：“你现在怎么样，要不要为你准备点酒菜？”

林渊笑笑：“为什么不？”

就备下酒菜，三个人喝酒。

林渊道：“这一杯好好喝，我这一次入了女儿楼，真是一言难尽……”

酒喝得很快，菜也吃去了不少。

林渊不大乐意讲话，他只是看着酒杯，用手转酒杯。

突然，赌客许石站了起来。

他厉声一吼：“不对！你根本就不是林渊，你是谁？你说！你到底是谁？”

林渊看着赌客许石，慢慢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林渊？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林渊？”

赌客许石同大刀云飞都站了起来。

大刀云飞的手里已经有了一柄大刀，他虎视眈眈地看着林渊。

赌客许石的轻功和暗器乃是天下一绝，他手中并无兵刃，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林渊。

赌客许石道：“如果我不告诉你，你至死也不会明白，我只是告诉你，林渊根本就不会象你这样转酒杯……”

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习惯动作，如果你没注意到，你根本就不可能学他学得唯妙唯肖，十分神似。

他沉默了一会儿，道：“不错，我不是林渊。”

大刀云飞吼道：“你是谁？就凭你，也想来同我们动手？你要不要你的命了？”

赌客许石道：“你这个混蛋，你是不是在酒菜中下了毒？”

这人凛然笑笑：“别人会，只有我不会，因为我要杀死你们，只不过像是探囊取物一般。”

赌客许石一叹：“我明白你是谁了……”

大刀云飞不谙此道，他又性子急，就问道：“王八蛋，你到底是谁？”

赌客许石道：“云老爷子，你忘了这个大人物，可真是不应该。

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那个自称为剑圣鲁奇的家伙。”

他就是剑圣鲁奇？他就是那个作恶多端的假林渊？他为什么要冒充林渊？他自己的名声如今一点儿也不比林渊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两个人看定他。

鲁奇背着剑。

因为林渊总背着剑，所以鲁奇也就背着剑。

他很不愿意背着剑，但他又不能不背剑，他现在不是鲁奇，他只是林渊。

他慢慢把剑解了下来。

大刀云飞与赌客许石以为这是一个机会，但他们一直等到鲁奇把剑解了下来，也不能动手。因为他们看明白了，尽管鲁奇是在好整以暇地弄他的剑，浑身空门大开，但他们还是没有成功的把握。

同鲁奇动手，如果你一击不成，你想全身而退，也不大可能了。

鲁奇把剑握在手里。

这才是鲁奇的持剑方式。

赌客许石道：“如果下一次你还想假装林渊，你千万要注意，别带剑，因为林渊这把剑老早就只是挂在他家的屋子里了，他已经好久不再用剑了。”

鲁奇道：“不错，林渊不用剑，可鲁奇用剑，你们两个人过了今天就一定是死人了，你们多关心关心自己的事儿吧，你们再也不用知道林渊这个王八蛋是用剑还是用刀了……”

赌客许石与大刀云飞都站在当地，冷冷等待。

他们想等待时机，但他们等了许久，没有时机。

大刀云飞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他等不了许久，就吼了起来，挥舞起大刀，冲向鲁奇。

鲁奇看也不看他，鲁奇甚至动也不动。

大刀云飞心中诧异，他觉得不对。

但他实在是太晚了。

一枚暗器钉在了他的后颈上。

这是一枚骰子，赌客用的骰子！

这枚暗器钉入颇深。

大刀云飞转身过来，他的脖子上有许多鲜血在流，他定定看着赌客许石，吃力地说：“原来你……你也是……个王……八蛋……”

大刀云飞象一座山一般倒了下去。

他的大刀还没有挥出。

他双眼不闭，他口中在喃喃念叨，不知在讲些什么。

鲁奇的问话很冷：“他在讲什么？”

“他说他好悔……”

大刀云飞在死时，想起了他的好朋友林渊，他做错了一件事儿，这件事让他死不瞑目，他应该去救林渊，哪怕就是为了救林渊而死，也比死在赌客许石的手里要好得多。

## 第五十六章 男人女人情

女儿楼中很是忙碌，她们在忙碌做准备，她们要在这林家堡子的天下武林人物大会中做一番事儿，让女儿楼的名声天下皆闻。

女儿楼要领袖天下武林。

她们秣马厉兵，要与天下豪杰一试。

独有三个人不大忙碌，这三个人是夺命三无常。

黑无常与白无常、笑无常正在秘议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要走出女儿楼，去江湖中闯荡。

他们本来就是杀人如麻的江湖恶鬼，从来不受别人管束，如今在女儿楼已经委屈得够了，他们要去江湖上走动，他们想杀死谁就杀死谁，他们想抢什么就抢什么，那日子岂不是比在这女儿楼更好？

他们决心乘乱而走。

可他们现在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他们的老婆怎么办？

白无常冷冷道：“杀死她们，反正我们一走，也是要得罪女儿楼，就不如把她们杀死算了，也免了一件心事。”

笑无常与黑无常都不愿意，他们虽然在女儿楼的时日不长，却对自己的女人颇为有情。

他们说，只要悄悄地走，不让她知道也就是了。

他们决定在晚上走出女儿楼。

黑无常看着夜荷，他看着夜荷，心中也有些愁怅，他知道他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头了。他又后悔了，当初不该同夜荷成亲。

两个人面前摆着酒菜。

夜荷嫣然一笑：“相公何必要这么看着我？是不是又想要出去走一走了？”

夜荷明白男人的心思，她知道，如果在女儿楼呆的时日过久，象黑无常这样的男人会长吁短叹，寝食不安的。他总是想去江湖上闯荡，在江湖争杀中过日子。

黑无常道：“你以为我在想什么，我只是想知道这一回楼主会要我们去干什么……”

夜荷只是笑笑，不语。

夜色之中，女人倍加柔媚。

黑无常想说话，心中有许多话要说，但他讲不出来。

他不敢对夜荷说。

女儿楼的女人对女儿楼都忠心耿耿，她们决不会背叛女儿楼，他如果讲出心事，他们就会功败垂成。

他只向夜荷笑：“我们来女儿楼，本来就是丧家之犬，承蒙女儿楼收录，而且还让我们有了家室，每每想至此处，心中便很是不安。

我们能为女儿楼做些什么，才能报了女儿楼的厚恩？”

夜荷仍只是笑笑，她并不作声。

黑无常觉得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但他又有满肚子话要对夜荷说，又想说却又不敢说，让他好生为难。

夜荷为他斟了一杯酒，抚着他的手：“你当初入了女儿楼，成为了我的夫君，你不知我多快活？我以为我此生不会有男人了，我只能成为女儿楼的一个杀手，只能在江湖上以冷面杀人。柔媚女儿，生得千娇百媚，却不知人世间还有情意，人世间除了杀人还有比它更快活的事儿，你说，我同你在一起，你是不是也象我一样，也很快活？”

黑无常点点头。

夜荷仍然在笑：“既然我们是快活夫妻，你要走了，为什么不对我说？”

黑无常大吃一惊，夜荷知道了他们要走，她早已经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她只是等他讲出。

是不是女儿楼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是不是女儿楼早已有了对策？

夜荷、兰花、芍药三人是不是在监视他们？她们早已知道了他们的心思，只等他们一行动，就会动手？

黑无常的脸色变了，他知道他应该马上杀死夜荷。

但他的手在抖，他无论如何也伸不出手去。

夜荷仍然在笑，她的脸色十分明媚，衣饰又极为整洁，她好像今晚打扮得特别漂亮，她是不是要让黑无常在死前记住她是什么模样的，记住她是多么妩媚的？

夜荷微微闭上了眼睛，她的眼皮眯着，似看非看地瞅黑无常：“常思黑，你是不是应该杀死我？你是不是想杀死我？你如果想要动手就动手好了，我决不会还手。你知道，我们总还是夫妻……”

她一语说罢，就是伤凄万分的一叹。

这是女人的一叹，是一声哀惋的叹息。

这一声叹，把黑无常的心叹得冰凉。

他的那一柄黑扇子无论如何也掏不出来了。

夜荷突然睁大了眼。

她瞪眼看着黑无常，她轻轻说道：“我一看见你们，当时就明白了，你们决不会在女儿楼久呆，你们并不是那种久居人下者。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你们会离开女儿楼……”

黑无常无语，他此时此地，还会说什么？

夜荷道：“你不肯杀我，我心里很是感激……”

黑无常知道他没有时间了，但他不忍心动手，他决不能杀死夜荷，就是要他的命他也决不会杀死夜荷。

黑无常道：“夜荷，你既然明白我们的心思，我当然不能瞒你了，你让他们走出女儿楼，我答应你，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领罪……”

背叛女儿楼的人没有好下场！

夜荷苦笑：“你走罢，你们是相依为命的兄弟，你不去，他们怎么会快乐？”

黑无常慢慢向外走。

他在心里直骂 he 自己是王八蛋，骂 he 自己是十足的王八蛋，他要自己的女人为他担忧，受罪，而他却在这时一声不响地走了，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咚——

只听得一声响。

黑无常马上心中一凉，他知道不妙。

他身子一跃，人已经又飞回了屋里。

他已经晚了！

夜荷倒在地上，她的剑扔在一边。

她自刎而死。

黑无常突然明白了，他只是一个大傻瓜，一个十足的大傻瓜，他还要去江湖上流浪，他还要去江湖中杀人，他怎么忘了，他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已经有了一个女人在倚闾盼归？他总是忘了他是有一个女人的，而且这是一个肯为他而死的女人……

他此时明白了，夜荷这么做，是有她的苦心，她知道了夺命三无常的行踪，又不甘心去告诉女儿楼楼主，又不肯负女儿楼，不死又有什么办法？

可她一死，他黑无常又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有情有义的妻子？

他又去哪里找一个甘愿为他而死的亲人？他这一生在江湖上漂泊，待人凉薄，平日中并无什么亲朋好友，他只同白无常、笑无常三个人相依为命，他哪里还会找到一个夜荷？他这一生失去了夜荷，将再也没有一个可以为他而死，对他十分温柔的女人了。

黑无常默默跪在地上，他无声而哭。

白无常坐在椅子上。

他仍然面色冷漠，他从来就是面色冷漠的，他看着面前的芍药，一言不发。

他心里很哀伤，他明白，芍药对他很好，真的是对他很好。

如果他只是一个农夫，他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的农夫，因为他有一个温柔可人的妻子。

芍药是那个让他听琴流泪的女孩儿。

芍药是那个问他是不是怕死的女孩儿。

他在芍药面前说过，他怕死，他真的怕死。他那时认为他对芍药讲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她同他只是路人，她决不会总记得他。

没想到，她做了他的妻子。

他对她从来就没有一次好过。

他一连好多天不与她同床。

后来，有一天，她给他喝了酒，这酒是春酒。

他象一只猛兽，把芍药给弄得精疲力尽。

他同芍药过后，她告诉他，如果她再不与他缠绵一次的话，他的迷药就会发作，会死得很惨的。

但他心中仍有介蒂，他不能喜欢芍药。

从那以后，他同芍药在一起，也是斗心眼儿了。

他知道，芍药同他在一起，也不是十分畅快，她对他也未必有什么真心。

他要走的事儿，决不能让芍药知道。

芍药端来了酒。

她很温柔，她如果想对他好的话，她会很温柔的。

“天不好，为什么不好好地喝上一杯？”

就喝酒。

芍药的酒喝得很是伤感，她看着酒杯，象看着流逝岁月的孔夫子，因为岁月不再而满腹忧愁。

白无常道：“你好像并不快活，为什么要喝酒？”

芍药苦笑笑：“人快活时也喝酒，不快活时也喝酒，到了最后，快活与不快活也就没有了多大的分别。”

白无常也只是冷冷地看着她。他的心是不是也象他这人的脸那样冷？

芍药道：“今天喝酒，也算有一个名堂，算是我为你饯行，好不好？”

白无常心中一抖，他不露声色：“你说什么？是不是女儿楼又要我们去杀人了？”

芍药摇摇头：“不是。是你们自己要离开女儿楼。”

白无常冷冷道：“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女儿楼？在这里呆得好好的，有吃有喝，又有女人温柔，我们为什么要走？你是不是疯了？”

芍药苦笑：“夫君，要走就走，你又何必骗我？”

白无常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是不是必须杀了芍药，才能走出女儿楼？他们走出女儿楼虽然是不得已，但他们还是不想杀人，不想杀死他们的妻子。

“你想怎么样？”

芍药道：“你还是不是记得你初来女儿楼时的情景，听我弹琴，你流泪了。我还想弹上一曲，送你，好不好？”

白无常只是点点头。

他静静在坐在芍药对面。

芍药的心中悲苦。

她一个人自言自语——

“芍药，芍药，你会做什么？”

她自己此时就嫣然一笑，笑得荡人魂魄。

“你想做什么？”

“你为我抚琴，唱上一曲，好不好？”

芍药一笑答应。

白无常心中一震，这是他在初来女儿楼时同芍药在一起的对话。芍药把这些都牢牢记着。

芍药便抚琴而奏。



曲子仍是原来江思白点的，是那曲南朝乐府《懊侬歌》：

“江陵去扬州，  
三千三百里。  
已行一千三，  
所有二千在。”

江思白听琴如痴，人如一座黄杨木雕，兀然不动。

芍药就又抚琴而歌。

这一次就仍然是唐朝元稹的七言绝句《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曾是江思白在女儿楼听芍药所奏的第二曲。

就是在这一曲之后，芍药曾问他是不是怕死了。

芍药停琴不奏了。

她是不是有话要说？

芍药看着江思白，她的话语轻柔：“你怕死了？”

江思白呆住了，又是这一问？又是这个很是温柔的芍药。他恍惚昨日，不知芍药究竟要做什么。

芍药释琴走开，她拿来了一柄剑。

她盈盈笑着，看着江思白。

她凄笑道：“夫君，我不怕死……”

她回手一剑，向她自己颈上挥去。

白无常忙向前一冲，想把剑夺下，但他晚了，只见芍药已经慢慢躺在了地上。  
她已经奄奄一息。

他忙上去抱住了芍药。

他把芍药抱得很紧。

芍药在讲话，她的声音很是微弱：“夫君，你要保重……”

白无常向她看着。

芍药的手在抖，她是不是想抓住白无常，想抓住这个世界？她是不是仍不想死？

“你为什么笑，你是个冷面男……你会不会笑……”

芍药的头一歪，死了。

江思白抱着芍药，轻轻嘶吼，他不敢大声，他心中悲痛，想痛哭一场，却无声而泣，他对芍药说：“芍药，芍药，我会笑，我会笑，你等等我，只是我总也不笑了，就笑得僵硬……你看，我是不是在笑？……”

他笑得僵硬，笑得怕人。

可他怀中的芍药却再也看不到他的笑了。

笑无常看定兰花，他的心中在踌躇，他是不是把他要走的事儿告诉兰花？

兰花在笑，她嫣然而笑，笑得很是灿烂，她的日子仿佛全是春天。

笑无常确实对她很好。

笑无常说话了：“兰花，我要走了。”

兰花憨笑：“别胡扯，你要去哪里？”

“我们要走了，不想再呆在女儿楼了。”

他的话讲得很艰难。他们没有法向女儿楼讲他们的背叛，他们从前曾发誓要忠于女儿楼。

“你们走不了……”

笑无常道：“为什么？”

兰花没有讲话。

她说他们走不了，是因为他与她都知道，女儿楼曾给他们服下了迷药，他们只有同兰花、芍药、夜荷在一起时，他们的毒才会被解，不然，他们过一段时日，一定会毒发而死。

笑无常道：“我们拿了解药。”

兰花一笑，笑得脸色苍白：“是么，怪不得……”

她看着笑无常：“你既然拿了解药，为什么还不走？”

笑无常不笑了，他的神色很严肃：“我想告诉你，我要走了。”兰花笑得很惨：“既然走也要走了，还告诉我做什么？”

笑无常道：“谢谢你……”

兰花看定笑无常，好半天不曾讲话。

她突然一吼：“你这个混蛋，走就走吧，又何必来假惺惺说好话？

我不听，我不听！”

有人听到了她的吼声，就走近来，隔窗而问：“兰花，兰花，怎么回事儿？”

笑无常的脑袋嗡嗡地胀大了，如果被女儿楼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光走不成，还会被杀死，被处以极重的刑罚。

兰花却笑了：“没事儿，是他欺负我……”

说过这话，兰花就竟然羞怯地咯咯笑了。

外面的女孩儿一听，也不由得眼热心跳，想想也是的，怎么去管起了人家的儿女私事来了？忙轻轻走开。

笑无常道：“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们，让她们进来捉我？”

兰花道：“如果要捉你，只要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又何必要她们来？”

笑无常默然，他知道兰花的功夫比那个在大厅里待客的兰花更强。

“你想怎么样？”

兰花一笑，笑中含无限凄苦：“你们想走，哪有那么容易，你们就不怕女儿楼的追杀么？”

如果女儿楼执意要杀他们，他们走到哪里，也心中不安稳。

笑无常道：“如果你要杀我，我只好死。你现在不杀死我，我就走。”

兰花一叹：“你走吧。只是在你走前，麻烦你把我绑起来。”

兰花喝下了迷药，她沉沉入梦了。

笑无常没有把她捆起来，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走过去，轻轻为兰花抚起鬓边的乱发，说：“兰花，我走了。”

他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头。

## 第五十七章 义气云天

姜十二同大烟袋关娇娇一起回到了住处。

他们要向赌客许石同大刀云飞告别，他们要去救林渊，不能不辞而别，要告诉他们的朋友一声。

不管遇上了什么麻烦，也一定要把林渊救出来。

因为林渊是他们的朋友。

如果是他们入了女儿楼的监牢，林渊也一样会把他们救出来。

他们进了屋。

他们虽然走了不一会儿，但屋里已经变得很是狼狈。

赌客许石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大刀云飞已经死去多时，他的后颈被人用暗器打入，使他受了致命伤。

奇怪的是，那个用暗器伤他的人竟然害怕被他们看破，把暗器生生从他的后颈里剜出，拿走了。

姜十二与大烟袋关娇娇都大吃一惊。

他们扶起了赌客许石，喊道：“许兄，许兄，你怎么样了？”

呼唤了好半天，许石方醒。

他看见了姜十二两个人，不禁悲从中来，他掉下了泪。

“娇娇，姜十二，云老爷子死了，我看见他倒了下去，就想去救他，谁知他倒下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大烟袋关娇娇同姜十二不声响，他们心中暗暗惭愧，如果他们不出去的话，一定可以救出云老爷子，至少他们可以与他同归于尽。

但现在已经晚了，他们回来晚了。

云老爷子已经死了。

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姜十二看着云老爷子的尸体，他看得很细心。

大烟袋关娇娇却觑定赌客许石，冷冷地问：“是谁？是谁杀死了他？”

赌客许石冷笑，笑得阴森森的，他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让两个人都愣住了。

“林渊，林渊杀死了他！”

大烟袋关娇娇吼道：“你别胡说！你看见了林渊？”

赌客许石叹息，这一声叹让人冷入心中，他慢慢道：“我也不相信他是林渊，但他真的是那个林渊，是那个曾同我们在一起的好朋友林渊……”

关娇娇道：“我不相信你的话。”

姜十二年年看着赌客，也慢慢说道：“尽管你这个人办事极稳重，我也是要告诉你一句，我也不相信。”

赌客许石惨笑：“林渊，林渊，我可真是佩服你了，我可是真心佩服你呀，你让天下武林中人为你流血，你让天下武林中人对你膜拜，你无论做了什么坏事，总是没有人相信是你干的。这有多好，你可以尽情杀人了，你无论做什么坏事都没有相信，你看这有多好？”

赌客许石站了起来，他向躺在地上的大刀云飞行了一个礼，缓缓说道：“云老爷子，你好生而去，赌客许石怎么也是你的朋友，对不对？我要去给你报仇，望老爷子阴灵佑我.....”

他对地上的尸体行了一个大礼，转身飘然而去。

远远地，还传来赌客许石的歌声。

他的歌声似诉无限悲伤。

“人生如梦，一场赌局，  
没人看得透，此生也哀凄。  
滚出骰子三六九，  
金满柜子锦绣衣，  
总想不输棋。  
人生如梦，一场骗局，  
没人看得透，此生总入迷。  
高堂楼阁起平地，  
乌纱朝服娇妾妻，  
难奈世事欺。”

大烟袋关娇娇与姜十二看着大刀云飞的尸体。

他们的心中很是悲哀，他们不想与赌客许石说他们不相信他，但他们是不是真的就那么相信林渊？他们真的就很知道林渊，知道他一定不会为女儿楼杀人么？

他们还是不是要去救林渊？如果这个杀人的林渊真是林渊，他们还去救林渊，他们真就是这世上的一对大傻瓜了。

“你相信不相信赌客许石？”

大烟袋关娇娇看定姜十二。

姜十二摇摇头。

大烟袋关娇娇慢慢说道：“我看见过林渊同赌客许石赌钱.....”

这时候了，她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这些与去不去救林渊有什么关系？

关娇娇道：“林渊同许石赌钱，那是一场大赌。赌的是林渊再不赌钱了，一生一世也不赌钱。林渊也爱赌，且也是赌中好手。他与赌客许石一赌，自然是棋逢对手，赌了半日，林渊输了。他把骰子一掷，一笑而去，连一句话也没有讲。我找到了他，他正一个人在喝酒，喝得很闷。我问他：你很不高兴？是不是？他点点头。我说：你输了，你就不高兴，对不对？他摇摇头，说：我不高兴另有原因，你只是一个孩子，你怎么会懂？我一听他说我是孩子，我就生气了，我吼他：你才是个孩子，你才不懂呢！你不就因为输给了赌客许石才不高兴么？其实你完全可以赢他。他同你赌时作了弊，可惜你没有看出来。他轻轻一叹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十分惊异，说道：看出来你为什么不讲？他看着我道：娇娇，如果你同你的朋友打赌，你做不做弊？

我当时想了想：不，我不那么干。他点点头道：我也不干。可他干了，还以为他挺聪明，一切自以为聪明的人其实都很傻，他们以为别人傻，他们这一步就走错了。娇娇，你记住，凡是在赌时对朋友做弊的人，都不可深交.....”

姜十二看着大烟袋关娇娇，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千万不要以相貌取人，如果你以相貌取人的话，你一定会以为关娇娇只是一个乐呵呵，笑笑呵呵的大心眼的女孩

子，那时你就会栽了，栽在这个女孩子手里。

她不相信赌客许石，她相信林渊。

姜十二道：“你不相信他的话？”

大烟袋关娇娇道：“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忙碌，急急忙忙走开……”

姜十二不动声色：“也许，他想一个人去为林渊报仇。”

“他不再赌了么？”

姜十二笑了，他开始佩服这个女孩子的鬼心眼儿。

“他还在赌。”

“他如果不再赌了，他就一定可能不顾一切去做事。如果他还在赌，就会算得很精，他一定要我们同他一齐去为大刀云飞报仇，他而且会早就深思熟虑了，把一切都想得很明白，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而且会带我们去做。”

姜十二看着大烟袋关娇娇，笑了，笑得很愉快，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他笑着向大烟袋关娇娇道：“好，好，你也快成了赌客了。”

大烟袋关娇娇道：“告诉你，我不是赌客，我可是一个赌鬼。我小的时候，常常去赌……”

她不笑了，因为她这时看见了姜十二的眼泪。

姜十二抱起了大刀云飞，他声音嘶哑：“云老爷子，你好好睡，等我与娇娇给你报仇……”

夺命三无常走在大路上。

他们骑的是快马，已经走出了几百里路了。

他们明白，这一次的祸事大了，死了夜荷，死了芍药，还捆起了兰花，这么出走，女儿楼决不会善罢干休。

他们要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早日赶到江南。



如果他们能赶到江南，投靠江南武林世家江氏，他们的性命就算是保住了。

他们走到了一个小店。

白无常道：“大哥，这里有一个小店，我们进去吃上一点儿东西，买上一点儿干粮再走，行不行？”

黑无常不置可否，他看着笑无常。

笑无常道：“大哥，这里离女儿楼并不很远，我们还是忍一忍，走远一些，再吃再喝不迟。”

白无常道：“三弟，你也太小心了，这里离女儿楼至少也有几百里路，女儿楼怎么会来追我们？”

黑无常道：“好，别讲了，咱们一齐入店去，吃一点儿东西，然后把店内的人都杀死，再带一点儿吃的走。”

夺命三无常进了小店。

小店很静。

店主夫妻是两个很老的老人，他们对一切进店的人都笑，因为他们要靠这些人来养活他们，以维持他们在风烛残年里的日子。

店内还有三五个吃闲酒的人。这几个可能是在家里呆得闷了，出来喝一点儿酒解闷；可能是同老婆吵了，想喝一点儿酒躲风；可能是觉得家里没意思了，想出来喝一点儿酒弄出点儿意思来。

他们都喝得挺静，没有一丁点儿声响。

这都是一些愁肠人。

他们只知道世上难耐的是愁，不知道转眼之间就会无缘无故地被人给杀死。

如果知道这个，他们现在肯定没有了那一片愁绪。

夺命三无常吃得很香，也吃得很快。

别人就很注意他们。

他们已经不怕别人注意了，反正再过一会儿，他们都会变成了死人，就让他们看个够，又有何妨？

吃也吃完了，喝也喝完了。

黑无常道：“够了么？”

两个人点点头。

黑无常喊来了店家，让他给装好一些干粮，然后就和两个人走向店内的三处。

他们封住了店内所有人的去路。

他们想杀人！

自从入了女儿楼，就从来没有畅意杀过人，他们夺命三无常杀人只凭个人好恶，怎么能去为别人做奴才？他们从现在起，就要好好杀人了。

这时，突然从里间屋走出了一个孩子，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孩子。

他看着店主老人，突然说道：“爷爷，你是不是认得我？”

店主老人一愣，看看他，摇摇头，他不认得这个孩子。

这孩子却也奇怪，他竟自走到夺命三无常面前，憨憨笑道：“你们认不认得我？”

黑无常冷冷一笑：“我不认得你。”

小孩子却不嫌烦，又走到了白无常面前，问：“你也不认得我么，你认不认得我？”

白无常心境不好，他只是摇摇头。

小孩子看着笑无常，颇有些失望：“你看来也不认得我了？”

笑无常笑笑，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可不认得你。”

小孩子显然很是失望：“怪了，怪了，他们竟然都不认得我？这可没什么意思，太没意思了。”

小孩子看定他们三个人，嘻嘻而笑：“你们不认得我，我可是认得你们，你们不是

夺命三无常么？你们不在女儿楼卖命杀人，来这里干什么？”

夺命三无常大惊。

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孩子会当场喊出他们的名号。

他只是一个孩子，哪里会知道他们的名头，一定是有人告诉他的。

三无常互相看看，惊诧莫名。

笑无常笑得很亲切，他对孩子说道：“谁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三无常的？他在哪儿？”

小小孩子居然也会叹息，而且叹得有模有样：“看，他们不是来了么？”

夺命三无常一回头，不由得惊得变了脸色，吓得毛孔悚然。

他们看见了鬼么？他们看见了走进来的两个人。

这是两个早已不在人世的人，他们是牡丹与林渊。

牡丹与林渊还在笑。

他们看着三无常冷笑。

他们居然没有死，居然活下来了，这可真是个奇迹。

三无常吁了一口气。也好，既然上一次没死，就这一次死好了。

他们走近林渊与牡丹。

林渊与牡丹不动。

有人说话了，说话的居然是那个孩子：“你们这三个混蛋，怎么在我面前也敢杀人！？”

三无常不能不诧异，他们久久地盯着这个孩子。

白无常问：“你是谁？”

小孩子刚刚脸上有点笑模样：“对了，你早该问我是谁了。如果你在我一进门时就问我，是不是就可以少了许多麻烦？以后你们再遇上我的时候.....哎呀，你们这一辈子算是遇不上我了，因为你们今天就都死了，怎么会再遇上我？胡涂，胡涂.....”

笑无常仍笑，笑得没声响儿：“谁要杀死我们，就凭这个牡丹么？”

小孩子皱着眉：“她怎么会杀你们，要杀你们的是我！”

夺命三无常笑了，头一回这样笑，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憋气了，为了这个，才从女儿楼逃了出来。

这一回可以畅畅快地大笑了。

小孩子却不笑，他皱着眉：“我告诉别人我要杀人，总是没有人相信，难道我就真的不会杀人么？我要给你们看看，我就用这东西杀人……看吧，看吧，再过了一会儿，你们就看不到了，你们就是三个死人了。”

不独是他们三无常，就是旁边的喝酒人也不相信这一个小小孩子能杀死这三个显然是武功极高的高手。

小孩子拿出了几样东西。

三无常不笑了——

他们看见了三件奇宝。

长白老人的三件奇宝，它们是：千年成精的长白蟒丝；八角鹿剑；长白雪衣。

手拿这三件宝的人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人只可能是武功盖世的长白老人，绝不会是别人。

长白老人的这几件宝物决不外传。

夺命三无常的脸色变成死灰。

他们突然明白了他们不该从女儿楼跑出来。

他们同这个孩子动手，极可能胜，但他们要是得罪了长白老人，比得罪别人更要受罪了。

小孩子不看他们，只顾摆弄他那几件宝贝：“你们一定要死，你们看，是我杀死你们还是你们自寻了断啊？”

黑无常知道今日是生是死全在这一时的决断上了，他们俩一齐看着笑无常。

笑无常仍在笑，但他的头脑里已经转过了无数个念头。

杀！杀了这个小孩子，抢过长白老人的宝物，必要时就是还给长白老人这三件宝物，  
谅他看在归还宝物的份上，也不会太难为三无常了。

笑无常笑得很阴，一声笑后，三无常就冲了过去，杀这个孩子。

林渊一叹，他知道三无常完了。

果然，三无常刚刚扑向这孩子，当头的白无常就软软在倒在地上。

黑无常喊：“二弟，二弟！”

血从白无常的身下涌出，他已经没了气儿。

笑无常眼红了，夺命三无常是何等人，怎么会栽在这一个小小孩儿手里？

他与黑无常也向小孩儿一扑。

他只觉得出他的肚子一凉，他的肚肠便被一根千年蟒丝抽进，把他的肚肠生生抽成  
齐断。

黑无常吼喊着冲过去，他冲到了这个长白老人的面前。

他站住了，一股强大的内力逼住了他。

他生生地站在这孩子面前。

“你到底是谁？”

小孩儿叹息道：“你不该对这店内所有的人都起杀心，就凭这一点，你也该死了……”

黑无常看着他，眼睛不闭。

小孩儿的神色极严肃：“我是长白老人。”

黑无常慢慢倒下了，他明白，他真的是死在长白老人的手里。

林渊看着长白老人，他的眼睛中也有一丝悲哀，他说道：“你不该让他们看你的三  
件宝物……”

三无常是何等样人？他们见了长白老人的宝物，肯定会起贪心，这时他就会杀死他们了。

小孩儿的话语也冷：“你以为我是谁？我是长白老人，我杀人时，必须有名，他们不动手，我怎么杀人？你以为我象你一样，是一个让人愚弄的大傻瓜？”

林渊看着他，真不能相信他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长白老人告诉他：历代长白老人都是与世隔绝的人，他们只是一代传一代，绝不收徒弟，从第一代起，他已经有了四百多岁了。

长白老人的行事方式是：遇上坏人，杀无赦！

## 第五十八章 老奶奶与小孩

林渊与牡丹跟着这个小孩子走。

他们现在明白，要小心在意，要对这个小孩子很尊重，不然，他会生气的，因为这个只活了十几年的小小人儿就是那个威震武林的长白老人。

他们能又活下来了，也全亏了这个小小孩子。

他们跟着他，又走回了归途。

长白老人说道：“我要带你们回去，去找那个老太婆算账，我跟她有几十年的旧账没有算明白。”

他们只好相信，相信他这个小小的孩子同一个几十岁的老太婆有几十年的旧账没有算清。

牡丹不敢去见老祖宗，她怕见那个老人。

小孩子一拍胸脯：“有我呢，她敢把你怎么样？”

林渊在向牡丹笑笑，那笑中明显也有一层劝慰：就是去死，也是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了得？

他们走近了女儿楼的地界。

很巧的是，他们并没有被女儿楼的人发觉。

这一天，到了晚上，小孩子说他要同老太婆算清旧账，就要林渊同牡丹先去睡。

馨儿好奇，就问：“你同老祖宗有什么账可算？”

小孩子皱着眉，一句话把林渊同牡丹都说乐了：“情债呀，一笔冤孽债.....”

两个人笑个不停，牡丹把她的腰都要笑弯了。

他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儿，有什么情债可算？他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他知道情是何物？他居然说是同女儿楼的老祖宗有一笔情债未了，这岂不是让人活活笑破了肚皮么？

小孩子看着他们，觉得很奇怪。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笑？你们是不是不相信？好，也好，今天晚上让你们随我去看看，让你们也看看长白老人的辛酸.....”

林渊与牡丹不笑了，他们发觉，这孩子一说起情来，确是无限悲苦，莫不是他真的是情窦早开，已经明白了人之至情？

夜晚。

他们来到了女儿楼外。

小小孩子点起了一堆篝火。

篝火中烧上了一种信香。

信香的香料气很浓，浓得让牡丹同林渊都有些受不住。

小小孩子一边烧着篝火，一边还自念叨：“你这个笨蛋，你真是个笨蛋。你不是说过么？世上之物，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对不对？你既然说是难养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惹她？弄得我老人家也不得安生。

你要是同她成亲也行啊，就没了咱们这长白老人，没了咱们这难受的日子，你说是对不对？可你这人情缘不断，还留下了这么多的乱事，可让我老人家烦透了……”

他点好信香，就又坐下了，他开始从袖里掏出一管铁箫。

“你懂不懂一点儿音律？”

林渊摇摇头，他不是不懂，他是不懂这小小孩子弄的这些玄虚。

小孩子摇头道：“那可就是对牛吹箫了……”

他把箫握在手上，把玩了一阵儿，象已经忘记了他来这里做什么了。好一会儿，他才叹气道：“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也得把这件事办了。”

他把箫放在唇边，轻轻吹起来。

林渊与牡丹都是大吃一惊，他这箫吹得好，呜呜咽咽的，象对面诉说心事，像是萧史重生，引弄玉出尘入圣，让人生无限感喟。

林渊和牡丹被他的箫声吸引了，好一会儿，他们沉入了箫声之中，不再思想其它事儿了。

牡丹想：人生一世，难说孰是孰非，想当初，如果我不把渊儿给迷倒，他如今已经是吴帆的心上人，怎么会理睬我？我把他迷倒，让他尝到了人所不能的苦楚。但愿苍天垂佑，让我与渊儿有一个美好的日后，那也不枉了我的一番苦心，也不枉了渊儿这一片坦荡。如果我能同渊儿在一起，他愿意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决不让他生气。他要去江湖上走动，就去江湖上走动；他要去游历山川就去游历山川；他喜欢同谁交朋友就让他同谁交朋友好了。不对，可不能让他同女孩子交朋友，如果他同女孩子交朋友，馨儿一定会气死的……

牡丹一边听着箫声，一边入迷了，她想着她自己与林渊，想着他们在一起的苦楚与甜蜜，心里时苦时甜，心绪如波涌浪翻，沉迷入去，不复再出来。

林渊也明白这个小孩子非同小可了，他知道象这一口箫声，便是没有三五十年不能



为之的，这小孩子只有那么十几岁，他哪来的这天赋？就是天赋异禀，他也不能有如此修为。

他越听越是心惊。

他慢慢也沉浸入这箫声之中。

林渊在想：我如今也算是十足的狼狈，同以前比起来，现在的日子就是苦到了家。象一只狗一样被人追赶，又处处有人想杀你。你躲也躲不过。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是不是因为有了馨儿？是不是因为馨儿在身边，一切苦楚都甘之如饴了？如果没有馨儿，会不会第一回就承受不了那屈辱，自尽而死？

有了馨儿，他便可能承受一切。

如果他活着，就有希望。

他其实只能再活不多日子了，但他还是要好好活下去。

他是不是可能获救？

绝无可能。昨天长白老人为他号了脉，他苦笑笑，说道：“林渊，凭长白老人四百多年的道行，也无法治你的病，你只要再有十几天，就可以同这个肮脏世界分手了。”

林渊当时只是笑笑，他无语。他当时看看牡丹，见到他的馨儿睁大了眼睛，看着长白老人，连气都不敢喘的样儿，不由得心中十分爱怜。有人如此对你，生死何惧？有人如此爱你，死有何难？

他不是大侠林渊了，但他现在是馨儿的心上人，他不为天下人排忧解难了，但他可以为一个女孩子的苦乐而担忧。

他心中在想：不管我死否，一定要馨儿好好活下去，让她象这个长白老人一样，代替我活下去，活出一个永生不灭的灵魂。

他们正在苦思冥想。

眼前却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身影极快，一眨眼间，就来到了他们面前。

她的脸色十分紧张。

她看也不看这三个人，只是向四外寻找。

她在找什么？

小孩子却若无其事，他袖着手，冷冷看着老太太。

“你就是冷雪霜？”

她长吁了一口气，道：“不错，我就是。他在哪里？”

小孩子看着她，冷冷道：“你想是谁来了？是我……”

老太太的脸色变得更难看，她对小孩子道：“你以为我有闲心同你开玩笑？你是谁？你同谁来的？刚才是谁吹铁箫？”

小孩子慢吞吞道：“你问别人话时要一句一句地问，不然让人家怎么记得住？让人家怎么回答你？”

小孩子慢吞吞从中袋里掏出铁箫。

铁箫在月下，也闪冷冷光亮。

老婆子失声叫道：“这是他的铁箫！你是什么人？敢拿他的铁箫来胡弄我？”

小孩子道：“你说错了，我可以再告诉你一句，这是我的铁箫。

不是别人找你，是我来找你的。我们有一笔情债未了，今天特来了却这笔债的。”

老太太突然声音嘶哑：“你……你……你是长白老人？”

小孩子的声音很庄重：“对，我就是。”

老太太呆住了。

她以为她闻声而来，一定会看到一个老人，一个真正的长白老人，谁知道她却看到了一个小孩子？她的心在哆嗦，她想说话，她有许多话要问，却一句句都哽咽在喉，说也说不出口。

好半天，她才问出一句：“他死了？”

小孩子道：“他没死，他也死了。”

这句话居然很怪，老婆子却能听懂。

她向着小孩子下跪，她哭了起来，象跪一个垂死的病人。

她口中在喃喃自语：“你何必要死，活下去岂不是比死了要好？

你觉得人世不如地狱好么？你为什么要匆匆去那里？你没有下山来看我，你是病了么？你喜欢不喜欢我去服侍你？在最后的日子里，你是不是想过我？你想过我么？”

她在喃喃自语。

本来不该有人回答，既然是死人的事儿，活人怎么知道怎么回答她这些问题？

可偏偏有人回答了。

回答她问话的人是这个小小孩子。

“我死，是因为我已经生了，新生的我已经有了，我又何必活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

“我没有下山去看你，是因为我不知道你那时在哪里，你恨毒这个世界，这又何必？你可能也不久于人世了，那时，我们可以见面了，你那时可以把你的话都对我说……”

“我想让你来服侍我……”

老太太的眼中在闪光，她流泪了，他喜欢，他喜欢她去服侍他！

她很快活。

“可我马上就要死了，你就是飞也来不及了。”

“我想你，想你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个结一个大大的辫子的女孩儿雪霜……”

事儿极诡异。但林渊与牡丹都不语，他们明白，这里面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情事。

这情事是一个老太太同一个老头子的，这是一个有了几十年的过去的故事。

这是生生死死的情爱。

老太太跪在地上哭，她哭得很是哀伤。

牡丹想过去劝她，却被林渊拉住了。

情浓是血流，情深是心哀，你能劝么？你有什么法儿可劝？

她象一个孩子一样在哭。

小孩子不讲话了，他只是在看着老太太哭，看她如何哭。

她哭得山崩地坼，哭得天昏地暗。

小小孩子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哭，是哭他死还是哭我活？”

老太太止住了泪水，她恨恨道：“他为什么要死，你为什么要活？你这样人活着有什么么用？你不如死了的好……”

她恶狠狠冲过去，要下杀手，杀死小孩子。

小孩子却也不惧，他看着老太太，突然又是象模象样地一叹：“唉，错了，错了，你错了。你说她喜欢你，可我就没看明白她怎么喜欢你。她如果真的喜欢你，她会杀死你么？她会把你这个长白老人杀死么？她不会……所以你错了，你死时，白白地叫那么多的雪霜雪霜的了。世人都说女人痴，你却是一个痴男人。你是不是一个笨蛋男人？你是不是自作多情？”

老太太的手猛然停了。

她的声音在抖：“他……是不是把功力都……贯注在你的身上了？”

小孩子神色肃然，他向空中施了一礼：“我不敢忘，我是长白老人。我今年足足有四百多岁了。”

她住了手，是因为她知道，她如果这一掌打下去，就是打她的亲人，打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她只好痛哭。

她转身慢慢走开。

小孩子竟然也不管不顾，在她走开之时，只是朗声长吟。

他吟的是一首诗。

“漫夜冷衾，  
入我中宵梦，  
不是亲情，  
明明亲情，  
呢呢喃喃诉心声。  
昨夜风冷，  
吹我琴声清，  
不曾断弦，  
却也断弦，  
只余得月白风清。”

一个小小孩子，却也能够有这般情怀，让人十分惊异了。

老太太站住了。

她听着这一首诗，听过之后，泪水长流，默然而行，人越去越快，转眼已经无影无踪。

林渊与牡丹已是泪眼婆娑，他们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间至性至情，其声也哀，其性也憨，让世人不解，让知情者扼腕，让明性人拍案而叹，叹世事不如意者竟十之八九。

这小小孩子象过了一场大关，笑笑，看着林渊与牡丹，说道：“咱们也走吧，好不好？”

林渊与牡丹紧紧牵着手，跟在他的身后，一齐直走入夜幕中去了。

## 第五十九章 情毒

各路豪杰已经齐集北国了，他们都磨亮了兵刃，准备让它喋血，都满腔热血，想要在这一次争夺中得到武林至尊的名号，得到天下第一高手的称号，为了它，他们随时准备流血。

他们都在注目女儿楼。女儿楼是江湖上极有势力的一大门派，女儿楼中还有一个武林中的神秘人物老祖宗，那个武功深不可测的老太太。

还有一些人是他们所瞩目的：江南武林世家江氏的大公子江允，剑圣鲁奇，据说长白老人也下了山，还有少林、武当、崆峒等各大门派中的好手。

这些人的功夫都不可忽视。

有的人一听这些人的名头，便知难而退了，他们看着自己的剑，想自己是不是能够得到那份荣耀，想自己的那点功夫实在是技不如人，便悄然而退。也有的是江湖上的传风客，对于他们来说，谁得到武林至尊的名号都不要紧，主要的是，他们可以看到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了，人在江湖，却总也看不到江湖风波，看不到江湖上的各大派喋血，岂不是太没意思了么？

他们天天都在酒楼上、客栈里等，等着这一场场好戏开场。

他们在赌：到底是谁，谁能做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他们吵得很厉害，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争论不休，不知道最后谁将是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有人说：“别看林渊这人现在作恶多端，他还真可能就仍然是这个天下第一高手。你没听说么？瘦死的骡子比驴大，说的就是这个理儿，他那功夫，厉害着呢。我是没见到啊，但我的师父他见到了，他老人家回来后长吁短叹的，问他，他说：见到了人家林渊的功夫，才明白功夫这玩艺儿不是练的，人家那叫天生的奇才，人家用的那一招一式，

根本就象从娘胎里带来的，真是浑然天成，尤如这个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依我说，这林渊虽然人性恶了些，却很可能还是天下第一高手。”

一边有人笑了：“你这话就没有多大的道理了。”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是一个干巴巴的小老头儿，他那样子很是胸有成竹，一副老江湖的样子，显然是对各家各派的掌故、家事都十分熟悉。他微微一笑，说道：“本来么，这林渊得到天下第一高手的可能极大，况他又原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他的功夫别人不能企及，他拿这第一高手的名头，岂非很是容易？但如今局势不同了，他不但拿不到这个名号，而且还会有生命之忧。他来不来这林家堡子的聚会也不一定，他怎么会来夺这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头？”

说罢，他竟十分得意地拈须不语了。

众人忙问其故。

他十分矜持，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啜酒，不再讲话了。

众人也不好追问他，就都眼巴巴地等他开口。

他酒也呷了，口也润了，就慢吞吞说道：“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个林渊是变了性了，他如今再也不是那个剑气傲公侯，义气薄云天的大侠林渊了，他现在沉溺在女儿楼的一个小小女孩子身上了，他天天学人家张敞，为女人画眉，以为取乐之道，他喜欢那个女孩子，就一切都唯这女孩子的马首是瞻……”

有人道：“那女孩子得到林渊的喜欢，一定是她长得十分漂亮了？”

老头子击案一叹道：“对，对，让这位老兄真就猜到了，这女孩子的容貌呢，该怎么说才好呢？真是倾国倾城啊。她长得那个，长得那个……”

老头子咽了咽唾沫，不说了。

那女孩子的容貌，因为老头子不讲，就让在座的人们着实地神往了一阵子。

老头子就呷酒，一边呷酒一边摇头：“英雄难过美人关哪，英雄难过美人关……想

当年西楚霸王宝马渡江，一匹乌骓铁骑，天下去得，怎么竟然在那小小的渡口自刎？他是恋着那女人哪。他还不是有唱么：宝马宝马，你是不错，可你不能驮了我又驮虞姬，这让我怎么办？你看你看，是不是？连西楚霸王都为了一个美女而不顾江山，林渊为了一个女人怎么会再做什么大侠呢？”

众人听得有理，尽皆默然。

有人也在心中向往，如果我象林渊一样，碰上一个倾心女子，定也不顾一切去爱她，随她去江湖自由自在地行走，又何苦要做什么大侠？又何苦要做什么天下第一高手呢？

众人一阵嗟叹。

又有人便小心翼翼地请教这老先生：“那么，依先生之见，此次天下高手聚会，谁会是武林至尊呢？”

老先生却不马上答话，只是微微而笑，仿佛一个武林至尊就放在他的口袋里，只要他一掏，便成为定数，再也改变不得了似的。

众人知他是在拿势，就只好等。

他才说道：“本来是非剑圣鲁奇莫属，他自从与大侠林渊一次交手失势之后，据说便几年闭门不出，专心潜思剑法。他这一心专务，自然进境神速。他的剑，据说当世已不做第二人想了。”

“这么说，这一次肯定是剑圣鲁奇得手了？”

老人却一叹道：“不一定了……”

为什么？

“因为剑圣鲁奇一向倾心武林中的冷美人天下一剑吴帆，他追慕吴帆已久，一直愿不能谐，直至最近，吴帆才答应嫁给他。但吴帆这人早已经就是大侠林渊的情人，她对大侠林渊倾心系之，怎么还会对鲁奇好？所以两人并不相知，弄得吴帆也郁郁而终。现在剑圣鲁奇已经性情大变了，他天天在酒楼上喝酒，每天喝得酩酊大醉，他不光是不会



成为天下第一高手了，他甚至很可能在这一次聚会中，让别人轻易杀死……”

剑圣鲁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情，情字所迷，不知所之。

从前，他从来不喝酒的，早睡早起，天天看剑，他除了天天看剑以外，就只是派人探听林渊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好好地活着。他认定，自从他潜心剑法时开始，林渊的性命便不属于林渊自己了，而是属于他剑圣鲁奇的。林渊不能有病，不能有灾，他也不能被人杀死，林渊的命已经属于他剑圣鲁奇了，而不属于他自己。

人之执迷，大抵如此。

坐在座中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议论的大侠林渊就坐在他们的一边，静静坐着，听他们议论这些江湖琐事，他的心再也不是雄心万丈了，他只是默默听着众人在讲，听着众人谈论江湖客的热血壮举，心中也不再有波澜起伏了。他知道他已经不再是江湖客了，已经不是什么大侠林渊了，他只是一个病魔缠身的人。

他看着牡丹，向她直眨眼睛。

这眼睛一眨也就有情话在：

——人家说你呢，你看，说你倾倒英雄……

牡丹脸红了，她直向林渊瞪眼。

——壮士一怒为红颜，是不是？人家西楚霸王能为虞姬如此，咱们小子不才，可也能做到这个呀……

牡丹脸色更是绯红，她低头不看林渊，轻轻说道：“渊儿，你这个人，真真是坏透了，你坏得已经不能再坏了……”

——是么？大侠林渊为了女人，就再也不能出手了，世上之人，也有人知道林渊心思了么？馨儿，你看，世人看我不薄，是不是？

牡丹轻轻一叹，她不言语了。

她看着林渊，眼睛已经湿润了。

女儿楼中，却仍有一场盛宴。

座中，只有两个人。

主位上，是女儿楼的老祖宗老太太冷雪霜。

客位上，是剑圣鲁奇。

剑圣鲁奇变了，他已经瘦削了许多，脸上没有了血色，他头上的丝巾已经破绽，他变成了一个穷途潦倒的末路书生模样。

他一身破衣烂衫，唯有他的双眼还是雪亮。

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酒杯。

他整日沉溺酒中。

莫非他只能与这杯中物结缘了么？

老祖宗笑道：“鲁奇，你看这酒怎么样？”

鲁奇道：“长白山的熊酒，当然是好酒。你算知我心意，请我喝酒，不象有一些混蛋，天天来我耳边聒噪，说什么天下武林盛会，说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了，说来说去，只是一个不要我喝酒。弄得我恨不能宰了他们.....”

鲁奇说着脸上犹有不快，他已经变了，如同变了一个人，他再也不想做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了，他只想喝酒，想天天喝酒了。

酒是为自己喝的，而天下第一高手只是为另外一个女人做的。为了那个女人，他一定要做天下第一高手。可现在连那个女人也命归黄泉了，要这个天下第一高手有什么用？他是想要她知道，他鲁奇一切都不比那个林渊差。可是她死了，他还要做天下第一高手么？

老太太冷笑，她笑得阴森，笑得邪恶：“鲁奇，你不想与人作对，却也不错，可你是不是还记得你的吴帆是死在谁的手中？”

鲁奇一听，也咬牙道：“林渊，是林渊，是林渊杀死了她。可是林渊已经死了，他已经死得一点儿也不剩了……”

老太太道：“鲁奇，鲁奇，你错了，林渊还活着，他现在正在这女儿楼附近，他一定会去参加这武林盛会，不杀死林渊，你还叫什么男人？”

鲁奇放下了酒杯。

他的话语如同冷冰：“我记得你说过，林渊是被夺命三无常给杀死的，他被活活拖死了，给扔在山里的深谷里……”

“不错，夺命三无常把他们扔下了深谷，可他命大，没有死，而且他还有了奇遇……”

“什么奇遇？莫非是他恢复了功力不成？”

“不是。他遇上一个武林耆宿，你知道不知道长白老人？”

鲁奇点点头。

长白老人是北方武林三大奇人之一，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现在同长白老人在一起。”

鲁奇脸色阴沉，半天不语。

他并没醉酒。如果说这北方武林中，他还有畏惧之人，这长白老人恐怕是第一个。

长白老人的年纪，世人不知道他有多大，长白老人的武功，世人不知道他有多深。

鲁奇再功夫高强，他也不会是长白老人的对手。

但鲁奇不管这些，他也不问这些。

他只是问：“他们在哪里？”

老太太道：“我不会告诉你……”

鲁奇道：“你以为我怕死？”

“我不想让你死。如果你死了，还有谁可以去夺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鲁奇道：“你以为我去必死？”

“你这样去，必死无疑。”

“怎么样可以不死？”

“如果你听我的，不但可以杀死林渊，还可以杀死那个长白老人，还可以做成天下第一高手……”

鲁奇道：“好，好，你有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

老太太一拍手，从厅里走出了五个女人，看得出，这都是女儿楼的姿色双绝的女儿。

她们一个个看着鲁奇，用她们的身姿，用她们的眼睛，用她们的心呼唤鲁奇。

鲁奇看着她们，突然笑了：“你是不是以为我这个人已经没有一点用处了，是要再吃上一点迷药什么的，才可以想起来自己是一个男人来？”

老太太笑了，哈哈大笑：“别人都是傻瓜，都以为你这个人情之所系，才变得如此。只有我才不这么想……”

鲁奇看着老太太，话语很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问：“你怎么想的？”

老太太一叹：“鲁奇，鲁奇，你是在养气养志，你在养剑，剑重在气，在神。你这个人过去的剑有气，但气不是如虹；你的剑有神，但神也不清。你想用吴帆的死来激你自己，好让你的剑更有进境……”

鲁奇看着老太太，他不讲话了。

他突然看定了一个女儿家。

她比别人都羞涩，她比别人都害羞，她低着头，有那种千呼百唤不回头，一心向壁的羞涩。

“你叫什么？”

“羞花。”

鲁奇心一颤，好名字！

“你呢？”

“闭月。”

“闭月羞花也是名字？”

老太太象说人生至理：“你怎么这样愚？人所起的花名，每一个都是尽挑了好话去讲的，都是千方百计地讨人喜欢。不然的话，人怎么会都那么喜欢花？”

鲁奇默然，人们喜花，喜欢花名，喜欢花香，喜欢花色，喜欢花的模样，这些，怕是缺一不可。

鲁奇突然哈哈大笑，他左手一揽，抱起了闭月，右手一揽，抱起了羞花，他把这两个女人抱起来，便向厅后走去。

他的心中血在涌跳，他突然想起来了：自从吴帆死后，他已经许久日子不曾同女人在一起了。

他要好好地轻松轻松，他要这两个女人明天都变得花残叶败。

“轻一点儿，轻一点儿，你为什么不给女人一点儿温柔……”

他不想温柔，自从吴帆死后，他再也不会温柔。他要从这两个女孩儿身上呼唤出他的野性，他要好好放松放松他自己。

他是剑圣鲁奇，他一定不会败！

## 第六十章 剑不伤人情伤人

林渊看着这个小孩子。

他不能不敬佩这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是长白老人，这一点就让他十分震惊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长白老人要他去参加这一次林家堡子的天下武林盛会。

他一口回绝：“不，我不去。”

长白老人道：“你为什么不去？”

他长吁了一口气道：“我不想再去看武林争杀……”

长白老人道：“你错了，林渊，你错了……”

他不解，看着长白老人。

“你是不是忘记了，还有人为你而死，你是不是忘记了，你曾经是天下人人瞩目的大侠林渊？你是人们心中的大侠，你想不是，也不行了……”

这小小孩子也居然象明白人世沧桑，也象模象样地叹息。他是不是对这件事很有一点儿体味？

林渊看定他，只见他慢慢说道：“你只要入了武林，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将是武林中的林渊，尽管有时你并不愿意，可有些事你必须去做。”

他必须去做么？

他想一想，他除了有牡丹之外，他还有一些事确实不曾做完，他应该去为林家所有死去的人报仇，他应该去为郝慧姑娘报仇，他应该为他的朋友曲亮报仇，为他的知心好友山西宁氏一家报仇。他该去做的事儿太多了。

可他现在没了功夫，他能为天下人做什么事儿？

他还能去参加这天下武林的盛会么？

长白老人肃然道：“无论怎么样，也该去一次，让天下人知道林渊并没有做过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不去，这些事儿，谁可以替代你？”

林渊的神色严肃，他向这小小孩子一揖，谢道：“林渊多谢了，多谢指教。”

他向馨儿道：“馨儿，你看，我恐怕又要去冒风险，你又要不得安生了。”

馨儿却知心地一笑：“渊儿，你想怎样就怎样，你只要去参加过这次武林聚会，也就了却你的一份心愿了……”

她竟然一笑。

她与他心意相通。

林渊向长白老人告辞。

他要去参加这一次武林盛会。

他已经不能有几日活头了，他要同馨儿一道，去为林渊的朋友们做事儿，为他们而忙碌。

他要去揭露鲁奇，他要去揭露女儿楼的阴谋。

长白老人看着他走远，浩然而叹。他明白，林渊这一去将凶多吉少。如果林渊仍是身怀奇功，他会力挫群雄，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此去却是凶多吉少了，一念至此，长白老人也黯然神伤，可他也无奈，他也是武林中人，他明白，有时候，有些事儿，只能以人的生命去做赌注，去做努力，否则，他必然会死后名声受辱。

长白老人坐在了椅子上。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他身后并没有人，但他还是说话了。

“你出来吧.....”

他身后就真的走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剑圣鲁奇。

鲁奇的手里握着剑。

长白老人笑了：“你是不是从林渊那里偷来的剑？据说这一柄剑林渊已经十年不用了，你巴巴地把人家弃而不用的剑从人家那里拿来，是不是很叫人瞧不起？”

鲁奇道：“人家都说，这长白老人虽然象个孩子，可他却是足足有四百年功夫的天下奇人。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明白我手持林渊这一柄剑的道理？”

长白老人嘻嘻一乐：“我当然明白，你是想你是从这柄剑下落败，又想从这柄剑上求胜。你以为手里有了这一柄剑，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么？”

“我不光有剑，我还有气。”

“什么气？”

“对世人的仇恨，对林渊的仇恨，对天下武林中那些正人君子的仇恨……这些，是不是已经够了？”

长白老人摇头。

“我还有思念，对吴帆的思念，思念如附骨之蛆，不离不弃，不死不休。”

长白老人看着他，不再讲话了。

鲁奇心中明白，他有了这些，就可以同天下高手一搏了。

长白老人道：“你来做什么？”

鲁奇道：“杀人！”

“你想杀谁？”

“杀你。”

长白老人笑了，他笑得很快活，他是一个活了四百多岁的人，他见到过许多的事儿，能让他笑起来的事儿，一定真的是很可笑。

“你不以为你是在说笑话么？你以为长白老人好杀么，如果长白老人好杀，早就被人给杀死了，哪里还会轮到你？”

鲁奇道：“我已经知道了如何能够杀死你，你愿意不愿意来试一试？”

长白老人冷笑：“好，就试一试。”

鲁奇把剑收了起来。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块东西。

这像是一块骨头，像是动物的骨头一类的东西。

长白老人道：“你想做什么？”

鲁奇道：“这是天下至毒，是一块‘鹰呕’，我要同你比试服毒，你如果敢做，咱们



就一试高下。你不敢，就可以回头走开，回你的长白山去，别再来管北方武林的事儿。”

长白老人没有讲话。

没有人知道，长白老人历代中都是一些不愿意与毒物相缠的人，长白老人极爱洁净，虽然不怕毒，但这“鹰呕”却是天下至毒，是绝无可解的毒物。

什么是“鹰呕”？

“鹰呕”，天下至毒。它是巨鹰吞吃毒蛇之后，年深日久，总有一点点儿残渣在胃里不化。这东西聚了毒蛇全部剧毒，就变得坚硬无比，象人吃了食物，就沾成了牙垢一样，鹰的胃中积久了这“鹰呕”，便暴饮暴食，一连三日不停口地吃食，饮水，不休不眠，终至于一吃食物便吐，吐尽了胃中所容下的一切食物，终于最后吐出了这一块骨头似的的东西。这东西剧毒无比，是天下绝无解药的剧毒。

长白老人道：“据我所知，你还没有能找出这‘鹰呕’的解药来……”

鲁奇道：“不错，你是长白老人，所以我不同你比试武艺，我比不过你。我只同你一比服毒，服这天下剧毒，你干不干？”

长白老人叹息：“看你这样子，恐怕我想不干都不成了。”

长白老人把这一块毒物拿在手里，却也心惊肉跳，他明白这不是儿戏，他同鲁奇这一拚，就准会有一个人要死，说不好他们两个人都会丧命。

他脸上有了愁色：“我说鲁奇，是不是咱们玩一点儿别的，好不好？你说弄这玩艺儿，弄得不好，就要死人的，这可不好玩……”

鲁奇道：“你没有别的办法，要么同我一起服毒，要么你就离开这里，回到你长白山去，再也不管这人世间的俗事……”

长白老人脸上的愁容更重：“哎呀，你又要我服毒，又要我不理这武林中的盛会，这可怎么行？我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热闹的事儿呢。你让我先看看这武林盛会，然后再来同你比服毒好不好？”

鲁奇道：“不行。”

长白老人叹息道：“好，好，你这人看起来真是不好，你明明知道我老人家好个洁净，却偏偏弄这些东西来让我吃，你知道不知道吃了这玩艺儿之后有什么毛病啊？”

鲁奇当然知道。

“鹰呕”，是鹰之绝毒，鹰在呕吐时，必先选择绝高峰顶，徐徐落于上面，不停地呕吐，它这时如女人临盆，不愿人视的，它此时如给人看见了，就一定要向来人来兽攻击，虽然它此时极弱，却不死不休。鹰呕后，就把呕吐之物掩埋，细心埋好。它在此后多时，至待它的鹰雏生下后，再来啄出这“鹰呕”，用它去喂鹰雏。鹰雏每啄食一次，便奄奄欲毙，再喂毒蛇，又复好转。如此反复，死去活来，使出猛鸷，可出鹰中之王。

可见，如要服下“鹰呕”，你一定会不停地呕吐，直至把你的胃纳都吐光，把你的肚里的一切都吐没了，你还是不停地吐，直至吐死。

这一点儿也不好受。

死也可以死，但人如果要死时，多半要选一个好法儿去死，死可以死得安逸一点儿，恐怕是人最后的一点儿奢望了。

可要是服食了“鹰呕”，你会是天下死得最苦的人。

你要不停地吐，直至吐死。

鲁奇选了这方法同长白老人斗，这方法也够狠了，但鲁奇是雄心勃勃的人，他还想拿这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号，他怎么会来同长白老人一起赴死？

“鲁奇，你真的要死？”

鲁奇点点头。他一脸哀凄。

长白老人相信了他，鲁奇可能是为了吴帆，他因为吴帆可以茶饭不思，可以形销骨立，他怎么会不甘愿去死？

这可让他心难了。

他是长白老人，长白老人是世上少见的高手，他如果同鲁奇动手，已是降低了他的身份，如果他再不能接受鲁奇的挑战，长白老人的名声何存？

“好！”

两个人便要服食“鹰呕”。

长白老人脸色严肃，他明白鲁奇是来同他一起死的，他不想活了，他要同长白老人一起死。

长白老人不怕死。

想毒死长白老人，怕还没有那么容易。

他把这一块“鹰呕”拿在手里。

“你想怎么办？”

“一人一半，服下去，生死由命。”

“好！”

就一人一半。

长白老人道：“鲁奇，鲁奇，这‘鹰呕’虽毒，却也不一定会毒死我。可凭你那功力，就不一定了，你如果要死了，却是你自找的，休要怪我了……”

鲁奇道：“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你又何必要早早说这些？”

长白老人道：“好，好，就是这样。”

两个人把这一块骨头在手里一握，便见这块骨头化成了骨渣。

他们如吞美食，把这一块“鹰呕”吃了进去。

两个人便再也无空讲话，就都坐下来静坐用功，驱毒解毒。

但两个人的口中还是余香不已。

长白老人道：“鲁奇，鲁奇，如果没有你，我还不能尝到这样的美味……”

鲁奇道：“我也是一样。”

谁会知道，天下最美的美味是毒药？最美的美味是谁也不敢尝试的剧毒“鹰呕”？

终究是鲁奇的功力不如长白老人，他已经先开始呕吐。

世上的人可能都吐过。

但如果看见了鲁奇的呕吐，他们便都会庆幸，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呕吐只是无病呻吟罢了，他们不该这样矫情，他们该爬起来就跑，好好去饮酒，去快活，因为他们还没有得上象鲁奇这样的病。

鲁奇先是坐着吐，然后就站着吐，再以后就跪着吐，最后是趴着吐。

吐到了最后，他就是躺着吐了。

躺也躺不住，他就弯着腰，双手扶地，吐。

他只是干呕，什么也吐不出来。

他的肠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吐的了。

长白老人也不比他好多少。

鲁奇的脸上有了一点黑色，武林中人都明白，这就是中毒之后的死亡之色。

他快要死了。

长白老人道：“鲁奇，鲁奇，你认输了，我还可以救你。你只要去对天下武林中人说你假冒林渊的事儿，我便可以救你……”

鲁奇道：“你怎么救我？”

长白老人道：“我会‘血解之法’。”

血解法，却是上古时，神农氏所创的一种解毒良法。神农尝百草，用血解法解毒。但这血解法用过之后，却是百日之内不能用功，不能与人动手了。

鲁奇道：“我是死不了，因为我自有办法解毒。你用你的血解之法好了。”

鲁奇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毒？

鲁奇从袋里掏出一只口哨。

他一边呻吟，一边用力吹起了口哨。

从林子里就走出了五个美妙无比的女人。

她们来到了两个人身边。

鲁奇在笑：“长白老人，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解毒之法。你知道不知道她们是谁？她们就是女儿楼的清秀女儿，她们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我只要同她们一起欢娱，她们就会为我解了毒，因为她们自己就是毒人……”

长白老人这一回有些心惊了。

他以为，只要能把鲁奇制住，天下的那些武林败类就会一个个噤若寒蝉，事便好办了。谁知鲁奇有这么一个办法？

鲁奇道：“其实，你应该知道这个办法的，你是长白老人，你的前身便被冷雪霜毒过，也被她这么救过。你这一回输了，也是输在这个冷雪霜的手里。她早已料定，你一定不会知道这件事的。”

长白老人心中冰冷。

他明白他没有输给鲁奇，也没有输给冷雪霜，他是输给了他自己，输给了一个过去的长白老人。

他输给了一段旧情。

他不是去了断了旧情了么？他不是没有了过去了么？他怎么还能被旧情所害，他怎么还能死在这旧情上？

他的过去是一个同冷雪霜有一段苦苦旧情的老人，他明白他不该把这个告诉给一个孩子，但他又知道这个孩子也一定会遇上这样的奇遇，他就学会了血解之法，以为他不必告诉这段旧情，长白老人也足已可以保护自己了。

他没想到冷雪霜会用这段旧情杀人，而且是杀她的情人。

他看着走来的五个女人：“你们要杀死我？”

女人笑了：“你是天下至尊，我们怎么敢杀你？我们主人临来时告诉过我们，如果长白老人愿意同我们一效于飞之乐，我们一定好好侍奉。你要是不要？”

这女人秀媚可亲，她向长白老人一凑近来，让他闻到了她的发香和她的乳香气味，这让他心神慌乱，不知咋办才好。

他急忙道：“不要不要。”

他真的只是一个小小孩子，是一个足足有了四百多岁的小小孩子，他怎么能同这女人欢乐？

他无法用这方法解毒。

女人叹道：“老祖宗可是说了，让长白老人别介意，说她老人家从前就是同你这样的，就用这样的方法救了你。她老人家说，你被救过来了，她费了不少劲儿。只不过后来你逃跑了，再也找不到了。

她老人家说，你如果愿意，我们一定要好好侍奉，别让你老人家说这一场输得不公平……”

长白老人知道她这是在拖时间，就忙说道：“好，好，是我不愿意，你们做得公平，做得公平。”

女人嫣然一笑：“老祖宗说，长白老人是个急性子的人，看来老祖宗没说对啊，你老人家性子好着呢，对不对？”

长白老人苦笑笑，他此时不好性子，他又会怎么样？

他可苦极了。

他既要受这“鹰呕”之苦，还要眼看着鲁奇在一边同这几个女人淫乐，他这一次的苦头可是尝大了。

鲁奇用女人可以解毒，他却只好给自己放血。

他用千年蟒丝把他自己的身上抽出了条条血痕。

## 第六十一章 谁是天下第一高手？

当下武林，总要有一个英雄。

这个人对于武林是一个骄傲，对天下人是一种支撑，如果你还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坦诚相待，你可以看这个天下第一高手；你如果不相信人可以为别人而舍弃自己的一切，你可以看这个天下第一高手；如果你不相信正义可以战胜邪恶，你可以看这个天下第一高手。

他会是武林中人做人的楷模。

他不但武功盖世，为人也没有瑕疵，他处世堂堂正正，绝无可疑之处。

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可是，他究竟是谁？

人们都来到了林家堡子。

本来，林家堡子从林渊走后，就被人洗劫过了，林家堡子早已没有了人烟，但武林中人来到了这里之后，却惊异地见到了林家堡子里仍然有人，来人去客，这些人都予以热情接待。

他们是谁？

他们自称，他们是林家的家人。

显然他们都是高手。

一个姑娘，是一个轻功极佳的内外双修的好手。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正是一流的身手。他那样子，象极了江湖上极为有名的黑熊陆四。可是人们又心里划魂儿，黑熊陆四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他怎么会来林家堡子做下人？何况天下武林中，人人皆知的

是，黑熊陆四同大侠林渊有仇，两个人是生死仇人，他怎么会来谈笑风生地为林渊当下人？

不是说林家堡子被洗劫了么？这不是好好的么？

可人们也不好问，怕唐突了主人。而且从这屋里的旧痕看去，也有火烧过的痕迹。

但江湖人都明白，主人如果不讲的话，你最好不问。

林家的院子很大，院子里有许多人都在等。

他们知道，今天的戏是谁在唱主角。

有女儿楼，有长白老人，有剑圣鲁奇，有大侠林渊，有女儿楼的老祖宗老太太冷雪霜，还有天下的各大门派的掌门人。

他们在等。

所有的人都来了。

但人们的心境不一样。

女儿楼的女儿们都花枝招展，她们一边看着武林中的人物，一边喁喁私语。她们边说边笑，还一边向一些人顾盼，让一些武林中人以为自己很威武，很可爱，觉得自己很可能会交上了桃花运。

长白老人却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是一个精神不振的孩子。他象是对这一切全都不看在眼里，眯着眼，似睡非睡。

剑圣鲁奇却坐在一边，他的身边围着几个手下人，有人为他捧着剑。

鲁奇很是倨傲，那样子已经十足是一个天下第一高手了。

唯有另一边，是崆峒、少林、武当的三派掌门人的座位。

三派掌门的身边也都有几个弟子。

三派掌门一边说笑寒暄，一边向院内冷冷观瞧。

他们看上去像是对这争夺天下第一高手的比斗并不十分热心。



鲁奇走出来了。

他向四方一揖：“各位，如今咱们齐集在这儿，就是要天下武林同道比比技艺，如果有谁可以争得这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号，他就自然可以号令天下武林了。过去，是大侠林渊做了这天下第一高手，可惜的是，他为虎作伥，已经成了武林中的一个败类了……”

就有人应声道：“请问一下剑圣鲁奇，你怎么知道大侠林渊已经成了武林败类了？”

鲁奇冷笑道：“说话的这一位为什么不站出来？”

他这一声吼喝，也是用足内力的，让人耳边嗡嗡直响。

真就有人站了出来。

这个人是个一直在林家堡子忙碌的大汉。

“你是谁？”

“我是林家的家人，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你就不必费心问名了。只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林渊是个坦荡君子，你可不能胡乱说他的坏话。是不是当年失手在林渊的手下，你就怀恨在心？其实你不必在意这个，在场的人有很多是败在林渊手下的，他们如果都象你这样，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么？”

这个汉子居然不知进退，他竟然敢当面教训鲁奇。

鲁奇冷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大汉道：“你当然知道我是谁。”

鲁奇道：“黑熊陆四，你以为你这么一说，别人就会相信你么？”

你以为林渊杀雪翁，害死江湖无数英雄的事儿，别人就都不知道么？”

黑熊陆四道：“我可从来不信。我是林渊的仇人，可他就没有杀我。他对我说：陆四，你再也不杀人了好不好？你如果再杀人，还得我费心去杀你。你也不替我想一想，那样我有多累……你说，林渊连他自己的仇人也不想杀，怎么会杀他的朋友雪翁？”

鲁奇道：“林渊杀死雪翁，又不是我亲眼所见，是大烟袋关娇娇与赌客许石，还有

大刀云飞亲眼所见。”

赌客许石在一边叹道：“林渊是我的朋友，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不但杀死了雪翁，而且他还怕大刀云飞直性而言，把云老爷子也杀了灭口。有许多人是亲眼见了这件事的……”

众人哗然，有人便高呼：“不杀死林渊，武林又有什么安宁？”

群情振奋。

大烟袋关娇娇要说话了。

林渊与牡丹在一边，心中十分悲苦，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了，有这些他的昔日朋友说他杀人，他躲也躲不过，他必将被这些狂怒的武林人杀死，他们或许会把他剁成肉泥。

他默不作声，看着大烟袋关娇娇。

她只是他的一个晚辈，她父亲关东王如果在场，一定说他死也不会相信林渊会伤害朋友。

她只是一个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女孩子。她也许还看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仇敌。

可是关娇娇一句话，却让他心中一惊。

大烟袋关娇娇道：“我可以告诉你，赌客许石，我不相信你！”

赌客许石瞪眼看她：“你后来与姜十二进屋，明明白白见了地上的尸体，你为什么不相信？”

赶山人姜十二也站了起来：“赌客许石，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不光不相信你，我还怀疑你！”

赌客许石道：“你疑我什么？”

姜十二道：“那一天，我是与娇娇去酒店了，一回来见到了关老爷子就倒在地上，已经气绝多时了。你告诉我们，是林渊杀死关老爷子的……对不对？”

赌客许石冷冷道：“不错，是我亲眼所见，你们相信不相信，由你们好了。我可以

告诉你们，我和林渊，从前可是比你们都要好得多的好朋友……”

的确，赌客许石比起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来，是跟林渊更亲近些的好朋友。

就有人更相信他的话。

人群中就有人道：“赌客许石，我想问一问你，你见到了大侠林渊，是在什么时候？林渊那时有没有武功？他的功力是不是一点儿也没有了？”

问话的是一个老人，他是郝二爷，身边的是他的妻子云娘。

鲁奇不认得他们。

“你们是谁？”

“我是‘夫妻门’的人，我们是郝氏夫妻。”

夫妻门，在江湖上不甚有名，所以郝二爷夫妻一出来，便有许多人在一边冷晒。

夫妻门？夫妻门这样的门派也有说话的地方么？

鲁奇分明看不起他们，他冷笑道：“你想说什么？”

郝二爷道：“我想告诉你，你说的那些日子里，林渊根本就不可能去杀人，他那时正住在我家里。”

众人哄然一声炸了，都说道：既是如此，那一定是有人假冒林渊的名号去杀人了。夫妻门虽然名头不亮，但他们在江湖上却名声不错，他们的话，比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和赌客许石更有人相信。

鲁奇问了一句：“他在你家里做什么？”

郝二爷道：“他做了我的徒弟……”

一句话没说完，却换来了哄堂大笑。

在场的人，除了林渊与牡丹之外，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大侠林渊会给“夫妻门”做徒弟？说得鬼哭，也不会有人相信。

郝二爷的话说不下去了。

林渊坐在长白老人的身后，他总想出去，但长白老人揪扯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动。

鲁奇乘乱时讲话了。

“各位，我们何必为那个林渊颇费心思，大家还是动手比试，一较输赢的好。不然吵这些乱事，不光误了正事，也白白伤了江湖上的英豪人物间的义气.....”

一言说罢，便有无数人叫好。

江湖人都是如此心思：你如果有什么能耐，就拿出来见，只有打过了人家，你才可以讲话。

何况人们千里迢迢，就为的是来看你功夫如何，你只说不练，又算是什么功夫？

就来争这天下第一高手。

杀气就来了。

女儿楼与鲁奇都有十足的准备，他们想这一次一定要给天下武林人一个下马威，所以他们一出手便是又狠又辣，杀死了几个人。

林渊急了，他向长白老人道：“你让我来，又不让我去同他们理论，就让他们这样杀人，有什么好处？我出去，揭露鲁奇的诡计，让他们住手.....”

长白老人一叹：“你以为你可以说服这些疯子？你一出去，他们马上就会宰了你！”

场上，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一齐出场了。

姜十二看着鲁奇，他说道：“江湖上谁都明白，如果有人想给林渊栽赃陷害的话，那个人就只可能是你！因为只有你才最恨林渊.....”

鲁奇狞笑道：“是么？你可是太高看我了。我只要一出手，你与林渊可就一齐了账了。你那时是不是后悔，后悔你交下了这个朋友林渊？”

姜十二哈哈大笑：“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交下了林渊这个朋友，为什么要后悔？”

大烟袋关娇娇也走了出去，她站在姜十二的身边，也说道：“我也不后悔.....”

鲁奇脸上有了杀气。

他一定要杀死这两个人。

他们如果不死，林渊不在犹在。

他的剑拔了出来。

他只是把剑的空中轻轻划了一道弧光。

这是死亡之光！

林渊已经看出了鲁奇这一剑的精粹所在，他这一剑当世无匹，是一剑必死的死亡剑光！

林渊不能看着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一齐死在他剑下！

“住手！”

长白老人扯了一下林渊，但他没有扯住。

林渊直走了进去。

他浑身没有一丁点儿武功，但他走得很稳。

他一步步走向鲁奇。

众人都看清了，他是林渊，他就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林渊！

鲁奇看着他，心里也是不平静。

这个让他一生不幸福不快活的人怎么还活在这个世上？是他鲁奇剑不快么？是他鲁奇心不狠么？他还活着，鲁奇的心里恨得要命。他一定要杀死林渊，他要马上杀死林渊！

但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不能轻易就把这个天下第一高手给一剑杀死，他必须慢慢地杀，杀得让人心服口服，杀得很不容易，他才能借此建立起他自己的威名。

他要盘问林渊。

“你杀没杀雪翁？”

坐在一边的馨儿与长白老人都心中稍安。如果鲁奇给他机会讲话，他一定会把他自己的冤屈都说个明白。

可林渊一答，让他们都愣了：“我杀死了雪翁。”

鲁奇也愣了，他不明白林渊为什么要承认这些。

林渊道：“你是不是很吃惊？你以为我不会承认，我都承认，如果你有什么事儿，可以都说是我干的，好不好？”

他的脸色很平静。

馨儿突然疯了，她明白了，林渊要救人，他宁可自己死在这里，也要救下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

但她没有冲进去，她被长白老人给扯住了。

鲁奇一鼓作气，又问：“你杀死了徐家七口？”

林渊又点了点头。

“你杀死了大刀云飞？”

林渊道：“不错。”

鲁奇道：“他可是你的朋友……”

林渊道：“有些人专门杀死自己的朋友。”

鲁奇道：“你杀死了这么多人，你该向武林还债，偿还血债，你知道不知道？”

林渊一叹：“我明白。”

鲁奇道：“你既然杀死了那么多人，你如今就要还人家的血债了，你出剑好了，同我一拚，如果你可以杀死了我，还可以同天下武林中的人一拚，你今天死定了！”

林渊不亮剑。

鲁奇道：“你为什么不出剑？”

林渊道：“我手中没有剑，但我心中有剑。”

鲁奇道：“心中有剑，那是武学上的最高境地了。你能如此，也真可贺。”

林渊道：“多谢。”

林渊看着众人，看着长白老人。他明白，如果他死了，长白老人会帮他照顾馨儿的。他现在不想让馨儿随他死，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想让馨儿随他一起死。

他看见了郝二爷与云娘。

他看见了他们眼中的不解与痛苦。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去保住林渊的名声，却不知道他们的性命比林渊的名声更重要。他们也不知道林渊马上就要死了，他的名声同他的性命会一起死去。

他已经死了，还要他的声名有什么用？他更不愿意用许多人的生命去换这名声。

他认为这不值。

他看见了赌客许石的目光，心中有愧，他才会以那样的目光看着林渊。

他虽然会活下去，但他此生再也不会快活了，因为他出卖了朋友，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

他看见了郝二爷不解的目光，他看见了云娘痛苦的眼神。

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林渊为什么要承认这些事儿，他们的性命是林渊救下的，他们会因为林渊死在了鲁奇的剑下而免去了死亡，但他们会恨林渊，会恨他一辈子。

他看见了大烟袋关娇娇与赶山人姜十二的不解目光。他们看他那样子，象看着一个十分陌生的人。他们不明白林渊要死了，不明白他们不该死，只要有他们这些人在，武林中就有正义，就有正气。鲁奇这些人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杀人做事。

关娇娇还是忍不住，她恨恨地问：“林渊，你是不是吃错了药？”

我们已经查到证据，已经明白了是谁杀死了大刀云飞，你何必逞强，自己往自己头上扣灰？”

他们当然不能明白林渊的心意。

众人之中，只有长白老人与馨儿才明白他的心意。

馨儿被长白老人扯住，她明白她不能上去，她心里很苦：渊儿，渊儿，总说是我可以时时在你的身边，直至你死时，可是你又弄出了这么一个景儿，让我近身不得。你是不要我同你一起死，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一死，我马上就死，连半点儿迟疑也没有。你又何必这么匆忙？

林渊站在鲁奇对面，慢慢说道：“你何必问那么多话？你只要出剑就是了，剑下见输赢，岂不是很好？”

鲁奇心里却在打鼓：林渊如此忙着要与他动手，是不是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如果没有恢复功力，鲁奇一出手，他只有一死。

他决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赌博。

他不是一般的江湖过客，他是大侠林渊！

鲁奇反而犹豫了，他迟迟不敢出剑。

“等一等！”

鲁奇正要出手，就有人喊了出来。

喊话的是少林方丈悟性禅师。

悟性道：“两位且慢动手，我看此事已经查明，既然林渊已经直认不讳，就十分好办了。我们今日先把 he 拿下，明日公众决断，看该如何处置他，好不好？”

众人一齐叫好。

可是，谁来拿下林渊？谁敢来拿林渊？

悟性禅师道：“林渊，老衲见你直认不讳，想是你心中甚是悔恨过去做事孟浪。你是不是依老衲所言，放下屠刀，也学做佛？就让少林僧人拿下你，明日众人议后处置你，好不好？”

众人心道：这个和尚也太愚，你以为他是个省油的灯？他是大侠林渊，是天下第一



高手，既然敢做敢当，就一定不怕你们这些正义道的人，据说他是女儿楼主的娇客，人家女儿楼直至今，可是一句话也没讲呢，人家能让你把她的娇客给拿下了，也一句话不说？你可是白想好事.....

谁也没有想到，林渊马上答应：“好，只要你们不再打打杀杀，捆就捆吧。”

果然，林渊就被少林僧人给捆上了。

众武林人物大哗。

他们是愈发的不明白了。

拿下了林渊，又天色渐晚，人们就都在这林家堡子的院里院外，埋锅造饭，拿下了林渊，林家当然不再供饭了。

悟性禅师带着几个弟子，匆匆带着林渊而去。

他是怕人多乱杂，走了林渊，无法向武林中人交待。

馨儿坐在院子里。

她没法进屋去睡。

她坐着，心里很苦很苦，她想哭，却哭也哭不出来。

她身边来了一个人，这是长白老人。

说他是老人，其实他只是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看着馨儿。

他头一回看见女人这样痛苦。

如果他此时还功力十足的话，他会一句话也不说，带着他去找那几个老和尚，把林渊抢回来。

但他刚刚用血解之法解了他身上的“鹰呕”之毒，他要静养多日才能与人动手，否则他只会功力尽失。

死无所谓，但就是去死，他也救不了林渊。

两个人坐在对面，苦苦无语。

来了几个人，他们都默默地站在他们面前。

静夜中宵，他们都不睡，他们都睡不着，他们不明白，林渊为什么要承认这些恶行。他们走过来了，来找长白老人。

既然他活了四百多岁，他应该知道这答案。

大烟袋关娇娇道：“我们已经查明了，大刀云飞后背上的暗器是赌客许石的。他怕被我们发现，急急忙忙挖去了的。”

——那么，林渊疯了么，他为什么要承认杀死了云飞？

长白老人道：“他不想让你们与鲁奇交手，刚才鲁奇那随手一剑如果不被林渊喝住，他会一剑就把你们俩人挥成八段。”

关娇娇没吱声，她不信，她当然不信。

长白老人顺手拿起了牡丹的剑，只是轻轻一挥。

他这一剑全无内力。

剑光已收。

关娇娇刚想说这一剑也不过如此，她的衣服突然被切成了八片，一片片落在地上。整整八片。

长白老人没用内力。她不知道他已经用不出内力。

姜十二和关娇娇脸又变色了。

林渊又救了他们一回？

楚瑶道：“他没杀雪翁，他为什么要承认他杀了？”

长白老人道：“杀了一个也是杀，杀了两个也是杀，他为什么不承认？”

黑熊陆四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名声是武林人的命，你这么做岂不是坏了林渊的名声了么？”

长白老人一叹，他不说话了。

有人哭泣起来了，哭泣的是牡丹。

“他.....他已经只能活几天了.....他.....他不想让你死.....”

人们都默然。

又是林渊，又是原来的大侠林渊。

楚瑶突然道：“都是你，你还哭什么？没有你给他服毒，他会死么？他会弄成这样子么，象一条狗.....给人家牵来牵去的.....”

黑熊陆四道：“楚瑶.....”

楚瑶道：“别喊我，你喊她.....”

楚瑶流着泪，跑走了。

黑熊陆四道：“牡丹，你别介意.....”

她喃喃道：“我不介意，我不介意.....”

她在流泪。

她是不是还该后悔，直悔到她死了，直悔到他与她都一齐入了阎王殿，直悔到她几生几世也悔不尽。

“渊儿，渊儿，我应该比你先走，如果你走了，这世上还有谁可以知我.....”

她决心已定，她要等，等到天完全黑透时，她就去结束她自己的生命。

## 第六十二章 男女之合

夜极静，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熟。

他们都在梦中做他们的英雄梦，他们在梦中尽情尽意地想他们的野心，想他们在武

林中叱咤风云，杀人喋血，意气素霓，标炳千秋。但他们都是睡着，睡着的人，无论做什么美梦，别人都不知道。

只有牡丹醒着。

她睁大眼睛，看着耿耿星汉。

哪一颗星是她，又有哪一颗星是林渊？她与他是不是在一起她除了这一件事外，对世上的一切都已经不再关心了。

她马上就要死了。

她一想到她要先死，要死在林渊前头，心中便有些悲伤，她总是不相信她与林渊这样倒霉，她认定他们总会有办法的，林渊是天下的好人，他决不会死！

她等着，等着奇迹出现。

她今天突然明白了，奇迹已经不会出现了，林渊要死了，他无论是被杀还是自己因为身中奇毒而死，他都会死得很惨，他的声名同他人一起，将被武林中人唾弃，被他们忘掉。

都是她害了林渊。

她没有话可说，只好去死。

她走出了林家。

她找到了一棵树。她要吊死在这棵树上，她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决不会亏负林渊。

她想：渊儿，渊儿，如果你在，一定又要说我了，你会说我是一个傻瓜蛋了，对不对？可惜你不在，这些人都与我形同路人，让人能明白我的心思，实在比什么都难啊。

她除了林渊以外，已经不需要世上任何人的理解。

她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

她觉得她已经慢慢在失去知觉了，她在同她的渊儿对话。

——你这是干什么？

——早就想死。只不过有了你，我才等，等了这么久。

——死当然容易。你为什么不想想如何活？好好活下去？

——你如果死了，让我怎么活？渊儿，你宽恕我，我先走了，你和我，谁先走了谁是幸运，后死之人除了死之外，还得承受悲哀，你是男人，男人总比女人刚强些。你就承受吧，好不好？

她已经死了.....

再也没有人埋怨她了吧？

世上只有她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要随林渊走。

馨儿没有死成。

她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一摔很重，马上把她摔醒了。

是谁，是谁连死时 also 来干扰她？

走近来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蹲下来看着她。

“你如果要死，也得当着林渊的面死，如果明天他向我要人，我怎么办？”

她呻吟道：“你说，我已经先死了.....”

“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十足的混蛋！”

她瞪眼看他。她不怕他骂，骂得越狠，她的心反而轻松了一点儿。

“你如果喜欢林渊，你一定就不要先死，死还不容易？你要看着他死了，才知道你没有希望了。不然，你就还有希望。”

林渊马上就要死了，她还有什么希望？

长白老人坐在地上，他双目炯炯，盯着牡丹。

“我有一件事想了许久，想不明白……”

牡丹虽然看着他，但她的心里却什么也没有想，她只是想着林渊，想着他现在在少林方丈悟性大师的手中，是不是正在受苦。

长白老人道：“牡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同林渊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真做过了夫妻？”

牡丹的脸上出现了愠怒神色，她不愿意告诉任何人，这是她与林渊的温馨，这是她活下来的唯一慰藉。

但长白老人看定她，让她非说不可。

她点点头，她早已经是林渊的妻子了，这又有什么可说的？

“不对，不对，你同他在一起，该是有一点儿什么……”

她恨恨地瞪他，这么小小的一点儿年纪，他怎么竟想些这种事儿？

她起身欲走。

“站住！”

他看着她，慢慢说道：“我有一件事没有想明白，如果我能想明白了，林渊就会得救……”

她的心咚咚乱跳。

林渊会得救？如果林渊能得救，要她去死，她也情愿。

她看着长白老人，看着他，看得很专注，连大气也不敢喘。

他说道：“我与鲁奇动手时，其实并没有动手过招，只是比试了服毒，他弄了一块‘鹰呕’，让我与他一起服了下去，后来我以为他必死，谁知道他竟然……我说了你不要生气，他竟然在我面前与你们女儿楼的五个女人淫乐，我只好以血解法解毒，可鲁奇比我快，他还不失功力。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会不失功力？”

牡丹听了他的话，也不禁眼热心跳，她轻轻道：“她们都服食过女儿楼的痴药，女

儿楼的人都是如此，她们一入了成年，就被服下这种痴药，如果不同男人相合，她们就会安然无事，如果她们违犯了女儿楼的规矩，就会被活活毒死.....”

“可据我所知，你们女儿楼也有人同外人成亲.....”

“不错。如果要你同外人成亲，就给你服下另一种迷药，让你同一个女儿楼的女儿成亲。从此以后，你只能同她在一起，否则，你就会死于非命。”

“这一定是以毒解毒了？ .....奇怪，奇怪.....”

牡丹看着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你给林渊服下的是什么毒？”

她轻声一叹，叹声中满是绝望：“没有用的，他身中的毒，是女儿楼中最毒的迷药，根本无药可救。我已经带他去找过神医方驼子了，连方驼子都说没有办法.....”

方驼子都说没有办法的病人，只好等死。

长白老人呆住了，他也是没有办法了。

牡丹转身向回走。

她死心已定，但她是不是先送林渊去死，然后她再去死？

长白老人喊住了她。

他的声音颤抖：“我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你一定没有服过女儿楼的迷药！对不对？你说，你没有服过，你是不是没有服过？！”

牡丹很是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是没有服过.....”

牡丹是女儿楼的楼主，她也是老祖宗最心疼的女孩儿，所以她没有服过女儿楼的迷药。

长白老人落泪了，他哈哈大笑，又流着泪水，还在地上一连来了十来个跟斗：“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只是一个糊涂虫，你什么也不明白.....”

牡丹想问他，但一见他如痴如狂的样儿，她也马上明白了。

天要亮了。

长白老人把黑熊陆四、赶山人姜十二、大烟袋关娇娇、还有郝二爷与云娘、楚瑶姑娘都叫到了一起。

他们没有时间了，天亮之前，他们要救出林渊。

他们要拚命一试，他们要试最后一次，看他们是不是可以救出林渊。

救出了林渊，也就是救了他们自己。他们明白，长白老人的身体尚未复元，他们这几个人只会是鲁奇手下的死人，他们无一个人是鲁奇的对手。

他们马上去救林渊。

天要亮了。

牡丹去找桂花，桂花如今是女儿楼的楼主。

她轻轻走入帐幕，看着几个熟睡的女孩子，她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桂花。

突然，一柄剑直指她的咽喉。

“你想做什么？”

她慢慢回过了头。

是桂花。

她用剑指着牡丹。

“桂花，你给些迷药，我要去死……”

桂花冷冷道：“你要去死，上吊也好，自刎也行。你何必要吃什么女儿楼的迷药？”

牡丹语塞，她说不出话来。

桂花道：“是不是你又突然生出了奇想，你想要用这迷药去试试能不能解去林渊身上的迷药之毒？”

牡丹一叹，她明白桂花是比她聪明。

“你拿不到迷药，你除非杀死了……”



桂花撤了剑，她轻轻一叹道：“牡丹，迷药就在我身上，杀死我，你就可以走了。”

牡丹的手里握着剑，她看着桂花，她这一剑刺不出去。

桂花看着她突然叹道：“你从来不是这么婆婆妈妈的，今天怎么变成了菩萨心肠了？你如果不杀我，你只好走了。”

牡丹的心在流血，她明白，她与林渊的性命都在这一试上了。

但她杀不了桂花，她下不了这手。

她浩然一叹，走出去了。

她站在了长白老人的面前。

看到她那失魂落魄的样子，长白老人就一惊：“你没有拿到迷药？你没有找到女儿楼的楼主？”

她流下了泪：“我找到了她，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没法杀死她。”

长白老人默然。

没有迷药，他们就是救了林渊，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试。

所有的人都看着她。

她只好转身走开，她的心中很苦，她不知道她是在做什么。

黑熊陆四道：“我去，我去杀了她。”

突然，赶山人姜十二一纵而飞，他掠过了牡丹的身边，从她的背上拿下了一个口袋。

“这是什么？”

这就是迷药，名闻天下，名震天下的女儿楼的迷药。

牡丹跪在地上，她热泪双流，她喃喃道：“桂花，桂花你为了我，你.....你.....”

她说不出话来话语了。

长白老人同一行几人来到了少林方丈悟性禅师的面前。

他对悟性禅师道：“男女之欲，人之大伦，方丈能不能让林渊与牡丹在一起度过这

一夜？也好让他们能有这最后一夜，能在一起谈谈心，说说话，这也是人之常情，还望方丈成全.....”

方丈道：“长白老人是性情中人，此事虽然关系重大，但老衲也可以做得主，让林渊与牡丹在一起。还望长白老人与诸位能为少林的名声着想，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林渊与牡丹相见了。

他看着牡丹，说道：“馨儿，你来到这里做什么？”

牡丹笑笑，她一句话也不讲，只是依偎在林渊身上。

“渊儿，渊儿，我要同你一起死.....”

林渊看着她，叹口气，他不劝馨儿，他知道他劝不转馨儿，他只能同馨儿一起死。

能同馨儿在一起，他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又有什么区别？

他笑笑：“馨儿，馨儿，我从你那天夜里一走过来时，就喜欢上你了，你知道不知道？”

她俯在他身上：“我想你，想你想得睡不着，想你想得老是作梦，你说怎么办？”

她与他只是离开了一晚，她是不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林渊了？

她轻轻地为他解衣。

“你要做什么？”

“我要你要我，你好好地要我，好不好？你如果和我在一起，如果我们这一次大难不死，我们一定要一个孩子，要一个你的孩子.....

我要天天领着他，领着他走江湖，你说行不行？”

林渊苦笑笑。

这就是馨儿，他就是喜欢这么一个刁钻古怪的馨儿，她无论到了何时，都忘不了她的梦，她的梦很温馨，她靠了这梦才能支撑下去，她靠了这梦才能眼看着林渊一步步走向死亡。

“其实，我不是来与你做爱的……”

她看定林渊。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看林渊时那心在抖。

“你要做什么？”

“我想要与你同死。”

林渊看定她。她一叹，她的叹息象一个蹒跚老人，她象已经受够了罪，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解脱。

“你愿意不愿意与我一起死？”

林渊道：“馨儿……”

她突然一喝：“别喊我馨儿，你如果不愿意与我一起去死，你就自己死好了。我一定要先死，我要死在你的前头，好不看你死时那个惨相。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你明白不明白？”

林渊抚着她的头，她既然决心已定，他还有什么话好说？怎么死？

馨儿从怀里掏出一块东西。

“你认不认得这是什么？”

林渊是大侠，当然见识非凡。他看一看，道：“鹰呕，这是鹰呕，是天下第一毒物，毒中之毒。”

“我从长白老人手里要来的。”

林渊一笑，他想：这长白老人确实是一个不凡之人，他小小年纪，竟然也明白人的至情，也真是不易了。

他笑笑道：“馨儿，馨儿，你与我要是服下了这毒，便要开始呕吐不止了，这毒是天下最苦的，是最难的一种死法了。”

牡丹道：“你是不是不愿意同我一起死？”

林渊一叹道：“不，我与你一起死，但我不愿意让你服食‘鹰呕’而死，这毒让人

死得不安，你我一起死就是了，怎么死也好，何必要服食这毒？”

牡丹脸变了色，她轻轻叹道：“林渊，林渊，我今天才知道你不愿意同我一起死，可是我已经服下了这‘鹰呕’之毒，你服不服？”

林渊一惊，他忙去抱起牡丹，看她的眼睛。

果然，她的眼睛是黑色的。

眼白也不白了，连眼仁也是黑的。

这是服食了天下至毒“鹰呕”所致。

林渊流泪了。

“馨儿，馨儿，你这是……何苦？……”

她笑笑，把一块“鹰呕”递给了他。

“我不愿意让他们凌辱你，让他们白白快活去吧，林渊就是林渊，林渊永远是天下第一高手，他们没有办法凌辱你……”

林渊道：“馨儿，馨儿，我听你的……”

林渊服下了这“鹰呕”之毒。

两个人等了一会儿，便开始发作。

他们开始呕吐，吐出了胃纳，再吐苦水，最后再吐就只是干呕了。

他们吐得好苦。

牡丹道：“渊儿，渊儿，我要你跟我结合，你同我是一体的，你如果同我结合，我们不无论怎样，死也死在了一起……”

林渊不解，他与她都没有了气力，他们还能在一起作爱么？

但馨儿的呼唤促心，让他肝肠寸断。

他既然要死了，还顾忌什么别人怎样看？就让他们明天看他与馨儿相拥相抱，让他们去讥讽他林渊死于色相之诱好了。

既然必死，他为什么不要他的馨儿快活快活？

他宽衣解带，与她相拥在一起。

这时，馨儿有些急迫，她看着窗外。

窗外，已渐露曙色。

外面，有许多人在为他们守夜。

楚瑶问：“如果不行，会怎么样？”

长白老人一叹：“我们或许会都死在这里。”

陆四道：“长白老人的话太长他人的志气了，难道我们这么多人，就不堪一击么？”

长白老人道：“据我看，鲁奇那一剑，只有林渊才能对付过去。别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躲过他这一剑……”

## 第六十三章 生死关头

天已经亮了。

从悟性大师的住处传来了一声鸡啼。

长白老人与黑熊陆四、郝二爷夫妻、楚瑶姑娘、赶山人姜十二、大烟袋关娇娇等人都在苦苦地等。

他们突然都在心里苦笑：牡丹也苦，她是不是把这事儿直截告诉了林渊？林渊是不是也情愿这么做？

黑熊陆四看看楚瑶姑娘，他的眼中满是爱怜。

人如果能在幸福快意中而死，也是一种奢侈了，象林渊与牡丹在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为别人的生命努力，却也惊心动魄。

他们能不能成功？

众人突然明白了：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因为他们看见了女儿楼的女儿们，看见了剑圣鲁奇，看见了女儿楼的老祖宗老太太冷雪霜。

他们已经冲到了面前。

少林方丈悟性大师带几个弟子也冲出屋外。

悟性大师冷冷道：“不是讲好了么，要在今日让林渊在众豪杰面前寻一个了断，不知众位急匆匆赶来，要做什么？”

鲁奇道：“闪开！”

他一看眼前阵势，便明白林渊与牡丹是在屋内做什么了，他知道事不宜迟，应马上出手，他见悟性大师不备，一剑便刺。

悟性大师怒吼一声，想出手击他，也来不及了。

悟性大师，一代高僧倒在血泊之中。

四位少林弟子都是达摩堂的长老，每一个都身怀绝世神功，他们见方丈倒地而死都忙合什而祝，然后向鲁奇出手！

四人合战鲁奇，也一时战他不下。

老祖宗喊道：“杀！”

女儿楼的女人们都冲上来了，她们一齐向众人动手！

一场恶战！

黑熊陆四与楚瑶姑娘在一起，两个人背靠背，他们全靠黑熊陆四出手凶狠，才可以让女儿楼的女人们稍稍退却。郝二爷与云娘却惨了，他们左支右绌，支撑不过，被刺倒在地。

云娘道：“陆四，陆四……”

陆四眼红了，与楚瑶拚死杀了过去。

郝二爷也倒在血泊中。

云娘紧紧抱住郝二爷，一枪刺入她的后背，她喃喃道：“老爷子，我也来，我也来，我们是夫妻门……”

姜十二与大烟袋关娇娇都在照顾长白老人。

他们打得很苦。

长白老人却真的像是一个久经战阵的老人，他虽处在两人中间，却一点儿也不慌乱，他很镇定，指挥着众人与女儿楼的女人们搏斗。

姜十二道：“我们斗不过他们，撤吧？”

长白老人道：“不能撤！撤就是死。娇娇顾我就是了，十二，你去与鲁奇周旋，记住，要离他一丈以外，防他出剑！”

姜十二一边冲过去，一边向少林达摩堂的四大高僧喊：“离他远一点儿，防他出剑！”

四大高僧知道鲁奇功夫厉害，自然不敢太靠近他，只是绕身游斗。

女儿楼的女人们也是十分厉害，她们已经把这些人都围在这一幢房前。

鲁奇杀红了眼，他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么？

既然如此，那就天下人也得躲着鲁奇，当者辟易，只要谁敢挡鲁奇的路，他就一定要死！

鲁奇心中想：依林渊那性子，决不会在他恢复了功力之后还不出来，那么此时他与那牡丹就正是在屋内想尽办法恢复功力，此时正处在紧要关头。

他决不能让林渊恢复功力！

他突然向天一吼！

他慢慢收剑了，把剑如婴，抱在自己的怀里。

他要杀人了！

林渊的听力仍是不同于凡人，他早就知道了屋外正在恶战。

他明白这场恶战是为了他而起的。

他想走出去。

牡丹止住了他。

她看着他：“渊儿，渊儿，你是不是怕死之辈？”

“不是。”

“你出去也救不了他们，你现在是不是要试一试，你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在恢复功力？”

林渊疑惑地看她，这个刁钻古怪的馨儿，她又在干什么？

他已经被毒成了这个样子，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还怎么会恢复功力？

他看着她。

她象鼓励他做情人初试，话儿温柔：“你试一试，试试用功看看，外面的人正或死或伤，他们是死是活，恐怕要全靠你来救了。”

林渊心里苦，他想：我已经没了功力，我有什么办法去救他们？他们如此苦苦而战，就是在等我么？好，我来试试，如果不行，我一定早早走出去，免得他们白白而死。

他坐了起来，开始用功凝聚内力。

牡丹在一边心直抖：渊儿，渊儿，你一定.....如果你没有内力，我只好对不住你了，我先在这里自刎.....

林渊知道他现在的处境。

他想马上就冲出去。

但他的内力一时还聚不起来。

“肚子还疼么？”

“不疼。”



“你以前不是一试就肚疼如绞么？这一定是行了。渊儿，渊儿，你从来是大事不乱的人，你好好试一试，我先出去，帮他们抵挡一阵子，你要记住，你要出来救我……”

牡丹走出去了。

她施施然站在众人面前。

局势十分险恶。四大高僧已经倒下了三人，只有姜十二与一个和尚在与鲁奇苦斗。

牡丹吼道：“住手！”

人们都生生罢手了。

都看着牡丹。

牡丹道：“鲁奇，你是不是想同林渊单打独斗啊？”

鲁奇道：“他已经没有了功力，我杀死他，只是杀死一条狗！”

牡丹娇笑：“是么，那你何必这么忙？你忙着来杀他做什么？你不好等一等么？”

鲁奇道：“我等得不耐烦了，我要杀光你们，再去杀死林渊！”

长白老人看看牡丹，他的目光中有盼望，也有询问。

牡丹脸红了，她有一点儿羞涩，一点儿转瞬即逝的羞涩。

众人都看着她。

她怎么办？

她如果承认没有办法，众人会马上失去斗志。

她如果认定已经有了希望，又怕的是真正会没有希望。

她此时心一横，她向长白老人点点头。

长白老人笑了，他一笑时，就又象个孩子了。

牡丹笑了，她一笑就是说，林渊与她相亲相爱，就能让他恢复功力。

既是如此，他还怕什么？

长白老人突然一声长啸，这一声啸震撼天地，他慢慢站了起来。

他的嘴角流血了。

他要用江湖上的血心术来让他一时又有了功力，他要同鲁奇决战！

鲁奇的脸色变了，他明白，长白老人这样做，不啻是向他们宣战，要同他们拚死一战！

鲁奇道：“你这么干，早晚必死，你就是能活下去，也无法再恢复你的功力了……”

长白老人道：“我要同你决战！”

他连一句话也不多说。

这时，老太太冷雪霜说话了：“牡丹，牡丹，你知道不知道，桂花她已经死了，她死在了你的手里……”

牡丹脸色变了：“什么？桂花她……”

她几乎站不住了。

桂花，桂花，你何必要这样？

你……这是何苦？

她心中难受，桂花是她的最好的朋友。

老祖宗道：“你自尽了来报答女儿楼，来报答桂花，总还来得及……”

她走了过来。

牡丹知道。她决不是老祖宗的对手，她是老祖宗养大的，她怎么能同老祖宗动手？

长白老人见她恍惚不定的样子，就是一吼：“牡丹，牡丹，你不想同林渊一同生死了么？”

牡丹心一定，她的心定之后，便知道她该如何做了，她向老祖宗行了大礼：“我告罪了，牡丹同老祖宗动手，是为了我的渊儿……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只是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自尽在你老人家面前……”

老太太道：“好，好，我养了你，就是为了你今天同我动手的，来吧，来吧！看我

怎样杀了你！”

血在流，楚瑶已经身受重伤。

黑熊陆四在吼：“林渊，林渊，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还不出来？你是不是等我们都变成了死尸你才出来啊？！？”

长白老人的嘴角流血，他越来越脚步踉跄了。

牡丹也很难了。她同老太太冷雪霜动手，也只能走上百招上下。

一声吼叫，又倒下了少林高僧。鲁奇狞笑着把剑轻轻拔出，他又用剑指向长白老人。

长白老人道：“住手！”

众人都停了手。

长白老人看着牡丹，他脸色苍白，他气喘吁吁：“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败了……”

众人的神色都很难看。

他们败了。

牡丹心如刀绞。

她不敢回头，她怕看那一间屋子，她与他就是在这一间屋子里有他们最后一夕欢娱的。

如今，她与林渊都会死在这里。

她把剑尖转了过来，她要先杀死她自己！

牡丹的心在流血，她在心中恨恨在喊：苍天啊，苍天啊，苍天不公！！

鲁奇、冷雪霜都冷冷看着她，等她自尽。

剑尖已经划向她的喉咙。

她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这时，她听到了一声长长的长啸。

这是足以震天动地的一声长啸，这是撕虎裂豹的一声长啸。

这一声长啸，顿时把众人都惊呆了。

就从屋里施施然走出了林渊，仍然是那个衣衫不整的林渊。

他只是轻轻两步，就走到了牡丹面前，他的手一伸，牡丹的剑就落在了他的手中。

“馨儿，馨儿，你何必要这么着急？我们不是讲好了么，要死，就一起死……”

谁说得清林渊此时的心境？又有谁明白牡丹的心情，她此时看着林渊，一句话也说不出。

林渊依然是那个林渊，仍然是那个百难不回的林渊，他只是眼光比平时亮了，人比平时更多了些孤傲。

林渊走到了鲁奇面前。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那么着急，这只是你同我之间的事儿，对不对，你何必要滥杀无辜？”

## 尾声

当后来，人们一旦问起林家堡子门前一战时，便见当事者的神情变得极是奇怪，他们的脸上马上像是入了迷，象在沉思，又像是很迷惘。

他们都答不出这一问：林渊的剑是怎么递出去的呢？

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林渊手里根本就没有剑。

但林渊怎么会杀了鲁奇的？

当然是用剑。

他用的是什么剑，用的是什麼剑法？

没有人说得清。

在场的人中，可能只有两个人可以说得清的。这两个人是长白老人和后赶来的武当掌门玉虚道长。

但长白老人不见了，自从那一战后，十来年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了。而玉虚道长一谈起此事，就只是嗟叹，像是有极多的感慨似的。他从来也不讲他看见的这一剑。

另外的人当然也在场，但他们根本就没看见鲁奇与林渊是怎么过招的，他们只看见鲁奇倒下去了，有人还听见他的轻轻呼唤：“吴帆，吴帆……我……我……”

人们知道吴帆是他的妻子，她早就死了。

他们没有看见林渊怎么用剑。

地上，也只剩一柄剑，这是林渊在墙上挂着的那一柄剑，他已经足足有十年不曾用过它了。

这柄剑握在了死去的鲁奇手中。

他是用他苦苦闭门思索出来的那天下最绝的一招剑式去杀林渊的，但他没有杀死林渊，只杀死了他自己。

老祖宗也死了，她是死在了牡丹的怀里的。

她不能不同林渊一试，但她也失败了。

她受了重伤。

牡丹哭了，把她抱在怀里。

她说：“别哭，别哭，他对你好么？”

牡丹点点头：“他对我好……”

老太太笑笑，这是过来人的苦笑：“这就好，这就好，我本来想杀了你们，可就是下不了手，要杀别人还行，要我杀你与桂花，我下不了手……我知道你聪明，你也许想出办法来救林渊，我想杀死你，但我下不了手。我是不是还不够狠，所以就做不了天下武林的霸主？”

她看着牡丹，嚼舌而死。

楚瑶同黑熊陆四一起走了。是黑熊陆四把她轻轻放在了车上的，有黑熊陆四在，林渊很放心。他告诉楚瑶，他一定去看她，要她好好养伤。

最后，林家堡子只剩下林渊与牡丹了。

他看着她，一言不发。

她也看着他，心慌意乱。

她的脸羞得通红。

天哪，这个调皮刁钻的馨儿竟然也懂羞涩？！

她突然哭了，哭得很伤心。

林渊害怕了，他摇着她，摇着她的身子，让她在他的身边直晃。

“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哭什么？”

她索性放声大哭。

到底是怎么啦？

她终于说话了，这一番话让林渊呆了——

“你这个王八蛋，你让人家在那时候和你干那事儿，那么多人都知道，都在外面守着，你……你……让人家多难为情？！”

林渊笑了，他只是把她抱在了怀里。

他还能说什么，他还会说什么？

他只是轻轻地叫了一声。

“馨儿，馨儿，你是不是馨儿？你以后不叫什么牡丹了，你只叫馨儿，你只是我的馨儿……”

她什么也不讲了，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依偎在男人的怀里，不动了。

这只是人们说的，却永远也没有人可以证实。因为从那一战以后，林渊与馨儿就不

见了。有人说，他们是在远远的仙山上，当年有人走失，入了这仙山，见过这么两个人，这两人，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似嫦娥出尘，真真是人间仙人。

据说这一对人儿好怪，男的把女人看成了孩子，叫她馨儿；女的也把男人看成孩子，叫他渊儿。

有人也想去找，但头一回是雾中迷路才到了那里的，再试，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全书完）